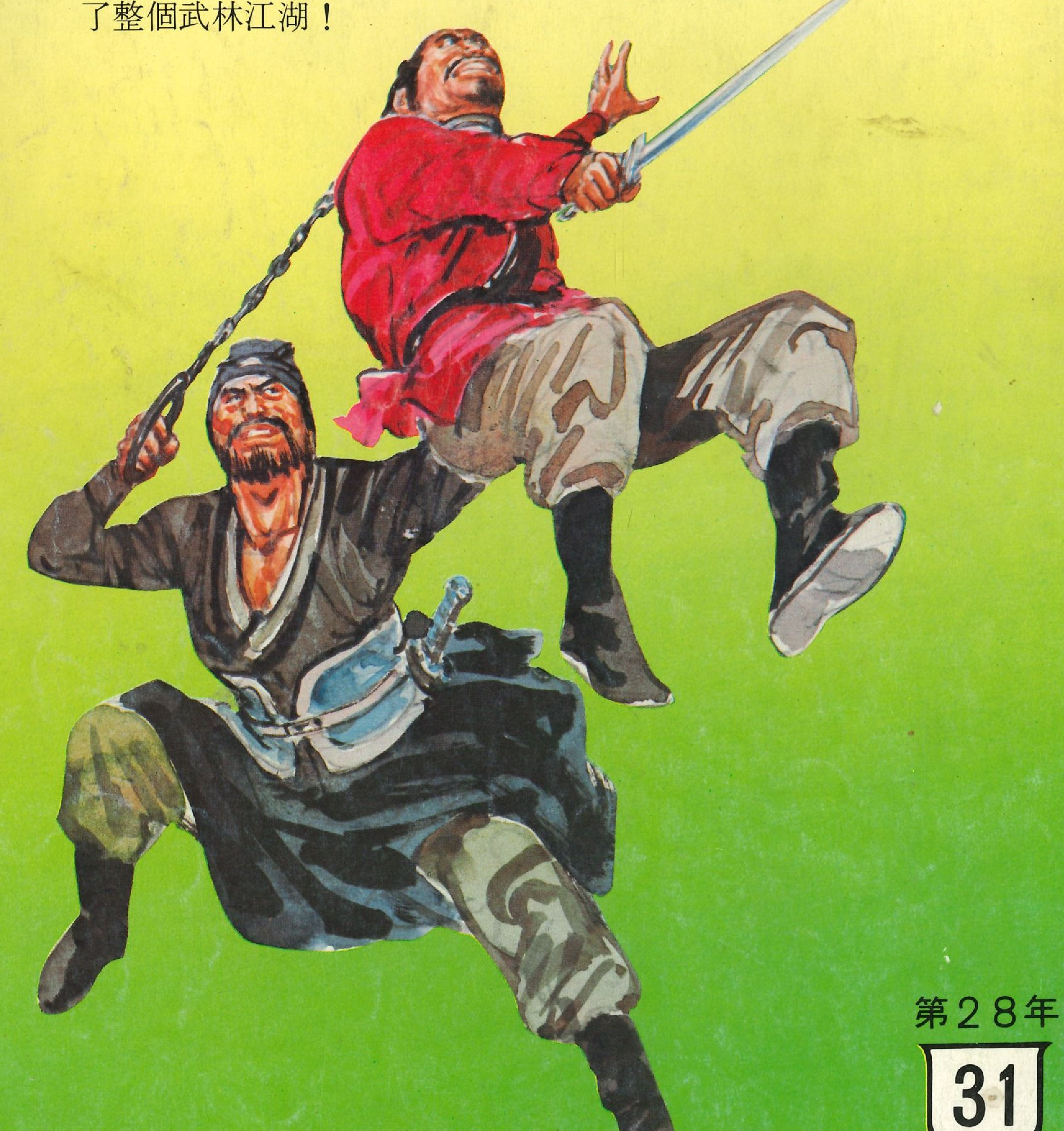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天雷子（福俠艷姬故事集之五） 憶文·著

「天雷子」：它不是世外修眞道人的法號，也不是武功奇高異人的名字，更不是劍術精絕高手的響萬兒；它是由某一掌門人窮畢生心血精力苦研成功的一種武器，據說威力奇猛，霸道絕倫，一旦使用，能驚天地而泣鬼神！但是，直到百年之後，才在一位武林後起新秀的手上得以證實，結局果然慘絕人寰，震驚了整個武林江湖！



第28年

31

$5.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由東南亞名作家憶文先生担綱，是「福俠艷姬」故事集之「天雷子」，故事中人物相信各位讀者並不陌生。甚有印象。「天雷子」看來似是世外修眞道人的法號，或是武功奇高異人的名字，又像是一個劍術精絕高手响噹噹的萬兒！不，不！它原來是某一位掌門人窮其畢生心血精力苦研而成功的一種武器，威力奇猛，霸道絕倫，龠緣際會地落在一位武林後起新秀的手上，結果……？欲知其情，請看本文。

☆ ☆ ☆

長篇連載「龍飛鳳舞」今期刋出，內容淸新脫俗，趣味雋永，故事序幕展開是叙述武昌黃鶴樓頭高朋滿座，突然來了兩個煞星，頓使酒樓熱鬧氣氛爲之……情節發展高潮迭起，請閱今期121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皇上有難」，故事講述正德皇微服出巡所遇怪事，他不單止丟失隨身玉璽，慘遭毒打，而且被誣爲摧花大盜，姦殺民女……雖然這個深入民間的故事，家傳戶曉，但皇上這次的出巡，却揭破民間一宗離奇懸案，下期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31期
（總號142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福俠艷姬故事集／憶文・文
可飛・圖

天雷子

身手了得的華總管

金輪朝陽，耀眼明亮，斜照着霧氣濃重的大霍山。

樹木繁盛的半山腰，一座狹谷口前的山道上，正有一行人轎，迤邐走向山下。

由於霧氣濃重，直到走下一座橫嶺，才看清楚那是一羣身着各色勁衣的老少婦女，簇擁着一頂八個少女共抬的大紅錦轎，正向山下疾行。

這一行人轎，正是率領着刁婆婆金姥姥等人，急急趕回「飛鳳宮」的宮主凌霄鳳。

「飛鳳宮」是一個新近崛起武林，傳遍整個江湖的新興組織，他們以拯救江湖災難爲己任，以敉平江湖禍事爲天職，剷除邪惡勢力，誅殺惡霸奸徒爲主旨。

如今，非常不幸，連他們自己本身也有了禍事。

最糟的是，他們沒有後援，又缺少人手。而來犯的强敵，又是當今武林最令人畏懼的兩個魔頭，還率領了數以百計的各幫各會的精英高手。

走在大轎左邊的是金姥姥，她身穿錦襖，下著黑裙，雖然看來富泰，老臉上却佈滿了愁雲！

大轎的右邊是刁婆婆，她原是六奇之一的「奇」人，一向傲氣十足，這時也不由得默然不語，神色陰沉。

她的寶貝女兒，身穿一身鮮紅勁衣，背插單刀的葉小倩，緊緊的跟在她身後，高嘟着小嘴，似乎正在生悶氣。

「烏梅」、「春紅」、「小痲雀」，三人走在轎前。

「小喇叭」、「小桂花」、「小莉」、「小螢」等人則跟在八個預備抬轎少女的身後。

在她們身後七八步處，即是她們老少之中唯一的男性——「飛鳳宮」的大總管華天虎。

華天虎依然一身土布衣，繫着灯籠褲。他雙眉緊蹙，目光直視，唇角變成了弧形，右手拿着毫光閃射的「珍珠劍」，不即不離的跟在轎後。

任何人看得出，他凝重的神色間，有憂鬱，也有惱怒！

此刻的華天虎，不但隱隱有懾人威儀，也是一個充滿了男性魅力的成熟俠士。

就在這時，華天虎的目光一亮，脫口急聲道：「大家小心！斜崖上有人……」

話未說完，立時引起「小莉」等人的吃驚和騷動，而他自己也飛步向大轎附近奔去。

金姥姥和刁婆婆，加之陽光之昇上東方峯頭，霧氣逐漸消散，根據華天虎的目視方向一看，果見一道肥胖人影，正由左邊的斜崖上惶急的奔馳下來。

兩人都是老江湖，一看那人奔馳的情形，跡近慌張，顯然是被人追殺，或遇到了毒蛇猛獸。

刁婆婆一俟華天虎奔至近前，立即低聲道：「那人好像遇到了仇家……」

華天虎頷首道：「很有可能，他神情緊張，頻頻回頭……」

金姥姥和刁婆婆聽華天虎說那人頻頻回頭，並能看到緊張表情，因而同時驚覺到華天虎的功力目力都比她們兩人强多了。

轎裡的宮主凌霄鳳則關切的問：「會不會是『東海雙魔』的人？」

華天虎一面注視着那道匆急身影，一面形容道：「那人身穿藍長衫，黑馬褂，肩上掛着件東西，好像是個錢袋……」

刁婆婆急忙插言問：「可是個白胖胖的老傢伙……」

華天虎有些遲疑的說：「不能算太老，上唇蓄有八字鬍，下巴也有一綹綹，身體的確有些胖，白白的皮膚……」

話未說完，刁婆婆已望着金姥姥，低聲問：「老姐姐，妳看會不會是『金算盤』？」

說聲甫落，華天虎已低聲道：「大家站住，那人已向山邊上奔來，讓他先過去！」

在前開路的「烏梅」「春紅」「小痲雀」，三人聞聲立即停止了前進，錦紅大轎也跟着停止，但並沒有落下。

也就在這時，前面七八丈外的右側小樹林裡，人影閃處，果見一個白胖老人，身穿着馬褂藍衫，肩頭上掛着個錢袋，一只金光閃閃的金算盤，在錢袋裡露出了一半。

神情慌張的白胖老人一奔出來，刁婆婆立即低聲道：「果然是他！」

只見「金算盤」慌張奔出了矮樹林，仍驚急的頻頻回頭看向身後，他不向山下馳去，反而向着大家面前奔來。

刁婆婆一見，只得冷冷的沉聲問：「老小子，什麼事這麼緊張？碰見鬼了是不是？」

慌張後看的「金算盤」聞聲回頭，一看眼前人轎情形，尚未弄清說話的人是誰，先急定心神，沉聲道：「老大爺乃『武林六奇』中的大人物，聲譽滿江湖，一套金算盤，打遍天下無敵手，還會怕鬼？」

刁婆婆立即沉喝道：「我說的不是陰曹地府的鬼，而是被你高利貸逼瘋的那些窮鬼……」

話未說完，「金算盤」已看清了發話的是刁婆婆，神情先是一楞，接着驚異的說：「老婆婆，怎麼回事？妳幹嘛站在人家的大轎旁？怎麼？當了人家的保鏢啦？」

前面的話是驚疑，後面的話變成了諷譏！

刁婆婆脫口怒斥道：「老小子你給我看清楚，左邊站着的是醫術通神的金大姐……」

話未說完，「金算盤」已哂然譏聲道：「她的醫術通神又怎樣？咱老朱的身體好得很，長命百歲……」

刁婆婆又指着金漆轎簾，沉聲問：「你老小子可知道轎裡坐的是什麼人？」

「金算盤」冷哼一聲，哂笑道：「轎裡的人是誰與俺有甚麼關係？俺倒是對這小子手裡的劍很感興趣！」

說着，舉手指了指神情冰冷的華天虎。

葉小倩見「金算盤」居然稱呼虎哥哥爲

小子，頓時大怒，柳眉一剔，同時怒叱道：「姓朱的，少倚老賣老，讓姑娘我來教訓你！」

說話之間，飛身前撲，刷的一聲撤出了背後的單刀，霍的一聲逕向「金算盤」的肥大腦袋剁去。

刁婆婆看得神色一驚，脫口驚呼道：「倩兒小心，他是六奇中的人物！」

葉小倩却哼聲道：「六奇中的人物也有飯桶……」

話剛開口，眼前金光閃動，桶字甫落，「噹」的一聲金鐵交鳴，「金算盤」以極熟練的手法已用金算盤將她格退了五步！

葉小倩只覺得右臂痠痲，虎口刺痛，拿樁站穩，自然不敢再繼續進攻。

「金算盤」却冷冷一笑道：「老虔婆，最好多管管妳的寶貝女兒，要不是看在咱們多年的老交情份上，早已要了她的小命……」

話未說完，刁婆婆狠狠的「呸！」了一聲，斥罵道：「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當心惹怒了我們宮主，將你的肥腦袋一劍斬下來！」

「金算盤」兩片厚嘴唇一撇，哼聲道：「老虔婆，咱老朱有什麼能耐妳應該清楚，普天之下，有那一個敢說砍下老夫的腦袋？」

話聲甫落，錦轎裡的凌霄鳳已淡然道：「華總管……」

話剛開口，華天虎已急上兩步，抱拳躬身，道：「卑職在！」

凌霄鳳繼續淡然命令道：「把他給我拿下！」

華天虎尚未恭聲應是，「金算盤」已仰天發出一陣哈哈大笑，接着怒極反笑道：「轎裡的小輩也太狂妄了吧？莫說將老夫拿下，只要他小子勝得了老夫一招半式，老夫自動趴在地上……」

話未說完，神情冰冷的華天虎，已不疾不徐的走到了他的面前。

「金算盤」立即沉聲道：「混小子，看你胎毛未褪，乳臭未乾，有本事你就盡量使出來，朱爺爺爲免落個以大欺小，特的讓你三招不還手……」

華天虎在他面前七步處停住腳步淡然問：「你說完了沒有？」

「金算盤」傲然沉聲道：「說完了，小子動手吧！」

華天虎雙目一瞪，沉喝一聲「接招」，未見他如何作勢，身形一閃已到了「金算盤」的面前。

「金算盤」大吃一驚，本能的退步吆喝了一聲！

也就在他吆喝退步的同時，華天虎左手的珍珠劍鞘在他面前毫光一閃，右手金剛掌「蓬」的一聲劈在他的肩頭上，下面霹靂腿趁勢閃電彈出，「華天虎」的肥胖身軀，挾着他的驚恐嘩叫，直向數丈以外飛去。

華天虎僅在踢中「金算盤」的同時，喝了聲「綁了」，轉身走回轎前。

「咚」的一响，悶哼一聲，「金算盤」的肥胖身體着實跌在山道中央。

人影閃處，「烏梅」和「小痲雀」同時飛身縱到，就用她們鏢囊內的百寶繩，趁着「金算盤」的身體還在滾動之際，用繩一繞，細了個結實。

「金算盤」急定心神，又驚又怒，挺身站起來，瞪着華天虎怒喝道：「大胆小子，投機取巧，趁着朱爺爺尚未準備好就搶先下手了……」

華天虎淡然問：「那你打算怎樣？」

「金算盤」已氣得滿面通紅，額頭上青筋暴現，立即道：「把朱爺爺鬆開，俺用算盤你用劍，咱們重新大戰三百回合……」

看到華天虎一個照面就將「金算盤」擒住的刁婆婆，這時信心大增，立即冷冷一笑道：「老小子，我勸你少打翻本的主意，你少子認命吧！」

「金算盤」更加怒吼道：「不可以，這樣俺輸得不服氣！」

刁婆婆冷冷一笑，傲然沉聲問：「你老少子可知道這位少俠是誰？」

「金算盤」怒吼道：「俺管他小子是誰？他就是天王老子也得遵守武林規矩，眞正憑本事勝了俺手中的金算盤俺才服氣！」

刁婆婆突然面色一沉，沉聲道：「告訴你，他就是出劍一招斬掉了『東海雙魔』各自一隻手掌的華天虎華少俠……」

「華天虎」三字一出口，「金算盤」渾身一顫，臉色大變，脫口啊了一聲，頓時呆了！

刁婆婆得意的沉哼了一聲，繼續道：「所以說，他用劍你老小子死得更快！」

「金算盤」不由震驚的顫聲道：「妳……妳們是……『飛鳳宮』……的人？」

刁婆婆更加神氣的說：「不錯，轎裡坐着的是我們宮主，華少俠是我們宮裡的大總管，你老小子如果能在我們宮主手底下走過三招，我們宮主就賞給你一個護法幹幹……」

「金算盤」聽得眞有些心動了，也許認爲先騙開繩索，然後再見機行事，是以，關切的問：「那妳老虔婆現在是什麼職位？」

刁婆婆正色道：「我第二招就被我們宮主活捉了，勉當個堂主……」

「金算盤」聽得驚啊一聲，不由失望懊惱的說：「俺只能和妳老虔婆打個平手……」

話剛開口，刁婆婆已狠狠的「呸」了一口，道：「到了這般時候還厚着臉皮吹牛！」

「金算盤」立即正色沉聲道：「妳既然說俺吹牛，俺現在就正式向妳要求，咱們就在這兒當場動手，如果妳勝了俺，俺自己打嘴巴三十，如果俺勝了妳，妳們馬上放俺走……」

刁婆婆冷冷一笑道：「老小子，你那點兒鬼把戲少在我老婆婆面前耍，你現在已是階下之囚，想逃走，門兒都沒有，倒不如要求和我老婆子動手，勝了光光彩彩的離去，輸了仍有機會鞋底抹油，嘿嘿，你那如意算盤，只能去騙三歲的小孩子……」

「金算盤」見狡計不成，頓時大怒，不由怒吼道：「老虔婆，妳給俺當心，總有一天俺生吃妳的肉！」

刁婆婆立即沉哼道：「於其讓你將來吃我的肉，何不現在先敲掉你的牙齒，割

下你的舌頭……」

一直在旁虎視眈眈，手裡仍提着刀的葉小倩，立即恨聲道：「娘，我來動手！」

說話之間，逕向「金算盤」身前走去。

「金算盤」一看，大驚失色，不由望着刁婆婆惶聲道：「老虔婆，快喊住妳的寶貝女兒，她眞會動刀子……」

轎裡的凌霄鳳這時才沉聲道：「倩妹不得無禮！」

「金算盤」一聽，急忙停身上步，但却恨聲：「現在饒了你，等會兒仍有機會！」

話聲甫落，左側斜崖上忽然响起一聲悽厲刺耳長嘯。

嘯聲高吭，直上雲霄，全山谷峯，立時起了共鳴！

根據嘯聲的悽厲，不但聽出發嘯人具有雄厚的內力，個性也極可能兇狠暴戾！

嘯聲一起，「金算盤」的面色大變，立即向着凌霄鳳的大錦轎，哈腰哀求道：「宮主快些下令放了俺，俺的要命對頭來了！」

凌霄鳳身爲一宮之主，又是名人弟子，只得問：「前輩說的對頭是那一位？」

「金算盤」立即愁眉苦臉的說：「就是那偏激兇暴，自大狂傲的『催命閻羅』……」

「催命閻羅」一出口，不但刁婆婆面色大變，金姥姥也忍不住渾身一哆嗦，「烏梅」等人更是驚得不由發出了驚啊！

只有華天虎神情冷漠的站在那兒毫無反應，葉小倩望着斜崖上不屑的輕哼了一聲。

這時候霧氣已完全消散，大家擧目上看，清楚的看到一個身穿綠紫袍的高大老人，正在崖頂東張西望，看神態既憤怒又焦急，那份氣勢，如果讓他這時捉到了「金算盤」，他眞會一口將他吞進肚裡。

「金算盤」一看這等氣勢，早已嚇得心胆俱裂，爲了保命，那還管什麼顏面，只得向着大錦轎惶聲哀求道：「宮主，時機稍縱即逝，您再不放俺，俺馬上會被他撕成七截八塊……」

轎旁的刁婆婆忽然心中一動，向着轎內恭聲道：「啟稟宮主，『催命閻羅』又名『陰陽眼』，爲人在正邪之間，性情暴戾，狂傲自負，武功高不可測，卑職行道江湖多年，還沒聽到他敗在任何人之手，我們現在情勢危急，正需人手，倒不如把『金算盤』送給他，做個交換條件……」

「金算盤」聽得大驚失色，忘了崖頂有他要命的對頭，不由厲聲叱罵道：「老虔婆，俺老朱與妳何怨何仇，妳非要害死俺不可，妳這樣會不得好死的……」

話未說完，葉小倩已提刀向前，同時怒聲道：「姑娘我告訴過你，我仍有機會割你的舌頭……」

「金算盤」一看，更加厲吼道：「大胆！死丫頭……」

頭字方自吼出，崖頂上忽然响起一陣洪鐘般的哈哈厲笑！

「烏梅」等人聽得同時失聲尖叫道：「他發現我們了……」

話未說完，崖頂上的「催命閻羅」已厲聲笑着說：「哈哈！該死的老朱，快還老子的銀子來！」

說話之間，兩眼如灯，望着下面直撲下來，身法之快，宛如擒兔蒼鷹，撲張着雙臂，發出了卜卜的破風聲！

「金算盤」懊惱地連連跺脚，痛心懊悔道：「俺的親娘祖奶奶，只爲了一張老臉不要太難堪，逕自逃命算了，偏偏和老虔婆在這兒閒扯淡，現在後悔已晚！後悔已晚……」

話未說完，寬大身影已到近前，一陣勁風捲到，帶起地上面的落葉枯草，聲勢的確駭人，嚇得「烏梅」等人紛紛發出驚叫！

只見「催命閻羅」，果然兩隻怪眼一大一小，臉上青一塊紫一塊，配上滿腮如鋼錐的灰黃鬍子，的確像個活閻羅。

「催命閻羅」一到近前，看也不看華天虎等人，直奔數丈的「金算盤」！

「金算盤」爲了活命，立即哀聲大叫道：「老韓快來救俺，你的銀子俺加十倍奉還！」

奔向「金算盤」的「催命閻羅」這才發現他的債務人已被人綁起來了。

他先是一愣，這才怒目向着大轎望來，同時怒喝問：「誰把老子的債務人給綁起來了？」

華天虎用拇指橫指着自己的鼻子，淡然道：「俺！」

「催命閻羅」一雙大小怪眼一瞪，同時厲聲道：「是你你就死！」

死字出口，伸出五隻如銅鈎般的手指就待向華天虎的面門抓去。

「金算盤」知道華天虎是「天下第一快劍」的徒弟，出劍如電，只得嘶聲阻止道：「老小子，使不得！」

「催命閻羅」一聽「金算盤」的驚急嘶喊，立即刹住了身勢，回頭喝問道：「什麼人掐住了你的脖子？」

「金算盤」只得焦急的解釋道：「那小子就是出手一劍斬掉『東海雙魔』各自一掌的華天虎……」

「華天虎」三字一出口，「催命閻羅」先是一呆，接着面現驚喜，又跺脚又哈哈大笑起來，笑得他駝背躬身直不起腰來。

刁婆婆和金姥姥原本都楞了，這時更鬧不清是怎麼回事情？

「烏梅」等人個個噤若寒蟬，這時聽得更是渾身顫抖，大氣也不敢喘。

也鬧不清怎麼回事的「金算盤」，不由迷惑焦急的問：「老韓！老韓……」

「催命閻羅」竟獨自哈哈笑着說：「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女兒天天吵着要嫁華天虎，沒想到今天竟在這兒碰見了，這不是天賜良緣，是什麼……」

刁婆婆和金姥姥等人聽得一愣，不由彼此對了個驚異眼神。

「金算盤」當然也傻了，他原本希望以十倍的銀子來收買「催命閻羅」救他，沒想到對方竟要與那小子結成親家。

華天虎雙眉緊蹙，憤然沉聲問：「你瘋瘋癲癲的在說甚麼？」

金姥姥等人見華天虎說「催命閻羅」瘋瘋癲癲，俱都大吃一驚，同時也爲他抹了一把冷汗！

豈知，「催命閻羅」聽了並沒有暴跳如雷，依然神情驚喜的笑着說：「小伙子，你的艷福來了，老子要送給你一個如花似

玉的老婆……」

華天虎立即搖頭道：「俺不要！」

「催命閻羅」聽得一愣，臉上的興奮神色刹時沒有了，兩眼一瞪問：「爲什麼不要？」

華天虎沉聲道：「大敵當前，心情懊惱，那有心情談這個……」

話未說完，「催命閻羅」的目光一亮，脫口急聲道：「老子明白了，你說的大敵當前，想必是老朱這老小子，好！讓老子先扭斷他的脖子……」

說話之間，轉身走向了「金算盤」！

「金算盤」大驚失色，殺猪般的嗥叫道：「老韓，他說的大敵當前不是俺……」

「催命閻羅」看到「金算盤」已被百寶繩綑了個結實，活像一個大粽子，那還像個人物？因而沉聲問：「他小子說的大敵是誰？」

「金算盤」只得愁眉苦面的說：「當然是『東海雙魔』和各幫各會的高手呀……」

「催命閻羅」一聽，立即望着華天虎，傲然沉聲道：「東海雙魔有什麼可怕？莫說他們已少了五個狗爪子，就是十個狗爪子都長在他們的手掌上，老子照樣將他們抓過來扭成肉痳花！」

說此一頓，向着華天虎一揮手，沉喝道：「小伙子，走，先去和老子的女兒拜花燭，『東海雙魔』來了，一切由老小子來應付……」

「金算盤」一看苗頭不對，趕緊挑撥道：「俺說老韓呀！你眞是睜着兩眼的大瞎子，他身邊有這些多標緻美麗姑娘，怎麼會娶你的寶貝女兒做媳婦？」

「催命閻羅」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吼道：「老夫的女兒貌似天仙，他小子敢說不要？」

說着，憤然一指「烏梅」等人和葉小倩，繼續怒聲道：「看！這些小妖精，瘦的瘦，胖的胖，那一個比得上老夫的寶貝女兒韓玉娘漂亮？」

葉小倩看了「催命閻羅」的兇暴氣勢，的確有些心驚駭怕！

但是，這時見對方不但誇他的女兒美，還諷譏她們瘦的瘦，胖的胖，並伸出了生滿長毛的巨掌指着她，妬念陡起，怒火倏升，早已忘了厲害，也指着「催命閻羅」，怒哼譏聲道：「你的女兒就算是天上的嫦娥下凡來，人家不喜歡，照樣變成了母夜叉……」

刁婆婆看得大吃一驚，脫口急聲阻止道：「倩兒……」

話剛開口，「催命閻羅」已厲嗥了一聲「小妖精找死」，邁步向前，伸手逕向葉小倩抓去。

葉小倩的手中仍提着刀，嬌叱一聲，舉刀就剁！

「催命閻羅」功力深厚，身法猶爲玄奧，當然也不在乎葉小倩手中的鋼刀，只見他邁步之間，伸手已抓住了葉小倩的香肩，左掌一繞，「卡」聲脆响，鋼刀已應聲被他切爲兩斷。

緊接着，嘿的一聲已將葉小倩的嬌軀提起來，就像老鷹捉住了小雞般！

刁婆婆驚得失聲尖叫！

華天虎也震耳喝了一聲「住手！」

由於這聲大喝，聲如巨雷，「催命閻羅」不由渾身一哆嗦，立即驚異瞪着轎前打量，似乎要找出發出震耳大喝的人是誰來。

華天虎繼續沉喝道：「把她放下！」

「催命閻羅」先是一愣，接着沉聲問：「你小子可是馬上跟着老子走？」

華天虎神情威稜，淡然搖了搖頭！

「催命閻羅」一看，頓時大怒，不由厲聲道：「你不答應跟老子走，老子就把你這隻小妖精撕了！」

說話之間，舉起連聲尖叫的葉小倩就要動手！

刁婆婆到了這時候，只得急呼道：「韓一非！」

神情如狂的「催命閻羅」聽得渾身一震，頓時呆了！他瞪大了兩眼向轎前瞪去，竟將手中的葉小倩木然的向她一丟，同時驚異的問：「誰？是誰喊老子的名字？」

大家一聽，這才知道「催命閻羅」的名字叫韓一非。

刁婆婆見「催命閻羅」已將葉小倩放了，雖然被甩得翻滾了七八個觔斗，總算把小命保得住了！

這時見「催命閻羅」向她望來，只得淡然頷首道：「我！」

「催命閻羅」雙目中寒光暴漲，盯着刁婆婆帶有刀疤的桃形臉，沉聲問：「妳可是老子當年的老相好？」

刁婆婆的年紀雖然已經六十好幾了，聽了「老相好」三個字，也禁不住臉都紅了！

但她却不客氣的怒叱道：「不要臉，這麼大年紀也不怕晚輩們恥笑……」

「催命閻羅」一聽立即喝道：「誰敢恥笑老子，老子就把他的心剜出來吃了！」

說此一頓，繼續瞪着刁婆婆，喝聲問：「妳到底是誰？不是老子的老相好，不會知道老子的名字叫韓一非！」

話聲甫落，「金算盤」已急忙道：「她就是昔年武林四大美人之一的『飛鞭玉女』刁秀娥……」

「飛鞭玉女」一出口，「催命閻羅」驚啊一聲，不由向後退了兩步，瞪大了眼睛震驚的問：「難怪老子不認得妳了，是誰在妳的小臉上劃了一刀？」

刁婆婆立即沉聲道：「這不干你的事，你少在這兒囉嗦……」

「催命閻羅」立即怒吼道：「誰說不干老子的事，妳是老子當年的心肝寶貝……」

刁婆婆一聽，立即怒斥道：「韓一非！」

「催命閻羅」似乎特別怕人家呼喊他的名字，只見他神色一驚，渾身一哆嗦，急忙住口不說了！

刁婆婆繼續怒聲道：「你在咱們宮主轎前，如此囂張無狀，論宮律就要按在地上打屁股……」

話未說完，「催命閻羅」已怒斥道：「放屁！誰敢打老子？」

說此一頓，倏的又放緩一些顏色，巨掌一揮，道：「走，跟着老子回舟山島，玉丫頭她娘生下她來就死了，她住的樓房現在還空着……」

話未說完，刁婆婆已怒斥道：「你在這兒胡說些什麼？你看清了沒有，轎子裡

還坐着我們的宮主……」

「催命閻羅」立即道：「什麼公猪母猪，老子根本不管這一套，老子叫妳走，妳就得走！」

刁婆婆冷冷一笑：「要我老婆子跟你走，當然可以，但總得依照宮裡的規矩才可以……」

「催命閻羅」想也沒想，立即道：「什麼臭規矩？只要老子辦得到的，沒問題！」

刁婆婆正色道：「我們宮主曾說過，任何人想娶她宮裡的美女爲妻……」

「催命閻羅」聽得一愣，道：「老子沒想娶她宮裡的美女呀？老子要娶妳這個老太婆回去做老婆呀？」

刁婆婆立即正色道：「我現在雖然老了，當年我可是美女，所以仍適用宮裡的這條規矩……」

「催命閻羅」只得沉聲問：「這條規矩要老子怎樣？」

刁婆婆正色道：「你必須戰勝我家宮主才能把我老婆子帶了去！」

「催命閻羅」一聽，不由高興的仰天發出一陣哈哈大笑，聲震山野，直上蒼穹！

笑聲一歛，立即後退五步，向着大轎招手道：「快叫妳們宮主出來，快……」

話未說完，刁婆婆已沉聲道：「慢着，我老婆子還沒把話說清楚！」

「催命閻羅」立即不耐煩的說：「說！」

刁婆婆正色道：「我必須先告訴你，我和我們宮主交手，兩招不到就被宮主活捉了……」

「催命閻羅」毫不爲意的說：「那一定是妳粗心大意，太過輕敵了……」

刁婆婆又一指傲然卓主的華天虎，繼續道：「華大總管也是我們宮主的手下敗將。」

「催命閻羅」不禁輕蔑的斜了一眼華天虎，哼聲道：「他還是個剛丟掉奶頭的孩子……」

刁婆婆繼續正色道：「還有一點你必須聽清楚……」

「催命閻羅」一聽不由怒聲道：「怎麼搞的？妳越老越囉嗦了？」

刁婆婆繼續道：「如果你老小子敗了……」

話剛開口，「催命閻羅」已怒聲道：「胡說，老子打遍天下無敵手……」

刁婆婆特別加重語氣，沉聲道：「如果你敗了，就得留在宮中聽命宮主的指使……」

「催命閻羅」聽得一愣，問：「老子贏了是不是也可以弄個宮主幹幹？」

刁婆婆一聽，傻了！她似乎沒想到「催命閻羅」有此一問！

豈知，轎裏的凌霄鳳立即道：「當然可以！」

「催命閻羅」聽得目光一亮，欣然讚好道：「那就請出來吧！」

轎裡的凌霄鳳並沒有掀開轎簾走出來，僅淡然問：「華大總管……」

華天虎趕緊面向轎簾，垂劍抱拳，恭聲道：「卑職在！」

凌霄鳳淡然道：「你陪韓老前輩走幾招！」

華天虎剛待恭聲應是，「催命閻羅」已瞋目大怒道：「老子交手的對象是宮主，他小子怎能算數……」

話未說完，刁婆婆已沉聲道：「照樣算數。只要你老小子勝了我們大總管，不但我老婆子馬上跟你走，就是我們宮主的寶座，你照坐不誤！」

說此一頓，又正色道：「聽說你的女兒韓玉娘曾經誇下海口，勝過她手中鴛鴦劍的人才配做她的丈夫，你現在何不先掂掂我們華大總管的份量，免得將來遭受你女兒的埋怨……」

話未說完，「催命閻羅」已興奮的哈哈一笑道：「對對對，還是妳設想的週到，老子娶妳做老婆是娶對了……」

話未說完，「金算盤」已不安的說：「老小子，只怕到頭來，鷄飛蛋打，寶座沒有坐上，老婆也沒娶到……」

「催命閻羅」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聲道：「你再胡說八道，當心老子割掉你的舌頭！」

說罷，瞋目瞪着華天虎，怒喝道：「快過來，早打敗了你小子，老子也好早些上路！」

華天虎傲然向前走了幾步，突然大喝道：「小心了！」

大喝聲中，飛撲向前，左手「珍珠劍」鞘在「催命閻羅」的面前一晃，右掌呼的一聲劈向了對方左肩！

「催命閻羅」的身手果然不凡，動也沒動，繞掌逕拿華天虎的右腕。

華天虎撤掌出腿，連環疾彈，劍鞘上下飛點，右手亦掌亦拳，只聽「蓬啪」聲响，雙方叱喝不停！

「催命閻羅」大袖飛舞，暗藏掌拳，脚下也連環疾彈，他臉上的傲態，刹那間變成了詫愕驚駭！

華天虎越攻越快，連環腿也越踢越疾，而且招招搶攻，步步進逼！

「催命閻羅」兩眼雙瞪，面孔通紅，脚下馬步已開始不穩，漸漸向後退去！

兩人這一交手，全憑自己的精奧掌招和雄厚的內力，只震得打鬥現場枯草旋舞，塵土飛揚！

「烏梅」等人何曾見過這等激烈打鬥？紛紛退至數丈以外，個個噤若寒蟬！

刁婆婆對華天虎雖然已有了信心，却沒想到能在十多個照面之後，居然把狂傲自大，鮮少敵手的「催命閻羅」，只逼得節節後退！

金姥姥當然也傻了，她鬧不清華天虎何以會有如此雄厚的神力，竟敢掌掌硬接「催命閻羅」功可開碑的驚人掌力！

凌霄鳳靜坐轎內，看到自己心愛的師弟，也是自己未來的夫婿，剛剛下山還不到一年，居然能和武林中的老怪物，人人畏之如閻羅的韓一非打個平手，看情勢，似乎還佔了上風！

葉小倩恨透了「催命閻羅」，不但恨他罵她是小妖精，還譏諷她沒有他女兒韓玉娘漂亮！

尤其，剛剛把她向地上一甩，把她摔了七八個觔斗，滾得她腰瘦背痛眼冒金星！

如今看到華天虎招招進逼，「催命閻羅」步步後退，頓時大喜，不由興奮的高聲歡呼道：「天虎哥，殺了他！至少也要

把他的狗爪子剁下來！」

刁婆婆一聽，立即怒喝道：「倩兒不要胡說……」

說字方自出口，「催命閻羅」已厲嗥一聲，身形猛的一個倒翻滾，身法快如流星般，直向他剛才奔出來的小樹林裡逃去。

驀見寒光如電一閃，彩華大放，華天虎「嗆」的一聲撤了「珍珠劍」，接着一個反手「亂繞雲」！

刁婆婆看得大吃一驚，誤以爲華天虎聽了葉小倩的話要殺逃走的「催命閻羅」，不由驚得脫口急呼道：「不要殺他——」

急呼聲中，「咻」的一聲刺耳銳嘯，一道寬約數尺的耀眼匹練，宛如掠地驚虹般，直奔小樹林的上空。

驚虹過處，枝飛葉濺，「克察」連聲中，响起了「催命閻羅」的亡魂喪胆嗥叫！

耀眼匹練就像空中的閃電一樣，一閃而沒，大家的兩眼立時一片黑暗，只覺得有無數金星在眼前飛旋！

就在大家震駭發呆的一刹那，刁婆婆已呼了一聲，韓一非以飛身撲進了小樹林內。

由於刁婆婆的惶急呼喊，大家急定心神，只見那小片樹林，一道寬約數尺內的小樹，俱都沒有了樹頭，只剩下了小樹幹。

刁婆婆踏着殘枝斷幹，正在一堆亂枝中將面色蒼白的「催命閻羅」拉起來！

「催命閻羅」一看小樹林的狼藉情形，又驚又怒，不由又蹦又跳的怒吼大駡道：「這小子用什麼把戲對付老子，有本事砍老子的腦袋，幹嘛拿這些木頭出氣！」

刁婆婆立即不高興的說：「好了，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眞砍了你的腦袋，你的寶貝女兒就見不着她爹了！」

「催命閻羅」神色一驚，舉手摸了一下脖子，道：「這麼說，是那小子和老子開了個小玩笑？」

刁婆婆只得道：「你是前輩，他怎能殺你？走吧……」

「催命閻羅」聽得一愣，問：「去那裡？」

刁婆婆一指停在山道中央的大錦轎，正色道：「去見宮主呀！」

「催命閻羅」立即「啊」了一聲，不好意思的說：「妳眞的要老子在妳們這兒受差使聽呼喚呀？」

刁婆婆正色沉聲道：「大丈夫一言，快馬一鞭……」

「催命閻羅」立即面現難色，愁眉苦臉的說：「老子已經六十好幾了，還跟着這些黃毛丫頭混小子在江湖上跑……」

刁婆婆立即正色道：「我老婆子也快六十啦！金大姐比你我的年歲更高，她還不是爲了武林的平靜東跑西跑？再說，你如果能替「飛鳳宮」立下大功，宮主一高興，說不定會答應我跟着你去舟山島……」

「催命閻羅」聽得目光一亮，不由高興得歡聲大叫道：「老子輸了妳還願意做老子的老婆呀？」

刁婆婆的老臉也不禁紅了，同時含笑道：「只要你表現好，宮主當然會答應你……」

話未說完，「催命閻羅」已爽快的說：「沒問題，領着老子見她去，只要老子能娶妳，她叫老子向東老子就向東，她叫老子向西就向西……」

刁婆婆却蹙眉搖頭道：「不過，你今後不能再一口一個老子了……」

「催命閻羅」立即反對道：「那怎麼可以？老子會憋死的！」

話聲甫落，轎旁的金姥姥已愉快的招呼道：「先過來參見宮主，有了職位就可以稱呼職位了！」

刁婆婆一聽，向着「催命閻羅」說了聲「我們過去吧！」兩人逕向轎前走去。

大紅錦轎的金漆竹簾已經捲起來，凌霄鳳秀髮高挽，上插金釵，一身彩色霓裳，宛如天上的仙子，正微綻着嬌笑坐在轎椅上。

金姥姥神情愉快的站在轎門左邊，華天虎神情冰冷站在她的身後。「烏梅」留下「春紅」看守着「金算盤」，自己則率領着其他人等，分別站在大轎的左右。

「催命閻羅」走回山道上向轎內一看，先是一呆，接着目光一亮，不由嚷叫道：「天下竟眞有俺女兒一樣標緻的丫頭……」

刁婆婆立即阻止道：「不要大吼小叫好不好？快上前向宮主見過禮吧！」

「催命閻羅」立即正色反對道：「什麼？老子這麼大年紀了，要老子向一個黃毛丫頭磕頭……」

刁婆婆立即沉聲道：「誰叫你上前磕頭？作什麼事總該有個規矩，見了對你有恩的宮主，你難道不該哈哈腰，拱拱手？」

「催命閻羅」一聽有恩，只得看着凌霄鳳拱手道：「妳丫頭把刁秀娥送給老子作老婆，老子在這裡先謝謝妳了……」

刁婆婆在旁氣得無何奈何的只搖頭。

凌霄鳳急忙含笑謙聲道：「韓前輩請免禮，晚輩將聘請您爲本宮的護法，今後共同爲武林正義盡一點心力……」

話未說完，「催命閻羅」已一指刁婆婆，問：「那麼她呢？」

凌霄鳳謙聲道：「刁前輩已任本宮刑事堂主……」

「催命閻羅」立即糾正道：「老子問的是什麼時候可以帶她走？」

凌霄鳳一整顏色道：「在宮中有了建樹，隨時可帶刁前輩走，只要沒有人反對……」

「催命閻羅」一聽，立即沉聲道：「誰敢反對老子？」

話聲甫落，轎後十數丈外的山坡上已傳來了葉小倩的怒聲回答道：「我！」

「催命閻羅」一聽，頓時大怒，循聲一看是葉小倩，不由迷惑的沉聲道：「那丫頭是誰？老子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

金姥姥立即有些得意的說：「她就是刁老妹子的寶貝女兒，剛才你差點兒沒把她給撕了，你將來要帶她娘走，她當然會反對！」

「催命閻羅」一聽，傻了！張大了嘴巴猛拍一下後腦勺，十分懊惱的自語道：「俺的親娘祖奶奶，又多了一位小祖宗，老子怎會把她給得罪了？」

刁婆婆這樣做，一方面是爲了「飛鳳宮」的存亡續絕，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自己的女兒葉小倩的終身幸福。

她非常清楚，「飛鳳宮」被挑了，華天虎和凌霄鳳必定會轉回九華山成親，葉小倩絕不能跟他們同行。

如果，她留下「催命閻羅」，「飛鳳宮」的實力大增，她敢斷言，不少帮會門派的高手看到了他，都會悄悄的暗中逃命！

「飛鳳宮」保住了，葉小倩和華天虎仍有在一起的機會，而凌霄鳳爲了感激她的捨身協助，也許會答應葉小倩和她共事華天虎！

這時見「催命閻羅」傻了，同時也聯想到他的女兒韓玉娘，只怕也是一個倔强刁蠻，十分任性的野丫頭。

爲了顧全大局，並趁機向葉小倩暗示一下她的苦衷，只得望着發呆發愣的「催命閻羅」寬慰的說：「不碍事，我過去勸勸這丫頭！」

「催命閻羅」一定神，依然有些懊惱的說：「老子也得過去向她陪個不是！」

說話之間，跟着刁婆婆向轎後山坡前走去。

凌霄鳳則望着「烏梅」，吩咐道：「把那位朱前輩請過來。」

「烏梅」幾個丫頭人人都是鬼靈精，一聽宮主稱呼「金算盤」朱前輩，又說「請」，立即有幾個人飛步奔了過去，一面爲「金算盤」解繩索，一面道：「老前輩，宮主請您！」

「金算盤」看到華天虎的驚人武功，連他最懼怕的「催命閻羅」都險些丟掉了一條老命，自己的前途只怕也不太樂觀，所以一直不敢吭聲。

這時聽大轎裡的宮主稱呼他前輩，知道活命有望了，一經解開身上的繩索，趕緊向轎前走去。

「金算盤」可不敢像「催命閻羅」那樣囂張，跋扈沒有禮數，一到近前，拱揖謙聲道：「老朽朱宇凡，參見宮主！」

凌霄鳳含笑謙聲道：「晚輩想藉重朱前輩的數理長才，請您担任本宮的福祿堂主，負責全宮粮秣被服籌劃之責，不知前輩可肯屈就！」

「金算盤」一聽，立即愁眉苦臉的說：「可是，老韓仗着他的武功地位，勢必天天糾纏不休，老朽實在難以應付……」

凌霄鳳立即寬慰道：「晚輩自會請刁前輩經常規勸他！」

「金算盤」一聽，只得道：「宮主爲武林伸張正義，打擊邪惡，拯救善良，深受俠義道英豪景仰，老朽承蒙宮主瞧得起，自當盡力！」

凌霄鳳欣然贊好，又爲他重新介紹了華天虎和金姥姥。

恰在這時，刁婆婆和「催命閻羅」也領着小嘴高嘟的葉小倩走了回來，看神情，三人似乎有了某一方面的協定，只是葉小倩還沒有完全答應罷了。

由於「飛鳳宮」空虛無人，担心「東海雙魔」率衆前去偸襲，必須儘快趕回宮去。

是以，就在凌霄鳳宣布了「金算盤」的堂主職務後，立即啟程下山。

於是，一行人衆，加速步法，匆匆向山下走去。

這時，行列中多了「催命閻羅」和「金算盤」這兩位赫赫有名人物，不但在實力聲勢上增長了不少，就是氣氛上也熱鬧多了！

日薄西山，暮色漸濃，凌霄鳳一行人轎，正匆匆走進了萬興鎭的南街口。

萬興鎭街寬大，兩街商店比鄰，豪華的酒樓客棧更是一家接連一家。

掌燈時份，正是街上熱鬧時候，商旅投宿，親友飲筵，每家客棧前的店夥忙着招徠客人，每座酒樓上的堂倌都在忙着端酒送菜，街上夜市，行人熙攘，吆喝叫賣，亂成一團。

「飛鳳宮」的這行人轎一進了鎭街口，立時造成轟動，兩街百業，立時停頓下來。

街上行人駐足觀看，酒樓上的客人攀窗下望，有的品評身穿五顏六色的少女，有的指指點點，猜測大錦轎裡坐的是什麼人。

但是，那些武林宵小，江湖混混們，一看到跟在轎後的「催命閻羅」，趕緊找個小巷子溜了！

唯獨一人不然，他不但沒有溜走，反而由人羣後擠到人羣前。

這人是個駝背老頭兒，瘦削、大眼，頰下一綹山羊鬍子，穿着灰衣叉褲，手裡拿着一根旱烟袋，看來要多土有多土，沒有人敢說他是武林中的大人物。

駝背老頭兒看到「催命閻羅」和「金算盤」，兩人陪着一個手提「珍珠劍」的小伙子，走在八個少女共抬的大錦轎後，不但鬧不清是怎麼回事，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他看得出，「催命閻羅」和「金算盤」雖然神色自若，行動自由，依然那樣狂傲自負，顯然已經受到了限制，有了頂頭上司。

他很想向「催命閻羅」打個招呼，又担心轎裡坐着的是大人物，連自己也被捉了去，甩在轎後。

招呼不敢打，咳嗽一聲總該不會有事。

心念一定，立即向着「催命閻羅」輕咳了一聲！

「催命閻羅」和「金算盤」都聽到了，立即循聲看去。

駝背老頭兒一看，趕緊向着「催命閻羅」和「金算盤」挑了一下嘴皮子，似乎在說：兩個老小子，要不要老子出手救你們？

「催命閻羅」一看到站在人羣前的駝背老頭兒，目光一亮，立即三脚併做兩步，逕向前面的大轎奔去。

駝背老頭兒一看「催命閻羅」奔向了大轎，心知要糟，斷定準是向轎裡的大人物報告去了，他那裡還敢呆下去，找了個縫逃之夭夭！

「催命閻羅」奔至轎側，伸出毛毛大手掀開轎側帘，同時向內壓低聲音急聲道：「宮主宮主，江駝子在人羣裡偸瞧，這老小子詭計多端，足智多謀，算第一號人物，要不要老子把他抓過來，也給他一個什麼堂主幹幹？」

話未說完，裡面的凌霄鳳已低聲道：「在街上多有不便，待會兒他來找你的時候再下手不遲，你現在前來報告，只怕他早已跑了！」

「催命閻羅」聽得一愣，直身回頭一看

，那裡還有江駝子的人影？

心中一陣懊惱，不由向着跟上來的「金算盤」，沉聲問：「那老小子呢？」

「金算盤」立即沉聲道：「他是出了名的孫猴子，你一向前報告宮主，他馬上鞋底下抹了油……」

「催命閻羅」一聽，不由懊惱的說：「宮主雖是黃毛丫頭，却斷事如神，老小子果然溜走了……」

「金算盤」立即寬慰道：「別煩惱，俺老朱已向他勾了勾手指頭！」

「催命閻羅」聽了非常高興，立即興奮的說：「好！老子捉住了江駝子，功勞也有你的一份！」

他們兩人說的江駝子，正是有「賽孔明智多星」之稱的「駝背叟」。

「駝背叟」雖然不是「武林六奇」中的人物，但他比「武林六奇」更有本事。尤其是頭腦靈活，工於心機，正派俠義人士，多對他敬鬼神而遠之。

不過，再聰明的人也有百密一疏的時候，也就是所謂的聰明反被聰明誤。

當時，「駝背叟」一看「催命閻羅」奔向了大轎，心知不妙，鑽進人縫裡就跑。

但是，當他鑽向人縫時，曾看到「金算盤」向他勾了勾手指頭，請求援救。

他跑到一道小巷口，發現「催命閻羅」並沒有追出來，自然安心了不少，他心裡非常清楚，動手脚，絕不是「催命閻羅」的對手。

他點足躍上就近的一座民房，翹首一看，發現那一行人轎，已走進了鎮上最豪華的那家「平安車馬大客棧」內。

「駝背叟」本來要去酒樓進晚飯，既然「金算盤」已向他求援，救人要緊，決定救出「金算盤」後再晚飯。

救人的最佳時機就是那些人剛剛住進客棧，這時拂塵的拂塵，洗臉的洗臉，店夥送茶水，負責人選酒菜，有關人分配房間。

「駝背叟」決心趁那些人最亂的時候救出「金算盤」。

當然，他也提防其中有詐，但他根據平素的經驗，「金算盤」在「催命閻羅」那兒弄了不少銀子，「催命閻羅」一年四季在江湖上跑，大都是爲了找「金算盤」討債要錢。

「駝背叟」根據這一點判斷，「金算盤」八成是讓「催命閻羅」逮着了。

他並不是不怕「催命閻羅」，但他仗着自己的輕身功夫高，「催命閻羅」永遠追不上他。

心念已定，決心趁亂混進客棧。

於是，他先躲在暗處察看了一下「平安客棧」的大門下，似乎沒有「催命閻羅」預留下的眼線。

他一向心細如髮，仍怕「催命閻羅」隱身在暗角下，決心由房面上潛入，居高臨下，遠遠就可看到裡面的動靜。

街上行人正多，兩街商店內都燃着燈，酒樓上更是吆喝報菜，猜拳行令，他知道，一個不小心，很可能剛縱上房面就被發現了行踪。

「駝背叟」先穿過街上熙來攘往的行人，接着溜進了「平安客棧」旁的黑暗胡衕內。

遊目一看，胡衕內恰好無人，足尖一點，輕飄飄的躍上了牆頭，跟着一個飛躍落在了一座橫廣房脊後。

駝背叟深知「催命閻羅」的厲害，轎裡八成也是一位大人物，是以，一躍落房面上，趕緊將身形伏下去。

他一向以輕功快速，身法輕靈自豪，當然也用不着担心弄出聲响，驚動下面的旅客。

他悄悄探首向店內尋找，驀然發現店後最大的一座獨院內，燈火通明，人影晃動，正是「催命閻羅」那夥人，果然人人都在忙碌！

駝背叟再一凝目細看，不但怒火倏起，也氣得一愣！

因爲，那些走來走去，忙忙碌碌的人，只是那些身穿各色彩衣，背繫寶劍的少女，而他要拯救的「金算盤」，却恭恭謹謹的站在階下院中。

同時，他還發現兩個老太婆中，竟有「六奇」之一的刁婆婆在內，也恭謹的站在小廳門口。

他方才只顧注意「催命閻羅」，沒有發現走在轎左邊的刁婆婆！

看了這情形，他斷定刁婆婆也是被「催命閻羅」出手拿下，做了俘虜！

小廳的正中大桌後，端坐着一位身穿七彩霓裳的絕美少女，一個身穿黑衣的胖丫頭，剛剛送上一碗香茗。

「催命閻羅」坐在大桌的旁邊，兩手比劃着，似乎在向絕美少女報告什麼，也許正在報告方才在街上發現他江駝子的事。

由於「催命閻羅」正在小廳上，「駝背叟」當然放心不下。

因爲，他也担心「催命閻羅」算計好了他會前來暗窺動靜，先隱身在暗陰中等着逮他。

他看到「金算盤」和刁婆婆都作了階下囚，心中對「催命閻羅」更加不滿，基於義憤，決心將「金算盤」和刁婆婆救出來，也好煞煞「催命閻羅」的傲氣。

他伏在瓦面上察看情勢，盤算着如何才能將「金算盤」和刁婆婆救出來。

他審視了半天，不但發現救人十分困難，而且也不太合乎常理。

因爲，既然把「金算盤」和刁婆婆視爲奴才俘虜，何以不把他們綑起來放在一角，或關在屋內，爲什麼罰他們一個站在階下，一個站在廳口。

繼而一想，心頭不由一震：老小子該不會是設香餌釣老子這條金鰲吧？

「駝背叟」越想越不對勁兒，心想：老子一生打雁，今天可別讓雁啄瞎了眼！

心念已定，決心離開險地。

他並不怕「催命閻羅」那個大笨蛋，怕的是那位高坐小廳上的絕美少女！

想想看「催命閻羅」是何等狂傲自負人物？她居然能把他老小子整治的服服貼貼跟在轎後，她的智慧能耐，也就可想而知了。

「駝背叟」越想越緊張，越想越焦急，他不能不格外小心，絕不能將一世英名毀在一個黃毛丫頭手裡。

心念間，將頭緊貼着瓦面，極輕靈的向下退去。

也就在他向下縮退的同時，却發現身旁竟有一個人正向上面爬去。

也許是他的心情太緊張焦急了，也許太重視自己的一世英名了，有個人在他身邊瓦面上向上爬，他居然在事先沒有發覺。

一看身邊向上爬的人，一身布衣，年約十八九歲，生得濃眉大眼，白白的皮膚紅咀唇，徒手未携兵器。

對方小伙子向他笑一笑，悄悄指了指上面的房脊，似乎鼓勵他再爬上去。

「駝背叟」連番焦慮，這時又受到更嚴重的打擊，一個小伙子接近到他的身邊，他居然不知道，還稱得什麼武林中老一輩的赫赫人物？

所幸這小子徒手未携兵器，看來也沒有什麼惡意，否則，「克察」一刀，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麼死的？

由於對方小伙子向他傻笑，不由沉顏悄聲問：「你小子來幹甚麼？」

對方布衣青年不答反問道：「你來幹甚麼？」

「駝背叟」被問得一愣，兩眼不由一瞪，正待呵斥對方不懂禮貌，不知尊敬長者，突然發覺面前的小伙子有些面熟。

想是心緒紊亂，不能定下神來，任怎麼想也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小子。不自覺的壓低聲音，沉聲問：「小伙子，老夫好像見過你……」

對面的布衣青年也頷首道：「俺好像也見過你！」

「駝背叟」只得問：「咱們在什麼地方見過？」

布衣青年一笑道：「你想想看！」

「駝背叟」一聽，突然升起一股怒火，本張叱駡這小子幾句，偏偏不是駡人的場合，只得壓低聲音恨聲道：「老子要是想起來還問你？」

布衣青年只得道：「想起想不起都沒關係，反正咱們的年齡不同，目的也各異……」

「駝背叟」一聽，恍然想起「催命閻羅」那夥人中有二三十個身穿各種花衣的標緻少女，不由輕哼低聲道：「不學好，年輕輕的趴在房面上偷看女人……」

話未說完，布衣青年已迷惑的問：「那你趴在這兒看誰呢？」

「駝背叟」被問得一愣，頓時大怒，正待怒吼一聲「你管老子」，突然驚覺到絕不能在這兒發出聲音！

恰在這時，遠處的那座大獨院內已傳來「催命閻羅」的得意招呼道：「老小子，既然來了就下來吧！老子看到你啦！」

「駝背叟」聽得大吃一驚，趕緊將臉貼在瓦面上。

本待呵斥對面小伙子低一點兒，發現人家比他趴的還下面一些。因而覺得十分不解，鬧不清「催命閻羅」怎會發現了他？

心念間，又傳來了「催命閻羅」的吆喝聲：「江駝子！我們宮主寬宏大量菩薩心腸，你老小子雖然在那裡偷看我們宮主的如花嬌靨，我們宮主不願見責，原諒了你老小子……」

「駝背叟」一聽，不由恨得牙癢癢的，並悄聲道：「老子的年紀一大把，都可以做她的爺爺了……」

說話之間，只聽「催命閻羅」繼續吆喝道：「老小子，你一直自詡是『再世的孔明』，普天下沒有人比你更聰明，現在你老小子總該認輸了吧？我們宮主的聰明是不是比你老小子高了一籌？」

「駝背叟」斷定「催命閻羅」在使詐，希望這麼一吆喝，他自己沉不住氣而現出了原形，是以，決心趴在房面上不動！

只聽「催命閻羅」又加重語氣，沉聲道：「老小子，你現在自動出來，我們宮主仍將以長者之禮對待你，你老小子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非等我們華大總管動手你才肯就範……」

「駝背叟」聽得心中一動，誤以爲那位美麗的少女派了一位高手來捉他，本能的悄悄翹首向前察看。

一看之下，發現那位美麗少女仍坐在大桌後，不過桌上已擺滿了酒菜，「催命閻羅」正站在廳階上向這面吆喝。

「金算盤」依然站在階下，神色不但不頹喪，反而有些得意，也正望着這面看着。

刁婆婆已離開了廳口，正在和那個身穿錦襖的老太婆含笑交談！

一看這情形，「駝背叟」十分懊惱，知道自己確實已中計墜進了圈套。

他本來要溜走的，偏偏來了這麼一個偷看花姑娘的無聊小子。

如今，他不能再待下去等着對方來捉他了，但爲了表示不是怕什麼華大總管來捉他，只得一面向下滑一面自語道：「哼！狗屁！什麼華大總管？鬼都沒看到一個……」

豈知，話未說完，趴在旁邊的布衣青年竟回答道：「華大總管就是俺；俺就是華大總管！」

「駝背叟」聽得腦際「轟」的一聲，渾身有如遭到雷擊，頓時呆了！

但他急定心神，大喝一聲，身形在瓦面上一拳，呼的一腿蹬向了華天虎！

華天虎雙掌一按瓦面，身形早已騰起，右腿閃電彈出，直踢「駝背叟」的脚踝！

「駝背叟」何等身手，但他心急脫離現場，趁勢用脚撥華天虎的小腿，企圖藉華天虎的踢力彈下房面去。

他那裡知道華天虎是「天下第一快劍」魏獅虎的徒弟，練就了一套「霹靂快腿」，他的脚尚未撥到，華天虎的快腿已經收回。

這樣一來，一脚撥空，背部空門大開，如果華天虎趁勢一脚踹過來，即使不死也得重傷。

情急之下，無暇多想，大喝一聲，挺身騰躍起來。

也就在他身形騰起的同時，一道寬大身影，挾着亮如明燈的兩隻眼睛，一隻毛大手已抓向了他的後領。

「駝背叟」看得大吃一驚，知道「催命閻羅」已經到了，看來被擒是註定的事了！

因爲「催命閻羅」的一抓之勢，不但變化多端，而且玄奧神奇，黑白兩道，不知多少惡獠巨梟，成名高手，都敗在他這五指鋼鈎般的一抓之下。

他還知道，最好不要躲，越躲越糟，等於自找苦吃。

無奈之下，只得縮緊了脖子，大駡道

：「老小子，你敢抓老子，你就是王八的龜孫子……」

大罵未完，兩脚已離開了瓦面，「催命閻羅」已將他像捉小雞般的提了起來。

「催命閻羅」見「駝背叟」身材原本瘦小，偏偏又駝背，小頭小腦大眼睛，不由一笑道：「老子是王八，你才是龜孫子，走！見宮主去！」

說話之間，飛身向大獨院前撲去，身法之優美，當眞像隻捉了隻小雞的老鷹，凌空飛去。

「駝背叟」雖然被提着凌空飛行，依然全身掙扎，罵不停口。

華天虎一面飛身跟進，一面暗自搖頭，覺得這些老輩人物，大都彼此認識，有時看來像好友，有時似乎又有仇，他眞的有些被他們搞糊塗了！

只見「催命閻羅」飛身縱落在院中，立即將「駝背叟」放在地上。

「駝背叟」又羞又怒，只氣得臉紅脖子粗。

早已迎至階下的刁婆婆和「金算盤」，趕緊上前陪笑拱手，歉聲道：「江老哥，把您騙了來，眞不好意思……」

「駝背叟」知道自己已栽了個大觔斗，只得沉聲道：「虧你們兩人還說得出口，這麼多人湊起來對付我駝子一個，俺老江就是專門捉小鬼的張天師也不是你們的對手啊！」

「催命閻羅」立即催促道：「好了，就算老子們幾個人欺負你一個好了，有什麼話待會兒再講，兄進廳見過宮主再說……」

「駝背叟」大眼一瞪，沉聲道：「見什麼宮主？門兒都沒有！」

「催命閻羅」立即正色沉聲道：「老小子你給老子聽着，方才老朱和刁秀娥都給你做過了樣子，你老小子如果不服輸，就叫你天天站在階下或門口，不但看着我們吃，還看着我們喝，老子走了一天的路，到了晚上，你還得打水給老子洗臭脚……」

話未說完，立在兩廊下小廳前的「烏梅」「幽蘭」「小翠花」等人，再也忍不住哈哈笑了。

「駝背叟」却氣得脹紅了老臉斥罵道：「老子還燒了一鍋滾開的水，拔掉你渾身的毛……」

如此一說，「烏梅」等人的笑聲更清脆響亮了。

就在這時，廳階上突然響起凌霄鳳的嬌滴謙聲道：「江前輩快請廳上坐，酒菜早已擺好，就只等前輩來入座了！」

「催命閻羅」和刁婆婆等人一聽，紛紛退向兩側。

「駝背叟」一看凌霄鳳親自出迎，已給足了面子，心中雖然高興，但仍然忍笑沉聲道：「這麼個請法，俺駝子心裡還好過些！」

刁婆婆趁機肅手道：「江老哥，那就請吧！」

「駝背叟」雖然說的好，心裡仍有上了賊船的感覺，因爲他一向獨來獨往，逍遙自在，如今多了個宮主，就算多了個管轄的頭頭，總沒有一個人來得自由。

他大步登上廳階，「催命閻羅」等人依序跟在身後。

他走進廳內，凌霄鳳肅手一指上座，謙聲道：「江前輩請上坐！」

「駝背叟」雖然遊戲風塵慣了，但江湖規矩仍不敢廢，也急忙肅手謙聲道：「宮主乃一宮之領袖，還是宮主請上坐，老朽有個位子，能賞杯老酒喝，已經阿彌陀佛了！」

話聲甫落，又引起大家一陣哈哈大笑！

於是，就在大家的歡笑聲中，依序入座。

「烏梅」等人另外開了兩桌！

入林追踪綠衣人

爲了談話方便，沒有留店夥伺候，僅命抬轎的十六個少女流輪滿酒。

酒過三巡，凌霄鳳才神色凝重的謙聲道：「晚輩主持『飛鳳宮』，確實辦了幾件深受武林同道贊譽的案子，但也惹下了不少的勁敵和禍事……」

「駝背叟」本不想多說什麼，但宮主凌霄鳳是面向着他說話，不能不接腔，只得正色道：「你們這檔子事我也聽說了，覺得你們年輕人辦起事來有衝勁兒，可也不太愛用腦筋。『東海雙魔』、『金刀會』、什麼『飛叉帮』『水陸門』，這些都不足爲患……」

話未說完，「催命閻羅」已聽出話中有因，立即問：「老小子，你又聽到了什麼消息了不成？」

「駝背叟」繼續道：「告訴你們說，『東海雙魔』這次前來報仇，所仗恃的就是他們剛剛坐關期滿的小師妹……」

大家聽得神色一驚，不由同時失聲道：「這兩個老魔頭還有一個小師妹？」

「駝背叟」正色道：「不是我駝子故意危言聳聽嚇唬你們，『雙魔』的這個小師妹，不但武功奇高，人也長得標緻……」

話未說完，「金算盤」已沉聲道：「『東海雙魔』都已七老八十了，他們的小師妹就算小，至少也已六十出頭，還談得上什麼標緻？」

「駝背叟」立即正色道：「老小子你錯了，那妞妞最多不過十八九……」

大家一聽，不少人「啊？」了一聲，聽聲音，顯然沒有人相信！

「催命閻羅」却笑着說：「她若眞的六十出頭，老子倒很想娶她做個小老婆……」

刁婆婆一聽，立即瞪眼「嗯？」了一聲！

「催命閻羅」神色一驚，趕緊改口道：「可惜，她比俺女兒還小，俺不能要……」

「駝背叟」聽得目光一亮，問：「老小子，你那寶貝女兒呢？」

「催命閻羅」立即懊惱的說：「那丫頭正害單相思，非要嫁給這小子不可！」

說着，指了指坐在桌角吃菜的華天虎。

「駝背叟」沉聲問：「可是因爲他小子砍下雙魔的兩隻狗爪子，十個手指頭？」

「催命閻羅」正色道：「這份能耐本事就夠那些情竇初開的丫頭們動心的了！」

「駝背叟」仔細端詳了華天虎兩眼，頷首贊聲道：「唔！身體結實，面帶忠厚，

比起那些油頭粉面，鋒芒外露的小伙子是好多了，可惜我那丫頭，已經徐娘半老，而且還是個寡婦……」

刁婆婆聽得又好笑又好氣，不由無可奈何的說：「俺的兩位老兄，人家華大總管和宮主……」

凌霄鳳聽得心中一驚，知道刁婆婆將她和華天虎的親密關係說出去，很可能壞了事情！

是以，心急之下，只得含笑咳了一聲！

果然，「催命閻羅」和「駝背叟」聽得一楞，不由望着住口不說的刁婆婆，沉聲問：「怎麼回事？」

刁婆婆當然也驚覺到事態的嚴重，趕緊解釋道：「人家華大總管和宮主，都爲『東海雙魔』率衆挑釁的事心情凝重，你們在那兒喝着酒，吃着肉，不談正經事，專說些兒女私情……」

「催命閻羅」和「駝背叟」一看，發現宮主面帶隱憂，強自含笑，而華天虎神情冷漠，獨自喝着悶酒，對他們只談女兒的事，果然沒有心情聽！

「駝背叟」只得含笑不好意思的問：「方才咱們談到什麼地方了？」

金姥姥這時才含笑道：「你老哥談到『雙魔』的小師妹，武功高，人長得美，年紀又小……」

「駝背叟」一聽，恍然「噢！」了一聲，正色道：「我駝子說她武功奇高，絕對沒有長他人志氣的意思，而是她一個人痛打了『雙魔』一頓之後，才拿出『雙魔』師父的遺物，將兩個魔頭臭罵了一頓……」

刁婆婆關切的問：「那小妮子拿出來的是什麼遺物？」

「駝背叟」搖頭道：「是什麼遺物我駝子可不清楚，但有一封遺囑，痛斥『雙魔』無能，不知上進，無法學全他的蓋世武功，以致令他含恨而終……」

「金算盤」恍然插言道：「俺明白了，是那個小姑娘有了奇遇，無意間闖進了『雙魔』師父死亡的洞府，得到了秘笈，也看到了遺囑……」

話未說完，「駝背叟」已頷首道：「不錯！算你老小子聰明。」

刁婆婆也似有所悟的說：「於是『雙魔』就慫恿他們的小師妹前來報仇？」

「駝背叟」立即搖頭道：「恰恰相反，是他們的小師妹，看到兩個老師兄每個人斷了一隻手，頓時大怒，覺得這是他們師門的奇恥大辱，決心要會會『飛鳳宮』的華天虎……」

金姥姥有些憂慮的說：「如果僅僅『雙魔』和他們的小師妹，現在有了你們三位助陣，尚不致造成太大的威脅，偏偏『金刀會』，『飛叉帮』以及『水陸門』也跟着來湊熱鬧，趟混水……」

「駝背叟」淡然搖頭道：「這些人只是來檢便宜的，趁機會爭回一些失去的面子，眞正具有威脅的却是『草上飛』公孫楚的師父『蝙蝠上人』，以及『火道人』的師兄『火陽眞人』……」

「催命閻羅」聽得雙眉一蹙，沉聲問：「老小子，這些人參與的消息，你都是聽誰說的？」

「駝背叟」有些得意的說：「非常湊巧，今天中午碰見了丐帮馬五，這些消息都是他由他們總分舵上聽來的！」

金姥姥聽罷，再度憂慮的說：「蝙蝠上人天生一雙夜眼，黑暗中視物如同白晝，尤擅長飛騰梯縱功夫，的確是一個厲害人物。『火陽眞人』武功奇特，據說他的掌中能發出烈火……」

話未說完，「駝背叟」已淡然一笑道：「事情雖然棘手，總還有個辦法對付，只要設法找到玉娘那丫頭，保你們平安無事……」

「催命閻羅」聽得目光一亮，脫口興奮的說：「老小子，你說的是老子那個傻丫頭？」

「駝背叟」頷首道：「不錯！就是她，她才是『火陽眞人』的眞正剋星！」

刁婆婆知道「催命閻羅」這次離開舟山島，向「金算盤」討債那只是附帶的事，眞正的目的還是尋找華天虎。

想到自己委曲求存，就是爲了女兒葉小倩的幸福，如果再多出一個韓玉娘加入競爭，只怕凌霄鳳一怒之下，一個也不答應。

心念及此，只得婉轉的說：「韓姑娘遠在舟山島，現在再派人去請，只怕……」

話剛開口，「駝背叟」已寬慰的說：「老妹子不必担心，前幾天我駝子還看到她帶了一個醜丫頭在潛城大街上走……」

「催命閻羅」聽得神色一喜，不由興奮的問：「那她人呢？」

「駝背叟」正色沉聲問：「我方才不是還問你嗎？你們父女倆爲什麼總是不在一起？」

「催命閻羅」立即黯然道：「沒辦法，她總是要老子改掉火燎毛的脾氣！」

「金算盤」正色道：「俺認爲你那丫頭是對的，如果再不改掉你那牛脾氣，只怕到了手的老婆仍會跑掉的！」

說到老婆兩個字，竟不自覺的看了一眼刁婆婆。

刁婆婆原本沒注意，經他一看，立即笑罵道：「狗嘴裡永遠吐不出象牙來，當心我吆喝一聲，老韓馬上剝了你的皮……」

「金算盤」當眞的大吃一驚，趕緊陪笑道：「老妹子，俺老朱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妳又何必多心呢？」

金姥姥急忙拉回正題道：「現在事態緊急，咱們如何才能儘快找到韓姑娘？」

「駝背叟」寬慰道：「先別急，飯後我和老韓去見此地的桿頭兒，由他們丐帮派人去找，百里以內找人，明天中午就會有消息！」

刁婆婆和金姥姥發現華天虎自從在大霍山知道了宮主凌霄鳳就是他的師姐之後，非有必要，很少開口說話。

是以，兩人故意望着他，含笑問：「大總管，你有什麼意見？」

「催命閻羅」也湊趣的問：「是呀！你是『飛鳳宮』的大總管，對於迎擊『雙魔』等人的進犯，你也該發表一些你的意見呀？」

華天虎淡然道：「你們都是幾十歲的老前輩，都有極豐富的經驗，你們怎麼說，俺怎麼幹……」

「駝背叟」却風趣的說：「小伙子，方才在房面上，看你那份鎮定，連我老人家都自嘆弗如，足證你小子有過人之處。如今，大家都在討論迎敵之策，你小子却悶不吭聲，又吃又喝，如果我老人家猜的不錯，你小子八成已有了退敵的策略了……」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自然的說：「什麼迎敵方法退敵策略，這些俺都不懂，俺只知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在對方人多勢衆的時候，下手要重，絕不能客氣……」

「催命閻羅」，「駝背叟」，以及「金算盤」三人，未待華天虎話完，已同時贊聲道：「好！完全正確！這一刀下去就要對方少了一個，這一腳踢出，就要對方別再動了！」

華天虎站起身來一笑道：「三位前輩既然贊成俺的意見，那就大碗喝酒，大口吃菜，再不要去請什麼高手前來助拳……」

「駝背叟」一聽，急忙起身道：「不！其他高手可以不請，韓玉娘這丫頭一定要把她找來，這不但關係着大家的生命，也關係着今後武林的昇平！」

華天虎只得道：「那你們去請吧！俺要去睡覺了！」

說罷，拿起倚在桌腿上的『珍珠劍』，微一抱拳，逕向廳外走去。

剛走到廳門口，驀聞刁婆婆招呼道：「華大總管請止步，宮主有重大事情宣佈！」

華天虎一聽，只得止步回身，面向凌霄鳳等人站立。

這時凌霄鳳已站起來，刁婆婆和「催命閻羅」等人，以及左右兩桌的「烏梅」諸女，也紛紛原地肅立。

凌霄鳳先遊目看了全廳一眼，才鄭重謙聲道：「今天非常榮幸，讓我們在這個大鎮上遇見了江前輩，他爲人足智多謀，熱心公益，是位深受武林俠義道欽敬的老英雄，如今本宮有難，江前輩既允助拳，爲了出外辦事方便，我們委屈他担任本宮唯一尚在虛懸的『外務堂主』之職，敬祈江前輩看在爲武林謀福祉的份上，幸勿峻拒……」

話未說完，刁婆婆和金姥姥已首先鼓掌祝賀！「催命閻羅」和「金算盤」也帶動着「烏梅」諸女鼓掌喝彩！

華天虎自然也不例外，雖然跟着大家鼓掌，但沒有喝彩，臉上的神情尚稱愉快。

老臉有些脹紅的「駝背叟」，有些不好意思的含笑道：「憑良心說，這麼嚴肅鄭重的場面，我駝子還是第一遭碰到，當堂主嘛！那是宮主看得起我，坦白說，我們三個老不死的都是過慣了無拘無束的自由日子，乍然間納入組織生活，心裡一定不怎麼舒服。不過，我駝子也看得出來，要想不幹，只怕也由不得自己，老朱八成也是被俘，只有老韓可能是中了『美人之計』……」

「催命閻羅」一聽，立即笑罵道：「你談你自己好了，別把老子扯進去！」

「烏梅」等人早已忍不住偷偷笑了，看看刁婆婆，老太婆的雙頰居然紅了！想必是聽了「美人」之計，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只見「駝背叟」繼續道：「咱們『飛鳳宮』雖然創立不久，但清譽已傳遍江湖，尤其咱們的大總管華天虎，更是黑白兩道皆知，有人說他是魏獅虎那老小子的徒弟，最近有人見他拿着『珍珠劍』，又盛傳他小子可能出身茅山……」

華天虎立即沉聲分辯道：「俺師父是『天下第一快劍』，俺不是出身茅山！」

「駝背叟」却正色道：「事實勝於雄辯，是誰的弟子就是誰的弟子。有的人在武林中，連番奇遇，一身兼具數派曠世絕學，像老小子的女兒玉丫頭就是的……」

刁婆婆聽得心頭一沉，不但爲自己的女兒葉小倩着急，也爲宮主凌霄鳳担心。

華天虎聽了既不妬也不氣，他記得師父曾對他說：凡事貴專，貴精，如涉獵龐雜，皆知皮毛，未必是好事。

「駝背叟」繼續道：「如今『東海雙魔』和他們的小師妹前來尋仇，本不足懼，那些前來凑熱鬧的帮會，自然也不堪一擊，唯獨『火陽眞人』是號人物，所以，我們一定要請玉丫頭前來助陣。」

凌霄鳳深知「駝背叟」久歷江湖，對各方面的人物瞭解自然也較清楚，因而謙聲道：「既然玉妹妹就在附近百里之內，那就請兩位前輩辛苦一趟，請此地的桿兒頭，務必設法找到她……」

「駝背叟」極有把握的含笑道：「宮主儘請放心，有老小子親自傳話，她敢不聽她老子的？」

神色高興的「催命閻羅」立即正色道：「別的事俺可不敢說，只有叫死丫頭前去『飛鳳宮』俺最有把握！」

「駝背叟」也沒細揣話意，立即道：「既然你這麼有把握，那咱們就快去吧！」

「催命閻羅」欣然贊好，向着凌霄鳳拱了拱手，兩人喜孜孜的逕向院外走去！

凌霄鳳見心愛的虎弟弟仍站在那兒，立即肅手道：「你也請休息去吧！」

華天虎恭謹的拱手應了聲是，轉身出廳，逕向院門角邊的一間獨立廂房走去。

因爲，他不希望和任何一個人共同睡在一個房間裡。

推門進入房間，僅有一床一凳一張小桌子，被褥折叠整齊，看來十分乾淨。

小桌上雖然有盞油燈，但他懶得燃上，因爲後窗紙上的白光，足以看清房內的任何東西。

他順手將「珍珠劍」向床頭上一放，和衣倒在床上。

以前他都是倒頭就睡，最近他開始習慣思索問題，經常判斷事情。

前兩天，他的確爲「東海雙魔」率領着大批高手去犯「飛鳳宮」而担心，因爲，雙拳終究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

制服了「催命閻羅」和「金算盤」後，心情寬鬆了不少，由他一個人對付「雙魔」，他們兩個去收拾其他前來凑熱鬧的人，就綽綽有餘了！

如今，又收了個駝背老頭子，實力本應該更好，誰知，由他的嘴裡又得知，不但「雙魔」是受了他們的小師妹蠱惑，而「火陽眞人」的掌心中居然能劈出火！

據說，「催命閻羅」的女兒韓玉娘武功了得，而且是「火陽眞人」的尅星！

他知道，水能尅火，看樣子，韓玉娘手掌心中可能會噴出水來，要不就是身上經常帶有幾大袋的水！

繼而一想，又覺不妥，身上帶幾大袋水如何行動？她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碰上「火陽眞人」？

想至有趣處，他不禁搖頭笑了，心想，管她去，反正「催命閻羅」和「駝背叟」已沒法派人去找了，等她來了一問就知道了。

搖頭綻笑中，同時也閉上了眼睛。

也就在他閉上眼睛的同時，後窗上突然「卜卜」響了兩聲彈指聲！

華天虎心中一喜，挺身坐起，知道師姐凌霄鳳來會他了！

繼而想到她聽信師母的話，一直不以眞面目見他，而又故弄玄虛，欺負他是傻瓜，便決定今夜不理她了。

但是，後窗檽上響了兩下彈指聲後，接着是飛出墻外，加速離去的衣袂破風聲！

現在的華天虎不但功力深厚，機智也已靈敏，他立時警覺到情形有異，也許師姐有重大事情相告，否則，已經沒有隱秘身份的必要，何以再來彈窗，並約他到鎮外去商量？

心念及此，起身推開後窗，也忘了携帶「珍珠劍」，飛身縱出，悄悄將窗門掩好，逕向衣袂破風離去的方向追去。

越過兩個房間一看，才發現一道微泛亮光的纖細身影，業已到了鎮外邊緣，正加速越野馳去。

華天虎根據泛光身影，斷定師姐凌霄鳳仍穿着七彩霓裳，並沒有換上她慣穿的紫衣紫褲，因而也證實他的判斷正確，一定有重大事情相商，沒有時間換衣服。

心念間，也飛身馳出了鎮外。

鎮外一片田野，前面的師姐却奔向了東北一里多外的一座松林前。

華天虎心急先一刻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回頭見身後沒人跟來，身形一伏，運功加勁，身法立時快如鷹隼，一撲又到了那女子的身後十丈內。

只見前面那女子聞聲回頭一看，立時面現驚容，加速身法向林前馳去。

由於四野空曠，滿天星光，華天虎不但看清了那女子的面龐輪廓，也看清了那女子穿的是什麼顏色的衣裳。

他首先吃驚的是那女子不是師姐凌霄鳳。

其次是那女子究竟是何來路，爲什麼悄悄把他一個人引出來？

他清楚的看出那女子白白的皮膚蛋形臉，柳葉眉下有一對適中的鳳目，瓊鼻高挺，櫻口紅潤，稱得上是個美人兒！

尤其她穿的衣服是螢綠色的絲綢勁衣，小披肩，背寶劍，燈籠袖口燈籠褲，加上覆住兩股的寬鬆下襬，疾馳起來十分飄逸！

正因爲看到對方女子有劍，也恍然驚覺自己的「珍珠劍」還放在床頭上。

有心回去拿，又怕綠衣女子跑了，也顯得自己沒有胆識豪氣。

正因爲有大丈夫心理作崇，非但沒有及時回去拿劍，也忘了「遇林莫入」的禁忌。

爲了不讓綠衣少女逃逸，或飛身樹上向他偷襲，再度猛提一口眞氣，身法疾如脫弦之箭般，直撲林內。

這一撲之勢又拉近了二三十丈距離，進入林內，發現那女子已在十數丈外，正向一座門樓前馳去。

前面的綠衣女子回頭一看，神色一驚，似是也大感意外，惶得「嚶嚀」一聲，嬌軀騰身而起，宛如一隻疾飛的翠鳥，直射門樓之內。

華天虎決心將綠衣女子捉住，也點足騰身，一面撲向門樓，一面伸長了右手準備去抓綠衣女子的香肩！

綠衣女子作夢也沒想到華天虎的身法快得竟如脫兔飛箭，尤其門樓的門只開了一扇，這樣固然可以阻止一下華天虎的追趕，可是，在自己沒有進入之前，同樣的不便。

看着華天虎的右手就要搭上她的香肩，而她也正巧剛要縱過門檻。

她實在太緊張了，驚急間，嬌呼一聲，疾塌香肩，身形一側，不但躲過了華天虎的一抓之勢，同時也縱進了門樓之內。

華天虎的五指已經觸及了綠衣女子身後飄飛的小披肩，只是這種綠色的絲綢太油滑了，加上綠衣女子正巧塌肩，所以沒有抓牢。

一抓失手，身法不停，右腕一繞，再向綠衣女子的香肩抓去！

也就在他再度搭上綠衣女子香肩的同時，華天虎的雙目餘光中也看到了門後邊尚立着一個矮胖身影，而那個矮胖身影也正戟指向他點來。

華天虎這一驚非同小可，正待用左手封格，對方的中食兩指又點在了他的「黑甜穴」上。

他身穿刀槍不入、水火不侵的「天孫甲」，對方雖然點中了他的穴道，對他絲毫造成不了傷害！

但是，他忽然靈智一動，輕哼一聲，身形一個踉蹌，就地一滾，一陣草折碎瓦聲響，他一直向前滾了四五丈。

滾動中，尚聽到那女子的失聲驚叫！

華天虎的身形滾動停止，故意保持側臥，這種姿勢不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且雙掌可以撑地騰躍，最大的妙處是還能悄悄睜開一隻眼偷看，而對方却不易察覺。

綠衣女子就立在華天虎的身前不遠，似乎驚魂甫定，玉手不停的拍着酥胸，驚悸猶存的嬌喘道：「嚇死我了，再進一步就被他捉到了！」

接着是個粗低沙啞的女子聲音道：「小婢也急壞了，還好，正巧點中他的『酥麻穴』……」

華天虎聽了這聲音，渾身直起雞皮疙瘩，所幸她自稱小婢，否則，他眞不敢相信那是人的聲音。

心念間，只聽綠衣女子吃驚道：「不對呀？妳點他的『酥麻穴』，他怎的一直沒有再吭聲呀？」

說話之間，荒草聲動，脚步聲就停在華天虎的面前，根據逐漸濃郁的幽雅香氣，他斷定綠衣女子正蹲下身來檢視察看。

當然，她萬萬想不到華天虎穿着武林

至寶「天孫甲」，他的暈厥是僞裝的！

綠衣女子試了試華天虎的鼻息，他感到幽蘭似的香氣中，有一絲暖意！

只聽那個自稱小婢的矮胖丫頭，關切的問：「小姐！怎樣？」

說話間，五隻纖纖柔指已搭在了華天虎的脈門上。

華天虎一陣怦怦心跳，一股暖流立時像電流一樣通遍了他的全身四肢百骸！

只聽綠衣女子安心的說：「還好，鼻息均勻，脈博正常，妳準是點錯了穴道！」

那位矮胖丫頭忽然說：「啊！小婢想起來了，我點的是他的『黑甜穴』！」

只聽綠衣女子寬慰的一笑道：「我說呢！怎的會呼呼大睡，眼睛也睜不開！」

根據說話的聲音，綠衣女子已經站起身來。

華天虎趁機將靠近地面的右眼睜開一條縫，只見不到一尺的地方就是燈籠褲下的一雙小蠻鞋。

小蠻鞋同樣的以螢綠絲綢縫製，鞋面上尚繡着花草小鳥，鞋頭上綴着一綹綠絲穗，一雙天足，將絲鞋撐得鼓鼓的，也許是異性吸引的自然心態，他眞想伸出手去摸一下。

但是，他沒有。這不單單是理智告訴他不可以，也是自小受到恩師魏獅虎的嚴正教誨！

打量間，已聽綠衣女子不知所以的沉聲問：「怎麼辦？要想辦法將他弄醒才可以呀！」

矮胖丫頭立即道：「讓小婢先解開他的『黑甜穴』，再點他的『酥痲穴』……」

綠衣女子立即緊張反對道：「不可以，如果他騰身而起，只怕咱們兩個都要被他捉了去……」

矮胖丫頭有些無可奈何的說：「他那會甦醒的得那麼快？」

綠衣女子立即正色道：「他功力深厚，怎麼不會？我就是太低估他了，所以才險些被他捉住……」

話未說完，矮胖丫頭已恍然道：「小姐！小婢想起來了，我解他穴道的時候，您可以把劍先放在他的脖子上……」

綠衣女子怒斥道：「胡說，妳這是什麼鬼主意，萬一他立時甦醒，騰身躍起，腦袋豈不跟着落地？」

華天虎聽得暗暗感動，知道綠衣女子並無殺他之心，只是不知道將他引出來究竟有什麼用意。

心念間，却聽矮胖丫頭急忙道：「小姐，這樣好了，這兒有一根斷椽，您拿在手裡，對準他的後腦勺，如果他騰身躍起，您就猛打下去！」

綠衣女子依然反對道：「這怎麼可以，萬一把他的頭打破了怎麼辦？」

矮胖丫頭再度無可奈何的說：「這也不行，那也不可以，小姐，咱們乾脆把他送回去算了……」

話未說完，綠衣女子已怒斥道：「都是你這死丫頭，我說不要去，妳說沒關係，現在可好，還沒達到目的，妳又提議送回去，你不是說天下什麼事都難不倒妳嗎？現在怎的又成了傻呆子呢？」

矮胖丫頭愁眉苦臉的說：「小婢想出了辦法，但你都不同意嘛……」

綠衣女子立即道：「妳想的鬼主意都能傷害到他，我當然不同意，那樣不但不能討到他的歡喜，很可能還變成了仇敵。」

矮胖丫頭恍然道：「小姐，小婢想起一個最安全的辦法來了……」

綠衣女子立即迫不及待的沉聲道：「快說！」

矮胖丫頭興奮的說：「小婢先用百寶繩將他的手脚綑住……」

話剛開口，綠衣女子已沉聲道：「不可以，那樣會損害他的自尊心！」

矮胖丫頭不由嘆了口氣道：「打他的腦袋你心疼，綑他的手脚你又怕傷了他的自尊心，小姐，小婢提議，還是把他送回去吧？」

佯裝暈厥的華天虎，聽到矮胖丫頭兩次提議將他送回去，覺得「將計就計」倒是一條妙計！

心念間，綠衣女子並沒有接腔，久久才聽她說：「這樣好麼，妳解他的穴道，我叩他的脈門……」

話剛開口，矮胖丫頭已警告道：「小姐，男女授受不親喲，如果妳和他有了如此親密的接膚關係，將來如果他不要妳，豈不白讓他佔了妳的便宜？」

話未說完，綠衣女子已哼聲道：「他如果敢說不要我，我就拔出劍來殺了他！」

矮胖丫頭却警告道：「可是，他的本事比小姐大，他眞不要妳，妳一點兒也沒辦法，倒不如現在就殺了他……」

綠衣女子低斥道：「胡說，咱們還沒問他，妳怎能知道他會不要我？」

華天虎聽得又驚又焦急，看情形最好一直再昏迷，讓她們自動把他送回去，正好也不要回答她們的問題！

心念間，一隻柔潤溫暖的玉手已叩在了他的脈門上，握得很輕，當然也沒有加勁力。

只聽綠衣女子催促道：「好了！妳可以解開他的穴道了！」

了字方自出口，一掌就拍在了他的命門上。

華天虎動也不敢動，吭也不敢吭，依然原姿勢臥着不動。

只聽矮胖丫頭驚「咦？」了一聲問：「奇怪啊？他怎的沒有動靜？」

綠衣女子不禁遲疑的說：「妳再拍他一下，這次稍加點勁兒！」

話聲甫落，「蓬」的一响，矮胖丫頭驚叫一聲！

驀聞綠衣女子吃驚急聲問：「怎麼回事？」

矮胖丫頭有些痛苦的說：「小婢的手掌心好痛！」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知道要糟，因爲矮胖丫頭用的掌力愈大，「天孫甲」的反震之力愈强。

只聽綠衣女子驚疑迷惑的說：「怎麼會這樣呢？應該甦醒過來才對呀？」

矮胖丫頭有些懊惱的說：「小婢第一次就覺得掌心有點兒痛……」

綠衣女子揣測道：「可能他練有奇異護身神功……」

矮胖丫頭立即恨聲道：「小姐，乾脆把他殺了算了，小婢覺得他有點兒邪門！」

綠衣女子立即怒斥道：「胡說，他準是滾跌得太重，撞暈了頭腦，妳的掌力被他的神功反震回來，不能進入『命門』，所以不能將穴道衝開，他當然醒不過來！」

矮胖丫頭懊惱的問：「那咱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綠衣女子寬慰道：「不要慌，待一會兒他自己會醒過來！」

矮胖丫頭不由沉聲道：「我們拍他的『命門』他都不醒過來，他會自動醒來？」

綠衣女子强自鎭定道：「妳先沉住氣嘛！妳這樣嘮嘮叨叨，弄得我也沒有了主意！」

矮胖丫頭無可奈何的說：「好吧！那咱們就在這兒等吧！」

說話的聲音和脚步逐漸離開，大概是坐在了門樓附近的台階或石墩上。

由於頭上有走來走去的脚步聲，華天虎斷定綠衣女子正在頭上徘徊，八成在思量對策。

他悄悄將靠近地面的右眼睜開一道縫，發現院中俱是荒草斷瓦，這兒八成是座荒廢已久的祠堂或小廟。

由於綠衣女子就在頭上，矮胖丫頭也坐在不遠，他絕對不能動一動！

他絕對不是怕了這一對主僕，而是要讓他們乖乖的把他送回去，還可以避免回答他們的問題！

心念未完，驀聞坐在附近的矮胖丫頭，跺脚道：「小姐，等他自己醒來，這得要等到什麼時候？」

綠衣女子沒有回答，但已停止了走動。

只聽矮胖丫頭懊惱的繼續說：「萬一他們發現他不在房裡找了來，都是些老不死的大人物，妳是小姐，當然沒事，俺『南瓜』可就慘了！」

說此一頓，發現綠衣女子沒有接話的意思，繼續加重語氣道：「小姐，你想到了沒有？就算他自己醒過來，他也不會答覆您任何問題……」

綠衣女子立即問：「爲什麼？」

矮胖丫頭正色道：「他醒來看到我們把他弄成這個樣子，一定會大發脾氣，說不定上面給您一拳，下面給我一腿……」

綠衣女子立即沉聲道：「他敢！我會鬧得他天天不能過安靜日子！」

矮胖丫頭立即沉聲道：「那還談什麼恩愛夫妻，如膠似漆，每天過着擧案齊眉的日子，乾脆現在把他殺了算了嘛！」

綠衣女子不由怒聲道：「妳怎麼搞的？總是提議殺了他？」

說此一頓，接着又不耐煩地說：「好了好了！把他送回去算了！快過來背他！」

矮胖丫頭立即反對道：「小姐，男女授受不親，古之明訓……」

話未說完，綠衣女子已怒斥道：「妳是丫頭，怕什麼？」

矮胖丫頭正色道：「俺『南瓜』雖是個丫頭，可也是個道道地地的女人……」

綠衣女子冷冷一笑道：「給了妳三分顏色，妳馬上要開染坊了，身上好久沒有挨鞭子了是不是？唔……」

矮胖丫頭立即無何奈可的妥協道：「好嘛好嘛！俺背他就是了嘛！」

說話之間，已走了過來！

華天虎聽得暗暗焦急，這才發覺到，一個頂天立地的大男人，怎麼可以叫一個女人背？

繼而一想，又覺得回答綠衣女子的問題，比被矮胖丫頭背的後果更嚴重！

如果施展千斤墜，不讓矮胖丫頭背起來，西洋鏡馬上拆穿，綠衣女子在惱羞成怒之下，很可能變成了仇家！

想到師父常說的「通權達變，委曲求全」，爲了全盤大局，先回到客棧再說，希望神不知鬼不覺，沒有任何人知道。

心裡想着，矮胖丫頭早已將他背起來，逕向門樓外奔去！

華天虎根據矮胖丫頭的疾奔速度，斷定她必是滿腹的怒火沒處洩，要不就是功力不俗。

却聽跟在後面的綠衣女子，焦急關切的怒斥道：「小心點兒！妳要摔着了他，當心我剝了你的皮！」

矮胖丫頭沒有吭聲，奔馳的速度反而更快了，在巨大的壓力下，只好作無言的抗議！

華天虎已經知道矮胖丫頭的名字叫「南瓜」，這種名字，顯然就是自小買來時就取了的，雖然說她的身材矮胖，但取名「南瓜」那就有點過份了！

由於就在鎭外不遠，很快的就進入了大鎭！

根據矮胖丫頭左拐右轉，顯然是走的小巷子胡衕，沒有敢走房面。

接着一兩個縱躍起落，驀聞綠衣女子慶幸的悄聲道：「還好，窗門開着！」

華天虎一聽，知道到了自己房間的後窗外。

矮胖丫頭「南瓜」在綠衣女子的攙扶下，極輕靈的縱進了後窗內！

緊接着，「咚」的一聲將他放在床上。

驀聞綠衣女子悄聲怒斥道：「妳要死啦？弄這麼大聲？」

只聽「南瓜」有些委屈的悄聲道：「小姐不知道，男人的身體好重……」

綠衣女子竟忍笑低斥道：「以後再這麼說話該打嘴巴！」

「南瓜」似乎憬悟到小姐既沒有結婚，也沒有抱過男人，當然不知道這方面的事情，只得怯怯的應了聲是。

却聽綠衣女子焦急的說：「看他睡得這麼沉，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醒來？」

「南瓜」却吃驚的說：「小姐，咱們得走啦！絕對不能再在這兒等他醒過來！」

綠衣女子立即反對道：「那怎麼可以？萬一他醒不過來呢？」

「南瓜」却寬慰的急聲道：「不礙事的，他們有好幾位老輩人物，自會設法爲他解開穴道……」

綠衣女子焦急的問：「萬一他們都不來看他，直到明天早晨，就是想救他，已爲時太晚，甚至已斷了呼吸……」

「南瓜」立即無何奈可的說：「那也是天意。也就是說，小姐根本沒有和他成爲夫妻的緣份……」

話未說完，綠衣女子已斷然道：

「不！我一定等他醒過來再離去！」

「南瓜」不由焦急的說：「萬一兩位老爺子轉回來……」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兩位老爺子」？莫非指的是「東海雙魔」不成？

心念間，已聽綠衣女子有些心動的說：「可是，萬一他一直醒不過來死了……」

「南瓜」立即果斷的說：「那也是他命該如此，反正他們也不知道是誰幹的……」

的字方自出口，華天虎猛的睜眼疾撲，左右雙手，戟指如電，分別點在了綠衣女子和「南瓜」兩人的「黑憩穴」上。

綠衣女子和「南瓜」大吃一驚，驚呼尚未出口，已「嚶嚀」一聲向地面上萎縮下去。

華天虎雙掌一繞，分別捉住了兩人的後領，先將「南瓜」放在地上，提着綠衣女子將她放在床上。

他這時一看，才發覺綠衣女子不但是個大美人，看容貌，年齡不會超過二十歲。

只見綠衣女子兩道柳眉微蹙，一雙鳳目闔閉，長而細的睫毛，輕柔的覆在眼瞼上，小巧挺直的瓊鼻下，有一張鮮紅欲滴的櫻桃小嘴，皮膚像剛剝了皮的荔枝，他的確看楞了！

看她均勻起伏的酥胸玉乳下，纖細柳腰帶有七八個圓兜，每一個圓兜裡都裝有一個圓球。

在她圓潤的雙股兩邊，各有一個螢綠絲綢繡花鏢囊，不知裡面裝的是些什麼東西或暗器。

華天虎楞楞的望看綠衣少女，他在想，這麼美麗的女孩子心地又善良，會是「東海雙魔」的小師妹嗎？

果眞是眞的話，她爲什麼不殺他，她原本就是要前來殺他爲「雙魔」報仇的呀？

心念及此，決定按照「南瓜」的方法，先解開她的「黑憩穴」，再點她的「酥麻穴」，等她醒了一問便知她們的底細和來歷了！

於是，舒掌一拍，就在綠衣少女眼瞼顫動，將要睜開眼睛的同時，戟指又點了她的「酥麻穴」！

綠衣少女緩緩睜開了眼睛，她眨了眨眼，立時看清了站在床前的華天虎。

一看到華天虎，鳳目倏的一亮，立時想起了是什麼回事，她感到特別敏感的事，就是她正仰面躺在華天虎的床上。

只見她嬌靨通紅，直達耳後，强抑內心的羞急，斥聲問：「是你把我抱到床上來的？」

華天虎一聽「抱」字，神色一驚，立即壓低聲音，道：「妳不要胡說，是俺把妳提到床上來的！」

說到「提」字時，特別加重的語氣。

綠衣少女見華天虎既緊張又壓低了聲音，知道他不希望有人知道他房間裡有兩個女人。

當然，她自己也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她被華天虎點了穴道的事，那今後實在不好意思再見人了。

是以，故意冷冷一笑，輕哼道：「我現在才知道，你好壞！」

華天虎沉聲道：「誰說俺壞？誰說俺壞俺割誰的舌頭！」

綠衣少女鳳目一瞪，但仍壓低聲音道：「我！說錯你了嗎？有人對我說，你有點兒傻，我看，你是裝瘋扮傻……」

華天虎立即道：「隨你怎麼說！壞也好，傻也好，反正俺沒有去招惹妳，是妳來勾引俺……」

綠衣少女的嬌靨再度一紅，不由低斥道：「這是什麼字眼兒？你會不會說話？」

華天虎被斥得一楞，道：「俺什麼地方說錯話了？」

綠衣少女繼續道：「你說我勾引你，那你把我點了穴道放在你的床上，又該怎麼說？」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暗呼糟糕！正待說什麼，綠衣少女已繼續道：「須知你是新近崛起江湖的武林新秀，又是『天下第一快劍』魏老前輩的高足……」

華天虎一聽談到師父，心中更感惶惶不安，因爲，他現在做的事，如果讓師父知道了，一定會受到極嚴厲的斥責或處分。

由於內心的慌亂，不由急聲解釋道：「俺倉促間點了妳們的穴道，只是想知道妳們的來歷……」

綠衣少女淡然問：「你現在還想知道嗎？」

華天虎搖頭道：「不用了，俺已經知道妳是誰了！」

綠衣少女神色一驚，不由關切的問：「你知道我是誰？」

華天虎正色道：「妳就是『東海雙魔』的小師妹！」

綠衣少女淡然「噢」了一聲道：「如果我是『雙魔』的小師妹，我還會讓你活到現在嗎？嗯？」

華天虎神色一驚，脫口驚「啊？」道：「是呀！俺剛才也是這樣想的呀！」

綠衣少女淡然問：「你現在還想不想知道我是誰？」

華天虎只得道：「當然想知道！」

綠衣少女有些得意的說：「好！我告訴你，我爹的名字叫韓一非！」

華天虎一聽，不由蹙眉遲疑的說：「韓一非？奇怪！這個名字好像在什麼地方聽見過……」

綠衣少女强忍嬌笑，更加得意的說：「他老人家正陪着『金算盤』去請丐帮到處找我……」

華天虎一聽，腦際「轟」的一聲，渾身不由一哆嗦，他立時想起了「催命閻羅」，不由脫口低呼道：「妳是韓玉娘？」

綠衣少女韓玉娘，立即得意的笑了！

恰在這時，院門外也正傳來「催命閻羅」辦事回來的快意哈哈大笑！

華天虎大吃一驚，本能的伸手將韓玉娘的櫻口捂住。

只聽快意大笑的「催命閻羅」，愉快的問：「妳們的大總管那小子呢？老子有好消息告訴他……」

華天虎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催命閻羅」很可能會進來，如果讓他看到韓玉娘被點了穴道放在床上，這個禍可闖大了！

在這等緊急情形之下，偏偏韓玉娘「唔唔」掙着要講話，顯然要招呼她爹進

來。

這時聽院中的女警衛，恭聲道：「回稟護法，大總管睡的是這一間……」

只聽「金算盤」說：「這小子八成睡着了，我看明天再說吧。」

「催命閻羅」爽快的說：「沒關係，待老子喊醒他！」

說話之間，已向房門前走來。

華天虎那敢怠慢，戟指點了韓玉娘的「黑憩穴」，順手先把矮胖丫頭「南瓜」放在窗外，接着把暈厥過去的韓玉娘放在「南瓜」的身上。

這時，「催命閻羅」一面敲門一面吆喝道：「小伙子，醒一醒，老子有好消息告訴你！」

華天虎一面關上窗門插上閂，一面問道：「誰呀？」

「催命閻羅」立即愉快的說：「是老子護法……」

同時也傳來小廳上刁婆婆的聲音說：「他辛苦了一天，恐怕剛睡着……」

「金算盤」解釋道：「老韓找到他女兒了，高興的等不到明天……」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不由暗呼道：「那丟在窗外的綠衣少女又是誰呢？」

心念間，外面的「催命閻羅」已連聲拍門，並喊了好幾聲「小子」。

華天虎一面應着，一面抽閂將門拉開了！

當門站立的「催命閻羅」一見華天虎，立即埋怨道：「年輕輕的小伙子，睡覺睡得這麼死……」

話剛開口，聳鼻嗅了兩嗅，同時沉聲道：「唔？你小子的房間裡怎麼有女人味兒？」

華天虎心中一驚，只得支吾道：「前輩眞會開玩笑！」

站在院中的「金算盤」向房內一看，發現床上被褥整齊，華天虎也沒脫衣服，立即譏聲道：「我看你老小子八成在馬丐頭那兒喝多了，他小子床被都沒打開，衣服都沒有脫……」

「催命閻羅」自然也發現了，因而迷惑的問：「你小子睡覺都不脫衣服的呀……」

華天虎只得道：「出門在外，穿着衣服倒一會兒就算了，萬一遇到了事情也好應付！」

「催命閻羅」贊許的「唔！」了一聲，拉回正題道：「告訴你小子一個好消息，剛才馬丐頭說，日落時分還看到你玉妹妹和『南瓜』那丫頭在街上走呢……」

華天虎心頭一震，不自覺的急聲問：「那麼現在呢？」

「催命閻羅」道：「找到大發客棧，她帶着醜丫頭出去了！」

華天虎一聽醜丫頭，這才恍然想起，直到現在他還沒有看矮胖丫頭『南瓜』的容貌，到底有多麼醜？

「催命閻羅」見華天虎楞怔發呆，不由沉聲道：「小伙子，說話呀？發什麼呆？」

華天虎急定心神，「噢？」了一聲道：「竟這麼不湊巧，你們剛找到，她們又走了……」

「催命閻羅」立即道：「不是走了，是出去辦事去了，那邊客棧裡已留下了話，她們一回去就叫她們過來……」

華天虎連連頷首，恭聲應是，心裡却不停的叫苦！

「催命閻羅」是何等人物，一看華天虎的神色表情，就知道他有滿腹的心事，因而自語似的哼聲道：「看你小子神情恍惚，魂不守舍的樣子，不是沒睡醒，就是沒幹好事……」

話未說完，站在小廳台階上的刁婆婆已催促道：「你們兩個快過來吧！宮主還等着你們報告呢！」

「催命閻羅」會意的「哦！」了一聲，丟下華天虎，即和「駝背叟」逕向小廳前走去。

華天虎不敢馬上就關房門，直到「催命閻羅」和「駝背叟」，雙雙走進小廳，向着端坐中央的凌霄鳳微一躬身，他才急忙關上房門，點足向後窗前縱去。

他這時心中既驚亂又慌急，對放在窗外的韓玉娘和「南瓜」，眞不知道該如何處置。

如果現在就解開她們的穴道，萬一她們又吵又鬧，一定會驚動小廳上的老子，想想「催命閻羅」的火爆性子，那還得了？

心念電轉，已到了後窗前。

就在他小心拉門的同時，已決定先把她們再帶回鎭外的小廟裡再說。

心念已定，將窗門一拉，「啊？」了一聲，立時覺得天旋地轉，滿腦子的雷鳴！

放在窗外的韓玉娘和「南瓜」，竟然不見了！

華天虎這一驚非同小可，趕緊探身看向房後左右。

房後昏暗，沒有任何花木，一目瞭然，根本沒有韓玉娘和「南瓜」兩人的踪影！

華天虎傻了！怎的就這麼幾句話的功夫，人就不見了呢？

他非常相信自己的點穴手法，除非被人救走，她們不可能自己甦醒過來！

那麼救走她們的人是誰呢？

首先他想到的是師姐凌霄鳳。但是，她好端端的坐在小廳上，根據方才看到她的神情，如果是她救走了韓玉娘，神情不可能那麼鎭定。

其次是葉小倩。葉小倩原本就不怎麼活躍，自從她娘刁婆婆碰見了以前的舊識韓一非，也就是韓玉娘的父親，她一直悶悶不樂，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

正因爲這樣，她不可能有心情前來找他華天虎。即使前來找他聊天，也不可能跑到房後去敲窗戶。

如今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正好被路過的夜行人救走了！

但是，這個夜行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是俠士還是歹徒？

一想到歹徒，華天虎不由打了一個冷顫！

想想，如果是個歹徒，以韓玉娘的美艷，那會有什麼後果？

華天虎那裡還敢再想下去，抓起床頭上的「珍珠劍」，飛身縱出窗外。

緊接着，挺腰升空，站在墻頭，先遊目看了一眼全鎭房面，逕向鎭外的那座小廟松林前馳去。

因爲，如果歹徒救走了韓玉娘，對方必定找一個隱密地方去作壞事情。就算是俠士將她們主僕二人救走，也會找一個清

靜地方問明根由。

將到林前，他立即減緩了身法！

神秘的黑袍仙姑

進入林內一看，心頭一震，趕緊將身形隱在一株松樹後。

因爲，他看到一個身穿黑緞道袍的道姑，手持拂塵，背繫寶劍，正站在破門樓的台階上，白晰的皮膚，在滿天的星光輝映下，看來年紀至少已逾四十歲。

華天虎看得十分不解，這般時候，怎會來了一位道姑？

只見道姑仰面望着滿天星斗，淡然道：「既然追來了，何以又畏首畏尾？」

華天虎一聽「追來了」，斷定剛剛經過客棧，順便將韓玉娘和「南瓜」救起的人，就是這個道姑。

身形已被發現，自然無須再隱藏行踪，大步向門樓前走去。

走到階前一丈五尺處，垂劍抱拳，謙聲道：「晚輩華天虎，參見仙姑！」

黑袍道姑先刻意打量了華天虎幾眼，才贊許的頷首道：「唔！果是一塊練武的上等材料！」

華天虎聽得一楞，有些莫名其妙。

這時，他才發現黑袍道姑的髮髻上，尚繫着一頂玲瓏小巧的珍珠朝天冠。方才因爲距離遠，而道姑又仰面望天，所以沒能看見。

只見黑袍道姑又道：「十分可惜！雖是奇才，却終日混跡在脂粉中……」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由沉聲問：「仙姑說的可是俺？」

黑袍道姑修眉微蹙問：「這兒還有第三人嗎？」

華天虎一聽，突然升起一股怒火，但受到道姑的雍容仙風所懾，却不敢發作，只得道：「晚輩身任『飛鳳宮』的大總管，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黑袍道姑立即問：「說說看，你有什麼苦衷？」

華天虎搖頭道：「俺不能說！」

黑袍道姑修眉一蹙，淡然問：「你不能說，貧道可不可以問？」

華天虎正色道：「當然可以，但不知仙姑要問什麼？」

黑袍道姑一整臉色，問：「我問你，『飛鳳宮』的美麗公主是你的什麼人？」

華天虎斷定黑袍道姑已將韓玉娘的穴道解開，自然也問明白了她們主僕的來歷目的和心意，爲了讓韓玉娘死了那條心，今後不再來糾纏他，只得道：「她是俺的師姐，也是俺的未婚妻……」

話未說完，黑袍道姑已失聲道：「什麼？那你又把那位韓玉娘點了穴道，藏在你屋裡，意欲何爲？」

華天虎急忙分辯道：「這眞是天大的寃枉！是她們先點了俺的穴道，俺醒了又點了她們的穴道，俺正準備放她們，偏偏她爹來了……」

黑袍道姑蹙眉問：「你說的她爹，可就是『催命閻羅』韓一非？」

華天虎懊惱的點點頭道：「不錯！就是他！」

黑袍道姑正色沉聲道：「韓一非武功極高，脾氣暴躁，如果讓他看到他的唯一愛女被你點了穴道，那還得了？」

華天虎立即愁眉苦臉的說：「就是呀！所以俺才急忙將她們藏在窗外面……」

黑袍道姑道：「所幸被貧道發現了，即時將她們移到此地來，否則，『催命閻羅』韓一非推窗一看……」

華天虎聽出黑袍道姑有邀功之意，立即沉聲道：「他有事要告訴俺，好端端的他爲甚麼要看窗外？」

黑袍道姑聽出華天虎有埋怨她的意思，不由蹙眉道：「噢？這麼說，是貧道多事了？」

華天虎只得有些委屈說：「晚輩可沒這個意思。把俺急壞了倒是眞的！」

說此一頓，突然關切的問：「請問仙姑，韓姑娘和『南瓜』呢？」

黑袍道姑道：「貧道一解開她們的穴道，她們就走了……」

華天虎大吃一驚，驚啊了一聲，轉身就跑！

黑袍道姑看得一楞，脫口急聲道：「站住！什麼事把你嚇成這副樣子？」

華天虎神情懊惱，回身解釋道：「您這一把她們放回去，可把俺害慘了！」

黑袍道姑蹙眉「噢？」了一聲問：「會有這麼嚴重？」

「怎麼不嚴重？她們住宿的客棧已留了話，她們一回去就叫她們去見她爹『催命閻羅』……」

話未說完，黑袍道姑已含笑道：「你放心，她們不會去你們客棧裡找她爹了！」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由驚異迷惑的問：「爲什麼？」

黑袍道姑淡然道：「她本來是很喜歡你的，你把她戲耍得如此之慘，她那裡還有顏面去見你們……」

華天虎一聽韓玉娘不去了，高興萬分，這不但擺脫了她的糾纏，也免得「催命閻羅」知道他華天虎曾將他的愛女點了穴道，關在房裡，還擺在床上的事。

心中一高興，不自覺的感激道：「謝謝仙姑救了俺，否則，俺眞不知道該怎麼辦……」

黑袍道姑聽得修眉微蹙，乍然間還不能完全明白華天虎感謝她的意思。

正待說什麼，驀見華天虎神色一驚，又脫口驚呼道：「哎呀不好，仙姑再見，俺要回去了！」

說話之間，再次轉身就跑！

黑袍道姑面色一沉，立即沉喝道：「站住！」

華天虎急忙回身懊惱的說：「仙姑還有什麼事情請快說，俺必須馬上趕回去告訴她爹……」

黑袍道姑不解的問：「告訴她爹什麼？」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急聲道：「告訴她爹她不去找他啦！」

黑袍道姑立即問：「你怎樣知道她不去找他啦？」

華天虎神色一驚，輕啊一聲，頓時呆了，心想，這不是不打自招嘛？

黑袍道姑沉聲道：「一旦事情鬧開，你非和韓玉娘結褵不可，如果『催命閻羅』

堅持你只能娶他女兒一個，你和你師姐的婚事也沒希望了……」

華天虎却愁眉苦臉的說：「可是，『火陽眞人』的手掌心裡能劈出烈火來，只有韓玉娘才有本事尅制他……」

話未說完，黑袍道姑已沉聲道：「胡說！你現在手持茅山派的鎭山之寶，功冠武林，無敵於天下，一個小小的『火陽眞人』，又何必將他放在心上？」

華天虎一聽「茅山派鎭山之寶」，心頭一震，不由驚的去看手中的「珍珠劍」，接着抬頭急聲問：「仙姑您是說……」

黑袍道姑立即正色道：「我就是茅山派僅存的上代弟子，白冰心的師姐，我叫『慧心』！」

華天虎聽得更加心驚，並同時想起這柄『珍珠劍』的主人，爲情自絕的白水心，因而問：「仙姑是要把這柄劍收回去？」

黑袍道姑「慧心」毫不遲疑地搖頭道：「不！我收回去也沒有保護它的本事……」

華天虎急忙問：「那仙姑今夜前來的意思是……」

「慧心」道姑立即道：「伺候白冰心多年的趙大娘前來找我，所以我知道『珍珠劍』現在你的手裡，但普天下想搶奪這把劍的人太多了，僅會一招『甩手驚虹』，無法永遠持有它……」

華天虎聽得心頭一沉，不由關切的問：「仙姑是要再傳俺幾招『珍珠劍法』中的絕學？」

「慧心」道姑淡然搖頭道：「你是『天下第一快劍』魏大俠的高足，劍術鮮少有人是你的敵手，我今天前來是將師門唯一僅存的鎭山至寶『天雷子』再交給你！」

說着，將拂塵交於左手，右手在懷裡掏出一個黃綾小袋出來。

華天虎聽說又要交給他一件鎭山之寶，他深覺責任重大，決定不要。

這時見掏出來的僅是一個黃綾小袋，袋口用黃絲繩繫着，看來見方不到三寸，輕輕癟癟，好像裡面空空的沒有什麼東西！

但是，「慧心」道姑却神色凝重，情緒激動，直望着華天虎，親切的招呼道：「天虎！你過來，讓你看一下『天雷子』！」

說話未完，已將袋口的黃絲繩解開，並向掌心中傾倒東西。

華天虎既迷惑又好奇，走至「慧心」道姑身前一看，只見她的掌心中，僅有三個比黃豆稍微大一些的晶瑩鮮紅、閃着亮光的多角顆粒。

正感不解，「慧心」道姑已凝重的說：「看到了沒有，這就是百年前震驚江湖，嚇壞武林各門各派的『天雷子』！」

華天虎當然不會相信，三個亮晶晶的東西，活像賭博用的骰子，怎能會在百年前嚇壞武林？

只聽「慧心」道姑繼續凝重的正色驚告道：「這三粒『天雷子』，應該像紐扣一樣縫在衣服上，表面上看是裝飾，實際上是一種威猛無比，極具殺傷力的暗器，設非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絕對不可以輕易使用……」

華天虎由於內心不相信，因而也以懷疑的口吻問：「這麼小一粒東西，怎會有那麼驚人的威力？……」

「慧心」道姑立即鄭重的說：「當初師祖告訴我們的時候，我和你一樣，同樣的感到懷疑，可是，師祖再三的告誡，迫使我們不得不相信！」

華天虎淡然搖頭道：「既然這三粒小東西是仙姑的師門重寶，又有那麼剛猛駭人的殺傷力，還是請仙姑自己保存起來吧……」

話未說完，「慧心」道姑又正色無奈的說：「這三粒『天雷子』，必須配合『珍珠劍』的那招『甩手驚虹』，才能發出至最大極限效果……」

華天虎驚異的「噢？」了一聲問：「若不用『珍珠劍』呢？」

「慧心」道姑正色道：「那『天雷子』就成了廢物！」

華天虎再度「噢？」了一聲，望着「慧心」道姑手心中的「天雷子」，頓時愣了。

因爲，他在心中要作一個最後的決定，要不要現在就把「珍珠劍」還給「慧心」道姑。

他以爲，他既不是茅山派的弟子，對茅山派又沒有什麼隆德大恩，沒有資格持有人家的鎭山寶物。

可是，「東海雙魔」和他們的小師妹，率領着「金刀會」「飛叉幫」，以及「水陸門」的精英高手，就要前去「飛鳳宮」找他報仇！

如果那些惡魔歹徒是衝着華天虎一個人前去，他可以豁出一條性命和他們拚了！可是，他們是衝着「飛鳳宮」所有的人前去的。

想想，對方高手不下百人，個個都是能征慣戰之輩，「飛鳳宮」的那些男女警衞，怎會是那些歹徒的敵手？

尤其，「東海雙魔」含恨挾仇前去，而他們的小師妹，既然慫慂雙魔前去報仇，必也是個持技傲物，心胸偏激，出手殘忍狠毒的人。

假設，他保有「珍珠劍」，必要時可連番施展「甩手驚虹」，由於殺傷力太大，也許能將歹徒嚇走。

加之內宮有師姐和金姥姥刁婆婆，外面有「催命閻羅」「駝背叟」，還有「金算盤」支援相助，這場大災難，應該可以應付過去。

「慧心」道姑見華天虎望着她手中的三粒「天雷子」發呆發愣，只得關切的問：「你在想什麼？」

華天虎一定心神，退後一步，垂劍抱拳道：「謝謝仙姑美意，這三粒『天雷子』俺不能要！」

「慧心」道姑聽得一愣，不由耐心的解釋道：「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沒有『珍珠劍』這三粒『天雷子』等於廢物……」

華天虎急忙道：「這柄『珍珠劍』，晚輩暫時借用一下，一旦『飛鳳宮』的禍亂過後，晚輩立即親自送還……」

「慧心」道姑笑一笑道：「你就是送還給我，我也沒有本事保護它，鬧不好還因它招來殺身之禍！」

華天虎立即道：「仙姑有了『珍珠劍』，就可配合着『天雷子』對付那些企圖奪寶之人……」

「慧心」道姑不由嘆口氣道：「你眞是個傻孩子，我必須要有和你一樣剛猛雄厚

的內力才行呀?否則，有了『珍珠劍』、『天雷子』依然是個廢物!」

華天虎驚異的「噢!」了一聲，堅持道:「即使如此，仍請仙姑將『天雷子』收回去，一俟『飛鳳宮』事畢，晚輩定將『珍珠劍』送回!」

「慧心」道姑立即正色道:「既然你決心將『珍珠劍』送回，何不將『天雷子』暫時都收下，到時候再一塊兒送回去?再說，『東海雙魔』這次帶了四個幫會門派的高手弟子不下三百人，絕心徹底將你們『飛鳳宮』消滅摧毀，你將『天雷子』帶在身上，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施展一次，雖然不殺他們，如果能將他們嚇退，減少了雙方的死傷，豈不也是一件功德?」

華天虎聽得深覺有理，不禁有些心動了!

但是，「天雷子」究竟有什麼用，多強的威力，他希望先弄清楚，因而關切的問:「仙姑可知『天雷子』對敵人究竟能造成什麼樣的傷害?是變成火燒傷對方?還是變成煙薰暈他們……」

話未說完，「慧心」道姑神情凝重，有些遲疑的說:「究竟能給敵方造成怎樣的傷害，我也不太清楚，師姐只說不到生死存亡關頭，絕不可用……」

華天虎突然問:「仙姑，咱們可不可以現在先試一試……」

「慧心」道姑聽得神色一驚，急忙搖頭道:「絕對不可以!」

華天虎却蹙眉迷惑的說:「萬一失去了效用……」

「慧心」道姑急忙道:「反正要配合『甩手鷩虹』才將『天雷子』彈出去，即使沒有任何作用，甩出去的劍身仍可殺人!」

華天虎有些無奈的說:「好吧!請仙姑先告訴俺，『天雷子』如何配合『珍珠劍』……」

「慧心」道姑一聽，知道華天虎已答應留下「天雷子」立即將三粒「天雷子」放進小黃袋內，並興奮的說:「非常容易，並不太難，只要將『天雷子』用左手中食指彈出去，緊跟着甩手擲劍……」

說此一頓，特的又正色沉顏，叮囑道:「特別注意兩點，一是劍刃必須擊中『天雷子』，一是『天雷子』彈得越遠對自己這方面的人越安全……」

華天虎却蹙眉爲難的說:「可是，『珍珠劍』內的天蠶絲繩最多只能擲三丈遠!」

「慧心」道姑斷然搖頭道:「不，不能只擲三丈遠，劍要盡量擲出去，要等事後再去將劍身尋找回來!」

華天虎依然爲難的說:「可是，寶劍收不回來，如何再戰……」

「慧心」道姑立即道:「一擊成功，已無須再戰!」

華天虎再度「噢?」了一聲，既驚異又迷惑的愣了!

「慧心」道姑却催促道:「來!我們先練習一下，施展時才不會有偏差!」

說話之間，已走到門樓前的空地上，俯身拾起地上的幾粒松子，並回頭望着跟在身後的華天虎，繼續道:「現在以松子代替『天雷子』，先由我替你彈出去!」

華天虎恭聲應是，左手控劍，面東而立，因爲，只有東邊才有三丈以上的距離。

「慧心」道姑一看，不由搖頭道:「你的劍必須繫在背後，不能拿在手裡，這樣你的左手才能彈射『天雷子』!」

華天虎一聽，「嗆」的一聲將劍身撤出來!

頓時，彩霞飛旋，寒光流動，劍身上發出了懾人的「嗡嗡」吟聲!

「慧心」道姑看得既心驚，又高興，知道華天虎的內力果然雄厚驚人!

是以，一俟華天虎將劍鞘放在地上，立即道:「開始了!」

了字出口，手指中的松子已經彈出。

只見一點黑影，疾如彈丸，斜向三丈外的樹梢上飛去，微泛暗光，挾有哨聲!

華天虎勁透左臂，雙目凝功，由於松子飛速太快，他心中不由一急!

正因爲他心中一急，沒有施展「亂繞雲」，手中劍在頭上一旋，順勢擲了出去。

「咻」的一聲輕嘯，幻起一道耀眼寒光，劍道正好追上松子的射向。劍身接着收了回來。

由於是在深夜，加之劍光如電，無法看清劍刃是否將松子劈開。

「慧心」道姑爲了鼓勵華天虎，特的贊了聲好!

華天虎却坦誠的說:「松子雖然碎裂，是被劍芒震碎，如果一定要劍刃切中『天雷子』，這一次是失敗了!」

「慧心」道姑聽得神色一驚，她的確沒想到華天虎的內力和武功，都較她預估的高多了。

只聽華天虎繼續道:「晚輩出劍倉促，如果俺自己彈松子，以『亂繞雲』擲出，也許會較準一些。」

「慧心」一聽，趕緊把心中的幾粒松子交出，道:「好!那你自己試試看!」

華天虎頷首應是，但他只拿了一個松子。緊接着，沉喝一聲，疾舞「亂繞雲」，左手指間的松子也已「嗡」的一聲彈出!

松子的速度太快了，「嗡」一聲响，業已越過了三丈外的樹梢上空!

但是，「咻」的一聲懾人厲嘯，匹練劃空，有如電光打閃，「沙」的一聲輕响，松針松枝應聲濺落。

電光一暗，寶劍已收了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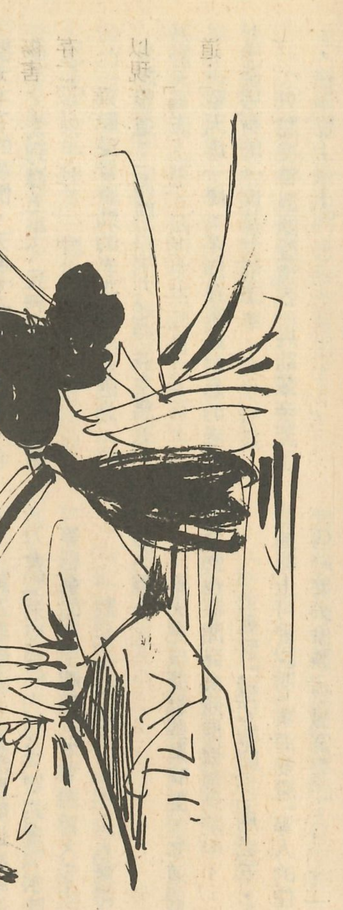
驟吃一驚的「慧心」道姑凝目一看，發現那株松樹的半個樹頭已經不見了，無數着濺飛的松針松枝，正紛紛向地面上落下來。

華天虎已撿起劍鞘，「沙」的一聲收入鞘內，並向看「慧心」道姑，垂劍抱拳，謙聲道:「晚輩幸不辱命!僥倖將松子擊中!」

「慧心」道姑急定心神，立即激動的顫聲道:「好!好!我終於看到茅山絕學在你的身上發揚出來，希望你在擊敗『東海雙魔』的一仗中，大放異彩，使整個武林都爲你華天虎的驚人技藝沸騰起來!」

豈知，華天虎竟淡然道:「晚輩既不想爭名，也不想爭利，所謂『樹大招風，名高招嫉』，能平平靜靜的過一生，已經很滿足了!」

「慧心」道姑聽得一楞，不知道華天虎小小年紀，何以如此消極?



華天虎突然從床上躍起，伸手點向二女穴道。

但她將裝有三粒「天雷子」的小黃袋交給華天虎後，並鄭重的叮囑道:「施展『天雷子』時有三個要訣，那就是快、準、狠!缺一不可!」

華天虎接過小黃袋，並恭聲應了聲是!

「慧心」道姑繼續解釋道:「快，要令對方無暇將你彈出的『天雷子』接住，而你擲出的驚虹劍光已經到了!

「準，必須認準『天雷子』，劍無虛發，須知一擊不中，前功盡棄，立時變成了任人宰割的階下囚!

「狠，一劍擊中『天雷子』，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都應歸於天數，認定他們是咎由自取，你用不着懊惱痛悔!」

說此一頓，倏然目注華天虎，沉聲問:「我說的話你都聽懂了沒有?」

華天虎認爲「慧心」道姑說的都是老生常談的事，任何一個師父對徒弟授以兵器技擊時，都會談到這三個字。

是以，立即恭聲應了個是，並將小黃袋順手放進懷裡。

「慧心」道姑一見，立即糾正道:「從現在開始，你應該把『天雷子』放在最容易拿到手的地方，因爲你從現在起，隨時都會遇到足可致命的勁敵!」

華天虎再度恭聲應了個是，但並沒有把袋「天雷子」的小黃袋取出來。

「慧心」道姑只得催促道:「現在你該回去了，你出來已經很久了!」

華天虎却關切的問:「將來晚輩到了茅山後，如何才能找到您?」

「慧心」道姑竟回答道:「你用不着找我，你去時我自會在你必經的路口上等候你!」

華天虎聽得一楞，鬧不清「慧心」道姑屆時怎會知道他會前去?當然，他不會再相信天下眞有未卜先知的人!

「慧心」道姑再度催促道:「你快回去吧!回去時最好不要讓任何人知道!」

華天虎恭聲應是，並垂劍抱拳，恭聲道:「仙姑再見，晚輩回去了!」

說罷轉身，就在「慧心」道姑的「珍重」聲中，展開身法，直向林外馳去。

* * *

繁星滿天，時已二更，大鎭上僅少數酒樓妓院中仍亮着燈光!

華天虎一看到大鎭的櫛比房影，才驚覺到他出來可能有一段時間了，不知師姐她們是否已經就寢?

聽「慧心」道姑的叮囑，顯然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有關「天雷子」的事!

但是，萬一他們因事找他，而發現他不在房中，問起來又該如何回答?

尤其，韓玉娘和「南瓜」羞憤離店，沒有前去找她爹「催命閻羅」，如果他們得到了消息，不知又該怎麼說?

心念間，業已騰身飛上鎭外邊緣的房面。

他特別注意平安客棧附近的房面，由於一切安靜如常，他斷定師姐等人還沒發現他不在房內，否則，一定會四下尋找，或登上房面察看。

他覺得由房面上回去目標太大，是以，就在數十丈外縱下房面，逕由一道小巷向店後奔去。

就在他越過店牆到達大獨院外的同時，驀然傳來「催命閻羅」和「金算盤」與「駝背叟」三人的哈哈大笑道：「窮要飯的，這麼晚了你老小子還來……」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知道丐帮的人送消息來了，當然是韓玉娘與「南瓜」已離鎮他去的消息。

心念間，飛身越過院牆，自己房間的後窗還開着，點足縱進了房內。

就在他縱進房內的同時，却聽院中一個蒼勁聲音說：「你們三位先別高興，聽了我老花子的消息後，只怕再也笑不出來了！」

華天虎聽得再度吃了一驚，心想：莫非韓玉娘羞憤難當，回到客棧裡自絕了不成？

只聽「駝背叟」關切的問：「是有關那一方面的消息？」

蒼勁老花子的聲音，道：「當然是『東海雙魔』和他們小師妹的事！」

華天虎一聽，寬心不少，關好後窗，順手將窗閂插上。

只聽「催命閻羅」爽快的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天塌下來有頭頂着，老小子，先到聽上坐，我們宮主已經出來了！」

只聽聲音蒼勁的老花子連聲應是，接着謙聲道：「丐帮三十九總分舵主馬五，參見宮主！」

華天虎一聽，才知道來送消息的老花子是丐帮的一位總分舵主。

只聽凌霄鳳謙聲道：「馬前輩辛苦了，快請聽上坐！」

老花子馬五急忙道：「多謝宮主抬愛，老花子報告過這則消息後，就要馬上趕回總分舵……」

話未說完，刁婆婆已爽快的說：「你是總分舵主，又是到他們這個鎮上來觀察，到廳上喝碗茶，也不算違背了你們窮家帮的規矩……」

老花子馬五依然謙聲道：「謝了謝了，總分舵那邊確有要事等着老花子回去處理……」

「催命閻羅」立即催促道：「既然這麼說，老子們也不再留你，有什麼話就向我們宮主報告吧！」

老花子馬五恭聲應是，道：「由總分舵那邊剛送到的通報說，『東海雙魔』等人已經得到正確可靠的消息，知道宮主和華天虎總管均不在宮內，他們很可能要前去偷襲……」

話未說完，金姥姥和刁婆婆已同時焦急的說：「哎呀不好，宮主，咱們要星夜兼程趕回去……」

驀聞「駝背叟」急聲道：「別慌！先讓馬五說完了全盤經過再說！」

馬五繼續道：「東海雙魔這次率領『金刀會』『飛叉帮』，以及『雙鈎會』『水陸門』等帮會的高手嘍囉，不下四百人……」

一聽「不下四百人」，不少人驚得發出輕啊聲！

華天虎根據那些驚啊聲，知道「烏梅」諸女也都聞聲由廂房裡來到院中。

「金算盤」關切的問：「馬老五，你們通報上可曾說明『東海雙魔』等人的住址，何時前去偷襲『飛鳳宮』？」

老花子馬五道：「有！他們原約定好了的各門各會都在『火陽眞人』的『紫陽觀』集合，然後再集體出發前去……」

金姥姥關切的問：「火陽眞人的『紫陽觀』在什麼地方？」

老花子馬五道：「就在白湖東南岸一片廣大松林裡！」

話聲甫落，「駝背叟」已急聲道：「啟稟宮主，白湖距九華西北麓，與我們現在的位置幾乎是相等的距離，如果我們現在就走，仍有可能趕在他們前頭，不過，只怕宮主也要和我們徒步……」

只聽凌霄鳳贊聲道：「好！我們即刻上路，轎子由她們自行回去！」

老花子馬五急忙道：「宮主請準備，馬五告辭了！」

「催命閻羅」立即道：「你先回你的總分舵，你跑腿的銀子，老子回頭叫店小二給你們送去……」

老花子馬五急忙道：「謝宮主的賞！謝護法的賞！」

凌霄鳳急忙謙聲道：「馬前輩慢走，恕晚輩不遠送了！」

只聽走向院門口的老花子馬五，說了聲「不敢」，逕自走出院去。

「駝背叟」却謙聲問：「宮主！咱們的大總管可以喊起來了吧？」

華天虎知道該出去了，就在凌霄鳳贊可聲中，抽閂拉門，大步走了出去。

只見凌霄鳳等人，紛紛向他望來。

「催命閻羅」搶先道：「小伙子，你可眞能睡呀？」

華天虎只得道：「幾位前輩的嗓門那麼大，俺還能睡的着嗎？」

刁婆婆却望着凌霄鳳，催促道：「宮主，快進內換衣服吧！」

凌霄鳳頷首贊好，即在「烏梅」諸女的簇擁下，走進了小廳內。

「駝背叟」則恍然道：「現在已近三更天了，玉娘那丫頭怎的還沒來？」

「催命閻羅」也恍然道：「是呀？老子再去看一看，混帳的店小二八成忘了傳話……」

刁婆婆怕他隨意出手傷人，立即沉聲道：「你交代的事情那個敢忘記，準是你那寶貝女兒因事還沒有回去！」

說話之間，「催命閻羅」早已騰身縱起，就在東房面上身形一閃，頓時不見！

華天虎心裡當然有數，根據韓玉娘回去的時間，直到現在還沒有前來，一定已離開了萬興鎮。

他心裡雖然明白，却絕對不敢說出來，不過，「火陽眞人」的掌中烈火，如果非她韓玉娘不能尅制，爲了「飛鳳宮」這麼多人的性命，他又忍不住要說出實情來。

就在他心中遲疑，不知如何是好之際，「駝背叟」已望着刁婆婆和金姥姥，關切的問：「宮中留守的高手都有那些人？」

刁婆婆和金姥姥同時懊惱的說：「那裡還有什麼高手？僅僅留下由『鐵堡』撤回來的麥飛燕在宮中負責……」

「駝背叟」和「金算盤」聽得大吃一驚，不由同時問：「那？那以前的護法和堂主執事等人呢？」

金姥姥只得道：「因爲他們助紂爲虐，沒有盡到規勸『歡樂仙姬』爲惡之責，宮主一氣之下，將他們悉數盡屠劍下！」

「駝背叟」和「金算盤」聽得心中一驚，他們雖然是遊戲風塵的老江湖，對凌霄鳳如此艷美的少女，居然和他們一樣有一副嫉惡如仇的心腸，倒的確感到有些意外！

「金算盤」却關切的問：「聽說當初『歡樂仙姬』曾在每個武林世家和帮會門派中，都設法暗中埋下一顆棋子，不知這次前去犯宮偷襲的帮會中，可還有咱們的人？」

刁婆婆對以前的事大都不太清楚，不由去看金姥姥。

金姥姥本不願說，但想到大敵當前，而「金算盤」和「駝背叟」在宮中也有了職位，只得道：「有！不過也只有『金刀會』的徐翠螢還聽指揮……」

刁婆婆和站在西廂房前的葉小倩一聽「徐翠螢」，目光一亮，同時脫口道：「徐翠螢我們見過，她曾故意慫恿『金刀會』前去『鐵堡』要人，原來她是受了姥姥的指示！」

金姥姥謙虛的一笑道：「這些都是宮主的指示和安排！」

華天虎對女孩子的事大都不太用腦筋，但提到「金刀會」的徐翠螢，他仍有一些印象，不過，也只是記得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少女，穿一身淡黃勁衣，背插單刀，生得十分標緻不俗而已。

心念間，已聽「駝背叟」關切的問：「其他帮會的暗樁呢？」

金姥姥只得道：「因爲宮中沒有水功精湛的高手，無法打進『水陸門』，『飛叉帮』又不收女子，只有『雙鈎會』中還有一個女使者佟曉冬，但已嫁給了會中的一位堂主……」

「駝背叟」一聽，不由感慨的說：「這就是妳們女人的缺點和短處！」

刁婆婆兩眼一瞪問：「江駝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駝背叟」啞然一笑，知道說錯話了，只得解釋道：「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她嫁給了那位堂主，一切都爲了丈夫，那還聽妳們的差遣和指使……」

刁婆婆立即沉聲道：「難道你們男人就沒有爲了老婆，賣主投靠，中途變節的事？」

「駝背叟」趕緊正色道：「所以俺老江直到今天都不要老婆！」

刁婆婆輕哼一聲，正待說什麼，東房面上暗影一閃，一道寬大的身影，呼的一聲飛了下來。

大家知道是「催命閻羅」回來了，尚未開口問什麼，神情懊惱的「催命閻羅」已大袖一甩，憤聲道：「不知這死丫頭在搞什麼？房裡放了半個元寶，人已不見了！」

「駝背叟」不由焦急的問：「她們可向店夥交代什麼？」

「催命閻羅」立即沒好氣的說：「老子如果不去，他們還不知道客人已經走了呢！」

話聲甫落，廳門口已响起凌霄鳳的寬慰聲音道：「前輩不必氣惱，我們途中再請丐帮尋找！」

大家聞聲一看，只見凌霄鳳已換了一身紫緞勁衣，頭頂髮髻上也用紫巾繫了個蒺藜結，背插紫穗劍，斜佩雙鏢囊，每個人看得都覺得眼前一亮。

因爲，凌霄鳳勁衣背劍，英氣展露眉宇之間，綠鬢朱唇，明眸皓齒，纖手細腰，體態輕盈，不但是位玉潔冰清的俠女，也是一位麗質天生的美人。

「催命閻羅」和金姥姥等人一見凌霄鳳走出來，紛紛拱手躬身，並呼了聲「宮主」。

凌霄鳳謙和含笑，並肅手說了聲「五位前輩請免禮」，特別注意看了一眼心愛的師弟華天虎。

華天虎當然也看得神情一呆，目光倏的一亮。

但是，他隨着「駝背叟」等人行禮後，一直默默的站立原地，並沒有對這位艷麗如仙的師姐多看兩眼。

凌霄鳳雖然看到了，也只能心中黯然。因爲，大敵當前，她必須先振作起來衝過即將臨頭的難關，再設法將虎弟弟的愛情挽回來。

是以，遊目全場，關切的問：「諸位都準備好了嗎？」

「催命閻羅」立即爽朗地說：「我們這些老不死的，還不如臭要飯的家當多，他們還有根打狗棒和要飯袋，我們只有兩個肩頭扛着個腦袋……」

話未說完，「烏梅」諸女都忍不住笑了。

凌霄鳳也跟着含笑贊好道：「咱們就上路吧，轎由『小螢』帶着明天再走。」

大家恭聲應是，簇擁着凌霄鳳逕向院外走去。

「金算盤」搶先奔向院門，道：「宮主先行，卑職結算完了店賬，馬上追去。」

凌霄鳳恍然叮囑道：「前輩千萬別忘了留下丐幫的賞錢。」

「金算盤」急忙應了聲是。

「催命閻羅」也急忙道：「還有，老子也賞他們一百兩銀子。」

已走到門樓下的「金算盤」一聽，側首哼聲道：「老子又不是你的銀庫金山！」

說話之間，身形不停，大步悻悻的走出院門外。

「催命閻羅」一見，立即怒聲道：「老小子，一百兩銀子在老子的利息裏扣除，少一厘老子扭斷你的脖子。」

院門外靜了一靜，但仍傳來「金算盤」的無奈憤聲道：「好啦！算老子倒楣。」

「烏梅」諸女聽得抿嘴偷笑，刁婆婆和金姥姥則感慨的搖了搖頭。

華天虎要求道：「俺要和『小痲雀』先走。」

凌霄鳳聽得神色一驚，花容立變，不自覺的刹住了脚步。

已受過金姥姥警告的「小痲雀」，脫口急聲道：「哎喲！不行呀，俺肚子痛！」

不明原因的「催命閻羅」一愕，問：「妳們是怎麼回事？」

刁婆婆當然也不希望「小痲雀」跟華天虎一起走，因而道：「大家走在一起不好嗎？」

華天虎尚未開口，「駝背叟」又贊聲道：「我贊成他小子走在前頭，須知宮主乃一宮之領袖，遇事要指揮全局，根據老花子馬五的說法，對方人多勢衆，分一批人在途中埋伏，並非不可能的事。」

金姥姥急忙道：「既然爲了預防遭遇敵人埋伏，『小痲雀』不舒服，那就派『小喇叭』和『小桂花』跟大總管一起去……」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沉聲道：「不，俺要『小痲雀』跟俺去，她心眼兒多，隨時會給俺出主意。

「駝背叟」是出了名的鬼靈精，他一看凌霄鳳的神情，以及刁婆婆和金姥姥的話意，雖不明白眞正原因，但不希望「小痲雀」和華天虎在一起則是不容置疑的事。

是以，急忙爽朗的說：「你小子要個出主意的是不是？成，我老人家跟你去……」

話未說完，「催命閻羅」已跟着說：「好，老子也跟你一起去，他老小子給你出主意，我老人家給你出力，誰敢冒犯你，老子就剝他的皮。」

金姥姥急忙贊聲道：「有你們三人打頭陣，我們最放心了。」

「催命閻羅」朗聲喝了個「好」，大袖一揮，騰身而起，當先飛上了西房面，並喝了聲「小伙子走！」

華天虎和「駝背叟」也跟着飛身而上，三人直向鎮外馳去。

一出鎮街口，「催命閻羅」首先機警的看了一眼身後，這才望着華天虎和「駝背叟」，壓低聲音道：「跟一窩子娘兒們走，簡直要老子命！」

「駝背叟」立即沒好氣的說：「那你見了刁秀娥還溫馴得像個孫子似的。」

「催命閻羅」立即正色道：「老子還指望她生個兒子，她當然說什麼是什麼！」

「駝背叟」譏聲冷哼道：「簡直是痴人夢話，刁秀娥今年多大年紀了？頭髮都花白啦?!」

「催命閻羅」則不服氣的說：「你老小子忘了『老蚌生珠』那句話啦，再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俺韓家總不能到了老子這兒就絕了種，斷了根吧？」

華天虎要先走的原因，就是怕這幾位老爺子鬥起嘴來罵個沒完，如今，耳根子依然得不到清靜，心裏當然有氣。

是以，故意回頭看了一眼身後，一聲高吭，猛提一口眞氣，加速向前馳去。

「催命閻羅」看得一楞，也本能的向身後看去，發現街口冷清，房面寧靜，根本還沒看到宮主凌霄鳳和刁婆婆金姥姥等人的身影，不由驚異的問：「嗨！小伙子，怎麼回事？」

話聲甫落，「駝背叟」已哼聲道：「你儘說些『老蚌生珠』的事，他愛聽？」

「催命閻羅」一聽，不由哈哈笑了，同時笑聲道：「讓你老小子這麼一說，老子倒成了老不正經了。」

天雷子威力驚人

傍晚時分，谷壑中已完全昏暗下來，西天邊仍殘留着一抹如火晚霞。

近二十道快速人影，正急急飛馳在段池山中，直奔九華山的西北麓。

這些人正是離開了萬興鎮的凌霄鳳，率領着宮中所屬，急急不停的趕回「飛鳳宮」。

他們已星夜兼程趕了兩天了，只要再通過十數里外的兩崖隘口，就進入了九華山的西北麓，站在高處即可看到金瓦飛簷，櫛比相連的「飛鳳宮」了。

當前四道快速人影是華天虎，「駝背叟」，以及「催命閻羅」和「金算盤」四位男士，百十丈後緊跟着的則是凌霄鳳、金姥姥，以及刁婆婆母女。

這樣急急趕路，當然苦了「烏梅」「春紅」和「小痲雀」等人，尤其是功力較差的「幽蘭」「秋菊」和「小翠」幾人，更是鬢髮濕透，衣衫如洗，雖然累得嬌喘吁吁，依然要奮力急馳。

因爲宮中只留下一個麥飛燕，兩百多名男女警衛，以及數十名僕婦侍女，如果「東海雙魔」率衆前去偷襲，那些人準死無疑。

「催命閻羅」也一直爲此担心，看看前面昏黑相連的峯巒，望着身邊風馳的「駝背叟」，關切的問：「老小子，你看是那些龜孫子先到，還是咱們先到？」

「駝背叟」身體佝僂，在飛馳上先吃了虧，心裏自然不太舒服，但事態嚴重，又不能不竭力奔馳。

這時見問，正好發洩一下心頭鬱火，立即沒好氣的說：「老子又不是神仙，我怎知誰先到？」

「催命閻羅」被斥得一楞，道：「嗨，你老小子吃了耗子藥，你不是再世的諸葛，咱們大家的狗頭軍師嗎？老子不問你，難不成去問我身邊的猪？」

猪朱同音，但語氣不同，「金算盤」立即沉聲道：「俺老朱又沒招你惹你，幹嘛轉着彎兒罵俺？」

「催命閻羅」立即道：「那你老小子說，是他們先到還是咱們先到，你如果說對了，你就是他奶奶的神仙。」

「金算盤」立即哼聲道：「這還用猜？還用算？當然是他們先到……」

「催命閻羅」神色一驚道：「那宮裏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不都完了嗎？」

「金算盤」縮縮脖子道：「那有什麼辦法？在刼的難逃嘛！」

「駝背叟」這時才沉聲道：「沒那麼嚴重，根據丐幫的傳遞習慣，大多以信鴿爲主，『東海雙魔』等人可能比咱們早到個一半天，不過，他們到了也不敢馬上下手，總要先探一探虛實。」

「催命閻羅」立即憤聲道：「『東海雙魔』是火燎毛的脾氣，他管你三七二十一，到了就殺進去。」

說罷轉首，望着身側不遠的華天虎，催促道：「小伙子，老子和你先走……」

話未說完，「駝背叟」又沉喝道：「不可以！」

「催命閻羅」一楞，問：「你老小子可是有了兩全其美的好主意？」

「駝背叟」卻正色道：「萬一去偷襲的是些平庸高手，而『雙魔』和他們的小師妹卻率領着大部主力在途中截擊，你和大總管走了，誰來保護宮主……」

話未說完，「催命閻羅」已不以爲然的說：「『東海雙魔』都是些渾人，那有你老小子的頭腦好……」

好字方自出口，前面百十丈外突然傳來兩聲吆喝。

華天虎一聽，閃身隱在一株小樹後。

「催命閻羅」和「駝背叟」也跟着將身形隱蔽起來。

「金算盤」一面拿出金算盤向身後揮了揮，一面將身形隱在一座岩石後。

大家舉目前看，只見前面丘陵起伏，樹木茂盛，七八里外即是那座十分險竣的兩崖隘口了。

由於天色更加昏暗，乍然間尚無法發現喝聲的來源。

華天虎目光尖銳，轉首望着「催命閻羅」，道：「前輩看，一個女人在亂石崗上飛馳下來。」

「催命閻羅」「駝背叟」以及「金算盤」三人也發現了，亂石崗上蒿草雜樹叢生，又突然現出了三道男子身影，根據形勢分析，後面的三人，顯然在追前面的女子。

果然，只聽其中一人吆喝道：「丁師哥，魏師哥，快看，她快到崗下了。」

另兩人則同時怒喝道：「徐翠瑩，妳趕快站住，我們向妳保証，二師伯和五師叔絕不會殺妳……」

華天虎一聽「徐翠瑩」，覺得這個名字好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聽說過。

繼而運集目力一看，只見前面飛身奔來的女子，穿一身淡黃絲緞勁衣，生得柳眉鳳眼，皮膚白細，年紀大約二十二歲，可能仍是一位少女。

她背繫單刀，斜佩鏢囊，不時焦急的回頭察看，神情顯得十分緊張。

華天虎看罷急急馳來的黃衣少女，也覺得有些面熟，就是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她。

再看後面緊追的三個男子，同樣的身穿黃衣，背插單刀，並不停的吆喝怒罵道：「徐翠瑩，妳這賤婢叛逆……」

華天虎一看後面追的三人中的前面兩人，濃眉鈴眼，皮膚微黑，立時想起了在鐵堡門前廣場上僞裝賣藝的青年，不由脫口急聲道：「他們是『金刀會』的人！」

說話之間，立即走出了小樹後。

他一走出小樹後，急急馳來的徐翠瑩，立時發現了他，目光一亮，脫口悽呼道：「大總管快來救我。」

華天虎一聽，恍然想起，徐翠瑩正是宮中派在「金刀會」中的監察使者。是以，說了聲「不要怕」，急步迎了過去。

也走至山道上的「催命閻羅」三人，乍然間竟鬧不清你怎麼一回事，但既然喊華天虎大總管，當然是自己人。

急急追來的魏偕丁豹和另一個青年男子，一看華天虎迎向了徐翠瑩，啊了一聲，轉身就往回逃走。

徐翠瑩一聽啊聲，急忙回頭，一看丁豹魏偕三人逃走，立時想起了他們回去的嚴重性，脫口急聲道：「不能讓他們回去。」

「催命閻羅」一聽，震耳一聲大喝道：「小子們那裏走？」

大喝聲中，身形凌空，一撲已到了丁豹三人的身後。

丁豹三人那知厲害，也大喝一聲，回身抽刀。

他們的鋼刀尚未出鞘，凌空撲下的「催命閻羅」，就像老鷹捉小雞般，伸出了彎曲如鈎的左右手，「叭叭」脆响聲中，十指應聲抓進了丁豹魏偕的頭顱內，腦漿四射，蓋骨迸飛，登時倒地氣絕。

回頭觀看，身形不停的徐翠瑩一看，一聲尖叫「不要」，咚的一聲撞進了華天虎的懷裏，一陣暈眩，頓時昏死了過去。

也就在她喊「不要」的同時，「催命閻羅」已將另一個青年的頭顱扭下來。

「駝背叟」和「金算盤」雖然也連聲阻止，但「催命閻羅」的身法動作太快了，飛撲，出掌，扭下人頭，一氣呵成，簡直就如同一個動作。

恰在這時，風聲颯然，纖影閃動，凌霄鳳、金姥姥，以及刁婆婆和葉小倩，已當先趕了上來。

金姥姥一看暈厥在華天虎懷中的徐翠瑩，面如金紙，雙目緊閉，豆大的汗珠一顆接一顆的滾下來，脫口急聲道：「她驚惶疲累虛脫了，快拿些水來。」

緊跟馳至的「烏梅」諸女中的「小桂花」，應聲道：「小婢這裏有。」

葉小倩見華天虎蹲在地上仍托抱着徐翠瑩的上身，立即道：「天虎哥，讓小妹來扶她……」

話剛開口，已取出一粒藥丸的金姥姥已急聲道：「小倩，千萬不要動她。」

說着，已蹲身下去，捏開徐翠瑩的牙關將那顆藥丸放進她的嘴裏。

拿着水壺，拔下木塞的「小桂花」，立即將壺嘴凑近徐翠瑩的櫻口倒了一些溫水。

刁婆婆斷定徐翠瑩一方面是驚惶疲累，一方面也是看到「催命閻羅」殺了三個追她來的「金刀會」的人而嚇暈了過去。

這時見在泉水溝裏洗罷了手的「催命閻羅」大步走過來，立即沉聲埋怨道：「徐姑娘不是喊了『不要』了嗎？你爲什麼還是把他們殺了……」

「催命閻羅」立即正色道：「她雖然喊了不要，可是三個小伙子照樣的抽刀子，老子的身體是肉長的，可不是鐵打銅鑄的……」

刁婆婆冷冷一笑道：「我只說了你一句，你馬上頂回來上百句……」

「催命閻羅」神色一驚，立時警覺不妙，趕緊陪笑道：「老子這張嘴巴話既多嗓門兒也大，連老子自己也討厭它，一打開話匣子就不聽指揮了，惹惱了老子，總有一天縫住它……」

刁婆婆見「催命閻羅」向她討好，老懷一甜，不由笑了，同時笑罵道：「你這張貧嘴，倒眞的該縫起來了。」

「催命閻羅」得意的嘿嘿一笑，「駝背叟」卻正色道：「憑良心說，我贊成老韓的作法。」

刁婆婆立即「噢？」了一聲道：「這麼說，你駝子以前說的話都不憑良心了。」

「駝背叟」正色道：「話不能這樣說，現在大敵當前，對方人手衆多，果眞將那三個小伙子活捉了，是讓他們跟着咱們走呢？還是留下來看着他們……」

「金算盤」也在旁插言道：「是呀！現在咱們的人手就夠少的了，那裏還抽得出人手來看管他們？一個不小心讓他們逮着了機會，說不定反而把咱們的人給殺了呢……」

「催命閻羅」急忙正色道：「老子就想到了這一點，乾脆，叭叭叭……」

叭字剛剛出口，被「金算盤」「駝背叟」說的啞口無言的刁婆婆已望着他冷冷笑

了。

「催命閻羅」一看，那敢再說下去，急忙住嘴嚥了口唾沫。

刁婆婆卻冷冷的哼聲道：「你們這三個老不死的，一丘之貉，沒有一個好東西，當心老天爺發了脾氣，讓雷公劈了你們。」

說罷一仰頭，哼聲向凌霄鳳金姥姥等人身前走去。

「催命閻羅」如逢大赦，縮了縮脖子攤了攤手，望着「金算盤」「駝背叟」搖了搖頭，一臉的無可奈何。

「駝背叟」卻斜了他一眼，哼聲道：「自由自在的日子你不過，偏在自己的肩頭上套副枷鎖，賤骨頭嘛，這是……唉……」

說着，也走向了凌霄鳳和金姥姥等人身前。

走到近前一看，仍倚倒在華天虎胸前的徐翠瑩也正巧睜開了眼睛。

「烏梅」諸女紛紛急叫道：「徐姑娘醒來了，徐姑娘醒來了。」

金姥姥急忙蹲身下去，關切的急聲問：「翠瑩，妳可是被他們發現了？」

徐翠瑩見問，未言先哭了，同時哭聲道：「由於『雙鈎會』的佟曉冬洩了底，每一個幫會門派都對內部的女弟子起了疑，不過，我還沒被他們懷疑……」

金姥姥不由關切的問：「那妳為什麼離開了他們……」

徐翠瑩哭聲道：「因為事態嚴重，我深覺責任重大，昨天夜裏三更過後，不得不冒險離開了他們……」

凌霄鳳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急聲道：「這麼說，妳離開他們不是一天一夜了嗎？」

金姥姥一見凌霄鳳說話，立即望着徐翠瑩，恍然道：「翠瑩，這位就是咱們新任宮主。」

徐翠瑩一聽，急忙就要起身行禮。

凌霄鳳伸手按住她的肩頭，道：「妳身體虛弱，千萬不要動……」

徐翠瑩已發現自己仍倒在華天虎的胸前，嬌靨一紅道：「屬下已好多了，多謝宮主關懷。」

說話之間，撐臂站了起來，仍向凌霄鳳行了一禮。

「駝背叟」見徐翠瑩昨天晚上即離開了「金刀會」，事態必已極為嚴重，因而插言問：「現在雙魔那邊的情形怎樣了？」

徐翠瑩雖然不認識「駝背叟」，但能跟着宮主在一起行動，當然是自己人，因而道：「前天『金刀會』在途中遇上了『東海雙魔』，他們正率衆趕往『飛鳳宮』……」

刁婆婆關切的問：「你們是在什麼地方碰上的？」

徐翠瑩急忙道：「就在銅管山南麓一個大鎮上……」

如此一說，不少人驚得脫口驚啊，道：「銅管山距『飛鳳宮』只有一天半的行程，那他們今天中午不是已趕到了嗎？」

刁婆婆急忙道：「那咱們得趕快往回趕哪……」

徐翠瑩急忙道：「現在趕回去已經來不及了，因為落日時分『飛鳳宮』方向已經濃煙升起……」

如此一說，不少人再度發出一聲驚啊，同時急聲道：「那我們『飛鳳宮』不是完了嗎？」

徐翠瑩急忙道：「屬下認為宮主一定會事先得到消息趕回，所以昨天夜裏就先溜了出來，但剛離開沒多久就被他們發現了，直到現在屬下滴水未進，粒米未餐……」

凌霄鳳等人一聽，立時知道了徐翠瑩昏厥的原因。

是以，紛紛望着左右，關切的急聲問：「誰身上還帶有滷菜乾糧……」話未說完，徐翠瑩已急聲道：「宮主千萬不要為屬下張羅，屬下現在焦急的早已一絲不餓，希望宮主趕快想個辦法為宮中業已殉難的兄弟姐妹們雪恥報仇……」

「烏梅」諸女聽得大吃一驚，不由同時失聲驚叫道：「什麼，業已殉難……」

凌霄鳳則強抑內心的悲憤，沉聲問：「妳可是聽到什麼消息？」

徐翠瑩流淚悽聲道：「在銅管山南麓碰上他們的時候，『東海雙魔』曾對『金刀會』的人說，這次前去『飛鳳宮』，見了男的就殺，見了女的就姦，見了房子東西就燒，一定要把『飛鳳宮』在江湖上連根拔掉……」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提着「珍珠劍」飛身向前馳去。

「催命閻羅」一見，脫口憤聲道：「小子，老子跟你去……」

徐翠瑩聞聲一看，惶得急忙尖叫道：「大總管去不得。」

凌霄鳳知道華天虎不會聽徐翠瑩的，只得沉喝道：「師弟回來。」

「催命閻羅」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望着凌霄鳳，問：「妳喊老……朽……什麼？」

刁婆婆急忙沉聲解釋道：「華大總管是宮主的師弟，不是喊你。」

「催命閻羅」不由大感意外的吃了一驚，同時驚異的望着已經刹住身勢的華天虎「噢？」了一聲。

凌霄鳳則望着華天虎沉聲道：「根據徐使者的說法，『雙魔』顯然已經得手，目前不宜再分散人力，應該聽聽徐使者的全盤經過，再決定取捨。」

徐翠瑩繼續焦急的說：「屬下阻止大總管前去的原因，是前面兩崖隘口崖頂上早已佈滿了滾木巨石，我們一旦經過，『金刀會』馬上就把滾木巨石放下來，悉數將我們砸死……」

刁婆婆一聽，不由切齒恨聲道：「好個心黑手辣的趙汀源……」

徐翠瑩急忙解釋道：「趙汀源因行動不便沒有來，『金刀羅刹』在『鐵堡』曾公然宣佈如果大總管勝了她，她就永遠退出江湖，所以也沒來……」

金姥姥沉聲道：「這麼說，只有『魔刀』『病徐良』和『獨眼豹』了？」

徐翠瑩急忙頷首道：「不錯。不過，『金刀會』旨在報『鐵堡』鍛羽之仇，拒絕參加前去『飛鳳宮』參加姦淫燒殺……」

凌霄鳳沉聲問：「照妳的說法，在前面雙崖上佈置滾木巨石是他們『金刀會』自動獻計的了。」

徐翠瑩急忙搖頭道：「不！是『雙魔』

的小師妹張怡芬的主意，她根據得到的消息，知道宮主和大總管在大霧山區，要趕回『飛鳳宮』，雙崖隘口是宮主必經之地，由於『金刀會』不願意參加燒殺行列，就由她親自率領着前來了……」

「駝背叟」聽得目光一亮問：「妳是說，『雙魔』的小師妹現在也在雙崖頂上……」

徐翠瑩急忙道：「沒有，她和『草上飛』公孫楚打得火熱，兩人一分一刻都離不開。」

「駝背叟」急忙關切的問：「妳只說他們現在那裏……」

徐翠瑩道：「就在公孫楚的山莊上，距雙崖隘口僅二三里路……」

話未說完，「駝背叟」已向着凌霄鳳恭聲道：「啓稟宮主，卑職建議，現在我們就趕往公孫楚的山莊，最好能在『雙魔』率衆趕回來之前，先除掉他們的小師妹張怡芬……」

徐翠瑩急忙連連頷首道：「這正是屬下焦急的原因之一，因為『東海雙魔』對他們的小師妹既恭順又畏懼，據說她的武功高得出奇，『雙魔』兩人聯手夾攻她一人，仍被她毒打一頓。」

刁婆婆則憂急的說：「我看事不宜遲，應該儘快行動，萬一『雙魔』率衆趕回來，他們人多勢衆，更不易應付。」

徐翠瑩急忙道：「落日時分才聽崖上有人歡呼『飛鳳宮』起火了，他們可能沒這麼快趕回來，而『雙魔』又對『飛叉幫』『雙鈎會』以及『水陸門』的徒衆們說，看到了金銀珍寶儘量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金姥姥則憂慮的說：「怕的是『雙魔』這兩個老東西先趕回來。」

「催命閻羅」立即豪狂的說：「那兩個老小子更不值得怕，一對酒囊飯袋，稍時如果讓老子碰上了，老子一手一個扭掉他們的腦袋……」

凌霄鳳聽得精神一振，立即命令道：「現在我們馬上趕往『草上飛』公孫楚的山莊，先除掉『雙魔』的小師妹張怡芬，然後再在途中截擊『雙魔』等人。」

徐翠瑩急忙道：「屬下已發現了一條小徑，可在隘口左側一里多地處繞過去，如果硬闖隘口雙崖，『金刀會』立即發射花炮通知『雙魔』的小師妹前來支援，而且也會躭誤我們的時間。」

話未說完，「催命閻羅」已迫不及待的催促道：「好，那妳丫頭就在前頭帶路吧！」

徐翠瑩恭聲應是，正待說什麼，和她有一面之緣的「小痲雀」已將自己剩下的乾糧滷菜交給她。

她感激的看了「小痲雀」一眼，說了聲「謝謝」，展開身法直向前面的亂石崗馳去。

「催命閻羅」和華天虎當先跟進，「駝背叟」和「金算盤」則跟在兩人身後。

凌霄鳳担心途中發生突變，也不敢離開華天虎五人太遠，一俟五人馳出數十丈外，立即率領着金姥姥和刁婆婆等人急急跟進。

這時天色已完全黑下來，夜空已有了閃閃小星，山風過處，谷峯間已响起陣陣嗚咽松濤。

徐翠瑩已一天一夜未曾進食了，方才不覺得太餓，一方面是心情激動，一方面剛服了一粒金姥姥的提神補氣藥丸。

如今，手裏拿着乾糧滷菜，加之提氣奔馳，腹中立時飢鳴起來。

好在天色已晚，又有夜色掩護，她立即一面前進，一面將乾糧滷菜塞進櫻口裏，多少維持了一些少女的矜持。

由於她的引導，到達兩崖前，果然有一道可攀小徑，她當先向崖上升去。

華天虎担心崖上有人埋伏，緊緊跟在徐翠瑩身後。

徐翠瑩已有七八個月沒有見到華天虎了，她發覺華天虎比以前去「鐵堡」時成熟而變得沉默，看起來心情似乎有些不太快樂。

為什麼？她當然不敢問，而且，眼前的境況也不容許她問，不得不暫時悶在心裏。

因為，她這次冒險逃離「金刀會」前來報訊，她是「飛鳳宮」派去的監察使者固是原因之一，而眞正的目的，卻是關心華天虎的安危，不希望他死在亂石之下。

方才她聽到宮主凌霄鳳呼喊華天虎師弟，雖然心頭如遭鎚擊，但她並沒有失望，她仍有被納妾或為妻的機會。

這時見華天虎緊緊跟在她的身後，當然是怕她出事或遭到伏擊，心中一甜，不由感激的回頭看了一眼華天虎。

可惜，神情默然的華天虎，對她回眸感激的一瞥，似乎根本沒有注意。

到達崖頂上，山風逐漸强勁，竹尖樹梢上發出了刺耳的尖銳聲。

徐翠瑩一到崖上，立即隱身在一方岩石後。一俟緊跟華天虎身後縱上來的「催命閻羅」「駝背叟」，以及「金算盤」三人到達後，立即一指隘口方向的崖頂，道：「四位請看，隘口崖上正有人走動。」

華天虎四人凝目一看，果然不錯，尤其透視夜空，連那些人刀柄尾端的飄飛絲綢都看得清楚。

「催命閻羅」看罷，首先哼聲道：「要不是妳丫頭的心腸好，不消半個時辰，老子管叫他們『金刀會』也在江湖上除名。」

徐翠瑩聽得神色一驚，想到剛才「催命閻羅」搏殺丁豹三人時的情景，心中仍有餘悸，不由惶聲應了聲是。

華天虎見徐翠瑩神色畏懼，立即寬慰的說：「徐姑娘不要怕，別看這位韓前輩相貌長得兇，殺起人來不眨眼睛，他可是專殺歹徒不殺好人，同樣的有一付慈悲心腸……」

「催命閻羅」一聽，頓時喜得心花怒放，不由朗聲哈哈一笑，兩隻巨掌一拍，道：「好！還是你小子最瞭解老子……」

「金算盤」和「駝背叟」聽得大吃一驚，不由同時道：「老小子你……」

「催命閻羅」神色一楞，頓時驚覺，急忙住口不說了！

但是，已經遲了，雙崖隘口的崖頂上，立時傳來了驚急喝問聲！

恰在此時，凌霄鳳等人也依序縱到了近前。

凌霄鳳反應機敏，立即揮手一指崖前

，道：「不碍事，我們快走！」

徐翠瑩急聲應是，轉身向前馳去。

「催命閻羅」却懊惱的說：「既然被發現了，倒不如先把『金刀會』除掉……」

凌霄鳳急忙道：「我們的血仇勁敵是『雙魔』和他們的小師妹，而不是『金刀會』。如果想個個擊破他們，就必須爭取時間，火速迎向前去……」

「催命閻羅」朗聲應了個好，即和「金算盤」「駝背叟」，飛身向前面疾馳的徐翠瑩和華天虎追去。

前進約數十丈，崖勢下斜，形如一道斜嶺。

徐翠瑩舉手向二三里外一指，急聲道：「四位請看，那處燈光明亮地方，就是『草上飛』公孫楚的山莊，『雙魔』的小師妹就坐鎮在那裏……」

話未說完，斜嶺下的亂石雜樹中，數聲大喝「站住」，應聲站出來十多個手橫單刀的黃衣漢子。

當前一人手橫金背刀，年約四旬，左眼上戴着一隻皮眼罩，這人正是「金刀會」的五龍頭「獨眼豹」。

徐翠瑩一看，大吃一驚，不由急呼道：「五師叔，你們快走！」

說話之間，不自覺的將身形慢下來。

「獨眼豹」一看是徐翠瑩，頓時大怒，不由厲斥道：「大胆賤婢叛徒，那個是妳五師叔，還不過來受死！」

「催命閻羅」一見，大吼一聲，飛身撲了過去！

徐翠瑩大吃一驚，尖叫一聲，伸臂將「催命閻羅」的右臂抱住，同時急呼道：「韓前輩，請您饒了我五師叔吧？」

「獨眼豹」一看是「催命閻羅」，頓時驚得魂飛天外，慌的趕緊叩刀抱拳，急聲道：「晚輩呼得標參見韓前輩，萬望前輩不要誤會！」

「催命閻羅」見滿面淚痕的徐翠瑩死命的拉着他，只得刹住了身勢，瞋目怒聲道：「快些閃開老子的去路，趕快滾！」

「獨眼豹」依然叩刀抱拳，道：「前輩請息怒，晚輩在此苦候，就是要找乳臭未乾的華天虎雪恥報仇……」

仇字方自出口，「催命閻羅」已狠狠的「呸」了一聲，怒吼道：「連老子三人都不是他小子的對手，你還報甚麼仇？」

「獨眼豹」一聽「三人」，當然知道指的是站在後面的「金算盤」和「駝背叟」！

恰在這時，風聲颯然，人影閃動，凌霄鳳率領着刁婆婆和金姥姥等人已飛身趕到。

刁婆婆身形未停已急聲警告道：「獨眼豹，你們還不趕快跑？要不是徐翠瑩苦苦哀求，你們『金刀會』今夜一個也活不了！」

「獨眼豹」作夢也沒想到，現在的「飛鳳宮」竟網羅了這麼多俠隱怪傑流的頂尖厲害人物？

自知蜻蜓難撼巨石，只得叩刀抱拳，有些頹廢的道：「諸位前輩請恕罪，晚輩這就拜別，珍重、後會！」

說罷轉身，向着十數徒衆一揮手，飛身向隘口崖頂方向馳去。

徐翠瑩急忙鬆開「催命閻羅」，跪地悽聲道：「多謝前輩放過我五師叔他們……」

「催命閻羅」却有些懊惱的說：「也算他們今夜命不該絕，只苦了老子這兩隻手！」

說話之間，兩掌扭搓，竟發出了「克叭克叭」的響聲，顯出他強自抑制沒有殺人的痛苦。

恰在這時，雙崖隘口上「嗤」的一聲升起一溜火焰，彎彎曲曲的射上了半空。

「駝背叟」急忙道：「金刀會發射花炮求援了！」

話未說完，那邊夜空中已「叭」的一聲炸開一團火花，繽紛的火星，飄飛落下。

徐翠瑩深怕凌霄鳳下令向「金刀會」攻擊，急忙道：「前面不遠即是通向公孫楚山莊的山道，我們正好趕過去截住他們……」

金姥姥當然明白徐翠瑩的心意，立即搶先道：「那咱們沿着山道前進，一定會遇上他們！」

徐翠瑩應了一聲，當先向前馳去！

「催命閻羅」却沉聲道：「丫頭回來，用不着妳帶路了，跟在後面慢慢走吧！」

徐翠瑩急忙刹住身勢，恭聲應是聲中，華天虎和「催命閻羅」四人已飛身向前面的山道上馳去。

華天虎四人飛馳中舉目前看，只見公孫楚的山莊範圍並不廣大，四週樹木却極茂盛，中央較高的幾座樓閣上燈光最爲明亮！

正在察看間，驀見中央一座高樓上，燈光搖晃，人影閃動，隱約傳來吆喝之聲。

「駝背叟」一看，脫口急聲道：「他們已經出來了，我們最好先他們登上前面的丘陵，先佔好有利地勢……」

「催命閻羅」見附近地勢低窪，生滿了肩高蒿草，間有雜亂怪石，如果動起手來，的確碍手碍脚！

回頭看看「駝背叟」，他身材矮小，還沒有蒿草高，一旦與敵遭遇，對他自是不利，只得寬慰道：「稍時遇上他們，你老小子就跑到石頭上去看熱鬧……」

話未說完，「駝背叟」已沒好氣的說：「你老小子認爲我駝子怕死是不是？告訴你，我是怕在這兒遇上『火陽眞人』，一把火燒掉你老小子的鬍子！」

「催命閻羅」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懊惱的說：「要是玉丫頭在身邊多好，那怕他甚麼火陽眞人火陰眞人，一連兩發雪烟彈，管叫他馬上一命歸陰曹！」

「金算盤」却不高興的說：「這時候說這些有甚麼用？稍時碰見『火陽眞人』，記住一句話，打人先下手，過去就掐他的脖子……」

華天虎突然默不吭聲，心裏却感到非常後悔，那天夜裏如果及時將韓玉娘的消息告訴給「催命閻羅」和「金算盤」等人，也許還有挽回的機會！

如今四面蒿草，有的早已枯死，果眞「火陽眞人」的掌心能噴出火來，後果實在堪慮！

四人心情焦急，身法同時加快，直奔前面的丘陵高地。

也就在四人奔上高地邊緣的同時，對面百十丈外也急急馳來了近二十道快速人影。

「駝背叟」一見，不由急聲道：「大總管，老小子，速戰速決，下手要快……」

話未說完，「催命閻羅」已大叫道：「哇！是個赤臂露腿的黃毛丫頭！」

由於雙方飛身對馳，眨眼工夫相距已在數十丈外。

只見對方當前一人，果然是個身穿紅背心，下着紅短裙的狐媚少女。

狐媚少女皮膚白細，疑似凝脂，大大的眼睛紅嘴唇，生了一副蘋果型的娃娃臉，實在很難看出來她究竟有多大年紀。

她身上的紅緞背心紅短裙，又繡金邊又綴彩羽，白藕般的玉臂上，各有三道鑲滿寶石的黃金臂鐲，在滿天閃閃的星光下，映得她面貌姣好，艷如春花！

她的紅緞短裙下，幾乎露出了全部大腿，脚上也僅穿了一雙花絨球靴，腰上繫了一道二指寬的亮銀腰帶，束得緊緊的，顯得她的柳腰更柔更細，胴體更婀娜健美！

尤其，她秀髮披散，隨風飄飛，鬢角上只插了一朵大紅花，徒手未帶兵刃，飄逸馳來，益增狐媚。

這個狐媚少女，當然就是「東海雙魔」的小師妹，傳說武功奇高的張怡芬。

緊跟張怡芬身後的是個年約三十五歲的綠衣男子，生得細眉大眼，背插寶劍，這人自然就是「草上飛」公孫楚。

其餘十數人，一式綠色勁衣，身携各式武器，顯然是「草上飛」公孫楚山莊上的護院武師或打手。

華天虎是認識公孫楚，而且在他下山的頭一天，就碰上這個輕浮歹徒欺負刁婆婆的女兒葉小倩，兩人因此還曾經交手。

當時所幸遇到了酒仙「大酒缸」前輩，否則，一定會中了這歹徒的劇毒蛇頭鏢，很可能當場一命嗚呼！

上次被他僥倖兔脫，這一次絕對不能再讓他逃走。（前情請看本刊28年第4期，拙作『福俠艷姬』。）

打量間，驀見公孫楚目光一亮，舉手一指道：「芬妹請看，那個身穿布衣的小子就是華天虎……」

話未說完，突然又「啊？」了一聲，面色大變：「芬妹小心，那個像貌兇惡，生了滿臉鬍子的老傢伙就是殺人不眨眼的『催命閻羅』……」

說話之間，早已嚇得刹住了身勢。

跟在他身後的武師護院和打手們一看，自然也驚得紛紛停止了前進。

「催命閻羅」則怒聲大吼道：「好個龜孫王八羔子，居然敢喊老子老傢伙……」

大吼聲中，飛身疾撲，伸直了雙臂，箕張着十指就向張怡芬身後的公孫楚抓去！

張怡芬飛馳的身形不停，嬌叱一聲「退回去！」嬌軀斜進，右手疾揮，一式「巧彈琵琶」，五指逕向「催命閻羅」的右臂彈去。

「催命閻羅」那將張怡芬放在眼裏，正待斜撲抓向她的手腕，驀然有五縷指風射中了他的小臂。

一陣透骨疼痛，使他頓時大吃一驚，不自覺的嗥叫一聲，右臂疾撤，左掌猛的抓向張怡芬的如花面容。

張怡芬原以爲「催命閻羅」必然會飛身暴退，沒想到左掌反而抓向了她的面門。

心中一驚，嬌叱一聲，扭腰仰面，右手疾按小腹，「卡登」一聲輕響，嗡然有聲，驀然寒光如電閃動。

緊跟馳至的華天虎看得大吃一驚，呼了聲「前輩小心」，左手「珍珠劍」鞘向上一格，右掌已抓在張怡芬的香肩上。

「沙」聲輕響，張怡芬脫口嬌呼，「催命閻羅」飛身暴退兩丈。

同時驚啊的「金算盤」和「駝背叟」，趕緊縱到了「催命閻羅」的身前，定睛一看，只見他絳紫袍的前襟上，赫然有一道尺多長的劍口裂縫。

「催命閻羅」低頭看了一眼前胸，知道華天虎及時救了他一命，但他心中的怒火却更熾，殺機更濃。

再看狐媚艷麗的張怡芬，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閃閃，顫顫巍巍的三尺軟劍，而她腰間的那根亮銀腰帶却已不見了。

被華天虎推了個跟蹌的張怡芬，先看了一眼自己的香肩，這才望着華天虎，媚眼一斜，哂笑道：「有人說你傻頭呆腦，是個十足的二愣子，原來却是個英挺健美，身手俐落的小伙子……」

公孫楚見張怡芬出手一招就打敗了所向無敵的「催命閻羅」，精神一振，胆氣大壯。

這時見張怡芬望着華天虎媚眼斜睇，大加贊揚，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妬怒之火，是以，未待她話完已沉聲道：「芬妹閃開，讓愚兄來收拾他！」

說話之間，「嗆」的一聲撤出了背後長劍，越過張怡芬，大步走向了華天虎身前。

張怡芬神色一驚，問：「你確有戰勝他的把握？」

顯然，他已驚覺到，華天虎並非他公孫楚所說的那樣呆傻無能。

公孫楚却冷冷一笑道：「愚兄向妳保証，以妳傳授的劍法，不出十招，一定斬下他小子的腦袋……」

話未說完，人影閃動，風聲颯然，凌霄鳳率領着金姥姥和刁婆婆等人已飛身跟了上來。

葉小倩一見公孫楚，頓時大怒，怒叱一聲「狗賊納命來」，玉臉一翻，「刷」的一聲撤出了背後單刀，飛馳的身形不變，一刀砍向了公孫楚的天靈蓋。

張怡芬一見，立即怒叱道：「丫頭大胆！」

怒叱聲中，振腕挺劍，直刺葉小倩的腰間。

也就在她挺劍的同時，華天虎見如何作勢，寒光電閃，彩霞耀眼，「珍珠劍」已「叮」的一聲格開了她手中的軟劍。

張怡芬神色一驚，這才驚覺到華天虎出劍果然快如閃電，於是右腕一扭，反臂掃向了華天虎的下盤。

豈知，她的軟劍方自掃出，彩霞一閃，華天虎的劍尖竟然已刺到了她的小腹丹田前。

她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由嚇得失聲尖叫，花容大變，如不回劍自保，必然被他刺個肚破腸出。

是以，尖叫聲中，吸腹收劍，右手中食兩指猛彈，兩縷指風直奔華天虎的前胸

左右「乳根穴」。

但是，眼前寒光一閃，冷焰襲面，華天虎的劍尖又指向了她的頸喉之間。

張怡芬又是一聲驚叫，急忙仰面後倒，手中劍順勢上挑，對於她彈出的兩縷指風，華天虎何以會毫無感覺，實在令她費解。

由於她仗以取勝的「彈指奇功」，對華天虎根本不能造成傷害，而華天虎的武功劍術又比她高超多多，自然慌了手腳！

為求自保，只得將手中劍舞了個風雨不透，暫時不讓華天虎的劍有機會遞進來。

另一邊的葉小倩本不是公孫楚的對手，但她全仗着一上來的銳氣，一味搶攻，才勉強打了個平手。

加之公孫楚胆敢前來，全仗着身懷奇學的張怡芬，這時聽到她連聲發出驚叫，心知不妙，八成不是華天虎的對手，立時想到了伺機逃走，武功自然也打了折扣。

恰在這時，燈光明亮的山莊方向，突然傳來一陣吵雜人聲！

·「駝背叟」神色一驚，斷定「東海雙魔」等人回來了，立即向着滿面怒容的「催命閻羅」，呶嘴低斥道：「老小子，楞着甚麼？還不趕快剁掉他們的尾巴？」

「催命閻羅」正在火頭上，殺機正濃，這時一聽，大吼一聲，飛身撲向了那些武師打手。

那些武師打手一看到「催命閻羅」就已經嚇得兩腿發軟，渾身直抖，這時一見「催命閻羅」飛身撲去，那個還胆敢向前迎戰，一聲嗥叫，立時東逃西散。即使他們逃得快，依然有三五人被「催命閻羅」鋼鈎般的十指抓碎了腦袋。

原本有些心慌意亂的公孫楚，聞聲大吃一驚，轉首一看，更加增高了他逃走的意念！

他一心只想到逃走，却忘了還正在和刁鑽潑辣的葉小倩交手。

葉小倩何等聰明，就趁他惶急轉首的同時，一聲嬌叱，旋飛繞刀，刷的一聲砍向了公孫楚的後腦！

公孫楚一聽嬌叱，頓時驚覺，厲嗥一聲，手中劍疾演「回頭望月」！

但是，已經遲了，葉小倩的鋼刀已砍到了他的前額面門前，他的厲嗥，也變成了悽厲刺耳慘叫！

寒光一暗，公孫楚的半個頭顱已飛濺了一丈多高，身體一旋，「咚」的一聲栽在地上，登時氣絕！

也就在葉小倩一刀殺了公孫楚的同時，山莊方向突然傳來兩聲蒼勁厲嘯。

大家舉目一看，只見兩道寬大黑白身影，正撲張着雙臂，飛身向這面馳來，正是「東海雙魔」兩人。

「東海雙魔」的嘯聲悽厲，直上夜空，入耳嗡然有聲，「雙魔」內力之雄厚，可想而知。

尤其「雙魔」的四隻烱烱眼睛，冷芒四射，亮如明燈，更可證明他兩人的功力精湛驚人。

而在他們兩人的身後數十丈處，尚跟着一大片黑壓壓的人潮，寒光點點，各携兵刃，看來不下三四百人，顯然是「飛叉幫」、「雙鈎會」，以及「水陸門」的嘍囉徒衆。

「東海雙魔」率領着這麼多人趕回來，而華天虎又久戰張怡芬不下，凌霄鳳等人焦急的紛紛撤出了兵刃。

華天虎手持寒光閃射，彩霞流動的「珍珠劍」，身形旋飛騰躍，不時將劍頭刺進張怡芬飛舞的匹練劍幕中，每刺一劍，張怡芬必然驚叫一聲！

凌霄鳳等人雖然看出了華天虎的劍術要比張怡芬高了一籌，就是不知道華天虎為什麼不出劍殺了他！

一刀殺了公孫楚的葉小倩一看，頓時大怒，誤以為華天虎手下留情，捨不得殺了如此狐媚艷美的張怡芬，不由氣得柳眉飛剔，杏眼圓睜，脫口怒斥道：「到了這般時候，你還憐香惜玉呀？你……」

話未說完，聽了「雙魔」厲嘯的張怡芬，突然在旋飛的匹練劍幕中伸出了纖纖左手，同時厲叱道：「賤婢找死！」

死字出口，左手中食兩指已向着葉小倩猛力彈出！

葉小倩大吃一驚，怒聲嬌叱，慌忙將手中鋼刀飛舞起來。

但是，「錚」然聲響，悶哼一聲，葉小倩連人帶刀，逕向地上栽去，依然沒有擋住張怡芬的強勁指風。

凌霄鳳神色震驚中，飛身撲了過去，伸手將葉小倩的軟綿嬌軀抱住。

刁婆婆大驚失色，悽呼一聲「倩兒」，也飛身撲向了葉小倩。

華天虎一看，腦際「轟」的一聲，頓時呆了。

張怡芬壓力驟減，那敢怠慢，飛舞着手中軟劍，轉身逃向了「雙魔」身前。

「駝背叟」和「金算盤」一見，同時大吼道：「放走了女賊，大家都完了！」

華天虎悚然一驚，倏然回頭，一見張怡芬逃走，頓時大怒，厲喝一聲「納命來！」劍光一繞，咻的一聲刺耳厲嘯，幻起一道數尺寬大的耀眼匹練，快如疾雷奔電般射向了舞劍飛逃的張怡芬！

劍光一閃，山野同時大亮，只聽張怡芬發出一聲刺耳驚恐尖叫後，耀眼彩華匹練頓時不見，所有在場的數百人，眼前立時黑茫茫一片！

飛身疾馳而來的「東海雙魔」功力深厚，首先看到他們自認身懷奇功的小師妹的無頭屍體已仆在十數丈外的血泊中，渾身肌肉仍在不停的簌簌抖動，而她仗以自豪的鋒利軟劍，也被斬成了十數斷，散落在附近地上。

「雙魔」不但看得目瞪口呆，也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華天虎的武功劍術竟然高超的如此出奇！是以，兩人都嚇傻了！

追殺十數武師打手的「催命閻羅」這時正趕身馳了回來，一見「雙魔」站在那兒發呆，立即大吼道：「兩個魔崽子，這一次看你們還往那裏跑？」

大吼聲中，伸張着十指雙臂，逕向「雙魔」撲去。

「雙魔」悚然一驚，急忙轉頭，果然是他們的冤家死對頭——「催命閻羅」。

其實他們兩人聯手，未必就輸給「催命閻羅」，只是他們這時心胆俱裂，業已毫無鬥志，喝了一聲「快走！」回身就跑。

也就在他們兩人回身逃走的同時，一

個紅髮紅鬚，身穿大紅袍的老道人正迎面飛來。

這個紅袍老道人，正是火道人的師兄「火陽眞人」。

「火陽眞人」一見「催命閻羅」，立即大喝道：「姓韓的老賊少賣狂，先接道爺這一掌！」

大喝聲中，身形不停，右腕一挫，呼的劈出一道白色噴泉，直奔撲去的「催命閻羅」。

白色噴泉一出，竟接着「轟」的一聲變成了一道飛騰滾滾的濃焰烈火！

「催命閻羅」大吃一驚，正待揮出寬大鐵袖震熄烈火，驀然傳來一個少女的驚急呼聲道：「爹！碰不得！」

但是，已經遲了，尚未揮出鐵袖的「催命閻羅」，竟跟着渾身着起了點點星火。

只聽那聲驚急少女聲音，繼續道：「爹，快倒在地上打滾！快！」

嬌喝聲中，「蓬蓬」兩聲，兩團雪泡似的東西，分別在「催命閻羅」的身上和「火陽眞人」的面前炸開來。

「東海雙魔」一見，精神大振，立即向着飛身趕到的「水陸門」和「雙鈎會」的徒衆等人揮臂厲喝道：「快！快用飛叉羽箭射他們……」

厲喝未完，弓弦聲響，「咻咻」連聲，無數羽箭和明亮飛叉已射向了就地打滾的「催命閻羅」和兩道疾馳而至的纖細身影。

華天虎關心葉小倩的生死安危，早在斬了「雙魔」的小師妹張怡芬後，立即縱向了凌霄鳳和刁婆婆等人身前。低頭一看，發現被凌霄鳳抱在懷中的葉小倩，雖然面色蒼白，但已軟弱的甦醒過來！

刁婆婆老淚婆娑，一面惶急的為葉小倩推拏，一面不停的呼着「倩兒」。

華天虎這時才明白，張怡芬對他穿着「天孫甲」的胸部構成不了威脅，但對葉小倩等人却隨時能造成致命傷害。

他知道，武林至寶「天孫甲」原本穿在葉小倩的身上，但她為了愛他，却給他穿了！

金姥姥則望着他，埋怨道：「你原本早該將那妖女殺死的，為甚麼直到她向葉姑娘下了毒手逃走，你才下手？」

華天虎只得既慚愧又懊惱的解釋道：「她的軟劍也是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刀，俺怕他的劍傷了俺的劍……」

「駝背叟」立即正色道：「為了除大害，就是劍被斬斷了也在所不惜……」

華天虎却蹙眉懊惱的說：「可是，這把劍不是俺的呀！」

「金算盤」則提示道：「俺的大總管，不管誰的劍都沒有大家的命重要！」

說着，舉手一指「烏梅」諸女圍觀的葉小倩，繼續道：「喏！你看，葉姑娘的小命就差點兒玩完……」

話未說完，突然傳來「火陽眞人」的怒喝聲！「駝背叟」聽得大吃一驚，脫口急呼道：「啊呀不好，老小子可能要吃虧！」

急呼聲中，只見一團飛騰火焰已射向了「催命閻羅」，同時也傳來了那少女的惶急呼聲！

「駝背叟」一聽，又高興得目光一亮，同時歡聲道：「好了好了，韓玉娘那丫頭來了！」

華天虎一聽「韓玉娘那丫頭來了」，非但不高興，反而嚇了一跳，想到他曾把她和「南瓜」兩人點了穴道又丟到了窗外，眞不知道如何是好？

但是，情況緊急，却不容他遲疑不前。

就在他心念電轉間，只聽「駝背叟」等人紛紛驚呼道：「啊呀不好，老小子渾身着火了！」

華天虎一看「催命閻羅」渾身着火，頓時大怒，早已忘了和韓玉娘之間不愉快的事，大喝一聲「住手」飛身逕向「催命閻羅」撲去。

凌霄鳳看得花容大變，脫口急聲道：「刁前輩，倩妹妹交給您了！」

說話之間，已將葉小倩交給了刁婆婆，繼續急聲道：「我們大家快過去！」

去字出口，已率領着「駝背叟」和「金姥姥」以及「烏梅」諸女，直向渾身是火，就地亂滾的「催命閻羅」身前馳去。

刁婆婆却又順手將葉小倩推給了「小麻雀」，同時急聲道：「生死關頭，我老婆子絕不能縮在後頭！」

說話之間，提着「螢珠鐵拐杖」，業已飛身追去。

華天虎的身法太快了，幾乎是一撲已到了近前！

他雖然看到一身螢綠絲綢勁衣，背插寶劍的韓玉娘，振腕打出了兩顆雪泡彈，不但撲滅了「催命閻羅」身上的火，也打了「火陽眞人」滿臉一身泡沫。

但是，他仍向着「火陽眞人」大喝一聲「納命來」，如電劍光一繞，咻的一聲刺耳厲嘯，一道數尺寬的耀眼彩華匹練已射向了「火陽眞人」。

而恰在華天虎繞劍飛擲的同時，「雙魔」已吆喝了「水陸門」，「飛叉幫」，以及「雙鈎會」的嘍囉徒衆們擲叉射箭！

只見飛叉羽箭紛紛射下的同時，耀眼匹練一閃，「火陽眞人」立時發出一聲悽厲刺耳慘叫，一顆紅髮人頭，飛濺了兩丈多高。

「東海雙魔」一見，大驚失色，魂飛天外，一面吆喝着擲叉射箭，一面抱頭竄進了『飛叉幫』的嘍囉徒衆中。

那些嘍囉徒衆們第一次看到劍光一閃，尚沒看到華天虎殺了「雙魔」的小師妹，如今親眼看到劍光一閃，「火陽眞人」的人頭立時飛起了兩丈多高，個個大驚失色，人人嗥叫起來。

這時一聽「雙魔」連聲吆喝擲叉射箭，齊聲吶喊中，紛紛瘋狂的擲叉發箭，有的尚用弩弓神箭與鐵彈丸！

由於嘍囉徒衆不下三四百人，這一萬箭齊發，飛叉同擲，當眞是勢如雨下。

華天虎就在收回「珍珠劍」的同時，胸部先「卜」的中了一飛叉。

他心中一驚，舞劍如飛，立時將如雨下的羽箭鋼叉擊飛！

但是，他的身後左右却傳來「駝背叟」等人的驚呼，「烏梅」諸女的慘叫，以及北邊韓玉娘的悲痛悽呼道：「南瓜，南瓜！妳不能死！妳不能死呀！」

華天虎聽得既驚又怒，由於箭下如雨

，又不能飛身前撲，也無法過去援救。

就在這邊慘呼的同時，對方三四百人中却傳出了「東海雙魔」極爲得意的哈哈大笑！

華天虎悲憤驚急，飛舞着寶劍回頭察看，發現師姐凌霄鳳揮舞着師母昔年仗以成名的「烏錐劍」護着金姥姥，刁婆婆飛舞着「螢珠鐵拐杖」護着地上已中數箭的「小翠」和「春紅」。

北邊的韓玉娘揮劍護着她爹「催命閻羅」，而不遠處的地上則倒着丫頭「南瓜」，她身上早已中了七八箭，而紛紛落下的羽箭和飛叉，仍繼續射落在她身上，顯然已氣絕身死！

附近不遠的「駝背叟」，飛舞着旱烟桿緩緩後退，「金算盤」飛舞着他的金算盤逐漸向凌霄鳳接近。

刁婆婆則厲聲催促道：「兩個老小子，還不快來護住『秋菊』和『小喇叭』她們，她們的身上都中箭了……」

「駝背叟」立即大聲急吼道：「宮主，這樣不行呀！我們得趕快後撤……」

「金算盤」急聲道：「我們撤，他們趕，永遠甩不脫他們……」

話未說完，已經中劍的「小莉」「小桂花」等人已戚聲喊道：「宮主，您們快走吧！不要管小婢們了……」

「小螢」「秋菊」也哭聲道：「宮主，您們快走吧！他們人多勢衆，叉箭不停，這樣下去你們諸位會累死的……」

話未說完，對面人羣中哈哈厲笑的「雙魔」已厲叫道：「有本事你們就儘力施展吧，看你們還能支撐多久，哈哈……哈哈……」

說罷，兩人兀自一陣得意大笑！

由於「雙魔」發出得意大笑，「水陸門」「雙鈎會」，以及「飛叉帮」的徒衆們更高與，發箭更急，擲叉更狠，當眞是密如暴雨。

華天虎看了這情形，再聽了「小莉」「春紅」等人的哭聲哀求，簡直要瘋狂了。

他知道，「秋菊」等人說的不錯，這樣下去，不但無濟於事，最後必然是所有的人眞力枯竭，揮劍無力，一個個中箭而死。

心念及此，決心趁自己還有一些體力，不如冒死飛衝過去，能殺一人殺一人，能殺一雙殺一雙……

也就在他決心衝過去和對方拚了的同時，驀聞北邊的韓玉娘，嬌喘怒叱道：「大傻子，爲什麼不試試茅山道姑的『天雷子』？」

一句話提醒了華天虎，他丢掉手中的劍鞘，急忙探手懷內。

他掏出了「慧心」道姑給他的黃絲袋，却發現黃絲繩仍緊緊的繫着絲袋口。

他右手舞劍，左手拿着絲袋，那裡還有手去解黃絲繩？

這時，他才懊悔沒有聽那位「慧心」道姑的話，事先將「天雷子」縫在腰袋內，或最容易取到的地方！

也就在這時，那邊又傳來了韓玉娘的怒斥道：「大笨瓜，沒有手你沒有嘴巴？」

華天虎一聽，恍然想起，他立即將絲袋送到嘴巴上，張口一咬，「嗤」的一聲咬下一塊絲布來。

絲布入口，他立即覺得絲布中就有一夥「天雷子」。

他無暇多想，再不遲疑，運集十成眞力，「噗」的一聲噴了出去！

只見一點晶瑩紅星，原本比黃豆大一些，但經他用眞力一吹，不但快如流星，而且突然迎風漲大了一倍，直向對方人羣前射去。

華天虎沒想到「天雷子」飛射的這麼快，心中一急，脫口想喝，手中劍一式「亂繞雲」，咻的一聲擲了出去。

只見刺耳劍嘯聲中，一道數尺寬的耀眼彩華匹鍊，快如閃電般，直追前面飛射的「天雷子」，看來不偏不斜，好像「天雷子」對劍光有無比的吸引力。

也就在耀眼彩華匹鍊追及「天雷子」的同時，「轟」的一聲震天暴響，立時爆開一團十數丈方圓的巨大飛騰火燄，迅速擴大，直升夜空半天。

也就在火燄爆開的同時，山搖地動，夜空通紅，對面三四百人，立時掀起一片鬼哭狼嘷的悽厲慘叫，隨着火燄的擴大，瞬間淹沒在火海中！

華天虎「啊？」了一聲，張大了嘴巴瞪大了眼，完全驚呆了！

也同時大吃一驚的「駝背叟」和「金姥姥」等人，在驚恐大叫了一聲之後，紛紛急呼道：「大家快跑！大家快跑……」

華天虎依然震驚的呆在那兒，似乎根本沒有聽到！

早已背起「催命閻羅」的韓玉娘却飛身縱了過來，萬分惶急的尖叫道：「傻子！還不快走，在這兒等死……」

話未說完，拉着華天虎的手飛身就走！

華天虎本能木然的跟着跑，他腦海裡仍然印着方才的那團火球爆開時三四百人的驚恐，逃竄和慘叫！

也就在他轉身跑沒數丈的同時，一陣巨大無比的狂風推力，呼的一聲吹了過來。

這陣狂風挾着炙人的熱氣和刺人肌膚劇力，呼的一聲吹了過去。

一陣驚呼和慘叫，前面扶着「烏梅」諸女奔逃的凌霄鳳、金姥姥，以及「駝背叟」等人，紛紛立身不穩，就像被風吹的柳絮般，直向十數丈外滾去。

華天虎和韓玉娘當然也不能例外，呼叫聲中，身形也被熱風吹得向前滾去。

韓玉娘背着父親「催命閻羅」，就地一滾，父女兩人立時被吹開了！

華天虎很想抓住韓玉娘助她一臂之力，但是，萬鈞力量的狂風，吹得他也像皮球一樣，直向數丈以外滾去！

狂風吹力一弱，華天虎怒喝一聲，挺身站起，一見韓玉娘仍在向前滾去，飛身縱落在韓玉娘前面，立即用腿部將她滾動時嬌軀擋住。

因爲，他的右手拿着「珍珠劍」，左手握着黃絲袋，沒有手去拉韓玉娘，但是，直到現在，他仍不知道「珍珠劍」是在什麼情況下收了回來。

華天虎低頭一看地上的韓玉娘，大驚失色，脫口驚啊，再度嚇呆了！

因爲，韓玉娘的美艷面龐上，儘是塵土碎草和烏烟，衣褲破碎，不但露出了肌

膚肩臂，甚至半露出胸部乳房。

韓玉娘緩緩睜開眼睛，僅看了華天虎一眼，又乏力的緩緩閉上。

華天虎心中一驚，正待蹲下去問她怎樣了，却發現「烏梅」諸女橫倒豎臥，仰面朝天，她們身上中的箭，大都斷在體內，顯然都已氣絕！

就在這時，遠處突然傳來葉小倩的哭聲悽呼道：「娘！娘——」

華天虎聞聲轉首，只見「小痳雀」攙扶着葉小倩，正吃力的向着蜷臥地上的刁婆婆身上前奔去。

他遊目一看，除了他一人外，沒有一個人還站在地上。

金姥姥、刁婆婆，以及「駝背叟」和「金算盤」，個個仰面躺臥，俱都衣衫破裂！

山野火紅，樹木搖動，全山廻响着「隆隆」震耳雷聲，夜空一團近百丈方圓的大火球，仍在翻翻滾滾徐徐上升！

對面「飛叉帮」，「雙鈎會」，以及「水陸門」的所有徒衆，一片焦黑，沒有一個人動一動，也再聽不到「雙魔」得意的哈哈笑聲！

他目光呆滯，神情木然，他似乎處身在夢境中，因爲，他一直不能接受這是事實。

就在這時，驀然傳來一聲嬌喘乏力的呼聲：「虎……弟弟……」

華天虎悚然一驚，突然想起了師姐凌霄鳳。

循聲一看，只見美艷如仙的師姐凌霄鳳，完全和韓玉娘一樣，頭髮蓬散，衣服破裂，仰面躺在七八丈外。

心中一陣絞痛，悽呼了一聲「師姐」，飛身撲了過去。

一到近前，急忙蹲身，再次悽呼了聲「師姐」，伸臂將凌霄鳳的嬌軀攬抱進懷裡，立即將自己的面龐，痛心懊悔的貼在凌霄鳳的酥胸上。

凌霄鳳已沒有氣力掙扎，也不會再想到羞赧，更沒有虎弟弟往日擁抱她時的激動快慰之感，她只是乏力喘息着問：「是誰……給你的……『天雷子』……」

華天虎悲痛懊悔，噙着涙說：「是一位茅山道姑……」

凌霄鳳憤然繼續問：「她可曾……告訴你……威力……和後果……」

華天虎痛心的搖頭說：「沒有，她只說威力奇大，一出之下，不但可立時轟動武林，震驚江湖，俺華天虎的大名也可在一日之間名滿天下……」

話未說完，凌霄鳳已乏力的冷冷笑了，並憤聲道：「是震驚了武林江湖，但名滿天下的却不是你華天虎……」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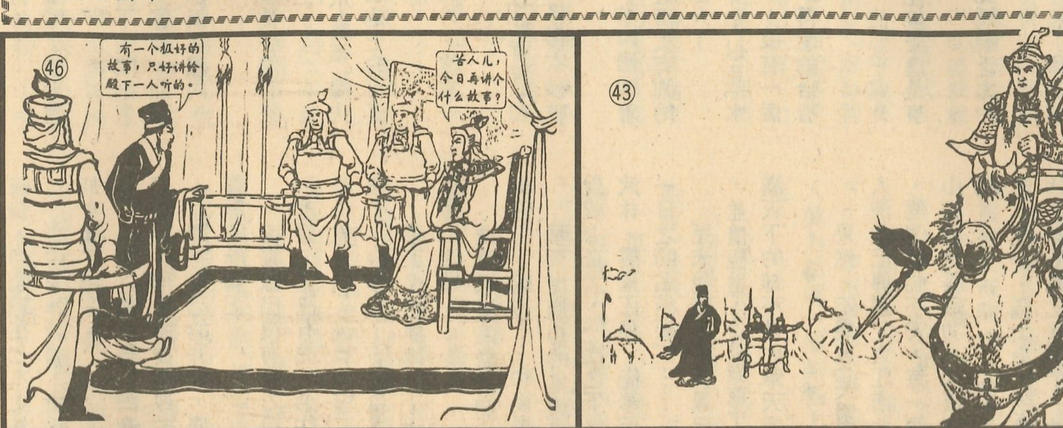
果然，不幾天「天雷子」重現江湖的駭人消息已傳遍了大江南北，人人談之色變，個個惴惴不安，每一個人談論的都是茅山派的詭異武功，却沒有那一個去提及造成這樁大新聞的人却是功力奇高的華天虎！但是，福大命大的華天虎並不介意這些，至少他又逃過了一劫，還救了師姐凌霄鳳，韓玉娘，以及刁婆婆等人和三位怪傑！要知道以後各情請留意「俠盜玉麒麟」故事刋出。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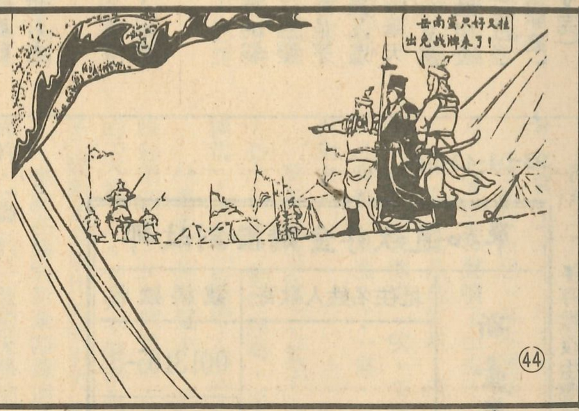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三　　徐玉珊．編繪

雙槍陸文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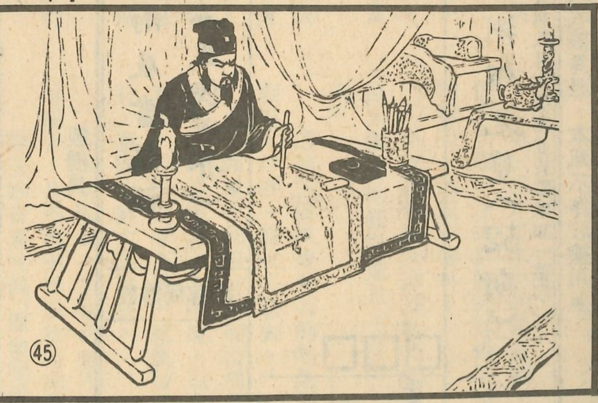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43　王佐從文龍營中出來，遠遠看見又一員金邦新來的小將，使一桿烏纓鐵槍，從陣上得勝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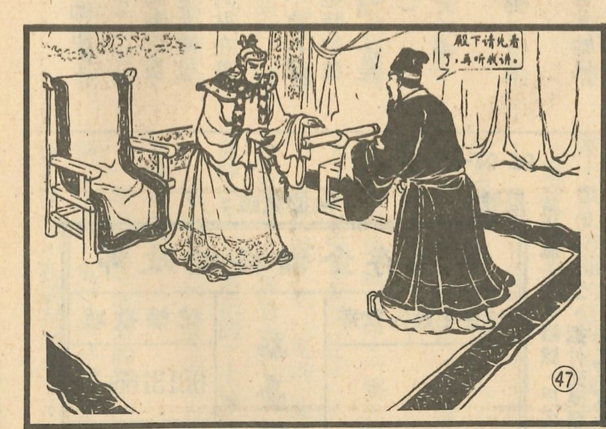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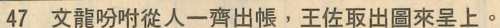
44　王佐連忙向小番打聽，知道這人名叫曹寧，比陸文龍更猛，從黃龍府到此助戰，接連殺死了宋營中徐慶、金彪二將；張憲和嚴成方先後應戰，也只戰了個平手。



45　王佐聽了一驚，暗想岳元帥又添了一個敵手，必定更加憂急；回到住處，他就連夜畫起一幅圖來，決定用這圖作個引線，對陸文龍說穿他的身世。

46　第二天，王佐又來看陸文龍，要他先叫小番們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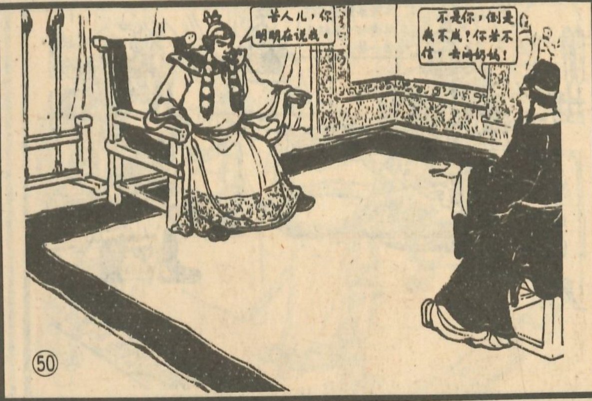


47　文龍吩咐從人一齊出帳，王佐取出圖來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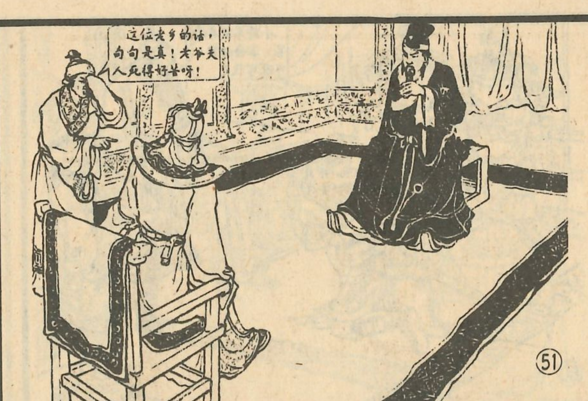


48　文龍接過一看，只覺得畫上有一個人很像他的"父王"兀朮，別的一點也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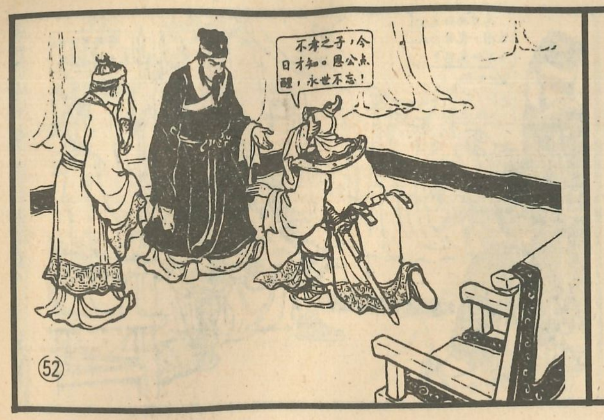
49　王佐把圖掛起，指着圖上的陸登和謝夫人的屍體、乳娘手中的陸文龍、兀朮和番兵，源源本本地講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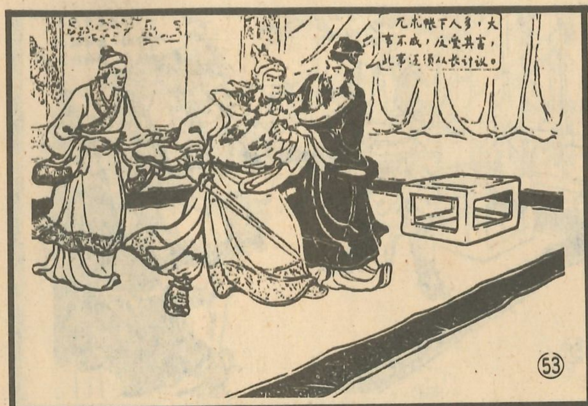
50　文龍一聽，如大夢初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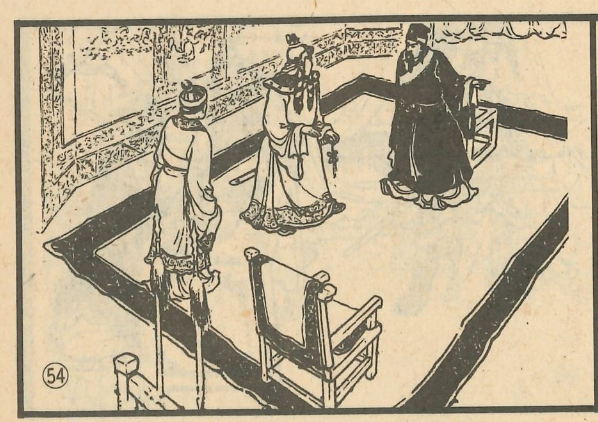
51　這時，乳娘哭哭啼啼走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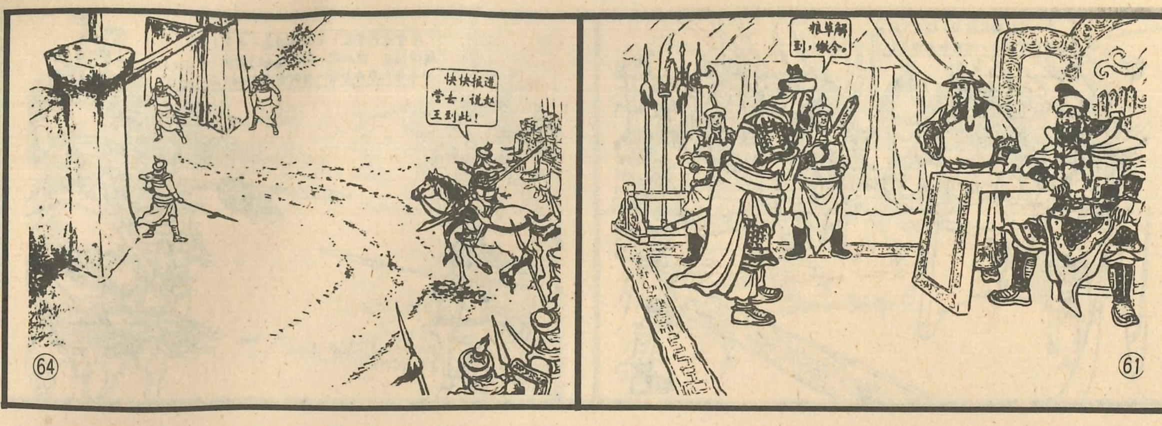
52　文龍淚如雨下，跪拜了乳娘，又拜王佐。



53　拜罷起身，文龍拔劍在手，咬牙切齒地要去殺了兀朮，投奔宋營。王佐急忙攔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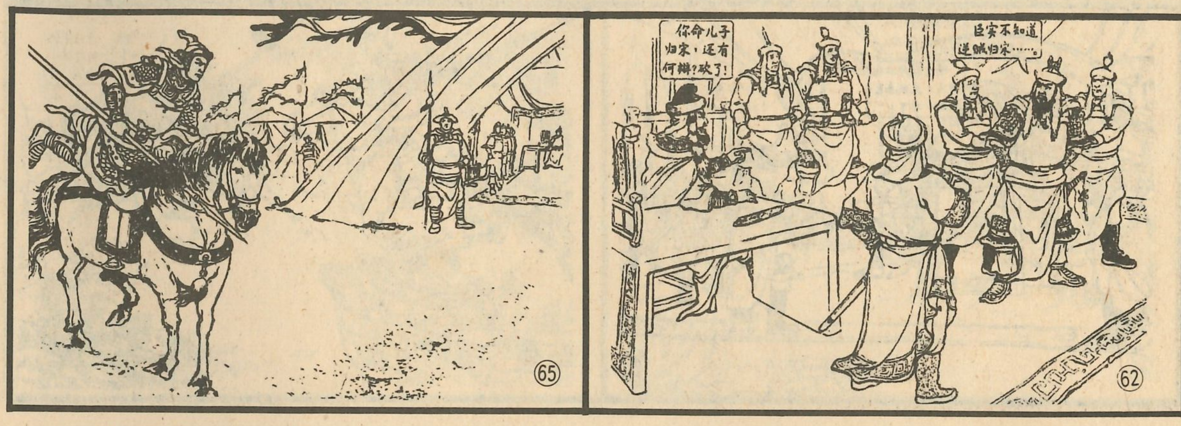


54　王佐勸文龍忍耐一時，等機會立個功勞，再去見岳飛。王佐又向文龍打聽曹寧的來歷。文龍告訴他，曹寧是曹榮的兒子，曹榮被劉豫誘騙降金。曹寧也是在金邦長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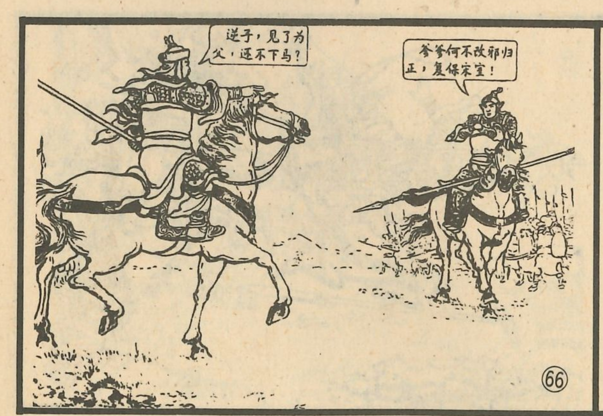
64　曹榮提刀上陣，來到宋營前，單叫曹寧出來見他。

61　兀朮在帳中聞報曹寧投宋，正在惱悶，曹寧的父親曹榮解糧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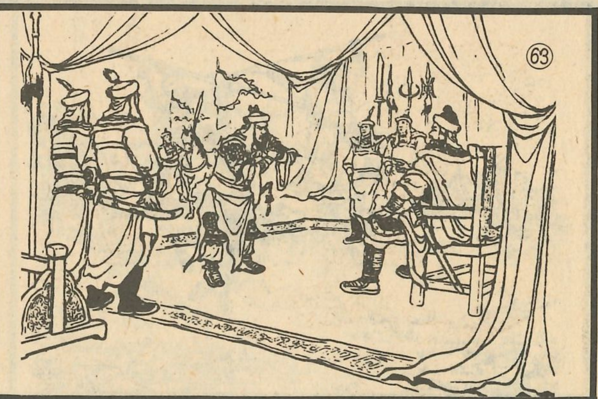


65　岳飛聞報，命曹寧出營，叫他見機行事，勸他父親早日反正。曹寧得令，提槍上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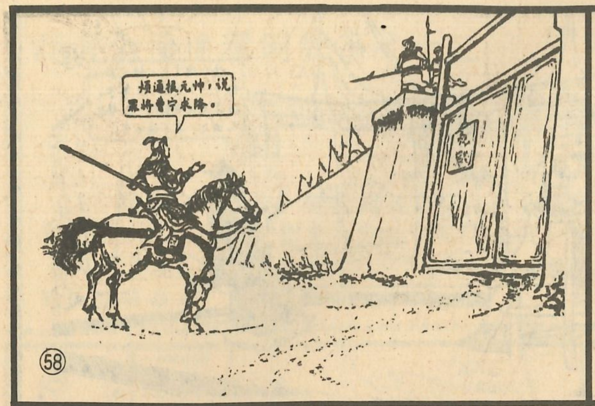
62　兀朮大喝一聲，叫小番把曹榮綁了，推出去要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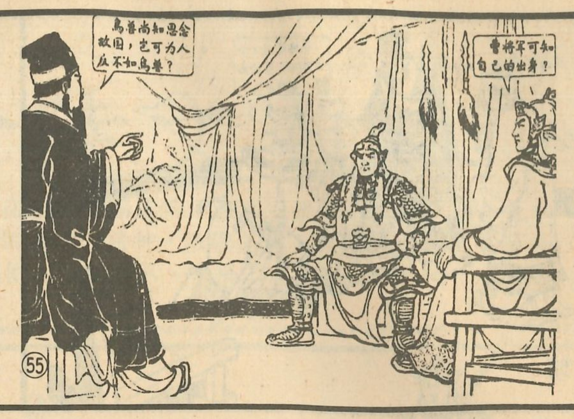
66　父子在陣前見面，曹寧苦苦勸父親歸宋。



63　曹榮哀求兀朮，讓他出陣擒回兒子。兀朮這才吩咐鬆綁，命他速去擒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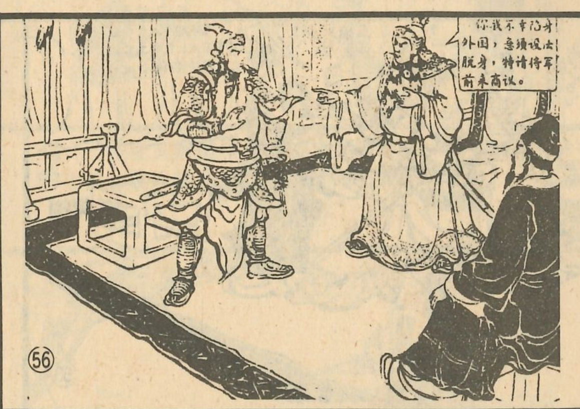
58　第二天清早，曹寧上馬出了番營，裝作單身挑戰，直到宋營投書。



55　王佐讓文龍派人把曹寧請來，就說苦人兒最會講故事，讓他來聽。果然王佐又把"越鳥歸南""驊騮向北"兩個故事說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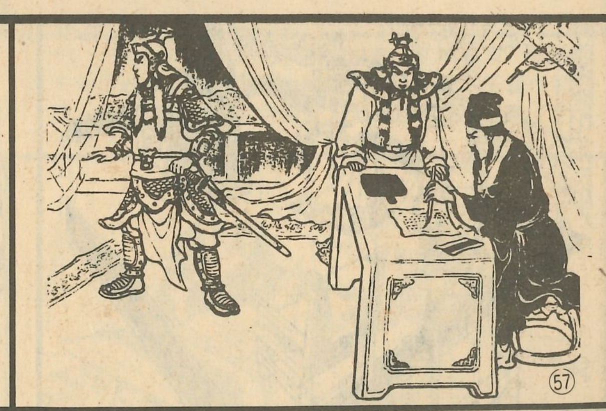
59　岳飛見了曹寧，拆書觀看，喜出望外。



56　接着，王佐把曹寧的出身一一說了出來。曹寧聽了大吃一驚，連忙叫王佐不要在"殿下"面前胡說。陸文龍就把自己的身世也告訴了曹寧，並和他商議如何脫身之事。



60　岳飛又對曹寧慰勉了一番，吩咐旗牌給他換了衣甲，留營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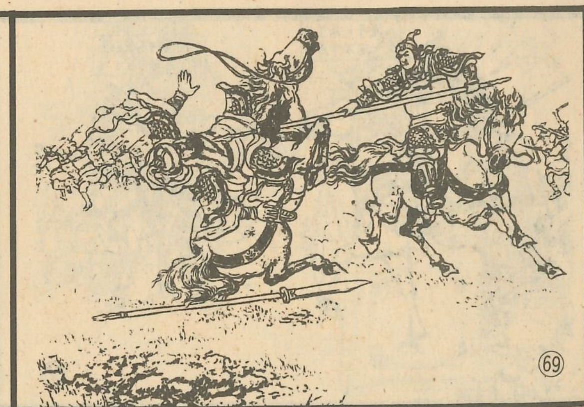
57　他們三人秘密商定，先由曹寧投宋營送信，再與陸文龍裏應外合，立功贖過。王佐當即寫好信，交曹寧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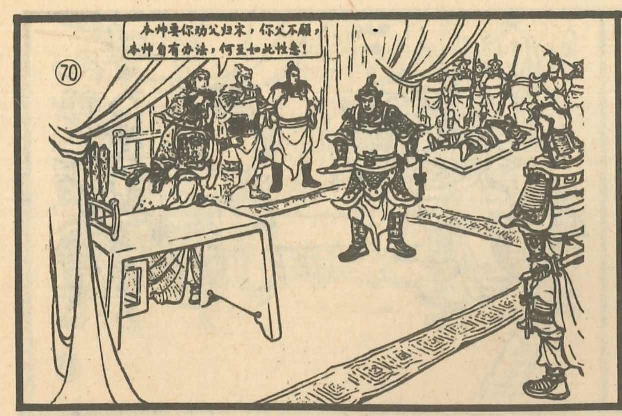
67 曹榮不聽，曹寧就把王佐告訴他的曹榮降金的丑史說了出來，叫曹榮回去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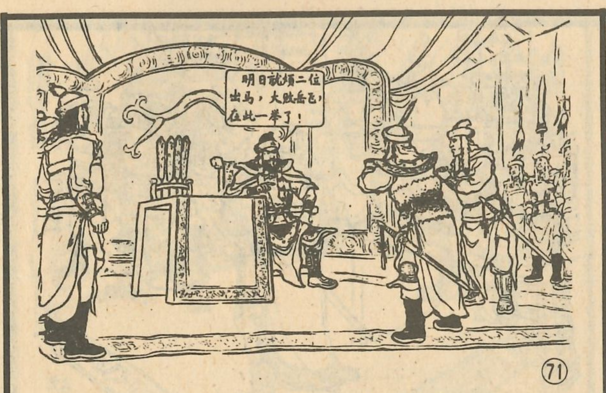
68 宋兵聽了曹寧的話，同聲笑罵，曹榮不由惱羞成怒，拍馬舞刀，直取曹寧，照頂門就一刀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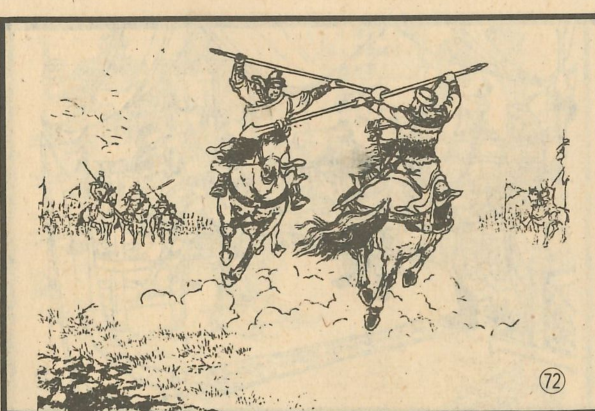
69 曹寧一時按捺不住，擺手中長槍抵擋，不料一下將曹榮戳死。



70 曹寧吩咐軍士抬了曹榮屍首回營繳令。岳元帥聞報，出乎意外，但曹榮背叛本朝，屬於罪有應得，只是責怪曹寧不該如此魯莽急躁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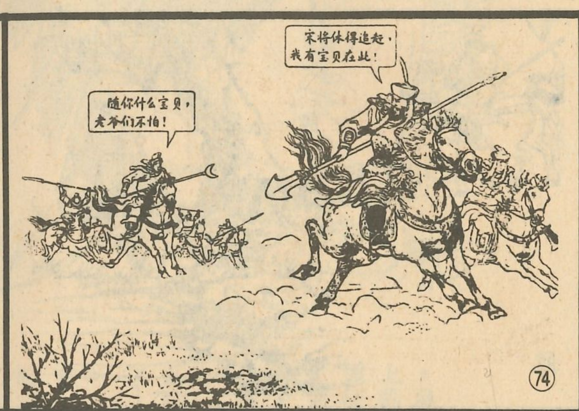
71 兀朮聞報曹榮被兒子挑死馬下，又添惱恨；直到看見從黃龍府來了完木陀赤、完木陀澤兩員金將，報告連環甲馬已經教練成功，帶來候令，這才反憂爲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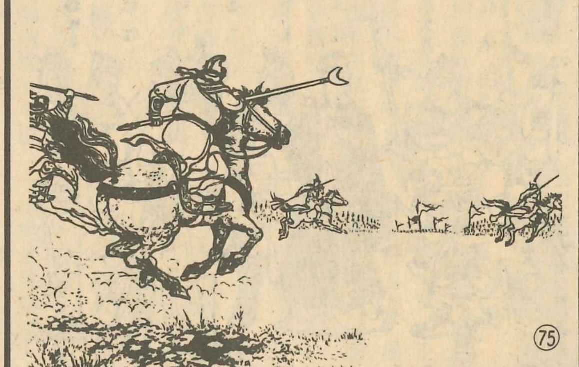
72 第二日，二人先把連環甲馬埋伏營中，這才領兵到宋營挑戰。董先同陶進、賈俊、王信、王義一齊出馬。完木陀赤舞動鐵桿槍，架開董先的月牙鏟，先戰了起來。



73 完木陀澤見哥哥戰不過董先，一抖手中渾鐵钂，飛馬來助戰。這邊陶進等四將，各舉大刀上前。七個人跑開戰馬，猶如走馬燈一般，團團厮殺。



74 兩員番將怎敵得過五位宋將，只得回馬敗走。董先等哪裏肯捨，拍馬追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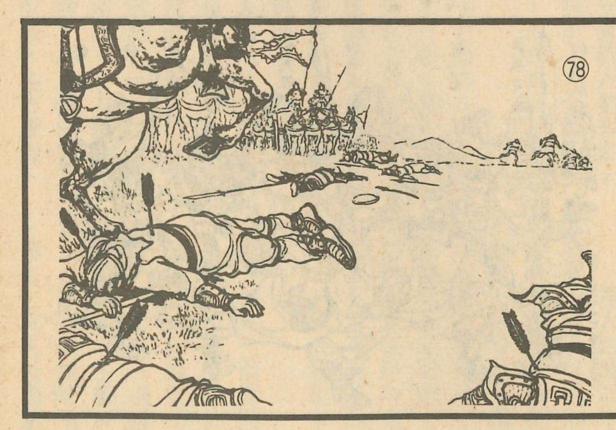
75 剛追到營前，只聽得一聲號炮響，兩員番將左右分開，中間番營裏擁出三千人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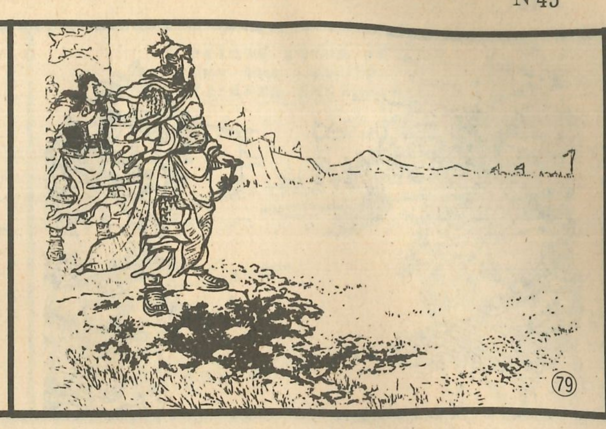
76 董先等一看，只見那馬身上都披着生駝皮甲，馬頭上都用鐵鈎鐵環連鎖着，每三十匹一排。



77 又見那馬上軍兵，各穿着生牛皮甲，臉上也用牛皮做成假臉戴着，只露出兩眼；一排弓弩，一排長槍，共一百排，把五位宋將，五千宋兵，一齊圍住，槍挑箭射！



78 可憐董先等五將與五千人馬，不上一個時辰，盡喪在陣內！只剩幾個宋兵，帶傷逃回宋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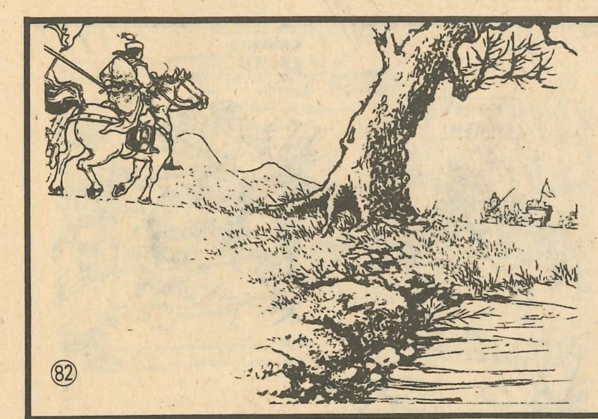


79　岳飛聞報，連聲痛哭；問明情形，傳令准備祭禮，親自出營，遙望番營，哭祭一番。

80　岳飛知道這種連環甲馬是當年呼延灼用過的，只有徐寧傳下鈎鐮槍可破，就命孟邦杰、張顯，各帶兵三千，去練鈎鐮槍，又命張立、張用，各帶兵三千，去練藤牌。



81　這時，王佐在金營天天與陸文龍相見；文龍告訴王佐，說兀朮派了一支人馬，渡江偷襲臨安去了。



82　原來兀朮派鶻眼郎領兵五千，抄小路南進，企圖使岳飛回兵去救，以便乘機掩殺。鶻眼郎的人馬離朱仙鎮不遠遇見押送糧草到朱仙鎮來的三千宋兵。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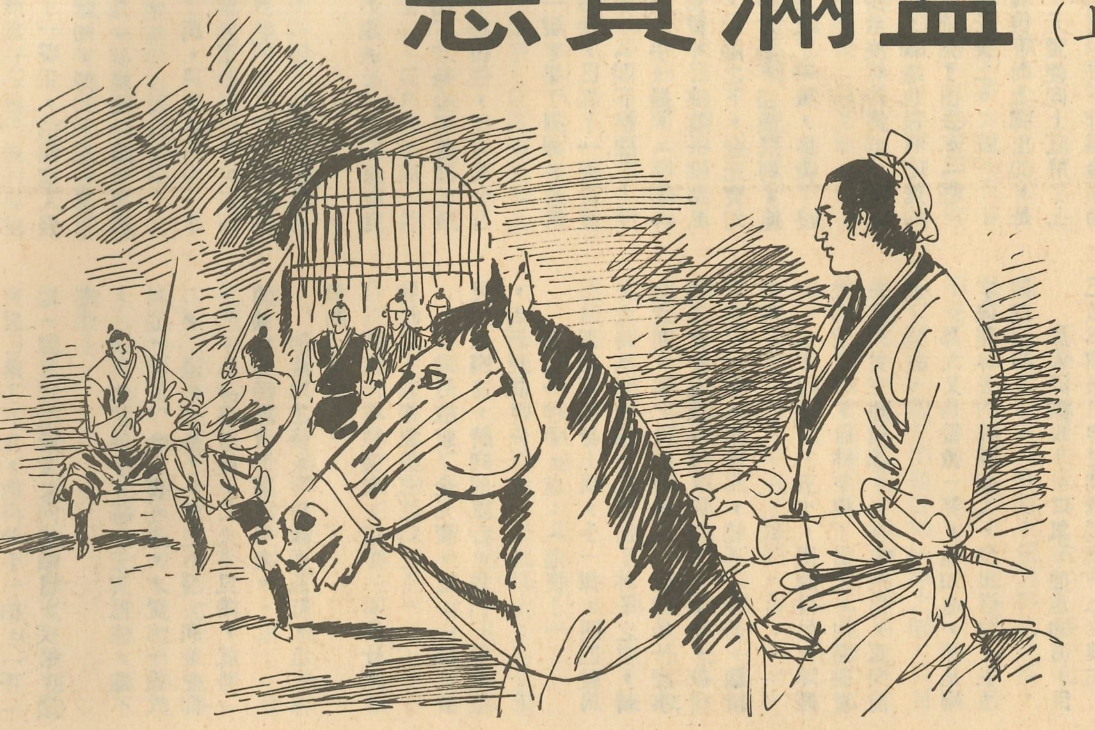




上兩圖爲本故事主要人物

武俠中篇故事／黃陵子·文　可飛·圖

惡貫滿盈（上）



山寨來客人

山上的風很勁，壓得樹梢盡皆彎着腰，發出「刷刷」的聲响，那支老高的旗桿上的一面大旗，更給勁風吹得不住作响，旗幟的邊上，綉着一條龍，旗子在飄蕩間，那龍看來，更像是活的，要騰空而去一樣，而在旗子的正中，則綉着一個老大的「漢」字。

那一面大旗，在官道上還看不見，可是一轉進通向山上的道路，就可以看得到了！

面向山口的道路，是一條只有兩丈來寬，一邊是參天古木，一邊是聳天峭壁的險道，看來，這條道路，靜悄悄地，可以直通山腳下，但是方圓千里的人都知道，元軍三次征剿，全在這條道上，全軍覆沒，那一旁的參天峭壁上，飛龍寨有着數不清的埋伏。

這時，正是元朝末年，蒙古人的統治，已漸式微，當飛龍寨才一起，豎起那面大「漢」字旗時，元軍嘗會來打過幾次，但幾次都大敗虧輪，狼狽而退，後來，各地義軍蠭起，元軍疲於奔命，潰不成軍，早已無能力再來理會飛龍寨了！

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都知道，飛龍寨三位寨主，全是武藝超羣的好漢，他們並不打家刦舍，要出動，打的是元軍的倉庫，殺的是替蒙古人效勞的狗官。

飛龍寨有將近一萬精兵，勢力極具雄厚，以飛龍寨的實力而論，足足可以攻佔城池，自立爲王的了，所以，各方豪傑，對飛龍寨都極其矚目。

提議舉義旗

那一天，正是深秋時分，秋風勁疾，刮得官道上，揚起一團團灰沙，只聽得一陣馬鈴响，一個人策着一匹駿馬，疾馳而來。

那人來到了通向飛龍寨的那一條路口，勒住了馬，停了一停。只見他氣宇軒昂，方面大耳，身形高大，有一股自然的威儀。

他皺着眉，向前打量着，整條路上，看來一個人也沒有，只有被秋風吹落的黃葉，在路上團團地打着轉，騰地又落下，終於滾到路邊，堆成了一大堆。

那人約莫三十上下年紀，在他的衣袖之上，連着兩個劍鞘，那是兩柄比他小臂略長的短劍，短劍不懸在腰際，而連在衣袖上，着實可算異特，尤其那兩柄短劍，比他的小臂略長，是以他雙手勒住了韁，倒像是他的肘部，長了一個尖角一樣。

那人在路口略停了一停，又抖着韁，不急不徐，向前馳了出去，馬鈴聲有節奏地响着，在秋風中聽來，更有一股瑟肅之感。

那人一面策馬向前，一面不斷兩面打量着，在他的臉上，現出一種十分深沉的神色來，當他在那條路上，馳出了兩三里時，只聽得一邊濃密的樹林中，响起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

那陣尖銳的哨子聲，從林中直向半空傳去，那人抬頭望去，只見一支响箭，射

上半空，足有四五丈高，才又折了下來，恰好落在他的前面。

那人心中暗喝了一聲采，飛龍寨人强馬壯，江湖上人盡皆知，旁的不說，單說這一支響箭，要不是一個能開得鐵胎弓的人，如何射得出來？

那人立時勒住了馬，只聽得林中一陣馬蹄聲起，四匹駿馬，疾馳了出來，來到了路上，一字排開，一個頭目打扮的人在馬上拱了拱手，道：「閣下是路過此處，還是特來訪寨！」

那人不急不徐，說道：「在下想來見見三位寨主。」

那頭目道：「閣下若是少了盤纏，飛龍寨規矩，只要閣下接得住，便有黃金百兩相贈！」

那人「哦」地一聲，揚了揚眉，還未曾開口，那頭目一揮手，已抓了一錠黃澄澄的金元寶在手，道：「閣下接住了！」

他一句話才出口，手一揚，「呼！」地一聲響，那個金元寶，已挾着一股勁風，向前直飛了過來，秋陽之下，金元寶幻成了一股金虹，來勢又急，迎面飛到，連那人的坐騎，也陡地吃了一驚，長嘶了起來。

那人的臉上，掛着淡然的笑容，看到金元寶劈面飛了過來，絲毫也沒有吃驚的神色，只見他伸指向前彈了出去，「啪」地一聲，正彈在那金元寶上。

他那一指，乃是自下而上彈出的，是以一彈中了金元寶，元寶便向上直飛了上去，他緩緩一笑，道：「在下非為金銀而來。」

等他這一句話講完，彈上去的金元寶，又已落了下來，他再伸手一拍，「呼」地一聲，那金元寶又向着頭目，疾飛了過去！

頭目急忙伸手，將金元寶抓住，却不料他一抓住了金元寶在手，才覺出一股大力湧了過來，身子一個坐不穩，向後便仰，尚幸他身手敏捷，又來得見機，就勢一個觔斗，從馬背上翻了下來。

他落地之後，不禁滿面通紅，道：「佩服！佩服！」

那人仍然微笑着，道：「不算什麼，我此來，只想見見三位寨主！」

那頭目收起了金元寶，道：「閣下要見三位寨主，請向前直行，我們不能擅離，尚祈見諒。」

那人一伸手，道：「隨便！」

那頭目翻身上馬，手一揮，四匹駿馬，立時洒開四蹄，又奔進了林子之中，轉眼之間，路上又靜得出奇，就像是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一樣。只有那支響箭，還留在路中，那人策着馬，繞過了響箭，繼續向前去。

他才行出了三五丈，便聽得另一陣輕微的哨子聲，自林中傳了出來，他循聲看去，只見三隻信鴿，自林中飛出，直向前飛了過去。

那人又是微微一笑，他知道，那是剛才退回林去的那四個人，發出信號，去通知前面的人了。

那人深深吸了一口氣，他也知道，自己貿然前來，要見到飛龍寨的三位寨主，並不容易的事，但是他却極有信心可以見得到他們三人。

他的心中，早已擬好了一整套的計劃，這一整套的計劃，必需在見到了飛龍寨的三位寨主之後，才能逐漸實行。

而當他的計劃，逐步實行之後……

那人想到了這裏，不由自主，笑了起來。

那人的容貌，十分端正、威嚴，可是當他笑起來的時候，他臉上浮現的那種笑容，却和他嚴肅端正的容貌，看來不怎麼相稱，總叫人覺得有點奸詐的味道。

那三隻信鴿，去勢自然比馬兒快得多，很快就飛出了兩三里，那地方，林子已到了盡頭，兩面全是峭壁，在峭壁之間，是兩丈來寬的山路。

也就在山路的口子上，裝着兩扇鐵門，那鐵門足有三丈來高，鐵枝排成方形，每一根鐵枝，都有手臂粗細，不論是打直或是打橫的鐵枝上，全是密密的尖刺，在陽光下閃閃生光。

那些尖刺，約有三四寸長，鋒銳無比，叫人看了，就禁不住心頭生寒！

鴿子飛過了鐵門，在鐵門之後，有十來個嘍囉守着，只見一個頭目抬起手來，鴿子停在他的手臂之上，他自一隻鴿子的腳下竹筒中，取出一卷紙來，展開了，看了一看，向各嘍囉做了一個手勢，道：「有人來了，來人不明來歷，甚是棘手，要小心！」

一個小頭目笑道：「韃子兵成千上萬的攻來，也攻不破這鐵門，却怕怎地？」

那頭目瞪了他一眼，而就在這時候，已經可以聽到，馬蹄聲不急不徐地傳了過來。

馬蹄聲越傳越近，轉眼之間，已可以看到一人一騎，來到離鐵門不過十來丈外，又一眨間，來人已經到了鐵門之前。

那頭目揚聲喝道：「來者何人？」

那人在鐵門之前，約七八尺處勒停了馬，道：「在下姓楊，名威，特來拜見三位寨主，請閣下通報！」

那頭目揚着臉，道：「咱也不識字，什麼羊，什麼牛，你可有名帖麼？」

楊威道：「未曾帶有名帖。」

那頭目的樣子，更是愛理不理，道：「連名帖也沒有，如何替你通報？」

楊威雙眉向上一揚，一側頭間，炯炯目光在路旁一塊碑形大石上，略停了一停，道：「那好辦！」

只見他身形一縱，已自馬上一翻而下，身形極其靈巧，他自馬上翻了下來，大踏步向前走去，到了那塊碑形大石之前，一伸手，握住了石塊。

這時，在鐵門後的頭目、嘍囉，都以十分好奇的眼光望定了楊威，也不知楊威來到了大石之前，是想作什麼。只見楊威握住了大石，略一運氣，五指一緊，手臂向上，陡地一振。

那塊大石，少說也有兩百來斤重，還有一小半是埋在土中，可是楊威手臂一振間，那塊大石竟已被他的左手硬生生地提了起來。

這一下，令得鐵門後的頭目，嘍囉，盡皆咋舌不已，那頭目禁不住道：「好氣力！」

楊威却若無其事，只見他左手提着大

石，右腕突然翻了一翻，只聽得「錚」地一聲響，他的手中，已經多了一柄極具鋒銳的短劍。

他的短劍，本來是佩在小臂之上的，劍柄連他的手腕，相去也不是太遠，只要一曲手，就可以抓到劍柄，可是在那樣的情形下，要抓住劍柄容易，想要將劍掣出鞘來，却並非易事。

但是楊威的出手極快，只見他一曲手間，劍已到了手中，劍光閃耀，他是如何掣劍在手的，那頭目和嘍囉，根本未曾看得清。

楊威一掣劍在手，就在那碑形大石，平整的一面刻將起來，剎那之間，只聽得「刷刷」之聲，不絕於耳，石屑四濺，間中還有一串串的火星爆了出來，一剎間，便已在石上，刻了一行字：「淮陰楊威拜見」，他一刻完，一揚手，就將短劍拋上了半空。

當楊威將短劍拋上半空之際，他並不抬頭向空中的短劍望去，只是側着頭，打量着大石上的那六個字，像是在端詳這六個字是否刻得好。

那一柄短劍，飛高了一丈五六，便落了下來，也就在那柄短劍開始下落之際，楊威伸出了右臂，曲起了小臂，手向着上面。

直到這時，他眼睛仍然望着那塊大石，可是，短劍落了下來，却是不偏不倚，分毫不差，「錚」地一聲響，恰好插進了鞘中！

這一手絕技，簡直將在鐵門後的那些人看得呆了！

也就在這時，楊威已轉過身來，笑道：「名帖在此，請接住了！」

那頭目聽得楊威如此說，不禁大吃一驚，但是他心中還在想，鐵門如此之高，只要自己不開鐵門，對方一定也玩不出什麼花樣來。

可是，就在那頭目如此想之際，只見楊威左手一揚，那塊少說也有兩百來斤重的大石，挾着呼呼勁風，竟向上直飛了起來。

那塊大石，飛過了鐵門，落了下來，嚇得鐵門後的那些人，一起後退，「蓬」地一聲，大石落在鐵門之後，陷入土中，也足有半尺來深，楊威指着那塊大石，微微一笑，道：「名帖已有了，閣下還不去通報麼？」

那頭目狼狽道：「是！是！」

那頭目轉身就走，楊威又道：「且慢，既去通報，為何不帶名帖？」

那頭目站住了身，神色尷尬之極，上山的路還遠，這塊兩百來斤的大石，他不是扛不動，但是扛到三位寨主跟前，也就夠瞧的了。

可是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他又決無就此罷休之理，是以他乾笑着，道：「我倒忘了！」

他硬着頭皮，來到了大石之前，先將大石豎直，然後，雙手抱着，用力將那塊大石抱了起來，放在肩頭上，道：「閣下稍待。」

楊威微笑着，道：「不要緊，我在這裏等！」

他背負雙手，慢慢向側邊踱了開去，來到了一塊大石之旁，坐了下來，雙手抱膝，樣子看來，十分悠閒。

而在鐵門後的那十幾個嘍囉，却是緊張非常，他們已經看出，來人的武功極高，要是寨主還未下山，便被他過了鐵門，那可吃罪不起，是以人人都按住了刀柄，全神貫注，望定了楊威。

那頭目扛着那塊大石，奔出了一里許，已是氣喘如牛，他將大石放了下來，略停了一停，只見前面峭壁之後，兩騎馳了出來。

自峭壁後轉出來的，自然也是飛龍寨的人馬，那兩個人看到了那頭目，便笑道：「什麼事如此狼狽？」

那頭目一面抹着汗，一面道：「你們來得正好，快將馬讓給我，我有要事，去見寨主！」

那兩個人來到了近前，一起翻身下馬，看到了石上所刻的六個字，也是齊齊一驚，道：「這人現在何處？」

那頭目道：「就在頭度鐵閘之外！」

那兩人道：「來，快上馬！」

其中一個，翻身下了馬，和頭目合力將大石抱上馬鞍，另一人也下了馬，將馬讓給了頭目，那頭目騎着一匹馬，牽着一匹馬，向前馳去。

不多久，山路越來越是陡峭，也越來越狹，又過了些時，只見豁然開朗，眼前是一個大石坪。到了這大石坪，那面漢字旗，也近在眼前了！

那頭目策着馬，直來到了寨門之前，大聲嚷叫道：「快開寨門。」

守在寨門前的嘍囉，早已推開了寨門來，那頭目直衝了進去，在頭廳之前停了下來，翻身下馬，在另一匹馬的馬背之上，將那塊大石抱了下來，走上石階，到了頭廳之中。

這時，早已有人報了進去，飛龍寨的二寨主，雙刀劉南光，帶着兩個頭目，自後面轉了出來，劉南光一出來，看到那頭目抱着一塊大石，正在喘着氣，神色又十分緊張，他不禁呆了一呆，說道：「什麼事？」

那頭目看到了劉南光，才算是鬆了一口氣，忙道：「二寨主，有人來訪寨！」

劉南光雙目一揚，道：「什麼人？」

那頭目手一鬆，將那大石拋向地上，道：「他將姓名刻在這塊大石之上，說是權充名帖！」

劉南光向那塊大石望了一眼，「哦」地一聲，走向前去，那塊大石在落地之際，刻着字的一面，恰好向着下面，劉南光來到大石之前，伸足一挑，便將大石翻了轉來，他一看到大石上所刻的六個字，心中便是一凜，失聲道：「楊威！倒是久仰此人的大名！」

他一面說着，一面抬起頭來，道：「這人在何處？」

那頭目已經定下神來，說道：「現在大鐵門外相候，看他的來勢，像是不懷惡意！」

劉南光「哼」地一聲冷笑，又向那塊大石瞟了一眼，道：「不懷惡意？分明是掂我們的斤兩來了，我們到大鐵門前去看看，你去告知大寨主，三寨主，叫他們好作準備，替我備馬！」

劉南光高聲一叫，立時就有兩個頭目奔了出去，飛龍寨中，號令最嚴，片刻之間，便聽得外面有馬嘶之聲，劉南光撩起袍角，大踏步走了出去，翻身上馬，順着山路潑刺刺地奔了下去。

坐在大鐵門的楊威，一直抱膝望着天，直聽到了蹄聲，他才緩緩站了起來，這時候，劉南光也已馳到了近前，馬兒還在向前急馳着，劉南光身子一橫，已自馬背之上直跳了下來，手一摔，將韁繩摔給了一個迎向前來的小嘍囉，他自己身形一個起伏，已到了鐵門之前。

隔着鐵門，劉南光和楊威兩人，相距不過六七尺，雙方全都不出聲，只是打量着對方。

劉南光生得短小精悍，一臉慓悍之氣，楊威長身挺立，貌相端莊，劉南光看了，心中先是喝了一聲采，他緩緩地說道：「楊朋友到訪，實是敝寨之幸，請！」

他口中說着「請」，自然是請楊威進大鐵門來了。可是，他却也只是說了一個「請」字，一點動作也沒有。在他身後的兩位嘍囉，也都只是神色緊張地，直挺挺地站着，一點表示也沒有！

楊威看到了這種情形，微微一笑，道：「這位定是飛龍寨的二寨主了！」

劉南光道：「不敢，在下姓劉，名南光。久仰楊朋友大名，大哥和三弟，在寨中一定也急於與楊朋友見面，請楊朋友上山好說話！」

這一次，劉南光話說得更明白了，可是在他身後的那些小嘍囉，仍然站立着，一動也不動，只有一個人向前走出了兩步，兀立在門柱之旁。

在那門柱上，有凸出的三根鐵桿，那小嘍囉來到了門柱之旁，一動不動，那兩扇大鐵門，仍然紋絲不動地關着，陽光射在鐵門上銳利的尖刺上，發出閃閃的光芒來。

楊威淡然一笑，道：「二寨主，可是要在下獻醜麼？」

劉南光也微微一笑，道：「不敢，正想開開眼界，欣賞楊朋友的神技！」

這兩人所講的話，雖然聽來還都很客氣，但是兩句話一出口，氣氛却已十分緊張，劉南光已聲明了不肯開門，而要楊威自己憑本領越過這兩扇大鐵門了！

楊威早知道，自己和飛龍寨的三位寨主，素無淵源，江湖上風波險惡，自己隻身前來，對方不能不防，要見到三位寨主，並非易事，若不顯些眞才實學，對方自然不會將自己放在眼中！

是以這時，他心中並不氣惱，因爲那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他臉上掛着淡然謙雅的微笑，後退了兩步，抬頭打量那兩扇鐵門。

那兩扇鐵門，足足有兩丈五六高，除了門頂上的橫樑之外，另有兩道橫樑，一根離地丈許，而另一根，離地一丈六七，那兩根橫樑，十分粗大，看來內中另有乾坤，但是楊威却無法知道那是甚麼樣的埋伏。

楊威知道，元軍數度遣大軍進攻飛龍寨，但就是未能衝過這道鐵門，自己一個人，是不是能越得過去，當眞還有疑問，旁的不說，單說門上的那些尖刺，銳利無匹，密密麻麻，想要立足在門上，已然不是易事！

楊威在抬頭打量那兩扇鐵門，心中在轉着念，耳際却聽得劉南光發出一聲聲的乾笑聲來，楊威看了半盞茶時，陡地吸了一口氣，道：「多有得罪！」

他一個「罪」字才出口，身形突然斜斜向上拔了起來，拔高七八尺，雙手一伸，已握住了兩根尖刺，雙足也踏在尖刺之上。

那尖刺只不過幾寸長短，楊威的雙手握住了尖刺的尖端，雙足抵在刺身之上，其餘的尖刺，便幾乎要刺中他的身上，而且，他的身子，離鐵門也只不過幾寸，就像是貼在鐵門上一樣。

楊威一穩住了身形，就抬起頭來，向上看去，他是在估計，如果貼着鐵門，再向上拔起，是不是可以一下就越過鐵門！

可是，也就在楊威才一抬頭的那一剎間，劉南光一打手勢，那早已站在門柱之旁的小嘍囉，用力按下一根鐵桿，只聽得在楊威頭上的那根粗大的橫樑，發出了一陣軋軋的聲響，轉動了一半，緊接着，一陣密如聯珠的「啪啪」之聲過處，在那橫樑之上，彈出了數十柄利刃來！

那數十柄利刃，每柄都有五尺來長，兩面鋒刃，雪也似亮，每柄之間，相隔不到一尺，人無論如何，無法在兩柄利刃之間穿過去！

而那數十柄利刃，排在楊威的頭頂之上，已將楊威的去路，完全止住！

楊威一看到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向下一沉道：「原來飛龍寨並不好客！」

劉南光在鐵門之內，「哈哈」大笑，道：「楊朋友見諒，須知江湖上，每有浪得虛名之士，前來胡纏，寨中事務繁忙，難以一一應付，是以才如此，若是不說明，反倒以爲我們小器了！」

楊威的身子，仍然貼在鐵門之上，等劉南光的話講完後，他才「哈哈」一笑，道：「好一個浪得虛名！」

他一句話出口，身子突然一仰，就在他身子向後一仰之際，他雙足在尖刺之上，抵了一抵，借那一抵之力，身形倒斜着，雙腳向上拔了起來，雙手一伸，已捏住了兩柄利刃的刀尖！

這一次，他捏住了兩柄利刃的刀尖，雙足再也沒有可以借力之處，身子就憑着四指捏住了刀尖的力量，懸在半空之中，可是他的雙臂，却仍然平伸着，可知他指上之力，是何等雄渾！

劉南光雖然不知楊威的來意，是敵是友，還難以判斷，但是一看到楊威露了這一手，也不禁大聲喝了一下采，道：「楊朋友小心，上面還有機關！」

劉南光這當口，出言提醒了楊威一句，自然是心中已有了惺惺相惜之意。

只見楊威的身子，突然向上一縱，就在他身子向上一縱間，雙手一鬆，整個人一縮，一個倒栽跟斗，凌空翻了起來，翻過了利刃，緊接着，身子一挺，又向鐵門靠了過來！

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劉南光的手突然揚起，門柱旁的那小嘍囉，又按下了第二枝鐵桿。

在楊威上面的第二根橫樑，倏地翻轉，只聽得「錚錚錚」一陣響，一張鐵綫編成的大網，凌空撒了下來！

這時，楊威的身子才翻了起來，翻過了那一排利刃，貼近鐵門，身還在半空之中，那鐵綫大網，當頭撒了下來，看來他是非被罩在網中不可的了！

可是楊威的身形變化，也來得眞快，就在那一剎間，他右足自下而上疾踢而出，避開尖刺的尖端，踢在尖刺之上！

那一踢的力道着實不輕，「啪啪」兩聲響，已將兩根尖刺踢斷，而他的身子，也藉着那一踢之力向外直彈了開去！

鐵綫大網向下撒下來的勢子，何等之快，楊威的身子，才一向外彈了出去，便已避開了鐵綫大網，他手一探，反倒將網抓住！

楊威一伸手抓住了網，再要向上攀去，可以說再容易也沒有了，只見他身形縱動，轉眼之間，便已到了門樑之上，也就在那時，那小嘍囉又按下了第三枝鐵桿，在門樑之上，「嗖嗖」連聲，已射出許多利箭來。

但是楊威既然已經闖過了那兩關，這一關，却再也難不倒他了！

利箭才一射出，他身形一縱，早已向下，落了下來，越過了鐵門，他雙足落地，轉過身來，向劉南光一拱手，道：「二寨——」

却不料他下面一個「主」字，尚未出口，劉南光雙臂一振，「鏘鏘」兩聲響，雙刀已然出鞘，大喝一聲，道：「接我一招！」

他一面出聲大喝，一面雙刀帶起「呼呼」的刀風，早已疾砍而去！

楊威連腳跟都未曾站穩，劉南光便突然進攻，雖然說他在雙刀砍出之前，曾大喝了一聲，但究竟有失光明磊落，楊威的身子，陡地向後一仰，雪亮的雙刀，離他的面門，已不過尺許了！

可是，楊威雙腕一翻，兩柄短劍，也已到了他的手中，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錚」兩聲響，刀劍相交，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將劉南光的那一招，架了開去。

劉南光究竟也是一條漢子，他焉有不知道自己這一招，攻得實在不十分光彩之理，一擊不中，若是再攻下去，那未免變成潑皮了！

是以他一和楊威的雙劍相交，雙臂一縮，身形後退，便已撤招，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楊威大喝一聲，道：「也接我一招！」

只見楊威雙劍互握，身子突然迅速地旋轉起來，直向劉南光欺了過去。

在楊威向劉南光欺過去之際，他身形轉得快絕無倫，在他手上的兩柄短劍，幻成了兩股精虹，劉南光在那剎間，只覺得眼花繚亂，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招架才好，只得雙刀，匆忙向前砍出。

可是，等到劉南光的雙刀向前砍出之際，楊威的身子一閃，早在他的左側轉了過去，緊接着，楊威的身子旋轉着，繞過了劉南光的背後，又自劉南光的左側轉了回來，轉到了劉南光的身前。

在那一剎間，劉南光也連發了三四刀，左右、前後砍去。

但是楊威的身子轉得實在太快，一點也未曾砍中他，楊威一回到劉南光身前，便身形一凝。

那時，劉南光也收住了刀勢，凝立不動。

楊威雙臂一振，將兩柄短劍，拋向半空，緊接着，曲起了前臂，令得左袖上的劍鞘鞘口向上，兩柄短劍落了下來，「錚錚」兩聲響，恰好落入劍鞘之中！

在一旁的小嘍囉，只看到兩人過招，刀光劍影，快絕無倫，而忽然之間，楊威已收了雙劍，他們根本沒有看出，誰勝誰負，只是喝起采聲來。

可是他們的喝采聲，只喝到一半，便突然之間，人人都住了口！

因爲那時，劉南光也已還刀入鞘，慢慢轉過身來，站在鐵門前的衆小嘍囉，這時才看到，他們二寨主的背後衣服，已打橫被劃開了兩道尺許長的裂痕，直見到背肉，可是除了衣服破裂之外，却又絲毫未曾損傷！

各小嘍囉剛才喝采，還以爲他們的二寨主和楊威各出了一招，不分勝負，而雙方的動作，又快到了極點，是以才喝起采來的。

直到劉南光轉過身來，他們看到了劉南光背上衣服上的裂痕，他們才知道剛才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雙方雖然只過了一招，但是楊威却已佔了絕對的上風，若不是他劍下留情，劉南光早已一命嗚呼了，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們如何還喝得出采來？

只見劉南光轉過身來之後，面色由白而紅，由紅而白，變了幾次，在他的額上，滲出了豆大的汗珠來。

當楊威在他的背後掠過之際，他只覺得背後陡地一涼，劉南光也是武功極有根底的高手，他自然也已知道，對方在一招之間，已然得手，一時之間，他幾乎難以明白自己是生是死！

足足呆立了半盞茶時，他一直覺得背後涼颼颼地，這才知道，對方的雙劍，只是劃破了自己的衣服，並未傷及自己的皮肉！

劉南光在那一剎間，實是又驚又喜，心中又帶有幾分慚愧，當他抬頭向楊威望去時，只見楊威只是面帶微笑，神定氣閑地站着，絲毫也沒有一招獲勝，便是神氣逼人之態，劉南光的心中更是佩服！

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拱手道：「楊大俠劍下留情，在下銘感五中！」

楊威微笑道：「二寨主說哪裏話來，在下遠來是客，只求見到三位寨主有事相商，不知二寨主是否肯引見大寨主三寨主呢？」

劉南光也不說話，只是揚起了手，早已有人牽了馬過來。

兩匹馬牽到了近前，劉南光向楊威一揚手，道：「請！」

楊威也不再客氣，身形微微一縱，上了馬背，劉南光跟着也上了馬，兩匹馬蹄兒撒開，順着山路，潑刺刺地跑了開去。

這時，在山寨的頭廳之中，飛龍寨的大寨主關東龍，三寨主張西杰也早已得了頭目的報告，自後寨來到頭廳之上。

他們一到了頭廳，就看到青磚地上的那塊大石，關東龍大踏步走向前，但是一

個身形魁梧，一臉豪氣的彪形大漢，與關東龍相比，三寨主張西杰，倒有點像是文弱書生，但是張西杰的年紀雖然輕，英氣勃勃，倒也別有一股懾人的神態。

關東龍一來到了大石之前，低頭一看，一字一頓地念道：「淮蔭楊威！」

他唸了一聲之後，抬起頭來，道：「三弟，這姓楊的在江湖上頗有名望，我雖然未曾見過，但是聽江湖朋友提起，都着實稱他是一條好漢！」

張西杰也來到了大石之前，他望着那塊石，徐徐地道：「天下有的是浪得虛名之人！」

關東龍笑道：「三弟，照你這樣說，反是聲名壞的人，倒是好人了？」

張西杰也笑着，抬起頭來，道：「大哥，這話也很難說，你看這姓楊的，以石為帖，分明是存心炫耀，如果真是才智之士，以誠待人，不會做那樣的事。」

關東龍略呆了一呆，道：「他若不是如此，只怕我們也不會見他，三弟，你看他此來何意？」

張西杰吸了一口氣，道：「這可難說得很，大哥，前兩天，聞說脫脫丞相率領大軍，已破在徐州高豎義旗的李二，接下來，只怕就是對付我們飛龍寨了！」

關東龍「呵呵」大笑了起來，道：「三弟，你疑心也太重了，這姓楊的能得江湖朋友的尊重，若說他是脫脫的細作，我却不信！」

張西杰道：「大哥，我可曾說他是元軍的細作？我的意思是，飛龍寨高豎漢字旗，元軍新破李二，其勢正銳，我們處境十分微妙，却要小心些！」

關東龍點頭道：「那自然是，但飛龍寨據險而守，元軍不是沒有吃過虧！」

張西杰一張口，看來還想說什麼，但是他的話還未曾出口，就看到一個小嘍囉，氣急敗壞地奔了進來，道：「二寨主和一個陌生人，已快到了！」

張西杰和關東龍兩人，互相對望了一眼，心中盡皆一凜！

張西杰和關東龍兩人，自然知道在山路口，有兩座機關重重的大鐵門防守着，那兩座大鐵門，乃是張西杰聯合西域巧匠，歷時兩載方始製成的。他們更知道，一個人單槍匹馬前來，要過這兩座鐵門，絕非容易之事！

但是小頭目來報，却說到劉南光和一個陌生人已然馳上山來，那個陌生人，自然就是楊威，劉南光斷無打開鐵門，放人進來之理，可知楊威是自己憑本領越過那兩座鐵門的了，由此可知其人武功之高。

而楊威的來意如何，他們又一無所知，是以心頭難免發凜，兩人略一呆間，已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轉眼之間，馬蹄聲已到了近前，兩匹駿馬，並轡馳到，一到了廳前的石階之前，馬上兩人，翻身下馬，一個正是短小精悍的劉南光，而另一個長身挺立，氣度雍容，面帶微笑，使人一看，便有一股親切之感的，張西杰和關東龍兩人，雖未曾見過，但也可想而知，那人就是突如具來，來意不明的楊威了！

劉南光一下了馬，便大踏步走向前來，楊威不急不徐，跟在劉南光的身後。

劉南光人還在石階上，便大聲叫道：「大哥，三弟，快來見見楊朋友！」

劉南光一面嚷叫着，一面已走進了頭廳，楊威隨即跟了進來。劉南光一進來，張西杰便向劉南光使了一個眼色，張西杰的意思是問：你和此人打交道的經過是如何？

劉南光和張西杰相處多年，自然明白張西杰的意思，劉南光的心中，對楊威已是佩服之極，是以也絕不隱瞞，道：「大哥，三弟，你們看！」

他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他背後衣服的裂痕如此之大，一轉過身來，張西杰和關東龍兩人，焉有看不到之理，兩人一見，齊齊嚇了一跳，他們乃是何等見識之士，自然一看就看出，當劉南光背後的衣服，被劃開兩道口子之際，他等於在鬼門關之前，打了一個轉兒！

關東龍首先吸了一口氣，劉南光已指着楊威道：「楊朋友大顯身手，過了鐵門，我趁機進攻，却不料楊朋友一還手，一招之間，我就出醜啦！」

要知道武林中人，性命相拚，落敗之後，每每引為奇恥大辱，誓志報復，像劉南光那樣，輸了之後，並不隱瞞，還侃侃而談，那表示他心中對楊威已是佩服之極，不然是萬不肯如此說的！

關東龍忙向楊威拱手，道：「楊朋友請坐，莫笑我們小器，多謝你對二弟手下留情！」

張西杰望着劉南光背後衣服上的裂痕道：「閣下的雙劍絕招是急轉風麼？」

楊威仍然面帶微笑，道：「雕虫小技，何足稱道！」

張西杰倏地抬起頭來，道：「楊朋友，你此來何意？」

張西杰的話，頗有咄咄逼人之意，大廳之中，一時之間，氣氛登時又緊張了起來。但是楊威仍是神定氣閒，道：「特來結識三位寨主！」

張西杰立時又道：「閣下若具誠意而來，就不該如此出言不誠，你這一招急轉風，天下皆知，何以竟將之說成是雕虫小技？」

張西杰的這一句話，逼人更甚，劉南光在一旁空着急，關東龍則望着楊威，要看楊威如何應付。這場面，看來確然十分尷尬！

但是楊威却若無其事，「呵呵」一笑，道：「三寨主，你責問得好，然而我初與三位見面，總不成一開口，就說自己武藝超羣，天下無敵！」

本來看來是極難回答的一個問題，極難處理的一個局面，然而楊威一開口，輕描淡寫地幾句話一說，却又登時輕鬆了下來。

關東龍和劉南光兩人，首先跟着「哈哈」一笑，連張西杰想了一想，也覺得自己有點過份，他也跟着笑道：「倒是我失言了！」

楊威一點也沒有惱怒之意，道：「不打緊，我正喜歡閣下那樣的爽直漢子！」

關東龍一面打着哈哈，一面指着地上的那塊大石，道：「閣下這個名帖，倒特別得很！」

楊威道：「實是事出無奈，大寨主莫怪！」

關東龍陡地踏前了一步，大聲喝道：「讓我來獻獻醜！」

他一面說，一面手臂陡地一振，只聽得「錚」地一聲響，一口厚背闊刃的龍鱗刀，已然出鞘，那柄刀，刀身之上，全是又細又密，精鋼打就，一層一層的鱗片，藍殷殷地，泛着奪目的光彩，而在刀鋒處，却又是雪也似亮，望了令人心頭生寒，一望而知是一口鋒利之極的好刀！

關東龍一掣刀在手，身形略矮，足尖一挑，挑向那塊大石，只聽得「吧」地一聲響，那塊大石，已經被他挑得直飛了上去。

大石一飛到了半空之中，關東龍又是一聲大喝，身形跟着拔起，他身在半空之中，揮刀便砍向大石，只見藍光閃耀，一聲巨響，大石已被齊中砍斷！

那塊大石，在半空之中，被齊中砍成了兩截，關東龍的身子，立時向後一翻，翻了開去，大石落了下來，只聽得張西杰一聲長嘯，「錚」地一聲，已探臂出劍，電光石火之間，只見劍光閃耀，「拍拍」兩聲響，斷成了兩截的大石，又破砍成了四塊！

張西杰露了這一手，功力比起關東龍來，又要深了許多，因為他手中兵刃，乃是一柄長劍，劍以輕靈為主，和關東龍所用的龍鱗刀，力大勢沉，全然不同，而他居然也能將大石砍斷，可知他內力深厚。

而且，大石由一斷二易，由二斷四，再加上兩塊大石分別落下，有先後之分，單是出手快捷這一點，也不是關東龍能及的了！

張西杰一斷下大石，身形立時後退，他動作快絕，身形後退之際，大石還未落地，離地還有五六尺高下，劉南光喝采道：「三弟——」

可是劉南光下面「好劍法」三字還未曾說出口，只聽得「叮叮」兩聲響，雪亮的劍光，接着閃動，楊威的身子，突然轉動，撲向那四塊斷石，也就在那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叭」之聲不絕，石塊在楊威的四周圍，一塊一塊飛了出來。

石塊在楊威的身邊飛了出來，有的撞在牆上，有的撞在柱上，有的撞折了椅子，竟一共飛出了八塊石塊，楊威才倏地收住了勢子。

在那剎間，關東龍、劉南光、張西杰三人，實在看得呆了！楊威身形，旋轉飈急，他們根本未曾看清，他雙劍是如何出的手！

但是，飛出來的石塊，一共有八塊之多，却可以知道，他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又將四塊石頭，各自齊中斷了開來，雖然說他使的乃是雙劍，但是這出劍之快，却實在是驚世駭俗，匪夷所思！

楊威收住了勢子，雙腕一翻，已還劍入鞘，道：「三寨主，我雙手出劍，自然佔些便宜！」

張西杰先是苦笑了一下，一個學武之人，看到別人的武功比自己高，而且高出那麼多，心中總有點不是味兒，但是他却是光明磊落的漢子，隨即道：「楊朋友，你劍術超羣，令人嘆服！」

關東龍雖然未曾說什麼，但是從他的神色來看，也可以看出他心中的佩服，劉南光吸了一口氣，忙道：「楊朋友，請進內寨說話！」

楊威也不再客氣，跟着三人，一起走了進去。

當張西杰、關東龍、楊威三人，頭廳較技之際，飛龍寨的不少頭目、嘍囉，在一旁都看到，看得他們盡皆咋舌不下，在他們四人走進內寨之後，一個頭目，拔步飛奔，奔向寨後。

在飛龍寨之後，是聳天的峭壁，三面環抱，在峭壁之下，却是一個石坪。

那石坪約有畝許大小，那個小頭目自後寨奔出，來到了石坪上，立時站定，只見石坪正中，站着一個妙齡少女，手中提着一條軟鞭，那條軟鞭，不過手指粗細，鞭身之上，纏着金絲，閃閃生光，鞭梢上，却是一個精鋼打就的龍頭，兩隻龍角，極其鋒銳。

在那少女的對面，站着一個使女，手中提着一隻竹簍子，只聽得那少女發出了一聲嬌叱，那使女打開了竹簍，用力向上，揚了一揚，自那竹簍之中，立時撲騰出八隻蝙蝠來。

那八隻蝙蝠在半空中亂撲亂飛，那少女吸了一口氣，手背突然揚起，軟鞭抖動，剎那之間，只見精光閃動，鞭影縱橫，她俏生生的身形，隨着轉動，在半空中飛騰的蝙蝠，一隻接一隻落了下來。

等到那少女一招使老，收鞭凝立時，地上已躺了七隻被軟鞭擊中的蝙蝠，只有一隻，高振雙翅，飛進了林木之中，那少

女抬起頭來，望着那頭蝙蝠，頓着足，道：「還是逃走了一頭！」

那使女笑道：「小姐，前兩個月，你一鞭只能擊下五頭蝙蝠，現在已可擊下七頭之多了！」

那少女聽了，臉上也不禁現出了得意的神色來。她一轉頭，看到了在一邊的那個小頭目，雙眉略揚，問道：「你來作什麼？」

那小頭目忙道：「小姐，來了一個姓楊的人，他使雙劍，武功極高，連三位寨主，都不是他的敵手！」

那少女陡地一驚，立時喝道：「你怎麼不早說，他們三人，可有受傷？」

那小頭目心知自己話說得不明白，是以聽的人生誤會，是以忙又道：「小姐，那人似乎並沒有惡意，三寨主已請他到書齋去講話。」

那少女吁了一口氣，一抖手，將軟鞭盤在腰際，道：「我去看看！」

她一面說，一面已向前走去，前來報信的那小頭目，忙跟在她的身後，他們進了山寨，穿過了一個院子，才進了月洞門，就聽到了楊威的聲音。

楊威的聲音，聽來十分嘹亮，雄壯，那少女一聽到楊威的聲音，便加快了腳步，直來到了門口，到了門口，楊威的話，聽得更清楚了。只聽得楊威的聲音，顯得十分激動，正在聲說道：「聚居山口，只不過是草莽英雄，和成大業的人，怎能相比？」

接着，便是大寨主關東龍的聲音，道：「那麼，依楊兄之見，該當如何？」

楊威大聲道：「依我之見，飛龍寨已有如此實力，就不該以佔山為志向，該效法淮北郭子興，江北張士誠，登高疾呼，高舉義旗，逐鹿中原，天下未始不可為我們所得，帝王將相，又豈有種？」

那少女聽到了這裏，秀眉倏地向上一揚，一伸手，推開了門，說道：「好大的口氣！」

她推開門，就看到了三位寨主，和一個身形雄偉的男人，一起坐着，那男人正背對着門，也就在推門走進去時，那男人轉過了身來，只見他氣度軒昂，神采非凡，雙目炯炯有神，另有一股自然的威嚴。

那少女知道，這人就是那位不速之客了，而楊威卻還不知道那少女是什麼人，只不過，楊威人極聰明，一看到那少女推門直入，便知道她和三位寨主的關係，一定非比尋常，是以他一轉過頭來，便一聲長笑，道：「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志者，皆若是！」

那少女推門進來，便責他說話，好大的口氣，但是楊威引了一句四書，便將那少女的話，全擋了回去，那少女呆了一呆，也無法再說下去了。

關東龍身子一挺，站了起來，大聲道：「妹妹，你來得正好，快來見見這位楊大哥！古人常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到今日才明白，原來真有其事！」

楊威也站了起來，他一站起，更顯得他雄偉挺拔，非同凡响。劉南光指着那少女，道：「楊兄，這是大哥的妹妹，關珠兒關姑娘。」

楊威「哦」地一聲，和關珠兒行了禮。關東龍滿面皆是興奮之色，道：「楊兄說得對，我們佔山為王，只是算草莽好漢，方今天下大亂，何不攻城掠地，自立為王？我想，飛龍寨若要成大業，還需要由楊兄出來主其事，不知楊兄是否肯當此重任？」

楊威道：「飛龍寨是三位創下的基業，我怎可掠美！」

劉南光在旁揚聲道：「楊兄這樣說，未免太見外了！」

關東龍揮着手，叫道：「來人，大開忠義堂。楊兄，我們四人結義，你可嫌棄我們？」

楊威在聽得關東龍大聲吩咐，大開忠義堂之際，他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他早就知道，自己到飛龍寨來，最難的是要能見到三位寨主。至於在見到了三位寨主之後，他知道，憑他的儀表、口才，要說動豪爽、坦直、絕無機心的江湖豪傑，就並不是什麼難事了。

如今，事情正照他的計劃，在迅速地發展着。楊威的心中，自然高興。他神色莊重，望着關東龍，又望着劉南光，只見他們兩人的神情，都表露出了對他的衷心悅服，然而，當他望向張西杰之際，他卻呆了一呆。

張西杰是三人中最年輕的一個，然而楊威早已看出，在三人之中，不但武功最高的張西杰，而且見識也以張西杰為高。

這時，張西杰雙眉緊蹙，並不出聲，看他的樣子，像是對自己心中頗有猜忌。

楊威的心思，何等靈敏，只是一瞥之間，他便已「哈哈」一笑，道：「關寨主，這事情不妨從長計議，又何必急在一時呢？」

關東龍卻是直性漢子，一聽得楊威那麼說，大聲道：「既然決定要做，又何必從長計議？」

楊威笑而不答，卻只用眼角望定張西杰。張西杰只是坐着，雙眉緊蹙着，並不望向楊威，只見他忽然之間，站了起來，道：「大哥、二哥，請跟我來！」

他一面說，一面也不向楊威打一個招呼，就逕自向外走了出去。

關東龍和劉南光二人，看到了這等情形，都是一呆。楊威卻若無其事，微笑着，道：「兩位請便。」

關東龍忙道：「我這三弟，是聰明人，他必有要事，楊兄請諒！」

關東龍說着，也和劉南光一起走了出去。張西杰在前，二人在後，轉眼之間，便已到了院子的假山石下。關東龍道：「三弟，你有什麼話說？」

張西杰站定了身子，道：「大哥，你要我們與楊威結義，奉他為首？」

關東龍道：「正是，天幸我們能結識這樣文武雙全的英雄人物，怎可錯過這樣的良機？三弟，莫非你不願意？」

張西杰道：「不過，我看他華而不實，雄辯滔滔，只怕他日後——」

張西杰話還未講完，劉南光已然道：「我們歃血為盟，他必然會罰下毒誓的，不怕他會起異心！」

張西杰又猶豫了片刻，才道：「既然你們都願意，我自然無異議！」

關東龍高興地笑着，拍着張西杰的肩頭，三人又一起回到了書齋之中。楊威正在高談闊論，關珠兒則在用心傾聽着。從關珠兒的神情看來，她也已全然被楊威的話所吸引，對楊威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張西杰等三人一進來，楊威就站了起來，說道：「三位來得正好，楊某就此告辭！」

關東龍吃了一驚，愕然道：「楊兄，這是什麼話，我已吩咐人準備香燭，大開忠義堂，我們四人，歃血為盟了，如何忽然要走？」

楊威嘆了一聲，道：「君子相交，在於至誠，若是相互之間有猜忌之心，又怎能成至交？立大業？」

關東龍和劉南光二人一聽，立時向張西杰望了過去。在他們二人的目光之中，頗有譴責之意。張西杰的心中，也不禁覺得歉然。

他仍然認為楊威這人，有點華而不實，但同時，卻也感到有點抱歉。因為他剛才的行動，確然使人難堪。看來，這時非要他開口不可的了。

他抬起頭來，道：「楊兄莫怪，楊兄隻身前來，初次見面，略有思疑，也是人之常情。」

楊威笑道：「三寨主說得是，正因為如此，在下才要告辭！」

張西杰踏前了一步，誠懇地道：「那大可不必了。小弟胡思亂想，原是一時淺見，忠義堂已開，楊大哥，請！」

張西杰這一聲「楊大哥」一出口，楊威的雙眉，陡地向上一揚，他知道，張西杰雖然曾一度反對，但是現在，事情已成定局了！

楊威首先伸出手去，和張西杰握住了手，關東龍和劉南光二人，都高興地笑了起來。就在這時，小頭目已奔了進來，道：「寨主，各站頭目，都已發出飛鴿傳書了！」

關東龍點頭道：「好，楊兄，請！」

楊威大踏步向外走去，關東龍、劉南光、張西杰三人，跟在後面，楊威儀表出眾，這時，他心中高興，更是精采照人。關珠兒望着他，芳心之中，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那種感覺，是她從來也未曾有過的。

當他們四人，來到了忠義堂的時候，寨中的嘍囉，早已列隊恭候，飛龍寨中，有數千莊丁，這一列開隊，人強馬壯，連關東龍等三人看在眼中，也覺得終老草莽，實在是太可惜了！

忠義堂上，香烟繚繞，楊威、關東龍、劉南光、張西杰四人，圍着一張矮桌，跪着。

在忠義堂兩旁的廊下，大小頭目，約有百餘人，盡皆神情肅穆，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關珠兒站在一根大柱之下，也屏住了氣息。

不一會，只見兩個頭目，抬着一隻銅鼎，走了進來，放在矮桌之上，將掛在鼎角的一柄利刃，取了下來，雙手交給了關東龍。

關東龍接了利刃在手，大聲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弟子關東龍，今日與楊威、劉南光、張西杰三人結義，歃血為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若有異心，不得好死！」

他話一說完，捲起衣袖，利刃劃過，鮮血滴進了鼎中，混在內裏的酒中。

關東龍滴了血，便將利刃遞給了劉南光。劉南光也照樣說了一遍，也滴了血，再將利刃，傳了給張西杰，然後，才到了楊威的手中。

楊威神色莊肅，一樣說了一遍，當他說到「若有異心」之際，張西杰便抬眼望定了他，只聽得楊威略頓了一頓，便說道：「若有異心，天雷劈頂而亡！」

張西杰聽得楊威罰了這樣的一個毒誓，心中也不禁放下了心來。

接着，四人輪流捧起銅鼎，各自喝着鼎中的酒，一人一口，直到喝完，才站了起來，兩廊下眾頭目，齊聲歡呼，四人一序齒，是楊威為長，立時就改了稱呼。

飛龍寨在楊威來了之後，就似乎什麼都不同了，不到一個月，飛龍寨的人馬連番出擊，就攻下了縣城。其時，兵荒馬亂，他們也根本未曾和元軍見過，就佔了城池，幾千人一下子擴充到了過萬人。

飛龍寨的「漢」字旗，自山頂上移了下來，到處飄揚着，事情正如楊威所料一樣，登高一呼，應者上萬。他們四個人各盡所能，原來的嘍囉，也變成了征戰時的精兵，大半年之後，他們已連佔了好幾座大城。楊威自封為飛龍大將軍，準備氣勢再盛時，就自立漢王。

那時候，關東龍、劉南光、張西杰，也不再是寨主，而是「將軍」，只不過飛龍寨的舊人，卻還是沿原來的稱呼，但是一律稱楊威為大將軍。

楊威坐鎮在城中，將原來的一所巨宅，改稱為大將軍府，那一天傍晚時分，在大將軍府的門外，來了一個身形瘦削，面色蠟黃的漢子。

那漢子疾馳而來，下了馬，大將軍府前早有幾個守衛的士兵，迎了上去，橫戈將來人阻住，那來人四十上下年紀，一面的精悍之色，神態從容，抬頭望了大將軍府的正門一眼，道：「真是氣象萬千！」

一個士兵沉聲道：「你是誰？」

那人搖着手，現出一副十分興奮的神情來，道：「相煩通報大將軍，故人宋中到訪！」

一聽到是楊大將軍的故人，那幾個士兵倒也不敢怠慢，連忙後退了兩步，已有兩個士兵，轉身奔了進去，不一會，已聽得裏面一疊聲地叫請，一個中軍，迎了出來，道：「那一位是宋先生？」

那中年人呵呵笑着，道：「楊大將軍高豎義旗，已是天下知名，居然不忘故舊，難得，難得！」

他一面說着，一面早又有幾個中軍，打開了大門，將他迎了進去。大將軍府深邃宏寬，走了一進又一進，直來到了內廳堂，才聽到了楊威嘹亮的笑聲，那中年人一步跑了進去，便是一呆。

只見在那陳設華麗的廳堂上，除楊威之外，另有兩個人，一個高大，不怒而威，一望而知，是一員勇將。另一個雖是身形矮小，但是卻是一面精悍之色。那中年人像是想不到除了楊威之外，還會有別人在，是以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而就在這時，楊威已經站了起來，「呵呵」大笑，道：「原來是你來了！來！來！我替你引見引見，這兩位是關東龍，劉南光，我的結義兄弟。這位是我的至友，姓宋名中，多才多藝，曾在徐州義軍首領李二帳中爲參謀，只可惜李二剛愎自用，不聽他的勸告，以致脫脫大軍一到，便自烟消瓦散！」

楊威這一介紹，關東龍和劉南光二人聽了，也不禁肅然起敬。因爲天下義軍雖多，但勢力大的，却沒有幾股。徐州李二，正是其中的一股。李二雖然敗在元朝的脫脫丞相大兵之下，但是同聲連氣，一提起來，各路義軍，對他還是十分尊敬的。

關東龍和劉南光忙站起讓座，宋中客氣了幾句，坐了下來，四人閒談了片刻，關東龍和劉南光更覺得宋中的胸中，大有經畧，更是欽佩。

不一會，關東龍和劉南光就一起告辭，要領着軍隊，到城外巡視。楊威也不挽留，一送走了他們二人之後，宋中四視無人，便壓低了聲音，道：「楊大哥，你這算是怎麼一回事？」

楊威却笑而不答，只是望定了宋中，像是根本不知道宋中那樣說，是什麼意思一樣。宋中現出了十分焦急的神色來，道：「可是此處說話不方便？」

楊威笑得很是自負，道：「我就是此間主人，何不便之有？」

宋中道：「那就好了，脫脫丞相有密函在此，請你自己拆閱！」

宋中一面說，一面扯開了他的外衣，在外衣的夾層之中，取出一封信來，交給了楊威。楊威將信拆開，迅速地看了一遍，「呵呵」大笑了起來。

宋中忙道：「脫脫丞相信中，說些什麼？」

楊威道：「他要我出兵至江西，與他夾攻張士誠。」

宋中吁了一口氣，道：「他沒有責怪你？自從你自誇能不費一兵一卒，收服飛龍寨，一去之後，了無音訊，後來居然領了兵馬，攻城掠池，我每日在丞相府中，像是提着頭兒在做人一樣！」

楊威笑了起來，道：「看你胆小成那樣，如何能做得大事？」

宋中也不禁笑了起來，雙手搖着，道：「罷了，罷了，大事是你這等英雄人物做的，我這樣的人，怎能有份？是了，丞相信中，可有許你什麼好處？」

楊威將信遞了過去，道：「你自己看吧。」

宋中將信接了過來，一面看，一面臉上現出極其興奮的神色來。正因爲他太興奮了，是以他的雙手，竟把不住在簌簌發着抖，連那張信紙，也在發出「啪啪」的聲響。他看完之後，抬起頭來，像是自言自語，喃喃地道：「事成之後，準備本部兵馬，駐紮重城，仍用大將軍號，賜蒙古姓，許蒙古郡主爲妻——」

宋中講到這裏，略頓了頓，現出幾乎難以置信的神色來，道：「楊大哥，這樣看來，若是你發兵夾攻張士誠有成，天下倒有一半是你的了！」

楊威一言一頓，仍然面帶笑容，說道：「老朋友，你我相交，非同泛泛，難道你還不知我的雄心？一半天下，豈能滿足我？」

宋中吁了一口長氣，道：「楊大哥，那麼你是答應脫脫丞相的要求？」

楊威道：「脫脫已要借重我的力量，又許我這樣條件，我——」

他說到這裏，忽然停了下來，雙眉緊蹙，背負雙手，來回踱起步來。

宋中小心將那封信摺好，遞給了楊威，望着不住踱步的楊威，神情十分焦慮，他見楊威只是不出聲，忍不住問道：「你怎麼啦？」

楊威踱到了窗外，抬頭向窗外看去，宋中透着楊威的視綫，向外望了出去，也可以看到，廳前旗桿之上的那面漢字旗，正在迎風飄揚。

一看到了旗正中那個斗大的「漢」字，宋中的心頭，就像是陡地挨了一鎚一樣，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道：「楊大哥，你可是說，你想答應，但是飛龍寨的舊人，必然阻攔，是不是？」

楊威並不回答宋中的問題，只是站着一動不動，望着窗外，過了好一會，才忽然一笑，道：「你遠來勞頓，快去休息，我自有主意。」

宋中踏前一步，低聲道：「楊大哥，脫脫丞相在差我送信來的時候，曾說立等回音的。」

宋中在一提起脫脫丞相之際，神情就不免緊張，但是楊威却是泰然自若，笑道：「就讓他等多幾天，又怕什麼？他若有能力進城來抓你，連我也不會放過，你只管放心好了！」

宋中還想再說什麼，楊威已高聲叫道：「來人！」

楊威一叫，立時有兩名親兵走了進來，楊威吩咐道：「宋先生是我上賓，好好替他收拾下處，派十二人服侍他，不得怠慢！」

那兩個親兵大聲答應着，宋中看到楊威始終帶着極其安詳的微笑，也摸不透他究竟是什麼心意，只好跟着兩個親兵，走了出去，到了門口，才聽得楊威又道：「二將軍和三將軍巡視回來，就說我在書齋之中！」

那兩個親兵答應着，楊威又背負着雙手，望着窗外，他正在迅速地轉着念。

他曾投在脫脫的帳下，替元軍謀劃効勞，這是一個極大的秘密，知道的不過三四個人而已。當年，他在脫脫丞相面前，誇下海口，說是能憑自己一人之力，說飛龍寨來歸順，原是他看出，若不立些大功，便萬難出頭之故。可是，他到了飛龍寨之後，就改變了主意，看出飛龍寨人强馬壯，大有可爲。而他又有把握成爲這股力量的首領，所以就將脫脫抛在腦後了！

而現在，在他掌握之中的那股力量，已越來越大，終於强大得連脫脫丞相亦倒過來，要請求他合力發兵，來對付張士誠了！想到這裏，楊威心頭，不禁感到一陣自傲。

楊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又逐條想着脫脫在托宋中帶來的那封密函之中，許他的條件，他本部兵馬，不致解散，若能破了張士誠，他趁機收容亂兵，至少力量可以增加一倍，而他仍然用大將軍銜，駐

守城池，更可以向朝廷需索軍餉！

而且賜蒙古姓，娶蒙古郡主爲妻，這一切，都表示蒙古人向他作極度的低頭。

楊威又現出得意的微笑來，自然，他也想過，如果不照脫脫丞相的計劃去做，會怎麼樣。

楊威是一個文武全才的梟雄，天下大勢，早已了然於胸，雖然天下大亂，但是朝廷的勢力，却仍然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脫脫自任天下兵馬大元帥，可供調動的兵馬，仍有數十萬之衆，一鼓作氣，破了徐州李二，大軍直逼江邊，便是一例！

如果他不是趁機和元軍聯合，只怕在元軍新勝之下，就步了李二的後塵！

自然，關東龍、劉南光、張西杰和關珠兒四人……

當楊威想到這四人時，他兩道劍眉，陡地揚起，轉回身來，在那一刹間，他的面上，也現出了一股極其狠毒的神色來。

無毒不丈夫，他要成大丈夫，大英雄，就得心狠手辣，就得把握千載難逢的時機！當楊威一想到了這一點時，他的心中已經有了決定，而他的神色，也在那一刹間，回復了平淡，內廳堂中只有他一個人，根本沒有人知道他曾想過什麼，和他已經決定了怎麼做。

而楊威在決定了要怎麼做之後，他的心中，也絕無絲毫內疚於心的感覺，他是一個極度自私，只知爲自己謀算的人，凡是這樣的人，當他想到一個計劃，這個計劃不論要損害多少人，只要到頭來，是對自己有利的話，他是決不會有什麼內疚之感的。

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楊威已經呆立了很久了，他又大聲叫來了人，掌着了燈，然後，他一直背負雙手，在踱來踱去。

他越來越覺得興奮，一年之前，他做夢也不敢想像會有今日的地位，但是，在宋中到了之後，在他看了脫脫丞相的密函之後，他却又覺得，今日的地位，實在太渺小了，他要向上升，不斷地向上升，關東龍、劉南光、張西杰，這些曾和他稱兄道弟，歃血爲盟的人，只不過是他向上升的踏脚石而已！

夜深了，月明星稀。大將軍府中，依然燈火處處，在書齋中，楊威在長案之前，明亮的燈光下，對着攤開在案上的一幅地圖，仔細地看着。一陣脚步聲，傳到了門口，接着，便是關東龍粗豪的聲音，在門口響起，叫道：「大哥在麼？」

楊威並不抬頭，只是眼角向案上的銅鎮紙，略瞟了一眼，脫脫丞相的那封密函，就在銅鎮紙下壓着，他道：「二弟請進來。」

關東龍推門走了進來，滿面風塵，一身戎服，仍未除下，一進來之後，就急急來到了案前，楊威並不抬頭，只是問道：「軍情如何？」

關東龍伸手指着地圖，道：「張士誠在江北的幾座城池，連日在招兵買馬，脫脫大軍，在破了李二之後，已經趁勝分兩路南下，他不知是要攻張士誠，還是要攻我們？可得小心防備。」

楊威的語氣，十分平淡，道：「他是去攻張士誠！」

關東龍呆了一呆，現出極其詭異的神色來，道：「大哥何以如此肯定？可是得了細作的密報？」

楊威笑道：「不是，有人給了我一封密函，二弟請一看，就明白了！」

楊威一伸手，雙指一挾，將那封密函，自銅鎮紙下，取了出來，交給了關東龍，關東龍是性急人，連忙抖了開來，他一看到信上一個蒙古花押，便陡地一呆，接着，便一口氣看了下去，越看越是心驚肉跳，等到看完，他的面色漲得通紅，大聲道：「這是何意？」

楊威笑道：「信上說得明白，二弟還不知道麼？」

楊威看來像是若無其事一樣，但關東龍的面却已漲得成了紫色，他又大喝一聲道：「這是何意，你早與脫脫有勾搭！」

楊威點頭道：「我們是素識！」

關東龍不由自主，喘起了氣來，道：「那你……你……」

這實在是關東龍再也想不到的事，是以一時之間，他激動、憤怒，以致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楊威徐徐道：「我已決定照這封信上的計劃去做。你們若是仍然追隨我，只要我有成，封侯列土，都是意料之中的。」

楊威這句話，只說到了一半，只聽得關東龍已發出了霹靂也似一聲大喝，一振臂，「錚」地一聲，關東龍刀已然出鞘，楊威却仍然微笑着，道：「二弟，你可是想和我動手過招麼？」

（未完・上）

偵探間諜技擊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藍光調查組（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地中海南部，美國第六艦隊一支小分遣隊作例行演習，突然遇到兩架不明來歷的飛機。懷疑是利比亞的戰機偷襲，便用截擊飛彈攔擊導彈，並發出導彈追擊飛機，不料發出的導彈會無形消失，看來很奇怪，便回航美國報告參謀總長，國防部決定派出藍光調查組追查導彈失落之事，先由調查組負全責的洛鐵夫上校隨紐約號戰艦循原來出發航綫，再到利比亞前哨的一個小島，用直升機降在島上，洛鐵夫和史少校在荒蕪的小島撿取有關的物質準備回去用電腦分析，不料被利比亞駐防軍發現將他們二人包圍，寡不敵衆，準備束手就擒……

失蹤導彈　眞相大白

幾名敵兵首先來到。他們的槍口直指着洛鐵夫的頭部，不過，洛上校並沒有移動半步，甚至，他的手也沒有舉起來。

一陣叱喝聲中，一名敵兵不耐煩地高舉着槍柄，直往洛鐵夫的胸口擊去！他似乎是要洛上校舉手示意屈服。

可是，堅強的洛鐵夫始終沒有高舉雙手，而下撞擊之中，也沒有哼上半句。

在另一方面，兩名敵兵粗暴地扯着史少校的頭髮，企圖把他拉起來！

「不要攪他！他受傷了！」沉默的洛鐵夫見狀，憤怒地喝道。

一個敵兵却突然轉身，惡狠狠地揮舞步槍，企圖把洛鐵夫打倒在地。

本來站着不動的洛上校，這時已經被激怒，只見他猛然撲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這名敵兵擊至翻滾在地。

另外一名敵兵見狀，突然從後面把洛鐵夫緊緊的抱住，這士兵生得虎背熊腰，膂力實在驚人，他的力氣，相信幾個人也抵擋不住！

洛鐵夫被他從後一抱，險些不能呼吸，不過，洛上校已經極端憤怒，也顧不得自身的危險。

「你這雜種，去死吧！」洛上校瘋狂嚷道，隨即運起氣功，使到上身的肌肉變作鐵條般堅硬！

那士兵想不到會這樣厲害，登時緊抱的雙手也軟了下來。就在這一瞬間，洛鐵夫急急掙脫束縛，回身就是一掌，把那士兵推開幾呎之外。

衆人看得呆了一會，洛鐵夫並沒有就此罷休，只見他再奮力躍前，右腳一掃，就把那士兵踢至滾在地上，抱頭大叫救命。

「捉着他！」一名軍官急忙高聲命令。

幾十名士兵立即湧上前，以步槍的木柄不斷攻擊洛鐵夫。

洛上校雖然武功不凡，搏擊的能力又强，可是，衆寡懸殊，始終雙拳難敵十個如狼似虎的敵人。

搏鬥一會，洛鐵夫終於被擊倒在地，幾十枝閃閃發光的槍口，紛紛指着洛上校。可憐的洛鐵夫，身上瘀痕滿佈，不可能再作任何反抗了！

軍官右手一揮，洛上校和史少校二人被手

扣鎖着，被強令跪在地上。

軍官驕傲萬分地說：「你們確有種，可以堅持這麼久，而且，還打死我們這樣多的兄弟。不過……你們美國人，始終都是會失敗的，哈，哈……」

二人並不回話，只是默默的瞪着衆人。

軍官見狀，微笑一會，再說：「我們國家的人都是君子……而你們美國佬……却都是殺人魔王！」

士兵都哈哈大笑起來。

洛鐵夫不屑地說：「你們的恐怖行爲，全世界正義人士都感到憤怒！」

軍官哼了一聲，揪着洛鐵夫的頭髮，幽幽地說：「你是什麼人？嘿！一個黃種的美國佬，竟然給白人服務……這是什麼來呀！」

洛鐵夫被這侮辱的舉動……，當下，高聲抗辯：「我並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我也並不是爲了幾個錢而做出賣良心的事之人！」

「哈，哈，哈，有種！」軍官輕輕拍拍洛鐵夫的臉，再柔聲問道：「你們二人來這裏作甚麼？」

洛鐵夫答道：「我們只是作例行的偵察任務。」

「偵察什麼？」

「看看這個島的設施！」

軍官「哼」的一聲，說：「你們承認是間諜了！」

「不是！」洛鐵夫鎮靜地說：「我們只是負責查看地形，用來繪作海圖之用。」

「軍官瞪了一眼，指着二人的制服，說：「你們身穿突擊隊的服裝，是不是要作突擊的行動？」

「我們沒有携帶任何厲害的武器，這樣又怎可能有突擊的行動？」

軍官想了一下，問道：「你們隸屬什麼單位？」

「無可奉告！」

「你們有沒有同黨？」

「只有我們二人！」

「廢話！你以爲我會相信你的話嗎？」軍官突然一改常態，變得粗暴起來：「搜身！」

士兵迅即走前。搜了一會之後，也沒有什麼發現。

軍官看看那燒成廢墟的村屋，說：「你們把一切都毀滅了，嘿！你以爲我沒有其他辦法嗎？」

二人低頭不語。

「嘿，任何東西落在我的手裏，我也要令他們貼貼服服的供出一切！」

軍官說罷，走近史少校的身旁，突然往少校腰部的傷口擊去！

「哎喲！……」少校痛得大叫起來。

「哈哈，哈哈！……讓你們嘗嘗初步的滋味！」

「卑鄙的傢伙！」洛鐵夫厲聲罵道。

「還有更多的呢！」軍官大笑起來，再說：「我們就算搜遍全島，也要找出你們的同伙來！」

這時，天已經大亮。軍官對一個士兵低聲說了一會，士兵便迅速用無線電和軍營聯絡。

那個軍官轉頭對二人說：「很快，我們的手下便會進行全島搜索……你們的同伙休想走掉！」

洛鐵夫輕蔑地笑笑，心想：「他們這些愚蠢的傢伙……不過，最重要的是如何找機會逃脫！」

軍官向他的部下揮揮手，士兵們便把二人帶走，似乎是要拘禁他們。

一行人沿着山路走。沒多久，便來到一個軍營。洛上校和史少校二人沿途都給他們推推擋擋，眞是苦不堪言！不過，儘管如是，二人都堅決不肯再說一句話。事實上，神秘的藍光調查組，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向外界任意洩露！

二人被帶到一間很小的房子裏，「嘭」的一聲，鐵門被鎖上了，只剩下他二人呆呆地站着。

「主任，現在怎辦？」少校輕輕問道。

「不要胡亂說話，恐防有詐！」洛鐵夫細心地觀察房內的一切。

「對！也許裝有傳聲器。」少校頗有所悟說。

二人查看一會，才放心地坐下。

「史提夫，你的傷勢沒有大碍嗎？」洛上校關心地細問。

史少校說：「謝謝主任的關懷，總算可以支持下去！」

「那就好了！」

二人輕嘆一會。事實上，他們也料不到會有這樣的結果。這預定三天的行程，現在只是第二日罷了！

「我們一定要設法逃走！」洛鐵夫長嘆一聲。

「可惜我們的配備已經盡毀！」少校失望地說：「我們不能與『紐約』號聯絡了！」

「這眞是一個大問題。」

少校想了一想，自言自語地說：「希望戰艦會派人來找我們，這樣就好了！」

洛鐵夫苦笑一下，答道：「這可能性並不大。首先，戰艦不可能逗留太久。第二，我們失去了聯絡，艦上人員不可能冒險前來搜索。第三，這樣將會引發另一場衝突，其結果非常嚴重。」

「那我們眞的完了！」少校嘆道。

「我們要自行想辦法。」

史少校又說：「就算我們成功逃脫，我們也沒法離開這個島，況且，我們只有兩天的時間。」

洛鐵夫笑道：「事在人爲，無須過慮。現在且休息一會再說。」

洛上校迅即躺下，不久，便呼呼入睡。史少校見狀，輕嘆一聲，心想：「主任確有本事，大難臨頭，竟然說睡就睡！」想罷，也臥在地上，不再胡思亂想了。

× × ×

不知睡了多久。突然，那道鐵門「嘭」的一聲打開了。有幾個如狼似虎的士兵走了入來，喝道：「起來，快起來，跟我們出去！」

他們的英語雖然是說得很差勁，不過，那兇惡的神情，使人感覺到將會有很大的危險。

少校略爲遲疑，旁邊的士兵已經不耐煩，罵道：「快滾，快滾！」跟着，另一士兵却揮舞拳頭，朝少校的頭部擊去。史少校沒法閃避，臉上中了一拳，整個人也險些跌在地上。

「你們想怎樣？」洛鐵夫衝前，用身體擋着去路。他和少校的手都被扣着，根本沒法還擊。而事實上，以洛上校的身手，這幾個士兵又怎會是對手。

正所謂「虎落平陽被犬欺」，他們二人雖感覺憤怒，可是，也沒法可想了。

「還這樣氣焰！」一個士兵冷笑一會，喝道：「教訓這兩個傢伙！」

可憐二人被重重地揍了一頓。他們雖然有好身手，無奈雙手被扣，而且，在狹窄的空間內，更是避無可避！

少校捱了幾下重擊，登時跌在地上。洛鐵夫也吃了幾拳，不過，却沒有倒下。

洛上校激憤地喝道：「你們這些乘人之危的卑鄙傢伙……你們想怎樣？」

一個士兵大罵道：「你們兩個，打死了我們這樣多的兄弟，現在，就要讓你們嘗嘗！」

洛鐵夫回罵道：「你們想胡來？叫你們的上司，問問他，這是什麼軍令？」

「哈，哈……」幾個士兵大笑起來。

笑罷，一個士兵說道：「我們的上級，要傳召你們……你們怎樣也逃不過了！哈……」

說完之後，衆兵拖着二人走出房間。

經過一些長長的走廊，然後轉上樓梯，來到二樓的一間黑暗的大房。洛鐵夫看了一下，心中暗叫不妙。這裏，很可能是刑訊的地方！

果然，裏面有各色各樣的刑具，看了也會令人不寒而慄！

在一張大枱的後面，坐了三個神氣的軍官，旁邊，則站着幾名警衞。

二人被迫跪在衆人的面前。一盞刺眼的枱燈照射着兩人，使他們沒法不低下頭。

一個軍官開始審問，道：「你們叫什麼名字？」

洛鐵夫想了一下，說：「我叫占士洛遜，他叫愛德華賓士。」

「分開作答！」軍官叱喝道。

「是，我叫愛德華賓士。」史少校立即答道。

「沒有說謊嗎？」軍官再厲聲問。

「沒有這個必要！」洛鐵夫鎮定地說。

「好，你們隸屬什麼單位？」另一個軍官又問。

洛鐵夫假裝猶豫，然後，慢慢答道：「美國海軍。」

「海軍什麼？」

「……美國海軍情報科組員。」洛上校面不改容地說。

「官階？」

「上尉。」洛鐵夫又說：「他是我的助手，海軍少尉。」

軍官瞪着二人，然後再問：「嗯……你們此次負有什麼任務？」

洛鐵夫再假裝地說道：「……無可……奉告！」

一個軍官拍案大罵：「你們兩個傢伙，還不老實招供！看看那些刑具……準要給你們嘗嘗！」

另外一個軍官却和顏悅色地說：「老實些，便可免了皮肉之苦！」

另一人又問：「有幾多同伙？」

洛鐵夫答道：「我不想連累同袍！」洛上校如此地說，很明顯，是要他們相信，還有其他人員「在逃」。

「少說廢話！」一名軍官拍案叫道：「我們的人員已經搜了大半日，你們那些同伙，遲早都會被擒獲！」

洛鐵夫暗暗笑道：「你們這些蠢材！」

另一名軍官不耐煩地喝道：「你們好說了，嘿！否則，休怪我們手下無情！」

洛鐵夫二人却低首不語。軍官們見狀，便命令道：「用刑！」

兩名警衞惡狠狠地走前，一把揪着史少校，把他猛力推到牆邊。

史少校正想回罵，冷不防被其中一人重重一拳，登時痛得說不出話來。

史少校被縛在木架上，沒法動彈。一名警衞拿來一燒紅的鐵棒，在他的面前不斷搖來搖去。

洛鐵夫立即叫道：「你們……不不……不要……」

「那就老實說吧！」軍官們冷笑道。

「這……」洛上校顯得猶豫。

「好好說啦！……快用刑了！」警衞慢慢迫近。

「好，好，我說！我說！」洛鐵夫徐徐答道。

「好！你說——你們一共有幾多個人，有什麼目的？」軍官陰沉的臉，立時露出絲絲笑容。

洛鐵夫輕嘆一聲，慢慢說：「我們一行八人，隸屬海軍突擊小隊，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偵察島上軍事目標，爲未來的軍事行動作好準備。」

軍官滿意地笑笑說道：「我們也料想得到的。」

洛鐵夫又說：「我們和其他的隊員約好，在今天黃昏時份，在某處山頭集合。」

「那一處山頭？」

「在島的南面，一個頗爲隱閉的地方。」

「你們二人的任務是什麼？」

「查察地形。」

「其餘的成員又做甚麼？」

「窺探軍事目標，位置，和實力。」

「你們怎樣登陸小島？」

「我們是由海軍潛艇護送，再乘橡皮艇登岸的。」

「預計在島上多久？」

「大約七、八天左右，完成任務，立即就撤退。」

問了一會之後，軍官們交頭接耳地商議一輪，似乎頗爲相信洛鐵夫的說話。洛上校則暗中盤算着：如果能夠離開這個鬼地方，那麼，便有辦法了。

不過，一切還要看他們的運氣。現在，那些軍官們似乎商議着下一步的行動。他們的一舉手，一投足，顯然都能決定二人的命運！

過了一會，軍官們終於開腔了：「你們聽着，現在給你們一條生路。如果你們能夠協助我們尋獲其餘的人，那麼，我們便會寬大處理！你們好好的想想。」

史少校被守衞解了下來，二人假意商量了一陣，便說道：「好，不過，你們不要傷害他們！」

一名軍官笑道：「你以爲我們利比亞的軍人都是野蠻無理的嗎？」

另一名軍官問：「你們詳細指出集合的地點吧？」

洛鐵夫立即答道：「我們知道怎樣去，但，並不知怎樣說出來。」

軍官們猶豫一會，勉強地說：「好，由你們帶路！」

洛鐵夫如釋重負，心裏暗暗笑道：「感謝上蒼！」

× × ×

這些利比亞人也不是傻瓜。他們調派了幾十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分乘幾部軍車，押同二人出發前往搜捕。

起初，二人分別被手扣扣着，但經他們懇求之下，手扣終於被解除。事實上，在山路中行進，這樣比較方便。不過，看守他們的守衞非常緊密，想逃走的話，也不是容易的事。

軍車在路上飛馳了個多小時之後，開始進入南部的山岳地帶。在這裏，大夥都要步行上山。

山路非常崎嶇難走，而且，也很容易迷失方向。

一個熟悉地形的士兵說：「這一帶人跡罕見，確是突擊隊的理想地方。」

軍官揮着汗，埋怨道：「可惜不能召喚直昇機，恐怕打草驚蛇……嘿，你們這些傢伙，累我們走這些路！」

洛鐵夫並沒有答話。他默默地行着，內心却在盤算：「想要逃走的話，只有老天爺幫手才行！」

大隊人沿着山路往上走，荷槍實彈的士兵在旁虎視眈眈地守衞着，絲毫也沒有放鬆，傳令兵不停地用無綫電和總部聯絡，報告一切情況。

每行一段路，軍官都會不耐煩地問：「到了沒有？」

「差不多啦，過了前方便是了。」

如是，一程接一程，軍官的耐性顯然沒法維持：「接近黃昏了，你們怎攪的？」

「快到了，快到了。」

「你們不要玩花樣！」軍官大聲說。

「我們敢怎樣？」

「再過半小時還未到的話，休怪我手下無情！」軍官怒氣冲冲地說。

衆人又再無言地前進。

行了一會，洛鐵夫忽然指着前面的一個小山崗，說道：「那裏就是集合的地點，裏面有很多裝備和武器。」

「沒有攪錯嗎？」軍官半信半疑地問。

「我們也不想死的！」洛鐵夫很認眞地說道。

「諒你們也不敢！」軍官哼了一聲，然後命令道：「大家散開，靜靜包圍那裏。不要打草驚蛇！」

又對旁邊的守衞說：「你們幾個要看緊二人。有什麼異樣的話，就格殺勿論。」

「是，堅決執行命令！」士兵閃亮的輕機槍，立時指着洛鐵夫二人。

這時，傳令兵急急向總部報告方位，並負責傳達一切命令。

士兵分成幾組，小心翼翼地摸索上去。軍官在下面不停地指揮，然而，却是躲在隱閉的地方。

大家的心情都很緊張，因爲，誰也不知道，小小的山崗上，會有什麼突如其來的反應。

士兵從四面八方慢慢包圍上去，沒有人敢哼了一句話，而軍官們，也緊張得停了動作。

從側面上去的士兵比較勇敢。只見他們迅速地走動，很快地，便搶先衝上了頂部。帶頭的士兵因爲心情緊張，一不留神，踏了一個空登時栽了落地上。

他的手指不愼地按在自動步槍的扳機。立時，子彈便射了出來！

「拍！拍！拍！」

槍聲一响起，其他心情緊張到極點的士兵也就胡亂地向前掃射。這一刻，「戰鬥」便胡裏胡塗地展開了！

「敵人開火啦！」軍官們在下面見狀，也胡亂地嚷道：「還擊！」

「卜！卜，」的槍聲四面响起，子彈不斷朝山崗上射去。砂石塵土，四處飛揚，烟霧瀰漫，煞是熱鬧！

軍官們不明就裏，却高聲命令：「衝上去，衝上去！要捉活的！」

士兵立時殺聲四起，紛紛從四面八方的往上衝！而看守洛鐵夫二人的守衞，也被這情景吸引着。

就在這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下，洛鐵夫果斷地發動反攻。只見他突然撲前，一記重拳猛力擊向身旁的守衞。

「哎！」的一聲，守衞登時昏了過去。

其他的人正在不知所措之際，洛鐵夫已經奪了守衞的輕機槍！

一輪無情的子彈，「拍，拍……」的槍响，夾雜着閃亮的火花，就往幾名守衞掃過來！

輕機槍的威力果然厲害，一輪掃射，已經解決了六、七名負責看守的士兵。

站在附近的軍官見狀，也嚇至面無人色，紛紛找地方掩護。而洛鐵夫二人也把握良機，立即朝另一個方向跑。

史少校隨手拾起一支輕機槍，也緊跟着向前走。就在這重要的一刻，遠處的士兵見狀，也紛紛朝他們射擊。

在槍林彈雨之中，二人且戰且退，拚命地往下疾奔。那些軍官瘋也似的叫喊：「殺死他們！殺死他們！」

二人連走帶滾，很快地便脫離了射擊範圍，他們不敢稍作停留，腦海裏只記得「向遠處跑」！

就這樣跑呀，跑呀！逐漸，槍聲慢慢遠去，他們終於成功地逃脫！

「感謝上蒼！」洛鐵夫倒在地上，喘過口氣。

史少校也無力地坐在一旁，興奮地嚷道：「眞想不到，眞想不到……」

二人能夠成功逃離虎口，除了是胆識過人之外，運氣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洛鐵夫休息一會，說道：「他們不會就此罷休的！我看，他們會不惜一切地搜捕我們二人！」

「那就和他們捉迷藏吧！」少校大笑了起來。

洛鐵夫又說：「現在，最主要的，就是如何與戰艦聯絡。」

「這……眞的令人煩惱！」少校也收起了笑容。

「現在，天快要黑了，在這荒山野嶺，食物肯定是沒有，不過，還可以找些野果充飢。」洛鐵夫說罷，立即分頭往附近採摘野果。

辛苦了一會，總算解決飢餓的情況。二人看見天色已黑，就躲在一個小小的山洞裏，打算休息一夜之後，再行想辦法離去。

少校頗爲憂慮地說：「明天將會是最後的一日。如果我們還未與『紐約』號聯絡上，那麼，它可能會被迫離去！到時，我們只好自行想辦法了。」

洛鐵夫嘆了一聲，說：「如果我們跑不掉，我們也不可能躲得太久！」

史少校說：「如果我們被俘的話，那就必死無疑了！」

洛鐵夫也說：「我有兩個計劃。第一，我們可以返回直昇機着陸的地點，希望戰艦會派機來找我們。第二，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只好走向北面的漁港，然後刦持一隻漁船出海逃生，碰碰運氣！」

「對！」少校開顏地說道：「這樣也是辦法！」

「我們現在只剩下這兩支輕機槍了！幸好還有足夠的子彈，這對我們的逃生計劃，總算有所帮助！」洛鐵夫看着兩支輕機槍，感嘆地說。

「想不到本來是調查的工作，現在却變成逃生的任務！」少校苦笑一下。

「世事難料！」

二人談了一會，也就睡着了。

大約午夜時份，忽然傳來了直昇機的馬達聲。洛鐵夫興奮地說：「直昇機呀！會不會是戰艦派來找我們的？」

「太好了！」少校立即跳起來，頭也不回地走出山洞。

「小心！」洛鐵夫來不及阻止，只好跟着跑出去。

附近的上空，果然有一架直升機在盤旋。在黑夜裏，它底部閃耀的紅燈在不停地打轉。

少校沒法看清楚那是什麼機，不過，那閃動的紅燈，在黑夜裏，與美軍的直昇機頗爲相似！

少校實在沒法忍耐內心的雀躍。他高聲嚷道：「我們在這裏，我們在這裏！」

冷靜的洛鐵夫已經來不及阻止了。

這瞬間，那直昇機內却射出了一縷強力的探射光，把二人的位置照得明亮。

二人被強光射着，眼部也沒法張開。

洛鐵夫下意識地蹲下，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槍聲響了，直昇機竟然向他們開火！

子彈一串串地射過來，就在洛鐵夫的頭部掠過！

「哎，敵機！」洛上校一把拉着史少校，就往一旁滾過去。

「格，格，格……」直昇機上的重型機槍，在瘋狂地胡亂掃射。

「走入山洞！」洛鐵夫二人拚死地衝了回去。

子彈如雨點般的落在四週，他們總算幸運，竟然可以安全地跑回洞內。

直昇機上的探射燈把洞口照得如同白日。二人剛走入洞內，却聽見「蓬」的一聲，一枚火箭就往山洞射來！

幸好，那山洞並不大，入口也不寬。火箭撞在洞口的石壁上，「轟」的一下爆炸聲中，彷彿如地震一般，把洞內的二人，震至翻滾在地！

如果山洞不是狹長迂迴的話，那爆炸引發的衝擊波，準可以令二人吐血而死！

他們實在幸運，山洞內的一些特出的岩石把衝力消解，所以，二人很快便可以爬起來。

「好險呀！」少校驚魂甫定，吃吃地說。

「敵人定要殺死我們才甘心！」洛鐵夫蹲在地上，仔細地說着。

「我們要快些離去，否則，敵兵可能摸黑掩至！」少校拿着輕機槍，心急地說。

二人立即往外窺伺，看見直昇機在外面盤旋，而且，還隱約聽到無綫電的呼喚聲。

「他們必定召喚士兵到來！」

洛鐵夫果斷地說：「現在，直昇機沒有射擊，我相信它定必在等候援兵。不如，趁這時機，我們來一個突擊，也許可以逃出山洞！」

「上校，我會緊跟着你！」

洛鐵夫立即爬行上前去，慢慢地就接近洞口。

直昇機在洞外不遠處打轉。洛鐵夫也可以隱約看見駕駛艙內一片忙亂的景象。看來，駕駛人員的心情比他們還要緊張！

洛鐵夫仔細觀察一會，對少校說：「趁他們的戒備放鬆，我試試給他們打幾下冷槍。然後，把握着混亂的機會，我們就向外衝。」

「願上帝保佑我們！」少校緊握洛上校的手。

「好，你聽候我的命令。」洛鐵夫說罷，就小心翼翼地向洞口爬去。

洞口的出入處，都被直昇機的射燈照得光亮。任何物體暴露於光綫下，準會給機上的人開槍轟擊！

洛鐵夫爬行至光綫邊緣，再仔細看準機會，然後突然飛身撲出，在地上翻滾兩下，手中的輕機槍立即朝直昇機的駕駛艙猛轟幾下。

「格，格，格……」

直昇機的人員料不到來勢如此迅猛，而且，飛機距離又不遠。在刹那之間，機頭立即中了多彈，令擋風玻璃也爲之破裂！

直昇機來不及還擊，已經猛力搖晃了幾下。就在飛機還來得及控制之前，機員立即將機的高度拉起。

直昇機迅速地攀升，然後，急急地轉了一個彎。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洞口回復了漆黑一片。洛鐵夫立即叫道：「向外面衝！不要停留！」

二人拚命地往外面跑。確切的說，是連滾帶跑！

不到十秒鐘的時間，直昇機已經快速地掉過頭來。它上面的射燈，就像魔鬼般的模樣，緊緊地跟着二人的後面。

這是一場人機的殊死追逐戰！

連串的子彈，不斷地從上方射來。周圍的砂石塵土，也被打至飛濺起來！

二人左閃右避，盡量地利用地形和樹木的掩護，不斷地向着山坡下面奔去。

他們不能夠找地方躲避。因爲，如果稍一停留，直昇機的火箭，便可以大派用場。那時，他們二人準會給轟至粉碎！

就這樣跑了十多分鐘，少校的怒火已經忍耐不住。他邊跑邊高聲罵道：「你們這些雜種！把我們當狗的一樣追趕……我就是不走，也要和你們拚拚！」

少校竟然激動地舉起輕機槍，要向直昇機挑戰！

洛鐵夫急得大叫道：「史提夫，快跑呀！往那邊的亂石堆中跑……不要停步！不要……不要……」

史少校這時候氣得近乎瘋了。只見他立定轉身，手中的輕機槍，猛然噴出復仇的火焰。

直昇機員估不到敵人會如此瘋狂。他們一直以「打獵」的心態，在後面追趕射擊。

事實上，有好幾次的機會，他們都可以立即射殺二人。不過，機員似乎都有些「變態」心理，他們要令「獵物」跑至不能再跑，然後，才會完全消滅！

就是這種心理狀態救了洛鐵夫二人。

史少校的瘋狂還擊，令機員猛然不知所措！直昇機來不及拉起機頭，已經「呼」的一聲，在二人上方不遠處掠過。

在這一刹那之間，直昇機底部的紅燈，就成爲一個明顯的目標。

這一回，不但史少校的機槍在怒吼，洛鐵夫也不會錯過大好的機會！

二人的機槍就向着從頭頂掠過的直昇機底部掃射。那盞閃亮的紅燈就成爲瞄準的目標！

一刹那之間，二人將機槍的子彈悉數射出。復仇的火焰果然厲害！只聽見「轟」的一聲，機艙底部的油箱被擊中，登時噴出紅紅的火光！

「打中了！打中了！」

直昇機已經拖着長長的火焰，像一隻失控的鐵鷹，一頭栽進前方的亂石堆中！

「彭！彭！彭！」

三響驚天動地的爆炸聲破空而來，緊接着的是一團衝天的烈焰，把方圓兩里之內都照得如同白日！

「這些混蛋完了！」

「上天待我們不薄啊！」

二人將空空的機槍扔上半空。興奮的心情，確實難於形容！

「上前看看，可能找到有用的東西。」洛鐵夫回復理智，立即提議道。

「敵兵很可能快到了。」少校說。

「要碰碰運氣！我們一無所有的！」

二人不再浪費時間。他們走近直昇機的殘骸，試試可以找到什麼有用的東西。

直昇機還在燃燒，熱力令人無法接近。在亂石堆中，散滿了雜物和碎片。二人也努力從這些殘餘之中，希望可以發現到有用的物件。

火光之中，他們找到一些雜物，好像：指南針，塞滿子彈的鐵盒，沒有損壞的手槍，一些罐頭食物，小刀等等。

最令他們興奮的，就是找到一個損壞的收音機。

「這個收音機雖然壞了，但是，我可以修妥。」少校開心地說。

「有了它，我們便可以收聽廣播！」

少校又說：「希望找到無綫電器材，如果找到的話，我可以改裝成爲通訊工具！」

「那太好了！」

二人拚命尋找，可是，再沒有找到什麼東西。

過了一會，遠處似乎傳來一陣嘈雜的叫喊聲。二人料到敵兵將會來到。於是，把尋獲的東西，都塞進一個布袋之內。跟着，便漫無目的地向前方摸索前進。

走了大約幾里路，二人便坐下休息。這時，天還未亮。他們全靠月光的映照，才能看清楚周圍的環境。

二人取出食物品嘗。

史少校開懷地說道：「這是敵人最佳的禮物！」

洛鐵夫却道：「天亮之後，便是最後的一日。我們要想辦法應付了。」

「讓我先修理這部收音機。」少校是技術專門人材，他對這些輕易的任務，自然勝任有餘。

洛鐵夫却用指南針測定他們的位置。他手中沒有任何輔助的工具，而且，更沒有可用的地圖。

不過，憑洛鐵夫過人的記憶力，他大致上也知道：如果要到達當初着陸的地點，也許，還要走好一大段路！

而且，天不久就快亮了。在日間走這段長路，危險性必然很大。

他們是敵人誓死要消滅的人。搜捕他們的行動必定很嚴密，況且，他們也不可能太準確的知道目的地。

一切，一切，都對他們極之不利！

洛鐵夫嘆了一聲，臥在地上，仰望天上的繁星，心中却有說不盡的苦澀味。

一會，少校興奮地叫嚷，道：「行了，行了！」

收音機果然發出一些微微的雜音，然後，慢慢可以聽到一些輕音樂。

二人的心情也爲之輕鬆起來。

「好像是利比亞的電台！」少校隨着節奏輕哼着歌曲。

「想不到嚴肅的回教徒，也會有如此美妙的輕音樂！」洛鐵夫微微笑道。

「音樂無分國界嘛！」

「敵對的人却要拚過你死我活！」洛鐵夫感嘆地說。

「人類是殘忍的動物！」史少校也有感而發。

二人默默地看着夜空。洛鐵夫提議道：「我們休息一會，就開始出發。」

「趁天還未亮，儘快趕到着陸的地點，碰碰運氣也是好的。」

洛鐵夫憂心地說：「我們沒有任何地圖，一切只靠粗略的估計。如果路綫偏差了，我們也許沒法去到目的地！」

少校也同意地說：「希望上帝能夠再次保佑我們！」

「到現在爲止，我們的運氣還不太差！」洛鐵夫望着漆黑的曠野，苦笑道。

二人無奈地大笑起來。笑，在絕望的人來說，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這時，遠遠的天際似乎有一些光在閃動。這些光很奇特，像一團烈火，也像一盞飄盪的燈。

在漆黑的天際，這點光份外顯得奇異。洛鐵夫定神地看着。一會，問道：「史提夫，你看到沒有？」

「我也看到。」少校指着天際，詫異地說：「這是什麼啦，奇怪！」

「不會是飛碟吧！」洛鐵夫半開玩笑地答着。

「哈，也許是救世主啊！」

「上天可憐我們，所以特別派天使到來，給我們帶路吧！」

兩個人嘻嘻哈哈地鬧着玩，試圖令氣氛變得活潑些。事實上，他們眞的需要輕鬆一下！

這個時候，天色開始微微發亮。清晨的涼意，格外令人舒服，陣陣的微風彷彿在告訴他們：最後決定性的一日，很快就要開始了。

那點奇異的光已經不見了。洛鐵夫休息一會，也就預備上路。

「主任，電台晨早新聞……聽完了才起程吧。」少校聚精會神地聆聽。

洛鐵夫却沒有這份興緻。他最關心的，就是餘下的路程，以及如何順利地到達目的地。

片刻，少校突然歇斯底里地嚷着：「……慘啦！沒了，沒了……一切都完啦！……」

「什麼？」

「戰艦撤走了！」少校紅着眼，喊道。

「什麼？……是不是……」

「是啦！『紐約』號撤走了！」少校大叫道。

「眞的……」洛鐵夫簡直不能相信。

「哎！我們就此完了。」

洛鐵夫立即撲前，握着少校的手，激動地問：「電台說了些甚麼？……快說。」

少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能說道：「新聞報告說——利比亞海岸防衛軍發現一艘美軍艦在附近徘徊，於是，便向它發動攻擊……終於趕跑了入侵者……」

「肯定是『紐約』號嗎？」

「從位置，艦型，時間來看，應該不會錯了！」

「戰艦有沒有被擊中？」

「報道沒有提及。我想：應該是沒有多大損傷！」

洛鐵夫失望地坐了下來，嘆道：「看來，我們的運氣不太好了！」

「主任，戰艦可能只是暫時迴避……相信，它會駛回來接我們的！」

「史提夫，這個可能性很低！戰艦的動向一被發現，它就很難再逗留在這片水域的。」

「主任，我看利比亞的電台只是虛張聲勢！」少校熱切地看着洛鐵夫，希望他會同意。

「史提夫，我們要做最壞的打算！」

「打算？……怎樣打算？」少校激動地說：「我們出生入死！而他們却棄我們不顧！」

「這是意外！」

「我們不死，也是意外！」

「任何人也不想的！」

「我也不想被當作獵物一般！」少校憤怒地罵道：「好，好，讓我和他們拚拚！」

少校瘋狂地取出那柄拾來的手槍，向天揮舞，狂叫道：「我要和他們拚！」

「少校！史提夫少校！」洛鐵夫高聲喝道：「放下手槍，這是命令！」

「主任！珍重！」少校赤紅的眼睛，充滿怒火！

「史提夫少校！回來！」

那失去了自制能力的史少校，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止他了。只見他瘋也似的揮舞着手槍，逕直向前狂奔，邊跑邊高聲咒罵！

洛鐵夫見狀，也快速地從後面追趕。二人一前一後地飛奔。走了大約三百公呎左右，突然之間，史少校「哎喲！」一聲，失足掉下一個極隱閉的地洞裏！

洛鐵夫立即躍前，看見史少校沒有大礙，也鬆了一口氣：「史提夫，可以爬上來嗎？」

那地洞的入口處長滿了青草，所以不容易被發現。洞口約等於一個普通水井那樣，深度

却只有四、五公呎。

洛鐵夫從洞口往下望，看見史少校好奇地四處張望，於是，便問：「還不上來？有甚麼好看？」

史少校却大聲說道：「原來洞底另有去路！主任，你也下來看看吧。」

「可能是地下岩洞，有甚麼特別？」

「主任，你下來吧。我感覺到有些特別的感受！」

洛鐵夫看見史少校如此堅決，也就答道：「你不要進去，讓我去取回那些物件，再來會你。」

於是，洛鐵夫急急離去取回那布袋的雜物，然後，迅速地趕回來。

「主任，儘快。」

二人在洞內集合之後，洛鐵夫看見洞底原來有一條頗為寬闊的小徑，而且，還隱約聽到流水的聲音。

「可能是地下水。」洛上校說：「沒有甚麼特別。」

「可是，我有一股向前行的衝動！」史少校不停地說。

洛鐵夫心想：這可奇怪了。當我跳入這個洞的時候，我也同樣有這種衝動……為甚麼會這樣？

「主任，向裏面走走，可能會有甚麼發現的。」

洛鐵夫只好答應。

二人一前一後地向前去。起初，通道很窄，空氣也很混濁，令人不大舒服。走了一段路之後，他們來到一個很大的洞穴，而且，還有一條地下水在流動。

「水很清甜！」少校興奮地喝上幾口。

洛鐵夫看了一會，說：「這個地底洞穴很大，面積約等於一個體育場館。我看，也沒有甚麼奇特之處。」

「不過，主任，你不覺得有一股很難形容的力量在驅使我們走進來的嗎？」

「當初，我也感覺到。不過，想深一層，可能是腦部缺乏新鮮空氣的緣故。」

「這裏的環境亦很美！」

「你不是想在這裏終老嗎？哈，這裏儘多奇形怪狀的鐘乳石，可以做我們的陪葬品！」洛鐵夫苦笑道。

「這些地下水，不知道可不可以帶我到海邊？」少校自言自語地說。

洛鐵夫笑道：「不要胡思亂想了！」

「主任，我們以後怎麼辦？」

「唉，見步行步吧！」

「主任，你不是說過，要向北走，那裏可以找到漁船的嗎？」

「可是，他們搜捕很緊，我看，不是容易通過的！」

「那也要碰碰嘛。」

二人討論很久，才決定要向北走。這是唯一自救之道，雖然，前路肯定艱難得很！

正傾談間，突然一下劇烈的震盪令二人大吃一驚：「不是地震吧！」

「主任，快些離開，恐怕會有危險。」

兩個人正想拔足逃跑之際，震盪突然停止了。緊接着的，竟然是一下轉瞬即逝的閃光！

「奇怪，這是甚麼光？」洛鐵夫好奇地問道。

「這些光好像是藍色的！」少校答道：「也好像來自山洞的頂部。」

「對，我也看到！」

二人仔細地觀察洞穴內的一切。

這個山洞，滿佈奇形怪狀的鐘乳石。洞壁很高，約有幾十公呎。在洞的頂部，似乎有一頗大的缺口。那些閃光，就好像從缺口發射出來。

「我們試爬上去看看吧。」洛鐵夫提議說道。

「好！」少校笑道：「這符合我們藍光小組的調查精神。」

二人小心翼翼地沿着凹凸不平的石壁向上爬。如果稍不留神，恐怕就會有生命危險了！不過，他們都受過嚴格的突擊訓練，攀爬這等峭壁，也不當作一回事。

僅僅五分鐘的時間，二人成功地徒手爬上了頂部。洛鐵夫率先跳上一塊凸出的岩石。從缺口邊緣往外窺伺，眼前的情景，使人大吃一驚。

「我的天呀！……」洛鐵夫目定口呆地喊道。

「看見甚麼？」少校從後面跳上來。

「你看……」

少校定神一望，也同樣感到震慄！

原來，從缺口向外望，首先便會看到一個更巨大的洞穴。

這個山洞，比一個標準的足球場還要大。而且，使人震動的是：這個龐大的地下洞穴，竟然滿佈各類型的新奇儀器，彷彿就是一個地下秘密基地！

「會不會是利比亞的基地？」少校輕聲地問道。

「似乎不像！」

二人仔細地看。那些古靈精怪的儀器，在不停地閃動，令人目眩神昏。

原來，那一下藍色的光，也是發自那些不知名的儀器。

奇怪的是：裏面並沒有任何人，那些儀器似乎是自動操作的。閃動的過程之中，偶然會有一些震盪，但基本上，亦頗為寧靜。

「那些儀器，我從未見過！」少校驚嘆說道。

「很先進精密的模樣。」

「會不會是蘇聯的秘密基地？」

「也不太像！」

二人看了很久，也沒法得出一個較為可信的結論。終於，洛鐵夫提議：「我們不如爬過去！」

「這裏爬下去，足有百多呎深！似乎很冒險吧。」少校也有少許猶豫。

「藍光小組的精神，就是要找出事情的真相，你忘掉了嗎？」

「是，主任，遵命。」少校笑道。

「好，立即行動。」

二人正待出發，忽然，一聲震動的巨响從上面傳來。那巨型的洞穴頂部，竟然會自動張開！

「哎喲，不可思議！」少校目定口呆地嚷道。

慢慢張開的頂部，充滿着令人迷惑的光芒。那些光真的很亮，七彩繽紛地，使人猶如置身在雨後的彩虹裏，有一種迷失方向的感覺！

「不要正視這些光環！」洛鐵夫突然叫道「可能會傷害眼部神經。」

「不！不！不要怕。」少校興奮地回應：「這些光很柔和，不會造成損害！」

真的，那奪目的光芒，使人產生一種祥和恬靜的感覺，令人有一份向前走的本能衝動！

那洞穴頂部徹底張開了，它的直徑，竟然達到二百公呎！

「吱，吱……」一陣輕微，但很刺耳的聲响，從那奪目的光芒之中，慢慢傳來。一個碩大無比的物體，赫然出現在二人的眼前！

「飛碟咯，飛碟咯！」少校自言自語地說：「原來這裏是外太空人的基地！」

「那東西不是碟形的！」洛鐵夫注意到徐

徐降下的龐大物體，竟然好像一支雪茄那樣，呈長方形的！

「也許這是飛碟的『母艦』也說不定的呢！」

「總算大開眼界！」

二人聚精會神地看着那物體。這東西足有百多呎長，十多呎高，兩端微微突出，好像是發射台的模樣。

物體的側面有很多圓形的「窗口」，有橙色的燈光透射開來。整個物體呈現奪目的光芒，令人有不能仰望的奇異感覺！

儘管它的體積是如此巨大，這物體仍能很降輕巧地落在特定的範圍。沒有絲毫偏差，沒有絲毫震動……一切，一切，都顯示它的高度技巧。

「簡直不可思議！」洛鐵夫輕嘆一聲。

「上帝的傑作。」少校附和着。

那洞頂隨即慢慢關上。所有的光芒，雜音，都立時消失了。

停定了的物體，內部的燈光由橙色轉為綠色。閃動一會之後，側面的一道門隨即打開。

「他們會不會發現我們？」少校開始有些憂慮。

「距離這麼遠，應該不會吧！」洛鐵夫輕聲答道。

二人再聚精會神地窺探，只見那開啓的側門，很久也沒有「人」走出來。

「怎麼攪的？」少校疑惑地說：「應該讓我們開開眼界才是嘛。」

「忍耐一下吧，他們應該會出來的。」

「不知道他們要什麼花樣？」

二人等了很久，始終沒有什麼「人」走出來。

「會不會是無人駕駛的飛船？」少校終於按耐不住。

「很難說。」

「主任，我們何不自己爬下去？可以看清楚些。」

「這樣，實在太冒險了！」洛鐵夫立即制止。

「主任，我有一個想法，就是：這個外太空的基地，很可能與導彈失踪事件有關連！」

洛鐵夫笑道：「對！我也想到。以前我的構想很可能是錯的！現在，我們發現這個秘密，總算找出了一個最有可能的答案。」

「這也不枉此行了！」

洛鐵夫又說：「我也發現到，這地下洞穴，很可能就是位於海床之下。換一句話說——我們現在是處於一個海底外太空基地裏！」

少校詫異地問：「主任，是真的嗎？」

「應該不會錯的！」洛鐵夫答道：「你仔細看看這個龐大洞穴，再看看那些石壁，肯定是在海床之下。」

「如果是真的，為什麼那洞頂張開的時候，沒有海水湧進來？」

洛鐵夫笑笑，道：「這可能經過特別的設計。」

「主任，為什麼這些怪物要選擇在這裏？」少校愈來愈好奇了。

「照我猜想，這個基地的隱閉性很好，不容易被人發覺。而且，這裏的方位很偏僻，行動起來也很方便。」

「他們要那些導彈何用？」

「可能是意外也未可料！」洛鐵夫進一步分析：「他們不會有興趣於這些『低級』的武器！」

二人都不禁笑起來。

少校嘆了一口氣，又問「現在任務已經算是完結了，可是，我們却不能回去報告！」

「不要太悲觀！事在人為嘛。」

二人正談笑間，突然看見一個灰綠色的「人」狀物體，慢慢地正從側門「飄」出機外。

那東西看來是一公呎高，「穿着」貼身的「衣服」，頭部很大，「四肢」却很短小。在好像「面部」的地方，有一「盞」閃閃發光的「射燈」，在不停地閃動。

這東西好像是「滑動」前進的，而不是用「脚」行走。「他」移動起來，就像是「輕飄飄的」，趣怪得很。

「這傢伙，不知想怎麼樣？」少校輕聲問道。

「不要出聲！」洛鐵夫小心地看着。

出來的似乎只是一個。這東西在側門附近轉了幾個圈，然後，却靜止不動。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那龐大的物體突然發出一下尖銳的聲音，跟着，紅色的「燈」光不停地閃動！

「他們攪什麼啦？」少校疑惑地問。

「會不會是警報系統？」

「他們不會發現我們吧？」

「很難說。」

「不如走吧！」

二人緊張地說着。忽然，一縷刺眼的藍光，竟然朝他們那裏直射過來！

「危險！」洛鐵夫警覺地叫起來道：「快走！」

二人正待轉身，却發覺四肢已經不受控制了。

「哎喲，怎麼攪啦！……」

少校竟然輕飄飄的慢慢「升」離地面！

「拉着我！」洛鐵夫拚命呼喊。

可是，連洛上校自己也開始徐徐上升了！

二人連同那布袋的雜物一併「飄」離地面，就像是處身於無重狀態之中。

這種沒法自我控制的情況，確實令人不知所措！人，處於這種神奇變幻的氣氛裏，毫無疑問，那股震慄的反應，往往是激烈異常。

少校歇斯底理地狂喊：「放開我！放開我！你們這些雜種，想把我們怎樣？」

洛鐵夫却拚命掙扎。他的手脚雖然完全沒法自我控制，但是，他的意志力並沒有消失。他內心堅定不屈的情操，在任何環境之下，也絕沒有輕易放棄！

可是，任何反抗的努力也是白費的。他們好像被一股氣流帶動着，輕輕地朝着太空船飄去。

僅僅幾秒鐘的時間，他們便來到「船頭」的一個洞開的「窗口」。這個入口，彷彿是一個「吸氣口」，內裏有一條長長的管道，直徑大約有兩公呎。

二人的思想是已經變得混亂。他們的官能感應，實際上已經停頓。可以說，二人已沒法對外間的環境產生絲毫的反應。

在這種迷迷糊糊的狀態下，二人終於平穩地躺在一張很大的「枱」上。

這張好像「枱」的東西，似乎是由一種奇特的金屬造成。它的表面，平滑而略帶光澤，內裏却隱隱然有一股暖的氣流滲透開來。

二人的神經系統漸漸得到鬆弛。洛鐵夫首先張開了眼睛，看着四週的環境。

這間「大房」之內，充斥着耀目的光芒；令人有種目眩神昏的感覺。在他們的正上方，有一部巨型的機器，似乎在給他們進行「掃瞄」。

這部機器有一個類似鏡頭的東西，在不停地前後轉動，間或有一兩下「的，的」的聲响傳出。

他們無力地躺着，全身沒法動彈。洛鐵夫眼巴巴地瞪着那轉動的「鏡頭」，腦海裏却是空白一片。

一會兒之後，那機器停止轉動，而很奇怪地，洛鐵夫的腦袋却可以重新恢復思想！

而且，洛鐵夫的身體也慚慚回復生氣。

他吃力地轉過頭來，問躺在身旁的少校：「史提夫，你沒事吧？」

少校慢慢應道：「好，好多了。」

洛鐵夫用力支撐起身體。環顧四週，赫然看見十多個外星人站在附近。

這些外星人與剛才所見到的是完全一樣，無論是身材裝扮，竟然沒有任何分別！

慶幸的是，這些東西似乎沒有半點惡意。雖然看不到他們的表情，但是，一股很祥和的感受，使到二人也安下心來。

洛鐵夫嘗試與他們談話：「你們……好……嗎？」

這些外星人却動也不動地站着。

少校也嘗試用手勢表達友好的意思，可是，也得不到任何反應。

洛鐵夫失望地說：「他們不懂得我們的意思！」

少校也說：「麻煩了。」

怎料話音未落，一個外星人擺動了一下身體，一種很清楚的意念，竟然直透二人的腦海裏。

「你聽到嗎？史提夫，」洛上校興奮地問：「他們好像和我們溝通！」

「是啊！主任。」少校也高興地說：「他們不須開口，但却能傳達意念給我們知道！」

「好，好，你們好嗎？」洛鐵夫大聲地問好。

「他們也祝福我們好！」少校與奮地回答着。

事實上，這些外星人是無須說任何話，但他們想表達的意念，却能淸楚地令他們明白。

他們動也不動地站着，也能表示友好的姿態，可以想見，他們的科學水平，是怎樣的高超。

一切，一切，都是不可思議的！

洛鐵夫站了起來，問道：「我們……可以……走嗎？」

少校也同樣熱切地看着他們。

一刹那之間，他們二人便得到答案。原來，那些外星人希望他們能够參觀一下這艘飛船，好讓二人不會空手而回。不過，當他們離開的時候，二人對這個基地位置的回憶，將會被洗掉。

這，當然是保密的原故。

洛鐵夫對少校說：「難得有此機緣，我們也可以開開眼界。至於保密的問題，我們也會尊重他們的意思。」

於是，二人便隨同那些外星人到四處去參觀。

這艘飛船與基地眞的是很大，裏面充滿着不知名的儀器與光綫。

一切，一切，都令二人讚嘆不已！

那些外星人通過意念的傳達，盡量使他明白箇中的道理。

最令他們感動的，就是這些外星人不斷讓二人了解現時地球上核子戰爭的潛在威脅，與及地球人種種危害自大然的愚蠢行爲。

這些，令洛鐵夫和史少校都感到毛骨悚然！參觀途中，洛上校乘機探問有關導彈失蹤的事件。據那些外星人表示，導彈確實碰上一道無形的防禦網，所以，便被徹底瓦解和消失。

這絕對是一次意外的事件，外星人是無意干預地球人的任何衝突。現在如是，將來也會如是！

洛鐵夫嘆道：「我們地球人的行爲，在他們看來，簡直是愚蠢到極點！」

「也許是幼稚到了極點！」少校也苦笑着道。

一行人參觀了一會，那些外星人便示意二人是離開的時候了。

洛鐵夫急急追問道「你們……來自……那裏？」

外星人向上面指了一指，然後，通過意念傳達，告訴二人，他們來自非常遙遠的另一個銀河系。他們在地球建立基地的原因，就是要監察地球人使用核能源的情況，與及在未來，防止任何可能的核子戰爭。

他們似乎是負有防止地球人自我毀滅的神聖使命，而其來意，的確是人類的福氣！

少校忽然問：「你們……可否……帮助我們……離開這個島！」

那些外星人告訴二人，他們不想介入地球人的事務，不過，可以送二人至海邊，然後設法找船自行逃生。

洛鐵夫說：「我們不可能要求太多，還是自己設法離開這島。」

二人表示了謝意。

一會，他們被護送到一個奇形怪狀的圓筒內，慢慢地，二人的意識變得模糊起來……。

洛鐵夫感覺到身體逐漸放軟，耳內也泛起了柔和的聲響……不久，却發現自己躺在海邊的細沙上，而身旁的少校，却在呼呼入睡中。

「史提夫，起來。」

史少校睜大了眼睛，頻頻說道：「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逃亡要緊！」洛鐵夫看見那布袋還在附近，當下，感激地說道：「那些外星人眞守信用！」

少校爬起來，好奇地說：「哎，我眞的忘記了那個基地的細節情況！」

「他們把這些記憶抹去了！」

「太不可思議了！」少校也回應道。

洛鐵夫看看四週，原來是一個小港灣，這時，是黃昏時份，視野還很好。遠處疏疏落落的，停泊着一些漁船，看來，他們的運氣很不錯。

洛上校觀察一會，指着附近的一艘漁船，說：「我們就選擇這隻船！」

「好！」少校立即想起步向前走。

洛鐵夫說：「小心一點，附近可能有兵駐守。」

「怕什麼？」少校答道：「我們有槍！」

洛鐵夫從布袋內拿出那唯一的手槍，交給少校：「這支槍給你……我有一把小刀就可以了！……至於其他雜物，就一併丟掉算了！」

「也好，這叫背城借一，孤注一擲吧！」少校笑道。

二人各拿着手槍和小刀，飛也似地向那漁船處奔去。

距離大約三十碼左右，前面赫然有三個利比亞兵迎面走來。

大家都同時看到對方！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洛鐵夫右手一揚，小刀「颼」的一聲，把爲首的一個敵人打倒在地。

史少校也快速地預備開火！

「不要開槍！」洛鐵夫喝道。隨即以雷霆萬鈞之勢，直往那兩名敵兵衝去！

那兩名士兵見狀，嚇至手足酸軟，竟然不知所措！

就在這一刹那，洛鐵夫好像飛將軍似的，猛然撲至面前，只見「呼，呼」連聲，幾下勁度十足的鐵拳，登時把兩名士兵快速擊昏在地上！

在短短數秒之內，洛鐵夫竟然能够如此乾淨利落地把三個敵人解決，連史少校也看得呆了一會！

「主任，好身手啊！」少校讚嘆地說道。

「動於鍛鍊便可以！」洛鐵夫笑道：「爭取時間要緊！」

二人也不再多說話，史少校隨手拾起一支自動步槍，迅速跟隨洛鐵夫跑向海邊。

洛上校沒有拿取任何武器，事實上，他從來都不喜歡使用槍械，可以說，他並不希望濫殺無辜。

二人跑到岸邊的石壆上，發現那艘廿多公呎長的機動漁船、甲板上似乎沒有任何人，於是，洛鐵夫便果斷的搶先跳了上去。

二人走到船艙去，洛上校大聲問道：「有沒有人？」

史少校緊張地舉着自動步槍，小心地四處張看。

這時，艙門外忽然轉出一個人，喝問：「你們爲什麼走上船？」

這人的健碩身材頗類似那些職業摔角手，一身賁張的肌肉，配着那二百多磅的龐大身軀，確實令人寒心。」

史少校眼明手快地用那支自動步槍指着這人，喝道：「我們——想——出公海——你——給我們——開船！」

這人呆了一下，然後用不太流利的英語回答道：「原來……你們……就是那兩個美國特務……」

「我們——不是——特務——」少校大聲說道：「我們要離開這裏！快，少說廢話！」

少校手中的步槍，緊緊地壓在大漢的胸口上。可以想見，二人都同樣緊張得很！

大漢定一定神，然後說：「我們——一同……上駕駛台。」

洛鐵夫說：「好！但不要耍花樣！」

洛上校二人，此刻彷彿變作海盜，不過，在生死攸關的情況下，任何輕率大意，都很可能前功盡廢！

大漢轉身慢慢行，少校和洛鐵夫緊跟在後。行了大約四、五步，大漢突然大叫一聲。史少校不知就裏，以爲有其他人來到，注意力立時分散了。就在這一刻，那大漢便猛然發難！

這漢子的身手果然很厲害，只見他身體一閃，右手一揮，便把少校的步槍打跌在地上。

如果不是洛鐵夫眼明手快，起飛脚把大漢撞開，相信那支槍已經落在他的手中。

史少校怒喝一聲回身飛撲而上，企圖把漢子打翻在地上。怎料這大漢原來是摔角高手，竟然使出一記怪招把少校凌空扔開數呎之外。

洛鐵夫大喝一聲，踏步上前，右掌使出勁力，直往大漢胸前擊去。

「嘭」然巨响之下，這漢子也只是後退兩步，並沒有多大損傷，洛鐵夫不由得吃一驚，心想：「這次可難應付了。」

事實上，這「巨人」的戰鬥力也確實厲害。以洛上校二人的身手，竟然沒法佔取上風，而且，還有糾纏下去的危險！

洛鐵夫見到使用武力也沒法取勝，於是，便設法搶奪那支步槍。

同樣地，那大漢見二人的身手厲害，也設法向那支槍埋手。於是，三人在狹窄的船艙內，展開一場生死浴血的爭奪戰！

彼此拳來脚去，撲高撲低，打至力竭聲嘶，也沒法分出勝負。

此時，艙外响起一把祥和的呼喊聲：「你們——住手！」

這生硬的英語，原來是來自大漢的父親，亦即是這艘漁船的船主。

三人氣喘喘地停了下來。

那老船主走進來，說道：「我對美國人並沒有惡感，事實上，我在年靑的時候也到過美國。現在，兩國交戰，這是政府和軍方的事，與我們愛好和平的人無關……我會送你們出公海！」

「爸！軍方正要通緝他們！」大漢吃驚地叫道。

「那是軍方的事！」老船主冷靜地說：「在我的船上，便是我的客人！」

「爸！你……」大漢似乎目定口呆，不知所措。

「不要多言！」老船主命令道：「快去起錨開船！」大漢悻悻然地行了出去。

洛鐵夫感激地說：「謝謝你。」

「那裏！」老船主慈和地吩咐道：「我們一同上駕駛台罷！」

一行人步上駕駛台，那裏有幾個女人和小孩，看來都是船主的家人。

漁船緩緩駛出了港灣，直往公海駛去。這艘船的馬力很大，所以航速也很高。

洛鐵夫利用船上的無綫電設備，終於跟在公海上巡弋的美國戰艦取得了聯系。

彼此約定在公海的邊緣會合，洛上校二人此時的心境，簡直是難以言喩。

「船長，我必定要好好報答你。」洛鐵夫感激地說。

「不要太客氣！」老船主微笑道：「我們老百姓都是熱愛和平的。」

大家熱心地閒聊起來，連船主的兒子也變得友善了很多。

這時，天色漸漸昏暗，黑夜也快要到來。

忽然，船主吃驚地喊道：「糟了！你們看這雷達屏，有快船從後追來！」

衆人不約而同地說：「如果是軍方快艇，那就危險了。」

老船主輕嘆一聲，道：「照彼此的速度來看，還未到公海，就會給追上了。」

洛鐵夫急忙說：「關掉一切燈光，摸黑前進，很可能逃脫的！」

「追上來的很可能是導彈快艇。他們有先進電子儀器，我們逃不了的！」船主輕嘆道。

「距離一千五百米！」大漢緊張地報告。

「我們跳海逃生罷！」洛鐵夫說道：「我們不能連累你們一家。」

「不要！你們會淹死的！」老船主決不答允。

「距離一千米！」大漢面色發白報告。

「讓我們走吧！」洛鐵夫紅着眼地說。

「不，絕不可以！」老船主咬緊牙關地答道。

「距離八百米！」

史少校這時已經按耐不住，只見他大叫一聲，罵道：「他們這些傢伙，總要迫死我們才甘心……好，就讓我和他們拚拚！」

史少校迅即提起步槍，瘋也似的衝向船尾，胡亂地向後面發射。一時之間，「卜，卜」的槍聲不絕於耳！

洛鐵夫見狀，也緊跟着追上去，設法阻止少校的瘋狂行爲。

就在這一刹那，「呼」的一聲，一枚尾帶火焰的導彈，赫然朝船艙處射來。

「轟隆」巨响之下，整個船艙，連同老船主的一家，立時飛上了半天高，整艘船也隨即着火下沉。

洛鐵夫二人因爲在船尾，所以幸運地逃出了鬼門關！兩個人被震力彈了落海上，死命抱着一塊殘木，僥倖得以生還。

望着那燃燒的殘骸，洛鐵夫呼天搶地怒罵道：「殘忍，眞是殘忍…你們這些禽獸……」

史少校淚盈於睫地喊道：「爲什麼上天不要我們……偏偏要帶走這些善良的人！」

二人在海上掙扎着，叫罵着，直到那艘船消失了爲止。　（以下轉入第九十四頁）

上文提要：

黃小虎獨個兒來到賭場查探錢莊被劫情況，只見賭場內有一個穿紅衣服的標緻女人，難道她就是他要找尋的「花裏嬌」？「花裏嬌」當時在賭場贏了大錢，却因此引起賭場內一場激鬥，小虎被人打得鼻青臉腫逃回客棧，三八花和大牛也查到了些線索，向小虎報告，小虎一聽，三人所找的線索有出入，決定自己再去探查一番……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四：喬裝扮相　直踩虎穴

「不錯。」小虎也不否認。

紫玉釵格格笑道：「荒唐荒唐，這陣子咱們事情忙，極少到過江夏府，你怎麼會懷疑到咱們身上的？難道是受了甚麼人的唆使？」

「沒有甚麼人在栽你們的賍，這或許是我的判斷錯誤。」小虎說：「不管怎麼樣，至少妳的銀票來路還沒交代清楚。」

紫玉釵的眼珠的溜溜地一轉道：「坦白說，這些銀票是別人送的辦事酬勞，嗯！你倒說說，為甚麼要惹這檔子麻煩？」

「嗯，錢豐銀號是我四龍幫小兄弟開的，我做幫主的不管誰管。」

紫玉釵見他半大不小，人五人六的模樣，又笑得全身亂抖，道：「這檔子事並不好管喔，管不好你腦袋也會搬家的。」

「怕甚嘛，為朋友兩肋插刀，再說沒有三分三，也不敢上梁山。」小虎神采奕奕地又吹起牛來。

紫玉釵似乎深深喜歡小虎的模樣，道：「衝着你這份豪氣，我倒可以幫你點忙，不過要等我把事辦完。」

小虎心中一喜，忙道：「妳知道搶匪是誰？幫我去抓？」

「有那麼一點兒綫索，不過還不能確定，等我把事辦完，一定招呼你，你住在那兒啊？」

「我就住在這家客棧的西跨院裏。」小虎道：「妳辦事要多久？」

「這次事情有點麻煩，我還在等消息，恐怕要十來天吧！」

小虎叫起來道：「這麼久，不行。」

「怎麼不行？」

「等土匪把銀子花光了，抓到他也沒屁用！」小虎有點着急，道：「這樣好不好，妳既願幫我忙，我呢，無功不受祿，妳辦甚麼事，不妨說出來聽聽，我看看能不能先幫妳的忙，這樣就算扯平，誰也不欠誰！」

紫玉釵搖搖頭道：「不必了，我看你想幫也幫不上。」

「怎麼說？」

「我們交手的，都是江湖上響噹噹的人物，一言不合，就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讓你這種毛孩子去送死，於事何補，我也不忍心。」

「好啊！妳竟敢看扁我。」小虎最惱別人有眼無珠，看不起人：「我就露一手給妳瞧瞧。四龍幫幫主是個怎麼樣的角色。」

拔出腰裏的匕首，寒光一溜，向桌上的燭火劃去。

一刀劃過，小虎冷冷問：「妳看出名堂了沒有？」

燭火還是燭火，紫玉釵搖搖頭，笑道：「你這一手，我實在看不出名堂。」

小虎淡淡一笑，道：「那妳在武功上還差得很遠呢，妳看看！」

伸手捏住蠟燭，往上一提，原來已斷成二截，但無論燭火和燭身，剛才像沒碰過一樣，眞正是點塵不驚。

紫玉釵一呆之下，不禁喝采，道：「高，果然有點底子。」

「豈止是底子，還有面子哩。」小虎吹牛帶冒泡：「這個名稱，叫『揮揮手，不再見』。」

「揮揮手，不再見？這算那一門的招式？」紫玉釵被小虎唬得一楞一楞的。

「妳看這一揮，像不像揮揮手？」小虎連說帶比劍。

「嗯，像啊！」

「這不結了，蠟燭假如是個人，攔腰一揮，豈不是送他回姥姥家，永遠不要再見了。」

紫玉釵這時腦筋才轉過來，笑得腰枝亂扭，道：「你這是那一門的劍法，連招名也是奇奇怪怪的，笑死人了。」

「反正都是死，能笑死更高桿。」小虎正經八百地說：「現在妳就把要辦的事說出來，不說亦不行，我既開了口，君無戲言，這個忙是非幫不可。最好在三天內，辦個完結篇，妳再幫我去抓搶匪。」

歸根結底，最後一句話最重要，那知話剛說完，倏見大牛在外面招手，神態一付焦急的模樣。

小虎知道一定發生了甚麼事，已顧不得與紫玉釵扯下去，忙道：「明天我來聽回音，現在我先走一步。」

人就向門外衝去。問大牛道：「甚麼事？」

大牛急道：「三八花回來了，呆瓜出事啦！」

一聽呆瓜出了事，小虎眞的急了，道：「回去說，回去說。」拉着大牛急忙回到西跨院自己房間。

三八花在房中坐立不安，欲哭無淚的樣子，一見大牛小虎回來，馬上喳喳呼呼像連珠炮一般，把經過稀哩嘩啦地說出來。

「嗳嗳！妳慢點說行不行？呆瓜到底是怎麼回事，妳一點一滴，慢慢的說，仔仔細細地說，我聽得清楚，才能出點子呀，像妳這樣劈哩拍啦，搞得我暈頭轉向，那還有甚麼精神動腦筋呀！」

「好嘛好嘛，我一段一段慢慢再說一遍好不好。」

* * *

呆瓜拉着的三八花在夜色中，再次跑到聚英客棧前，已看到客棧夥計肩上帶着白布巾，正靠在門邊等候客人，他想與上回一樣，如法泡製一番，準沒錯，於是放開三八花，要她在旁邊候着，自己上前搭訕一番。

「小二哥，你還在等候客人啊？」

「怎麼又是你。」店小二一怔：「你是那家的小子，沒事跑客棧幹甚麼？」

「嘻嘻，要你發財啊！你看我不是給你送銀子來了嗎？」呆瓜摸出二兩碎銀，在小二面前晃了二下，他認為銀子開道，萬無一失。

小二看着銀子，笑道：「天下沒有白拿的銀子，敢情又有甚麼事情要我幫忙？」

「算你聰明，」呆瓜傻笑道：「其實還是老問題。」

「你說的西跨院天字一號的客人？」

「就是他，剛才我離開了一會兒，有沒有動靜？」

小二皮笑肉不笑地道：「當然有動靜，咦，不是說是你親戚嗎？你可以大大方方進去見見面呀！」

「是……是有點兒親戚。」呆瓜編謊話就沒有小虎俐落了，只有把二兩銀子塞過去，道：「這點你先收下，說說那個客人有甚麼動靜？」

小二收了銀子，道：「剛才又到了不少人，現在都在房裏呢。」

呆瓜興趣來了：「他們都是幹甚麼的？一共多少人？」

「你要有興趣，我可以帶你看看。」

呆瓜想一想覺得也好，却沒想到店小二在使詐，點點頭道：「好吧，勞你駕了。」

「那裏那裏，收你的銀子，就得跟你効勞，是不是？」店小二說着就頭裏帶路往裏去。

呆瓜迅速轉首向遠遠站着的三八花打了個手勢，跟着小二走進聚英客棧。

三八花不放心，一見二人進去後，也慢慢地溜了進去。

只見店小二帶着呆瓜走到西跨院，只見天字一號房二號房燈火通亮，紙窗上的人影綽綽。

呆瓜忙道：「小二哥，你請吧，我去探一探就好。」

那知店小二狡猾地笑笑，拎起呆瓜後脖子衣領，快步上了樓梯，高聲道：「魚大爺，有親戚來看你哪！」

呆瓜發覺不對，人已被小二推進了一號房。三八花眼見這種情況，知道不妙却又想不出甚麼善策，只能掩身在牆角花壇後，靜觀樓上動靜。

一號房中共有五六個人，個個都是江湖打扮，橫眉怒目的凶漢，其中一個就是見過面，腦袋上尖下寬，一雙水銹眼盯着人看像魚刺一樣的漢子，他一見呆瓜，怔了一怔，道：「怎麼又是你？」

小二笑瞇瞇道：「這位小爺說是您大爺的親戚，一直在向小的打聽你，所以小的帶他來見你。」

呆瓜這時又怕又氣，脫口道：「好個王八蛋，你敢出賣我，看我以後怎麼修理你！」

「小爺，我是成人之美啊！你說找親戚，我不是替你引見了嗎？」小二奸笑着說得呆瓜啞口無言，直罵自己蠢。

那魚大爺這時對小二點點頭道：「你辦得好，到櫃上去領賞吧。小蝦米，去告訴櫃上賞小二十兩銀子。」一個身不滿四尺的矮個兒應了一聲，立刻帶小二出了房門。

原來是銀子作祟，呆瓜直嘆氣，他娘的，剛才聽小虎的話，出手就拿十一兩不是沒事了嗎！

他在懊惱，那位魚大爺開腔問話了：「小子，你是那裏派來的奸細，叫甚麼名字，好好招來，免得皮肉受苦。」

嘿！這傢伙問話跟小虎倒是一付德性，看樣子快點溜才是上策。心裏打着主意，小眼珠亂掃，口中道：「小爺是四龍幫手下，坐第三把交椅，名叫呆瓜，你要怎樣？」

這一報名道姓，房裏除了魚大爺外，齊都哄然大笑不止。呆瓜一哼，道：「這有甚麼好笑的，你們又是誰？也報個名兒來聽聽，看看是不是比四龍幫响亮。」

魚大爺亦想笑，不過是忍住了，冷冷

道：「我就是掌舵淮揚幫的『水裏鮫』魚四，你聽到過沒有？」

呆瓜怎會聽過，搖搖頭道：「我向來只吃豬肉水餃，從來不吃魚餃，太腥了，不敢吃，所以沒聽說過。」

這些人聽了更笑不可抑，魚四却叱道：「你是跟老子裝瘋賣傻，四龍幫是那條道上的，老子也從來沒有聽說過。」

「那你就孤陋寡聞啦！」呆瓜心想小虎一直耳提面命，先用唬字訣，現在用上錯不了：「你去打聽打聽，連花裏嬌見到咱們幫主，也要客氣三分。」

既然要唬人，他把唯一知道的也吹上去，反正吹牛不犯法。

滿屋的笑聲止住了，個個楞楞地注視着他，呆瓜心想花裏嬌的名號果然響亮，這一招看是用對了。

魚四沉聲道：「你認識花裏嬌？」

「當然，花裏嬌上個月還送咱們幫主一份厚禮，要咱們幫主多多照顧她。」呆瓜口若懸河，順口吹下去。

「你幫主叫甚麼名字？」

「咱們幫主就是轟動武林，驚動萬敎的金龍黃小虎。」

「他媽的滿嘴胡言，甚麼四龍幫五龍幫，舵把子，我看這混小子也沒甚麼好問的，宰掉算了。」魚四身邊的手下開腔了。

呆瓜一聽要宰人，心裏可發毛了，恰巧剛才出去的小蝦米推門進來，心想閃哪，不溜就要慘了。

他意動身動，轉身就往外衝。那知方到門口，後領被小蝦米一提，乖乖地被提了回來。

魚四冷笑道：「你還沒交代清楚，就想跑？」

呆瓜道：「該說的，都說了，有甚麼好交代的。」

「先把這小子綁起來。」魚四向小蝦米交代：「這次咱們的事兒頗爲棘手，不知道跟這小子有沒有關係，我得好好問清楚。」

要綁個毛孩子還不簡單，小蝦米身上帶有蔴繩，把呆瓜綁個結結實實，變成了粽子。

呆瓜一顆心七上八下，心想這次可完了，三八花啊！妳可知道我已經在受苦受難，快去報信，讓小虎哥來救人哪！他心裏在唸唸有詞，魚四又開口審問了。

「小子，你到底受甚麼人支使，要探聽咱們甚麼，跟我好好說清楚。」

「不說清楚，馬上砍掉你的小腦袋，叫你沒有吃飯的傢伙。」小蝦米在旁邊恫嚇幫腔。

呆瓜一急之下，靈機又來了，吃吃道：「我說我說，其實我唱一段給你們聽聽，你們就知道了。」

魚四皺眉道：「你要唱甚麼？」

「你們聽着——」呆瓜放開喉嚨，大聲唱了起來，唱的就是那支雨傘歌：

「咱二郎做陣遮着小支小雨傘，

風露大，我來照顧你，你快來照顧我……」

他唯恐外面的三八花聽不到，引吭高歌討救兵。

躲在樓下院中的三八花還在痴痴地等，看呆瓜動靜，一聽呆瓜的歌聲，心中奇怪，這種時刻，怎麼會唱歌呢？倏又一動，想上次自己唱這隻歌是向他示警，現在被人抓入房間，突然唱起雨傘歌來，莫非也在向我示警討救兵？

這一想，心中一片紊亂，再也等不下去，一溜烟地跑回龍門客棧……

* * *

三八花的這段敍述，就到此打住。

當然其中細節她是無法說明白的，但大略經過，已說得小虎心驚肉跳，傷透腦筋。

「小虎哥，這要怎麼辦哪？怎麼把呆瓜救出來啊？」三八花急得要掉眼淚。

「妳靜靜不要喳呼好不好，辦法是有，但得傷傷腦筋，讓我靜靜想一想。」

三八花與大牛立刻閉上嘴巴，呆呆望着小虎。

小虎的確是傷神又傷心，左想右想，三八花說抓住呆瓜的老小子姓魚，這個姓不多——啊，莫非是「鐵鍋」說的是淮揚幫的舵把子「水裏鮫」魚四？

他是水路上的土匪頭頭，怎麼會跑到陸地上來呢？假如眞是他，事情就更棘手了。

小虎愈想愈頭痛，但是頭痛不能解決問題，尤其三八花與大牛的二對眼珠子，一直瞪着他，使他更感到一種無比的壓力——身爲幫主，若連這種雞毛蒜皮的事都不能解決，那還做甚麼頭頭，辦甚麼案？

這樣悶着心思磨菇，終算磨菇出二條路來。

第一條是比較安全的，找紅岩寨的保正，亮出自己的身份，跟保正到聚英客棧當場提人，諒魚四也不敢不放人。反正這方圓三百里，歸江夏府所管轄，都是老頭子的一畝三分地，誰都要賣這份賬。

不過這麼一來，一定會給老頭子派人逮回去，案也甭想辦下去了，回去還有一頓棍子在等着，這樣又何必當初呢！自己更是一輩子抬不起頭來。

想到這裏，小虎自言自語道：不行，要爭氣就要爭到底！那麼只能冒冒險，走第二條路了。

想做就做，管他娘的，要死兒子死不了爹，我就不信天下有辦不通的難事。

小虎是吃了秤陀鐵了心，意念一決，立刻對大牛道：「你去跟店家借筆硯來用一下，同時叫小二去租一頂大轎子，四名轎夫，特別吩咐一聲，轎伕都要穿大紅衣，光采顯目一點，不要邋邋遢遢的像土崽子。快去。要多少銀子，給！」

大牛傻眼了，以爲小虎發了瘋癲症，吃吃道：「小虎哥，你想幹嘛……」

「少問。」小虎一瞪眼，倒是虎虎生威，把大牛下面的話給擋了回去。

「三八花，妳快到街上估衣店裏去買套大人的棉襖褲，外加罩衫，料子要好一點的，順便帶頂羊皮帽來，黑色的最好。」

三八花一呆，喳呼道：「小虎哥，現在已是春夏交季啦，你連節氣都攪混了，還買甚麼大棉襖，有病哪！」

「唉！妳快去辦好不好，不買這些道具回來，我怎麼去救人啊！」小虎氣得跺脚。

「好好，咱們就去辦！」

三八花與大牛急奔出門，他們都變了悶了嘴的葫蘆，不知道小虎又要賣甚麼狗皮膏葯。

大牛先把筆硯捧了回來，小虎又要大牛去打盆水，弄點黃泥巴來。等一切就緒，小虎就多點一支燭光，面對着一盆水，慢慢細心的化粧起來，拿起黃泥巴，在臉上又塗又抹的，還要大牛磨墨，拿了毛筆勾上鬍子，再三端詳。

「大牛，你看我現在像不像中年人，蒼老一些？」

大牛在旁邊瞪着眼看呆了，聞言終于捧着肚子爆笑道：「你是要出場唱戲呀，滿臉鬼劃符，近看那能看，簡直甚麼都不像。」

「遠看呢？」小虎急急問。

「哈哈哈，遠看還能湊合湊合，小虎，你這付打扮要去救人啊？」大牛抱着滿腹懷疑。

「當然，這叫鍾魁畫符抓小鬼，包靈。」小虎說到這裏啊呀一聲，道：「我還忘了一樣東西，大牛去木匠店定製一付高蹺，只要長出一尺就好。」

「高蹺幹嘛，出廟會啊？」大牛又納悶好奇起來。

小虎道：「脚上不綁高蹺怎麼穿大人衣服，快去辦，等着要，有現成的把它鋸短了也行，要多少銀子，給，快去快回。」

反正小虎一句話，跑斷了大牛二條腿。

大牛急急地又衝出門，三八花捧着棉襖衣服回來了，看到小虎臉上的模樣，笑得打跌。

「我是在裝扮救人，妳笑甚麼笑，不准笑。」小虎想想爲了救呆瓜，把自己整得是人非人，心裏更嘔。

穿上大棉襖，再穿上藍色英雄氅，人頓時變胖了起來，就是下襬拖在地上一尺長，沒法走路。

三八花是捧着肚子打跌，覺得小虎一付滑稽模樣，這樣子去救人，誰敢相信？不過她內心對小虎的鬼點子，還是有三分信心。

大牛跑着滿頭大汗，終于拿着一付尺長的高蹺回來了，嘟着嘴道：「木匠店老闆敲了我的竹槓，這玩意兒要我五兩銀子。」

「啊呀，財神爺，現在是救人要緊，銀子的事情不要再煩人啦！」

小虎說着就要三八花及大牛把高蹺用繩子綁在他小腿上。綁好提身站起，身形頓高一尺。看來果然威風凜凜，像個大人模樣，只是腦袋瓜子小了一點，不過戴上一頂黑色羊皮帽，也算挺得過去了。

他又把匕首及全身裝備藏好，顧盼自雄地道：「你們看看，還有沒有破綻？」

三八花與大牛圍着他打轉，都嘻嘻笑道：「不錯，小虎哥，你還眞能唬人哩。」

「轎子來囉！小大爺。」店小二在門外喊叫起來。

小虎對大牛道：「叫轎伕拉進院裏來，我在院裏上轎，免得招人惹眼。」

大牛立刻又跑出門去招呼。

「三八花，你跟我一齊去。妳比較會喳呼善望風色，就算當我的徒弟好了。」

三八花也不是怕死的人，高興得跳起來，能跟小虎窩在一齊是夢寐以求的事，何況救呆瓜也是義不容辭。

轎子抬進了西院，小虎一搖三擺地走出房間，見四個轎伕，一身大紅露背裝，色采鮮明，滿意地點點頭，與三八花同時坐入轎中，吩咐道：「聚英客棧，抬進東跨院。」

起轎了，三八花低聲道：「等會要什麼搭配呀！」

小虎道：「不用怕，聽我說話，要妳幫腔的時候，看我眼色行事。」

* * *

夜色已深。

聚英客棧西跨院內，天字一號房中，魚四與一干手下正圍桌而坐，邊喝酒邊商量大事。倏聽店小二敲着房門，道：「魚大爺，有貴客來訪哪！」

魚四滿臉疑惑：這種時刻，有誰會來訪？小蝦米已大聲問道：「來人有沒有拜帖。」

小二在門外道：「轎子已停在院中啦，他說不用拜帖。」

嘿！坐着大轎來的，眞有氣派，魚四推桌而起，道：「我們就下去瞧瞧。看看是何方貴客。」

七個人同時站起，小蝦米打先推開房門，讓魚四領先走出，下樓一字排開。

當他們看到一座紅頂大轎，靜靜停在院中，四名轎伕大紅衣采鮮明耀眼，轎槓旁邊還站着一名小丫環，覺得這種氣派，在紅岩寨，的確不多見，也因此頓生敬重之意，不敢怠慢。

魚四抱拳當胸道：「何方朋友光臨，魚四在下恭候大駕，瞻仰尊容。」

「哈哈哈，客氣客氣。」轎裏響起一聲大笑，不過笑聲有點沙啞，像是憋住了氣發出來的。「徒兒，打簾！」

三八花立刻掀起轎簾，天色黑昏昏，魚四這一夥人也看不清轎裏的是誰。

三八花大聲道：「家師六殺和尚來得匆忙，未備拜帖，請魚當家多包涵。」

六殺和尚？

魚四與一干手下面面相覷，一頭霧水。覺得在江湖道從未聽過這號人物，可是再看對方坐在轎中，對自己這邊視若無人，這份氣勢，又不像沒來頭的人物！他娘的，見我魚四不起身的，方圓三百里內，應該沒人有這份胆子，偏偏在這節骨眼上，來了這麼一位神聖！

心裏雖不舒服，却又不敢輕易冒火，遂打個哈哈道：「恕魚四眼生得很，只聞江夏地面，有位七殺和尚，還沒聽過六殺和尚。請朋友切勿見笑。」

小虎在轎中又憋出一陣怪怪的笑聲，道：「這怪不得魚當家，在下剛從關外依附七殺師兄，奉師兄之命，前來拜會，魯莽之處，當面告罪！」

魚四一聽，神色頓時變了一變，又拱手道：「原來是七殺當家的師弟，失敬失敬，敢情上去聊備水酒一杯，以表敬意。」

嘿！這七殺和尚可不好惹，水陸不同道，還是客客氣氣爲妙。

小虎道：「夜已深，不想多打擾，師

兄聽說魚當家的在紅岩寨有大買賣，叫我來見見魚當家的，看看有甚麼効勞之處，就請吩咐一聲，水裏來，火裏去，兄弟不會皺一皺眉頭。」

魚四心中一驚：他娘的，消息怎麼傳得這麼快！甚麼効勞，明明是想分杯羹嘛！

他心中嘀咕，口中却哈哈一笑，道：「豈敢豈敢，芝蔴綠豆小事，怎敢勞動七殺當家，不過道上同源，魚某也不敢失禮，請六殺兄一示尊容，賜告地址，魚某明日親自回拜，以謝七殺當家關懷之情。」

「那好，我就住在龍門客棧。」小虎一邊說，「一邊已探首出轎，站了起來。「明日恭候大駕，不過順便有件事，還請魚當家的高抬貴手。」

魚四一見這位「六殺和尚」，頭戴羊皮帽，身披英雄氅，雖然感到不倫不類，但體魄魁梧，看來功力似乎不在七殺和尚之下，更是不敢得罪，忙道：「好說好說：有効勞之處，不敢推卸。」

「我還有位小徒兒，沒見過世面，聽說冲犯了當家的，六殺和尚在此先陪個罪過，請放了他。」

魚四一呆，心想好像伙，早已存心來試探了，怪不得那小子怎麼也不肯吐實話，敢情有硬紮的後台。虧得還沒下毒手。口中哈哈一笑道：「原來是尊客高足，誤會誤會，小蝦米，快去把那位呆瓜小友放了。」

小蝦米立即應聲上樓。小虎心裡想笑，表面上却繃着臉，虛虛拱手道：「不罪之情，來日再報。」

說過立刻縮回轎中。他不敢多站，因爲從來沒踩過高蹺，不太習慣，怕露出馬脚，主要還是怕呆瓜腦子轉不過來，見面就叫出了漏子。

小蝦米帶着呆瓜下樓，一看三八花高興得撲過來，道：「我知道妳會來救我，小虎哥呢？是不是在轎子呢？」

三八花急忙打了呆瓜一個響頭，喳呼道：「小虎哥來有屁的用呀，是師父親自出馬來向魚當家求情的。」

說到這裡，低壓聲音道：「閉上你的烏鴉嘴，少給我放屁。」

師父？那來的師父？呆瓜有點摸不着頭腦。探頭看看轎裏，黑黝黝地只見一個大人坐着，也看不淸是誰。

小虎已在轎中道：「多謝魚當家，在下告辭了。」

「哈哈，不敢不敢，明日見。」

魚四眼見二小隨着轎子走出院落，心中滿腹心事，只聽見小蝦米道：「舵把子，我看這六殺和尚怪怪的，那像和尚！」

魚四一哼，道：「怪在那裡？」

小蝦米歪歪頭，想了一想道：「我也說不出來。」

魚四淡淡一笑，道：「七殺和尚就是個怪和尚，色心一起，男男女女都要上床，他這個師弟也好不到那裡去，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倒是他存下什麼心，我們要好好捉摸捉摸。」

* * *

回到龍門客棧，小虎卸了粧，四小一齊笑個打跌。呆瓜更是把小虎捧做玉皇大帝。

三八花直呼精采精采。

小虎連敲呆瓜二記響頭，道：「下次辦事眼睛要亮一點，不要讓人給賣了，你還叫他老爸。」

呆瓜想到那個店小二，心裡直罵：幹他娘，早晚要給他點苦頭吃。

三八花又喳呼了：「小虎哥，你今晚是樣樣好，就是留了個尾巴不好，明天那個老小子來回拜，要到那裡去找個六殺和尚啊？」

「在老江湖面前，不這麼說怎麼混充得過，明天的事，明天再說吧。」小虎說到這裡，對大牛道：「咱們客棧裡的那位紅衣姑娘就是『花裡嬌』手下十二金釵的紫玉釵，我又跟她把話攤開了，搶案好像不是『花裡嬌』幹的，不過她有綫索，並且還要幫我們抓人，這不失爲好消息，至少在辦案上又接近了一步。我現在告訴你們，讓你們也安心安心，今天早點睡，明天說不定還有活兒幹哩。」

聽了小虎這番話，三小頓時精神十足，覺得跟着小虎有搞頭，那裡睡得着，興趣一來，大牛跑到前面店裡，要了一壺酒，一大盤滷菜，大家關起房門，與高采烈的眞喝起酒來，喝得醉醺醺的，才倒頭大睡。

迷迷糊糊地只聽到客房外面人聲吵雜，三八花第一個醒來，揉揉雙眼，睜開一看，天色已經大亮，太陽早已照到了屁股，外面怎會這麼熱鬧啊！

匆匆穿好衣服，穿上布鞋，推開房門一看，只見人羣三三二二都往東跨院跑。個個神色好奇又凝重。她更感到好奇，蹦出房門就跟着往東跨院跑。不過片刻，却像吃了驚嚇的小雞，回到房中拚命推着睡得像死猪一樣的小虎與大牛呆瓜三人，喘着氣喳喳呼呼叫開了：「醒醒啊！不好了，不好了，出人命了啊！」

小虎伸個懶腰，坐起道：「大淸早，吵什麼呀！」

三八花急急道：「出人命啦！人死啦！」

大牛翻身坐起道：「那家死人啦？」

「死人關咱們屁事。」呆瓜也迷迷糊糊地醒了。

三八花跺脚道：「是那個紫玉釵死啦！」

小虎像蝦米一樣地跳了起來，要往外衝，這個變化給他的刺激實在太大了，關係也實在太大了。

「小虎哥。」三八花大叫：「你穿上衣服去啊！」

小虎這才回頭匆匆穿上衣裳，像瘋了一樣，一言不發，拖着鞋子往外奔。

東跨院裸裡圍觀的人一大堆，小虎像泥鰍一樣擠進去，剛衝到房口，却被店東攔住：「嗳，你不能進去，保正還沒有驗屍哪，誰也不能進去。」

「去你媽的。」小虎潛意識中用出了功力，把店東摔出七八步遠。

「啊呀！」店東大叫一聲，摔在人堆中，爬起來一看，小虎早已衝進房裡。

紫玉釵橫躺在地上，胸前的創口已經發紫，分明是劍傷，一劍穿心。

是什麼人殺了紫玉釵？這個人的武功難道比十二金釵的武功還高？小虎既震驚

又傷心。完了，一切的綫索都完蛋大吉，小虎幾乎傷心得想大大哭一場。

他跪在地上，木然地望着紫玉釵的屍體，看她秀眸還睜着，彷彿死不瞑目的樣子，愴然地伸手抹上她的眼簾，耳中聽到門外私議竊竊。他默然地站起來，垂頭喪氣地走出門外。

圍觀的人都注視着小虎，感到好奇，紛紛猜測着與小虎的關係。小虎默然在人羣中走出來，回到西跨院房中，人像丟了魂一般。

「小虎哥，怎麼啦？」三八花殷勤地問。

大牛嘆口氣道：「那還用說，那個紫玉釵一死，抓到的綫頭又斷啦！」

「唉！歹命。」呆瓜喃喃怨嘆。

三八花火了，喳呼道：「呆瓜，人家歹命死了，干你屁事。」

呆瓜道：「我說人家做什麼？我是怨嘆自己歹命，忙了個半天，等於竹籃子打水，撈空啦！」

「誰說的！」三八花氣呼呼地說。

呆瓜不服氣道：「難道妳還有咒唸？」

「當然啦！十二金釵死了一個，還有十一個，十一個死光了，還有『花裡嬌』，總有人知道的，急什麼！」

一言提醒了夢中人，小虎頹喪的精神不禁一振！不錯，只要有一絲希望，決不絕望，他心裡的點子，又開始在腦海中轉動了。

「呆瓜，先去叫店小二打水，再叫些早點來吃。」小虎吩咐着。

在團體中就是這麼奇怪，頭頭沒精神，下面的就甭提了，現在小虎一有精神，大家都有了勁，呆瓜應了一聲，跑了出去。

小虎先倒了一杯隔夜茶，漱了漱口，對大牛道：「你去跟店家交代。」

大牛一怔，問道：「辦什麼交代？」

「告訴他們保証驗過屍後，請店家好好厚殮紫姑娘，一切花費都是咱們的。」

大牛的臉立刻綠了，吶吶道：「小虎哥，銀子不多了，這樣花下去，恐怕我們連客棧的門檻都跨不出去了。」

「少嚕嘛！」小虎瞪了大牛一眼道：「照我的話去做，沒盤纏另想辦法，多花一點銀子就把臉拉得那麼長，怎麼去追你老頭子的幾十萬兩銀子啊！」

大牛沒話說，正要轉身走，小虎又吼道：「慢點，告訴店家，厚殮好的棺木，把它拖到這裡來放，不准任何人動一動。」

三八花一呆，急急道：「幹嘛，好好的房間，放個死人進來，晚上誰能睡得安穩啊！」

小虎冷冷道：「我當然有我的道理，活人有活人的用處，死人也有死人的用處，妳懂不懂。」

三八花的腦筋一時轉不過來，呆呆說道：「這倒是稀事，死人的用處在那裡啊？我怎麼想不到。」

小虎笑罵道：「你能想到，你老頭子就不會叫你三八啦，告訴你們，不看住死人，怎麼去釣活人？只要死人在這裡，那什麼金釵呀，花裡嬌呀，早晚會找上門來，綫索不是又活了。」

大牛的綠臉笑了：「果然有道理。」返身奔出房間，去辦他的交涉。

店小二的洗臉水及早點都送進來了，大牛也興冲冲地回房子，小虎問道：「店家怎麼說？」

大牛笑道：「還能怎麼說，有人出面花錢消災，他磕頭都來不及。」

「好，大家吃早點，吃完後姜太公坐觀釣魚台，希望釣上一條美人魚。」小虎頗有自信的說。

* * *

東跨院內，店家忙着接保正，驗屍體，買壽衣，購棺木。

西跨院內，呆瓜與三八花忙着奔進奔出，打聽消息，看看動靜。紫玉釵的棺材還沒有抬進來，美人魚當然也不會出現，店小二却跑來通知：聚英客棧有位魚大爺來訪六殺和尚與呆瓜小爺。

三八花立刻慌了手脚，急道：「小虎哥，昨天我知道你留條尾巴，一定闖禍，現在人家上門了，那裡去找六殺和尚。」

小虎笑道：「妳甭緊張兮兮的，萬事由我來應付，大牛，你跟三八花呆瓜都躲到隔壁房間去，把牆角的道具衣服都帶走，快。」

呆瓜想起昨夜的遭遇，心裡都會發毛，巴不得小虎有句話，七手八脚地幫着三八花與大牛把昨夜裝妝的道具搬到隔壁，緊閉門戶。

這邊剛剛搬乾淨，魚四帶着小蝦米一干手下已走進院中，小虎大模大樣地迎了出去，人五人六地抱拳道：「聽說魚大哥光臨，六殺和尚因有點緊事走了，走時要小弟接待。」

怎麼又出來一個毛孩子，六殺和尚到底有多少徒兒，怎麼個個像安養堂裡出來的孤兒。魚四滿腹狐疑。

但是見小虎正經八百的模樣，不能不按江湖理數，微微頷首道：「昨夜六殺兄來行舍，今天特來回拜，可知道他去了何處？」

小虎嘻嘻笑道：「他本來在等你們，那知臨時發生了大事，不得不離開幾天。」

魚四問道：「發生了什麼大事，能不能告訴魚某？」

他對「六殺和尚」的動靜似乎非常注意。小虎也摸準了他必有此問，所以腹稿早已有了，輕輕鬆鬆道：「昨夜這裡死了個人，他追查兇手去了。」

「噢！死的是什麼人？」

「一個嬌滴滴的女人。」

魚四呵呵笑道：「莫非是六殺兄的相好？」

「那倒不是。」小虎道：「是花裡嬌手下的十二金釵之一的紫玉釵。」

魚四神色突然變得凝重了，道：「請問小哥兒，六殺兄與花裡嬌有什麼牽扯？」

小虎嘻嘻笑道：「那有什麼牽扯，他是閑得發慌，管管閑事吧了，不過他交代過，若魚大哥有什麼差遣，他就會立刻趕回來的。」

魚四一怔，道：「你稱呼我魚大哥？」

「沒錯啊！有什麼不對？」小虎假裝一怔。

魚四問道：「那你與六殺和尚是什麼關係？」

小虎抓抓腦袋，道：「傷腦筋，怎麼說呢！這樣吧，我背給你聽，他師父的老婆就是我娘的妹子，這筆賬你替我算一算，是什麼關係。」

魚四一干手下齊都噗嗤笑了出來，但看到魚四沒笑，又都忍住，然而躲在房裏靜靜偷聽的大牛呆瓜三八花却悶着嘴巴，捧着肚子打跌。

魚四皺皺眉頭，他被小虎唬得一愣一愣的，目光四下一掃，道：「我記得六殺兄還有二個小徒兒，怎麼也不見人影？」

「嗬！那二個小把戲暫時由我管，派出去打探消息了。」小虎覺得自己愈吹愈順嘴了。

魚四道：「那請問小哥兒怎麼稱呼？」

「我就是四龍幫幫主，江湖上送了個『金龍』綽號，名叫黃小虎是也。」

魚四一哼道：「倒是英雄出少年，想不到小哥兒竟然是四龍幫幫主，可惜魚某還沒聽說過。」

小虎笑嘻嘻道：「四龍幫是初創，沒聽過沒關係，六殺大哥向我保證過，要讓四龍幫在最短時間內名震江湖，所以他這次從關外回來，可以說完全是幫我的忙才返回中原的。」

旁邊的小蝦米忍不住冷笑道：「既是四龍幫幫主，要在江湖上闖字號，想來武功一定不錯。」

「馬馬虎虎啦！」小虎嘻皮笑臉地道：「應付應付蝦米小魚之類的，還能湊合湊合。」

小蝦米臉色一變，跳到場中道：「既這麼說，我就領教領教！」

房中的三小頓時緊張起來，都覺得小虎吹牛吹暈了頭，連自己是誰都忘了，這不是找個馬脚來露一露嗎？

小虎却毫不緊張，皺皺眉頭道：「這位老弟，今天莫非是來找事的，不是來拜會的，我聽六殺和尚說跟你們是朋友，等他回來我要問問清楚，是不是朋友的分別在那裡。」

魚四立刻沉叱道：「小蝦米，不得無禮，回來！」

小蝦米恨恨地退回魚四背後，小虎啊了一聲，道：「失禮失禮，老弟原來叫小蝦米，我剛才實在出口無心，不要見怪。」

魚四沉聲道：「六殺和尚不在，但魚某還是有話要交代清楚。」

小虎笑道：「我一定傳到，錯不了。」

魚四道：「魚某按照江湖規矩，備了一份薄禮，請六殺和尚笑納，希望他袖手旁觀，切勿捲入是非。」

說完衣袖一揮，旁邊一名背着包裹的大漢立刻卸下包裹，雙手捧了過來，小虎接過覺得沉甸甸的，一時也弄不清是什麼玩意兒，忙道：「我一定把話傳到，魚大哥要不要進去吃杯茶？」

「免了，魚四告辭。」魚四揮手帶着手下轉身要走。

小虎眼珠一轉，倏見小蝦米眼神中恨意似乎未消，道：「慢一點。」

魚四一怔道：「小兄弟，還有什麼事？」

小虎道：「我想跟小蝦米交個朋友，說幾句話，魚大哥不會反對吧。」

「你有什麼話，說吧。」小蝦米的態度相當冷淡。

小虎招招手道：「那你過來呀！」

過去就過去，還怕你小子不成。小蝦米根本沒把小虎放在眼裡，大步走到小虎面前。要不是礙着魚四有顧忌，早想給小虎一拳，打得滿地找牙，才大快人心哩。

小虎心裡可明白得很，伸手拍拍小蝦米肩膀，笑嘻嘻道：「你們這麼多人中間，我終覺得跟你還算投緣。」

小蝦米瞪眼道：「爲什麼？」

「因爲只有你的個子跟我差不多。」小虎把語聲壓得很低，也只有小蝦米聽得清楚。

小蝦米冷笑道：「不知道你身手跟我差多少？」

「我就知道你心中還有這麼點兒不舒服，所以想表演一段什麼的，也好讓你開開眼界消消氣。」

「嘿！好啊，你使招吧。」小蝦米正懊惱沒機會找藉口。

小虎道：「出招動手嘛有傷和氣，這樣吧，我露一手功夫你瞧瞧，假如你滿意我還可以教你，你身上有沒有銀票？拿二張出來。」

小蝦米掏出二張銀票，看小虎到底搞什麼玄虛。

小虎道：「你捏着紙邊緣，一張在前，一張在後，夾着手指，讓中間有點空隙，豎在胸前，我就能表演了。」

小蝦米依言捏着二張紙，繃在胸前，瞪着小虎。

小虎右掌提出，伸豎食指，點在紙中間，馬步一跨，裝出運功提氣的架勢，一聲輕喝，食指向前用力，已點穿了二張紙，笑道：「這手功夫怎麼樣？」他的手指却沒有收回來，點在小蝦米的胸口。

手指戳穿二張紙，連三歲孩子都會，小虎還在自鳴得意猛吹大氣，小蝦米不禁感到好氣又好笑：「你這套把戲玩給誰看哪？」

就趁小蝦米說話時，小虎迅速把手縮回來，笑道：「你仔細看看再說不遲，假如不服氣，可以依樣表演一手，我立刻跪下叫你小祖宗。」

聽他這麼說，小蝦米低頭一看，神色頓時一呆。

因爲第一張銀票完整如初，根本沒破，倒是第二張破了一個洞。

小虎刁笑道：「這功夫就是妙絕天下的『破功指』，一指點中死翹翹，神仙難救。」

魚四見二人低聲談個沒完，也不知在談些什麼名堂，高聲道：「你們談完了沒有？」

「完了完了。」小虎笑嘻嘻地高聲道：「咱們是話一投機千句少，小蝦米，有興趣不妨來找我，我可以教你。」

小蝦米被小虎唬得腦袋發暈，一言不發地回頭就走，一邊走一邊還在端詳手中二張銀票。心裡不信，事實偏又不能不信，覺得小虎這毛孩子果眞高深莫測，功夫厲害得很，剛才幸好沒有動手。

一行人離開龍門客棧，小蝦米就把小

虎那一手說給魚四聽，還把二張銀票拿給大家看。以魚四這種江湖老油子也聽得神色震動，搞不懂是眞是假。

「我終覺得六殺和尚和這批小鬼太可疑。」小蝦米沉聲道：「大鯨魚，你留下插樁，給我把龍門客棧盯住。」

「是。」一名高大的大頭漢子立刻留下，目光左右一掃，走進客棧對街的茶館去泡茶了。

「小蝦米，你立刻跑一趟片崗瓦找七殺和尚。」魚四道：「我與七殺和尚算也有一面之交，這次你去探探他口風，查查六殺和尚的底細。」

「是。」小蝦米立刻飛奔離去。

魚四一走，大牛呆瓜三八花立刻從房中蹦了出來，又笑又跳地圍着小虎，擁入房中，個個笑得不可抑制。

「小虎哥呀，我看四龍幫改成吹牛幫吧，你這個吹牛大王可以算得上天下第一哩。」

「老大，你最後玩的那一手是什麼名堂，教我好不好？」呆瓜羨慕得很，覺得小虎有點藏私，不夠朋友。

小虎哈哈一笑，神更穩了，道：「牛皮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吹的，那套把戲更是我在牢房裡得到的心傳法門，雖然是個障眼法兒，也花了我一個月的時候，磨出來的。」

大牛却盯着魚四送的一包東西，道：「包袱裡究竟是什麼東西，小虎，打開看看好不好。」

「看啊！」小虎解開包袱一看，金光閃閃竟是二十錠足五十兩重的金元寶。

「哇，這份禮不輕啊！」四個毛孩子高興的叫了起來。

這幾個毛孩子幾曾擁有過壹仟兩金子的財富，何況又金光閃閃地擺在面前，能夠任意地把玩摸撫它，對他們來說，這是生平未曾有過的，說不出的感覺。

就是家中富有的大牛，也看得又笑又叫，興奮得難以克制。小虎更是氣宇昂揚，不可一世，道：「大牛啊！你不是怕沒銀子嗎？現在金子送上門來了，你該放心吧，就是出關外的路費也夠了。」

「老大，你眞有一套。」呆瓜道：「吹牛唬人能唬出金子來，以後你儘量吹，吹不過來我幫你吹，好不好。」

三八花喳呼道：「呆瓜呀。回去跟你娘商量換個腦袋再吹吧，不然把小命吹掉了，我去找誰玩耍啊！」

「三八花，妳不要糗我，我看妳也差不多，只會跟我們嘰嘰喳喳的，看到外面人就變啞巴。」

「好了好了，不要鬧了。」小虎擺擺手道：「難得今天心情特別好，咱們收拾收拾，出去爽一下怎麼樣？」

「哦……」三人高聲歡叫。

小虎瞇着眼睛看了看三八花，笑嘻嘻道：「比方先跟妳去買二套漂亮的新衣服啊！不要看起來像個丫頭打扮，大牛呆瓜也是一樣。」

三八花又羞又喜，那個女孩子不愛漂亮呢？「小虎哥，你眞好。」

小虎像在排遊覽節目，又道：「買了衣服，我們上最好的酒樓大吃一頓，然後再到處逛一逛，怎麼樣？」

能夠暫時拋開緊張，痛痛快快的玩，那有不贊成之理。不過大牛還是提醒小虎道：「小虎哥，正事兒可不能忘記啊！」

「我知道，你放一百廿十個心。」小虎好像胸有成竹，道：「等死人一到，包有綫索。」

正說着，房門立刻響起店家的聲音：「幾位小客官，棺材抬來啊！」

嘻鬧的興頭頓時抑制下來。三八花去打開房門，只見店家哈着腰，一付笑臉地站在門前，後面四個抬棺材的，抬着一口棺材，不用說，棺材裡的屍體就是紫玉釵。

三八花見到棺材就感到喪氣，始終覺得小虎這個主意實在是個餿點子，不過興頭上也沒去多想，轉首道：「這麼大的棺材要擺在那裡啊？」

小虎拾起桌上的金子包袱，道：「就擺在炕對面好了，反正地方大，擺得下。」

「是，是。」店家立刻應聲指揮着把棺材抬進房間，五個大人七手八脚地把棺材放正，頭對着外面，屁股朝裡。

等抬伕出了房，店家却站着沒走，抱拳作揖，笑道：「嘿嘿，小客官，棺材是最好的楠木，上過七次漆，那位姑娘身上穿的呢，也是最好的通州緞子，這筆花費不少喔，這裡有張單子，小客官要不要過目一下？」

「不用了。」小虎大剌剌地在炕上一坐，道：「一共多少啊？」

「一共是一百二十三兩七錢銀子。」店家笑嘻嘻地回答，意思是等着付賬。

小虎心念一轉，道：「假如用金子抵，該是多少？」

「三兩二錢銀子換一兩金子，這是時價。」

小虎拿出一錠金元寶道：「拿去吧，多的找來。」

看到小虎的出手架勢，店家那敢怠慢，雙手接過，道：「小客官眞是大好人，捐棺殮葬，將來一定會有善報的。」

小虎道：「你也不必廢話一大堆，我們要出門玩玩，趁這檔兒給擺上一張靈桌，供上三牲水果，點一對蠟燭，裝妝得像樣一點，多少銀子一齊扣下，多的我稍等去櫃上拿。」

「是，是。」

「還有，這裡九百五十兩金子暫存櫃上，你可要開張收據給我。」小虎想想不方便，又把包袱交給了店家。

等店家哈着腰出了房間，小虎這才下炕走到棺材邊嘻嘻笑道：「紫大姐，咱們終算交往一場，但你給我吃了一桶洗澡水，我本想還妳一盆洗脚水，想不到妳沒這份福氣，罷了罷了，反正我化了魚四的金子替你收屍，妳可要保佑我快找到那票土匪喔！」

默默禱告了一番，才帶着大牛呆瓜三八花揚長出了房間。過了院落，走到前面店櫃上，店家早把該找的銀子準備好。大牛接過，跨出龍門客棧，見街上熙攘往來，剛才抑制下的玩興又高漲起來。

三八花想到小虎要給她買新衣服，興頭最足，跑在前面，東張西望在找裁縫店。那知沒走出幾步路，啊呀一聲，跌了

一個狗吃屎。

呆瓜看得拍手大笑，道：「三八花，妳高興過頭啦！要親嘴親咱們三個都可以，爲什麼去親爛泥巴呢？」

三八花這一摔似乎摔得不輕，捧着膝蓋，苦着臉爬不起來，呆瓜講歸講，心裡却是關心的，跑過去想扶三八花，那知好像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吧噠一聲，也摔了個狗吃屎。正苦着臉的三八花不禁格格笑了起來，道：「呆瓜，你嘴巴不饒人，馬上就現世報，怎嘛，也想親親泥巴啊！」

呆瓜火大了，他覺得明明平坦坦的地，怎會絆倒呢？爬起來回頭一看，街道的確是平坦得連凹凸都沒有，却見一個穿着破衣的乾癟老叫化，靠着墻撐着一桿竹竿在打瞌睡，那一雙又髒又枯的脚却直挺挺地伸在地上。

這老叫化剛才不是沒看見，但是剛才他的腿明明是捲起來的，怎麼突然間伸了出來呢？

這麼巧，莫非是故意絆人，難怪三八花平空會跌倒，自己也跟着狗吃屎，呆瓜想到這裡可眞冒火啦，跳到老叫化面前，戟指罵道：「老叫化，你可是故意找事，伸出一條驢脚來絆人？」

老叫化迷迷糊糊抬起頭來，屎目還沒張開，道：「你說什麼啊！街這麼寬，摔跤還嫌老漢這條腿長呀！」

三八花這時也明白過來。一蹶一蹶地走過來，喳呼道：「好啊，你這個死老頭，伸腿呷小姑奶奶豆腐啊！看我打不死你。」

小虎走近看看老化子，一身破衣裳，髒得像沒人收的孤鬼，忙勸道：「好了好了，人家也不是故意的，走吧。三八花，莫掃了玩興。」

老叫化喃喃道：「對啊，講話像三八，怎麼走路也像三八，不小心還找人霉氣。」

「你說什麼？」三八花剛要走，聽了又冒火了。

大牛忙道：「三八花，你跟叫化子計較甚麼！走吧，快到中午了，肚子已經餓得慌哩。」

三八花才悻悻離開，四人先去裁縫店訂做了衣服，小虎特地叫三八花多做二套，使得她心花朶朶開。

然後就到了紅岩寨最好的酒樓——長壽樓，叫了一桌山珍海味，還叫了一壺米酒，大吃大喝起來。

正吃得興高采烈，倏見桌子上多了一雙又髒又乾的手，居然一手抓起桌上的一隻鹽酥雞，一手拿起呆瓜面前的酒杯，一口雞一口酒也大吃起來。

四小一怔之下注目一看，原來竟是剛才坐在路邊的破衣老叫化。

看他那身髒兮兮地站在旁邊，四小那還能吃得下，尤其是三八花，正是舊仇未消，新仇又起，喳呼起來：「呸呸呸，你是找死鬼呀，剛才沒剝你的皮，你老骨頭不舒服是不是？」

老叫化滿嘴巴都是雞肉，含含糊糊道：「這麼多的菜你們四個小蘿蔔怎麼能消化，讓老化子吃一點，也算是件好事啊！」

呆瓜一掌向老叫化打去，口中罵道：「餵猪也比餵你好，給我滾，少——」話沒說完，哇，一聲痛叫起來。

他感到這一掌好像打在鐵板上。只見老叫化子像沒事兒一樣，嚥下雞肉，嘻嘻笑道：「吃得太多也會吃死人的，不要沒剝掉我老化子的皮，先讓別人剝了一身皮，那可就功未成而身先死，回不去見爹娘，爹娘淚汪汪啊！」

「臭叫化子，你放什麼狗臭屁？」三八花忍不住開口罵了：「白吃東西還賣乖，是什麼玩意兒？」

老叫化嘻嘻笑道：「人老嘍，玩不動嘍！否則我也會去唬唬人，搞些銀子花花，不像現在，沾點油水就遭人白眼亂瞪，還要聞聞狗屁牛屁呆子屁，好臭啊，化不來喔！」

他邊說風涼話，邊抓邊吃，凡經他抓過的菜，誰也不敢再碰，那雙雞爪似的手，看了就想嘔，這一來，四小都吃不下了。

小虎心中也在冒火，尤其老化子的話，像在揭他的瘡疤，心裡就在開罵了：他奶奶的，什麼東西！像怨鬼纏身，老子看是你白吃，還是我白吃。

不過世面見得多，牢裡的牛鬼蛇神也碰得多，知道江湖上什麼樣兒的人都有，沒弄清底細以前，最好來陰的，免得惹禍上身。

一面想着整人的點子，一面向大牛三八花呆瓜施了一個眼色，阻止他們再罵下去，因爲菜餚既然被人吃了，罵也是白罵。他笑笑道：「老要飯的，你要吃儘量吃，不夠再叫，反正像你說的，銀子是唬來的，吃來吃去是別人的，所以不必客氣。」

老叫化呵呵笑道：「看來還是你開竅，那我化子就不客氣啦。店家，再來二壺酒。」

店家遠遠看着，正搞不懂怎麼回事，一見吵鬧已息，自然不願多管閑事，聽到招呼聲，立刻送上二壺酒。

小虎對店家道：「再送幾樣拿手菜上來，多了一個大肚漢，不夠吃啦！」

店家連聲應喏下去。

老叫化一翹大拇指道：「幫主果然是幫主，器宇就不一樣，來來來，喝酒吃菜要大家一起來，一個人沒意思。」

他一見四小放下筷子不動，嘻嘻笑道：「我知道你們嫌我雞爪髒，我改過用筷子，來，小幫主，我敬你一杯！」

也不管小虎喝不喝，拿起酒壺，咕嚕嚕就仰天喝掉了半壺：「嘿！過癮，過癮，這才是過癮。」

小虎笑道：「過癮就好，不過，你怎麼知道我是幫主？」

老叫化道：「剛才聽說的嘛！來，大家喝酒，不談這些。」

小虎搖搖頭道：「聽你一番話，咱們想喝也不敢喝啊。」

老叫化目屎眼一翻，道：「老漢說過什麼話啦，讓你們怕成這樣子？」

「剛才你不是說吃多了會吃死人的嗎？咱們活得好好的，可不想死。」

「跟老漢一齊吃喝，保你們長命百歲，沒有一點問題。」

小虎故作不解，問道：「這我就不懂了，爲什麼跟你吃喝就不會死，而我們吃喝就會死？」

老叫化笑道：「你沒聽過小孩子吃東西壞肚腸嗎？但是有人在旁照顧，知道什麼東西能吃，什麼東西不能吃，不就沒事了。」

烏孫子，你還在倚老賣老，小虎心裡罵着，口中笑着：「話是不錯，也不見得會死人呀！」

「怎麼不會，老漢可以談些經驗給你們聽。」老叫化一本正經地說：「我有個姪孫子，就是看爹娘不在，偷偷吃魚，讓魚刺卡在喉嚨裡，要吞吞不去，就活活痛死。」

小虎暗暗一驚，心想這傢伙不提別的，怎麼提到魚刺，跟魚四不是同音嗎？難道是借題發揮，意有所指？

他正在捉摸不定，老叫化却口若懸河般地說下去：「還有……」

話却讓店家上菜打斷了，捧上來是四盤熱炒，就在端菜下菜之間，小虎倏向大牛呆瓜三八花使了一個眼色，對老叫化笑道：「這麼說，沒大人在，小孩子不能吃東西，吃了就會死翹翹？」

他把翹字特別說得重一些。

一本天書早被大家背得滾瓜爛熟，翹蹺同音，也就是小虎的黑話「溜」字。

老叫化正高興地回答：「當然當然……」

「啊呀……」三八花倏然大叫一聲，把老叫化的話打斷了，只見他喳喳呼呼對捧菜的小二道：「你在搞什麼？會不會端盤子呀？」

衆目注視下，只見跑堂小二手中盤子裡的剩菜剩湯，晃得三八花一身。連呆瓜在旁邊也倒了霉，衣裳上下的油漬不止一二塊。

「對不起，對不起……」跑堂小二連連賠不是，心中却在罵：明明是妳撞了我一下，還來罵人，他媽的眞衰。

小虎忙對三八花道：「好了好了，妳下去找店家要盆水擦擦不就行了。」

呆瓜道：「走，三八妹妹，我亦是一身油，陪妳一齊去。」二人拉着手就離開了桌子。

「小二啊！下次小心點。」小虎正經八百地說：「再去端拼盤來，加上二壺酒。」

跑堂小二連連應聲而去，老叫化笑逐顏開，覺得小虎夠意思，立刻道：「來啊！大家趁熱吃啊！今天老漢覺得痛快，吃完了，還要講個故事給你聽聽。」

小虎端起酒杯來裝着湊興：「喝，不喝白不喝。」

大牛道：「對對，我來敬老丈你一杯！」

三人把酒一飲而盡，滷菜拼盤與酒也端上來了。

小虎道：「老叫化，剛才你話沒有講完吶？」

老叫化似乎喝得有點醉醺醺模樣，道：「我講到那裡啦？我就是有點健忘的毛病，有時說話被人打了岔，就想不起來了，你給我提個詞兒。」

「我問你，沒大人在小孩子吃東西怎麼會死翹翹，你說當然當然。」

「對，因爲小孩子缺少辨別的經驗，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東西要用什麼方法吃，這都是學問哩，比方說：大肚魚的大肚皮最毒，就要用特別的方法吃……」

小虎哪有興趣聽這些，表面裝出竭誠傾聽的模樣，心裡在捉摸，時間應該是差不多了。

「大牛，你去看看，叫他們抹抹乾淨就行了，菜都快涼了。」小虎在施展點子了。

大牛應了一聲也匆匆跑開。小虎笑道：「這些小傢伙毛得很，不懂事，你老不要見怪。」

老叫化邊吃邊呵呵笑道：「不會不會，那家的孩子不都是這樣，所以我覺得你們正需要人照顧，俗語說得好，身畔有一老，等於有一寶……」

寶你的老骨頭，小虎心裡罵着，口中却道：「來來，拼盤不錯，嚐一嚐！」

伸筷夾起一塊牛肉塞進嘴裏，咬了幾口倏然「哇呀」一聲，吐了出來，大聲叫道：「店家，店家！」

跑堂的小二馬上跑過來問道：「客官，什麼事？」

小虎指指拼盤道：「嗨，這是什麼肉啊，酸不拉嘰的？是餿了還是狗肉？」

「是牛肉啊！」跑堂的愣了一下。還拿鼻子去聞聞。

小虎拉長了臉，道：「這是什麼牛肉，咱們花了銀子可不是買冤枉的，你要搞清楚。」

跑堂小二苦着臉道：「小的沒騙你嘛……」

「走，帶我去廚房瞧瞧，看你們賣的到底是牛肉還是狗肉？還是隔了夜的餿肉。」

「好好。」跑堂小二覺得這幾個小鬼眞難侍候，不過是銀子麥克的大顧主，也只有忍了。

「老叔公，我去去就來，你一個人先吃。」小虎改了口，向老叫化打招呼。

「無妨無妨。」老叫化只顧吃喝，管他有人無人。

小虎隨着跑堂小二離開桌子，穿過櫃枱，却沒往廚房走，半路上倏拍拍小二屁股道：「剛才是冤枉了你，你不要放在心裡。」

說着已塞了二兩銀子的小費在小二手上。

小二愣然，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小虎笑笑說道：「咱們這位老叔父公沒事專門教訓人，仗着他手裡有幾個臭銀子，一天到晚人五人六的，所以我們要溜啦！」

小二一怔，道：「那銀子……」

「這二兩銀子是賞給你的，等下結賬的時候，你賬上再加三成，要他付賬，別看他髒兮兮像叫化子，就怕別人覬覦他銀子才裝的，家就離此三里路，田園莊院一大片，你不用怕，賬目儘量往上加，不加白不加。」

小二被小虎唬得一愣一愣的，小虎揮揮手道：「我走啦，你快去侍候那個老傢伙吧！」

說完一溜烟出了長壽樓，只見大牛呆瓜三八花已在轉角處等候。（未完．四）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雪姑、田五常等人一行，因有銀鼠作探子，很快就找到敵人的行踪，在河神廟內發現黑煞神謝玄通是指揮那些被迷失神智的人作戰，現在又想召回他們準備逃去，衆人將他捉着，可惜被他服毒自戕，查不出敵情，只將捉到被迷失神智的暴本仁救醒，衆人繼續跟踪下去，在襄城西門外的東長橋，又遇到被迷失神智的侯元、縫窮婆、賣花婆、孫虔婆，她們是由楚琬率領，經過沈雪姑說服楚琬，將他們救醒，說明現在賊窩的老夫人是桃花女管玲玲改扮，丁瑤也投奔過來，楚琬亦願意歸順，帶解藥回去設法救醒萬松山莊受困的人……

支援少林寺

瘦小老道雖然叫出金鞭叟、天池釣叟的名字來，但金鞭叟、天池釣叟和暴本仁、柴崑四人，却並不認識這瘦小老道究竟是何人。」

瘦小老道只看了暴本仁一眼，臉上微感驚訝，接着嘿然道：「田五常，暴本仁，你們兩個居然恢復清明了？

暴本仁喝道：「你是什麼人，怎不亮亮萬兒？」

「哈哈！」瘦小老道又是嘹亮的大笑，說道：「你們不認識老道，那就算了！」一面回頭朝沈雪姑道：「小娃兒，憑他們四個，只怕還保護不了你，依老道看，你還是乖乖的跟老道走吧！」

沈雪姑聽得不禁暗暗驚奇，心想：「他認得金鞭叟、天池釣叟、終南五老已可說是武林中老一輩的頂尖高手了，何況還有一個白虎神，一個風雲刀，他居然說他們四人保護不了自己，自己雖然並不需要四人保護，但此人口氣之大，似乎並沒有把四人放在眼裏，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當

籌劃總動員

然不會是吹的了。那麼老道又是何方神聖呢？」一面輕哼道：「要我跟你走可以，你總要讓我心甘情願的跟你走才是！」

田五常喝道：「慢點，道友口發狂言，那是並沒有把老夫幾人放在眼裏了，田某倒要先領教領教你道友有那些什麼高招？」「刷」的一聲撤下他的揮日鞭來，隨手一挑，八尺長的金鞭立時掙得筆直，一指瘦小老道，喝叱道：「來，來，咱們先較量較量！」

沈雪姑轉身以「傳音入密」朝向南宮老人，問道：「老人家，這老道是什麼來歷？」

南宮老人也以「傳音入密」答道：「老夫也不清楚，只聽秦皓稱他爲『金道長』，從他口氣中聽來，此人身份似乎並不簡單。」

沈雪姑聽得又是一怔，連南宮老人都不明他的來歷，這人身份豈不更神秘得令人可疑？

「那很好！」瘦小老道頷首道：「田

施主有興趣只管使來！」

金鞭叟田五常性子急躁，聞言如何還忍得住？口中大笑，道：「道友那就接着了。」

喝聲出口，不見他振腕拔身，一道金虹發如電射，連人帶鞭凌空朝瘦小老道飛擊過去！這一擊，當眞勢若雷霆，快若掣電，金虹剛射到瘦小老道身前，已經由一而二，二而四，剎那間就有九道鞭影，上下飛舞，盤空圍繞，一齊攻到。

沈雪姑自然看得出田五常這一記並不是幻影，而是眞正有九條金鞭同時攻到。因爲幻影，只是金鞭漾起的影子，看去雖有八九條鞭影，但攻到的却只有一條鞭是實物，只是使人虛實莫測而已，田五常這一記，並非幻影，而是實實在在的攻出了九鞭。

試想在飛身撲攻的剎那之間，就攻出九鞭，這九鞭該有如何神速了？普通江湖高手只怕連看都未必看得清楚，遑論封架了！」

這一招，就可以看出金鞭叟果然功力深厚，出手凌厲無前！

瘦小老道直待九首鞭影快要及身，右手拂塵才朝前拂起，這一拂招式極其簡單，但一蓬拂絲就像烟霧般散了開來，正好把九道鞭影一齊擋住。

金鞭叟田五常九道金鞭來勢何等沉猛迅速，每一鞭就算撞在山石上，也足可把山石擊成粉碎，但這下打到瘦小老道揚起的一蓬拂絲上，竟像抽在空氣上，柔韌而有彈性，却一點力道也用不着實，心頭驀然一楞，急急往後疾退。

疾退，是因他鞭勢既未落實，力道却已用老，對方若在此時出手，他根本連封架的機會都沒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除了疾退，已別無選擇。

他攻了人家九鞭，人家只一舉手，就把他逼得急急後退，這對金鞭叟田五常來說，還是五十年來的第一次，怎不敎他驚怒交迸？腳下一停，雙目圓睜，大笑道：「道友果然高明得很！」闊肩一晃，又疾欺而上，一掄八尺金鞭，圈起桌面大一團鞭影，飛旋如盤，像烏雲壓頂，直朝瘦小老道當頭罩落。

瘦小老道咀角間微噙冷笑，右手一舉，拂塵掙得筆直，朝上戮去，如盤金鞭被他這一戮，突然凌空飛起！

這一着，如果用現代人的眼光來比喻，金鞭叟田五常就像飛天而降的傘兵，他手中如旋如盤的金鞭，就像張開的降落傘？帶着他一個矮小人影，冉冉斜飛出去！

金鞭叟一支八尺長的金鞭，使得像桌面大旋轉的金盤，自非數十年功力絕難辦得到，瘦小老道以一柄柔軟的拂絲朝上一戮，把金盤頂飛出去，這份功力，更是驚人！

一時看得所有在場的人，莫不凜然變色。

白虎神暴本仁口中暴喝一聲，右手抬處，就是一記「大風掌」，像狂濤般凌空拍出。他已經是看到田五常兩次出手，對方功力深不可測，是以右掌甫發，左手又是一掌緊接着拍出，左手未收，右掌一收再發，又隨着拍出。

「大風掌」是他白虎神伕以成名的霸道掌功，也是白虎門最負盛名的絕技。雲從龍，風從虎，大風起兮雲飛揚，一掌出手，狂風如捲，可使天地丕變，這連環三掌，聲勢之猛，方圓數丈，有如飛起了一陣龍捲風，刮得沙飛石走，天地晦暝！

風雲刀柴崑看得暗暗點頭，自己曾和他交過手，雙方久戰不下，那是因爲暴本仁神智被迷，出手似乎比現在要弱得多了，如果有這般聲勢，自己只怕接不下他三掌來。

瘦小老道腳尖停在蘆葦尖葉之上，他身外狂風如濤，他停身的那支蘆葦却挺立在怒潮飛捲的暴風之中，居然一動也不動，他身上一件道袍當然更連衣角也沒飄飛一下。

原來他只用拂塵左右一拂，暴本仁撞擊過去的強大掌風，就像潮水遇上屹立在水中的礁石，逕自分向左右洶湧流去，一瀉千里，礁石還是屹立如故。

金鞭叟田五常飛落三丈開外，濃眉陡豎，正待再次撲起。

天池釣叟呵呵一笑道：「老三，該讓我來試他幾招了吧？」

他早已取出釣竿，足尖一點，凌空飛落到瘦小老道面前一丈來遠，左足尖也點在蘆葦之上，拱拱手道：「姜某領敎道友高招。」

瘦小老道微哂道：「諸位既然要一個個的上來，掂掂老道份量，自無不可，掂過了老道份量之後，最好幾位還是一起上，才能眞正分個勝負，好讓這位小娃兒心甘情願的跟老道走。」

這話夠狂！天池釣叟却毫不在意，呵呵笑道：「好吧！那就讓姜某來試試！」他雖是在笑，心頭甚是怒惱，但也更不敢絲毫大意，釣竿一揚，「嘶」的一聲往前抽落。這一記，直來直往，並無多大變化，但變化也暗藏在這一記的後半招之中，那要看對方如何應付，才能決定演變。

瘦小老道竟然毫不在意，直等竿尖接近，手中拂塵才隨着拂起，雙方一抽一迎，竿拂要接未接，天池釣叟釣竿一振，正待洒開。

那知瘦小老道拂塵突然加速，一下砸上釣竿。兩件兵器砸上了，天池釣叟的釣竿自然無法再變招了，眞力一注，直壓而下，但聽「嗒」的一聲，竿拂交擊，瘦小老道拂塵上一蓬拂絲忽然化作繞指柔，一下纏住了竿頭。

天池釣叟暗哼一聲：「好傢伙！」本來抽下的釣竿突然往上揚起！他號稱釣叟，自然是釣魚的好手了，你拂塵纏住他釣竿，豈非正是魚兒上鈎了？釣竿這一上揚，就和釣魚一般，一揚之力，何止千斤？

瘦小老道拂塵既已纏住對方釣竿，自然不肯放鬆，本來上砸的拂塵，這回却用力往下拉，雙方一招接實，就以竿拂拚上了眞力！

蘆葦的葉尖上，只有蜻蜓才定得住，如今却站着兩個大人，而且一個拂塵往下拉，一個釣竿往上拉，不論往下拉或是往上拉，都是要用力道的，用力道就得腳踏實地，腳尖點在蘆葦上，是無處可以着力的，兩人却就在無處可以着力的蘆葦尖葉，各自用上了全力。

蘆葦尖葉上既然無可着力，那就要憑

個人的修爲功力，來定勝負了，天池釣叟一支八尺長的釣竿漸漸彎成 弓形，依然沒有把瘦小老道釣得起來，瘦小老道緊拉着拂塵，也沒把天池釣叟拉得動分毫。

在雙方凌空比拚眞力之際，他們踏在脚下的蘆葦依然臨風挺立，紋風沒動，但是，兩人身上長袍，却已無風自動，拂拂波揚。

就在此時，只聽疾風嘶然，三道人影，如浮矢掠空，一下瀉落在沈雪姑等人前面，那是竹邛叟易南軒，南山樵子陶石田、和上官靖。

沈雪姑看到三人趕來心頭一喜，正待開口！竹邛叟向她擺擺手，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此人自號邛崍老道，就是昔年魔教的四大天王之一余天王余無天，今天不能讓他再漏網。」

沈雪姑心中暗道：「方才聽南宮老人說秦皓稱他金道長，那是他的化名了，金、余字形不是很相像嗎？」

說話之時，隨着又有四五條人影，連袂趕來，那是丁瑤、慧修、慧持，和形意門的趙之欣，徐永昶。

竹邛叟易南軒手拄竹邛，目光轉動，然後朝上官靖以「傳音入密」說道：「上官老弟，你通知所有的人，退到三丈之外，佈成聯手之勢，不論他逃向何方，務必聯手把他截住。」一面朝金鞭叟田五常招招手道：「老三，此人不但精通魔功，還在西域練會 密宗武學，咱們四個一起上，大概可以把他制伏了。」

他們這一路，因有銅鼠傳遞消息，所以對沈雪姑這一行的經過情形，都已知道，毋須沈雪姑述說了。

上官靖立即把竹邛叟的話，轉告了大家，白虎神暴本仁，風雲刀柴崑、慧修、慧持、趙之欣、徐永昶、沈雪姑、丁瑤、李小雲等人都依言紛紛退下，在蘆葦叢生的淺灘上，遠遠的圍成了一圈。

只有南宮老人獨自站在左首蘆葦上，並沒理會衆人，沈雪姑早就以「傳音入密」告訴上官靖，暫時不可和他招呼。

只有竹邛叟易南軒，金鞭叟田五常，南山樵子陶石田三人却在此時品字形圍了上去，竹邛叟手柱紫紅竹邛，呵呵笑道：「四弟，可以住手了，愚兄有話要和這位道友一談。」

天池釣叟和瘦小老道正在各盡全力，互不相讓之下，形成欲勝不能，欲罷不得之勢，聞言果然各自收轉力道，竿拂一分，兩人各自從蘆葦尖上飛身落地。

瘦小老道目光一注，嘿然笑道：「終南五老，一下到了四個，那是想羣毆了？」他想拿話套住竹邛叟。

竹邛叟微微一笑道：「道友身爲三清門下，應該清淨無爲，白衣教包藏禍心，和天下武林爲敵，道友何苦助紂爲虐，依易某相勸，不若就此退出，以葆眞如，豈不勝過好勇鬥狠，最後落個玉石俱焚，還請道友三思。」

瘦小老道呵呵笑道：「終南五老，優遊林泉，早已不問塵事，怎麼也會重出江湖，同是出岫之雲，彼此彼此，易道友這不是只知責人，昧於責己嗎？」

「這個不同，」竹邛叟說道：「老朽等人重出江湖，是爲了維護武林正義，道友……」

「哈哈！」瘦小老道又是一聲大笑道：「道不同，不相爲謀，貧道不想你多作辯論。」

竹邛叟點頭道：「道友一身修爲，極爲可觀，易某好言相勸，只是希望道友懸崖勒馬，回頭是岸，但道友如果執迷不悟，就該知道今天若是任由道友離去，無異縱虎歸山，就會給各 門派留下極大後患，道友總該明白易某的意思吧？」

這是說先禮後兵，我已經盡了心意了，瘦小老道神色微微一凜，嘿然道：「易道友之意，是要把貧道除去了？」

金鞭叟田五常洪聲道：「你老道若非惡迹昭彰，今天還可留你一命。」

「就算老道惡迹昭彰……」瘦小老道冷峻的道：「要想把我除去，只怕未必如此容易。」

竹邛叟神情肅穆，點頭道：「不錯，四十年合武當青雲道長，少林大智大師，形意桑天贊，金刀門邢鏗和易某等人之力，還是被道兄突圍而去，今天僅憑易某兄弟四個，自然未必留得下道友了。」

他說來十分平靜，但聽到瘦小老道耳中，無異焦雷，身軀陡然一震，兩道精光熠熠的目光直射竹邛叟，厲聲道：「易南軒，你知道老道是誰了？」

竹邛叟凜然，說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以爲改穿了道裝，易某就認不出你是昔年魔教四大天王中的余天王嗎？」

「哈哈，好眼力！」瘦小老道發出一聲洪亮的大笑，目中殺機大盛，接着冷冷的道：「老道有過一句誓言，凡是認識我的人，都留不得！」「得」字出口，一道人影比閃電還快，一下直撲過來，拂塵一圈，三尺拂絲朝竹邛叟頭頸繞來。

竹邛叟大笑道：「你果然承認了！」手中竹邛一記「直叩天門」，朝前搗出。

在這同時，金鞭叟田五常，天池釣叟姜超然，南山樵子陶石田三人也迅即品字形圍了上去，金鞭，釣竿，開山斧三件兵刃也同時出手，刹那之間，拂絲，杖影，鞭風，竿影，斧光，立時在兩三丈方圓之內，交織如山，勁風如濤，五條人影起落竄躍之間，已很難分得清是誰了。

這一片蘆葦叢，一面臨河，一面靠岸，如今大家圍在靠岸的一邊，分成了兩組，左首有上官靖、沈雪姑、丁瑤、李小雲、趙之欣、徐永昶。右首有白虎神暴本仁、風雲刀柴崑、慧持四人。雖說分成兩組，但雙方還是相當接近，因爲這是半月形的包圍圈，和正在動手的戰場，相距不過三丈左右而已！

孫小乙武功平平，和銀鼠二人，只是躲在船艙篷下觀看，沒有出來。

丁瑤站在上官靖身邊，低聲說道：「大哥，待回你要助我一臂之力！」

上官靖笑道：「他如果朝咱們這裏逃過來，咱們自然要全力把他截住，怎麼說助妳一臂之力呢？」

「你不知道。」丁瑤撒嬌的道：「我要大哥助我一臂之力，就是要你把內力輸給我，讓我出手咯，好不好嗎？」

上官靖笑道：「好，好，待回我把內力輸給妳就是了。」

丁瑤喜道：「大哥說了要算數！」

正說之間，突聽一聲悠長的口哨，和幾聲洪喝傳了過來，只見瘦小老道身似陀螺，從一片杖影，鞭影，竿影，斧影交織的中間飛旋而出，他一身功力果然了得，這時把一柄拂塵使得繚繞全身，身外宛如籠罩了一片雲霧，朝上官靖、沈雪姑這一邊飛旋過來，身法之快，眨眼即至。

他當然早就觀察好了，右首有白虎門暴本仁和風雲刀柴崑，另外還有兩個手持鑌鐵禪杖的灰衣中年僧人，（慧修，慧持）可能是少林寺的和尚，雖然只有四個人，要想闖出去，却不容易，只要被他們截住，終南四老就會跟蹤追到。左首只有幾個青少年，自然截不住自己，突圍較易，因此就朝上官靖、沈雪姑這邊掠過來。

這回他可計算錯誤了！沈雪姑已經知道他是昔年魔教四大天王的余天王，豈會容他突圍？不待他飛近，手中一支青光吞吐的細長長劍指定瘦小老道，口中一聲嬌叱，身形陡然凌空撲起，刹那間身劍合一，化作一縷青芒，精練激射，朝瘦小老道電射過去。

瘦小老道在一圈拂影籠罩之中，身若旋風，堪堪飛到，陡覺一縷精光挾着森寒劍氣，朝自己襲來，他見多識廣，一眼就認出這是「馭劍術」，心頭不禁大駭，急切之間，慌忙向旁飛旋出去，但身前已被劍氣掃及，一陣簌簌輕響，繚繞全身的拂絲已被削斷了一半。

他飛旋之勢神速已極，一下從沈雪姑「馭劍術」劍光下旋出，正好遇上上官靖一下攔住了去路，口中喝聲道：「此路不通。」

他左手執着青陽劍，並未出鞘，那是怕瘦小老道認出此劍來歷。

瘦小老道看到攔路的又是一個弱冠少年，心頭怒惱已極，大喝一聲：「擋我者死！」身形未停，右手拂塵隨着朝前掃出去。

終南四老本已銜尾追逐而來，陡見沈雪姑身劍合一，施展出「馭劍術」來，四人不覺同時一怔，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沈雪姑一個年輕姑娘，居然會使劍術中最上乘的「馭劍術」，料想瘦小老道決難闖得過去，也就不再追蹤過去，停下步來。

沈雪姑也沒想到瘦小老道居然如此滑溜，從自己劍氣刺擊之下飛旋出去，她落到地上，眼看瘦小老道已被上官靖攔住，她知道靖弟足可應付，也就站定下來。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瘦小老道喝聲出口，拂塵也已隨着掃出。上官靖也在此時口中大喝一聲：「找死！」右手揚處，響起嗆然龍吟，一道耀目青虹陡然出匣，他劍勢古拙，出手不快，但青虹却隨着暴長，匹練般飛捲而出，森寒劍氣，不亞於沈雪姑的「馭劍術」。

瘦小老道當眞霉運當頭，方才遇上「馭劍術」，差幸飛旋得快，還吃虧不大，這回却是他自己送上去的，等到青虹耀目，他才發覺這弱冠少年手上竟是昔年天殺星蕭臨川名震寰宇的青陽劍！

天殺星的青陽劍在這少年手上，這少年自然極非易與了，心念閃電一動，身形急急旋出，已經遲了一步，青虹掃過，把他揮出去的一柄百煉精鋼拂塵，無聲無息就截成了兩段，連右肩都被劍芒掃着了些，感到隱隱一涼，一時也顧不得回頭去看，急忙又像陀螺般飛旋出去。

丁瑤急急叫道：「大哥，快把內力輸給我咯！」

上官靖不知她要做什麼？右手一探，抓住了丁瑤的左手，果然把內力傳了過去。丁瑤右手迅快從身邊革囊中取出一件東西，放在掌心，突然揚手朝瘦小老道後心打去。

這一下因有上官靖傳給她的內力，打出去的力道何等迅速，一下就擊中瘦小老道的後心！

上官靖目光一注，瞥見丁瑤打出去的竟是一朵碗口大的紅花，心中暗道：「是旋風花！」

瘦小老道方才連金鞭叟田五常旋轉如盤的金鞭都奈何他不得，但這下給旋風花擊中後心，却打得他身形朝前一撲，幾乎收勢不住，口中發出獰厲的怪叫：「旋風花！是什麼人使旋風花暗算老道？」

旋風花震力極强，中間還有一支鋼針，專破眞氣，不過，以他的功力，挨上一下，自然還不在乎，但他一連遭到挫折，心頭似是怒極；又撮口發出一聲急促的口哨！

方才他在突出終南四老圍攻之際，也曾發出了一聲悠長的口哨。這口哨原是指揮心神迷失的人用的，但方才發出口哨之後，南宮老人悠閒的站在蘆葦上觀戰，並沒理會，這次口哨極爲急促，乃是含有催促之意。

南宮老人果然動了，嗖的一聲，身形直拔而起，一下落到瘦小老道面前，雙目直視，一無表情。

瘦小老道左手一擺，大喝道：「給我殺！」

五行叟南宮望，在武林中可以說是特級高手了，自然只有四大天王這樣身份的人，才配指揮他了。南宮老人沉哼道：「你要老夫去殺誰？」

瘦小老道道：「統通給我殺！」

南宮老人目中隱射異芒，盯着瘦小老道，突然揮手一掌，橫擊過去。

瘦小老道怎麼也想不到他會突然向自己出手，雙方距離既近，又在毫無準備之下，心頭驀吃一驚，急切之間，只得舉掌推出，硬接一掌。

但聽一聲蓬然大震，瘦小老道被震得拿不住樁，連退了三步，這時他才感到後心刺痛，那一朵旋風花的鋼針打中背脊骨，只怕已經刺入脊椎骨了。

南宮老人故意裝作心神被迷，瞪着雙目，一掌得手，緊逼而上，又是一掌迎面拍去。

瘦小老道看他臉上毫無表情，朝自己瞪着雙目一霎不霎，分明是神智被迷之人，不知怎的反向自己逼攻過來，急忙舉掌封架，一面再次撮口發出急促的口哨。

口哨堪堪吹出，雙方第二掌又接實了，又是蓬然一聲，瘦小老道再次被震後退，但南宮老人聽了口哨，臉上神情更見激動，也更形獰厲，口中大喝一聲，有如兇神惡煞一般，手掌連揮，一連擊出三掌，「五行掌」一掌比一掌凌厲，瘦小老道和他連接兩掌，已知自己內力不如南宮老人

甚多！尤其脊椎骨上中的那支鋼針一用內力，就隱隱刺痛，但南宮老人就像瘋」一般，接二連三的發掌逼攻而來，心頭更是又急又怒，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來不及，只好揮掌硬接。

只聽緊接着又是三聲蓬蓬大震，瘦小老道只覺後力不繼，最後一掌，被震得血氣翻騰，連退四五步之多，這下一直退到水邊，足尖一點，落在船頭之上！

孫小乙躲在篷艙之下，眼看南宮老人大發神威，一連五掌，把瘦小老道震得連連後退，心頭[illegible]是高興。此時驟見瘦小老道飛落船頭，這機會豈肯放過？他只會一式「無極神指」，這時趕忙並起食中二指，劃」一個小圈，用力朝前點出！

瘦小老道堪堪飛落船頭，正待吁上一口氣，再點足飛起，他做夢也沒想到船艙中的孫小乙會躲在篷艙之下暗中突起發難，這「無極神指」乃是玄門無上神功，指力發出，無形無聲，這一指不偏不欹，正好擊中他胸口！

瘦小老道突覺胸口如中巨錐，一身功力幾乎全被震散，口中大叫一聲，一個人應指飛起，仰跌出去。

孫小乙一擊情手，不由喜得跳了起來，拍手叫起來道：「我擊中他了，我擊中他了！」

終南四老和上官靖、沈雪姑、白虎神暴本仁、風雲刀柴崑等人在南宮老人逼攻之際，早巳悄悄圍了上來，瘦小老道應指從船上翻跌出去，正好離暴本仁不遠。

白虎神暴本仁怒吼一聲，身形暴長，雙手如鉤，縱身虎撲過來。

瘦小老道一身功力確然不可低估，他在翻身跌出之際，一個人突然像鯉魚躍水，平飛而起，正好遇上暴本仁虎撲而至，他在這一瞬之間，雙腳陡然連環踢出。但聽「砰」「砰」兩聲大响，接着又是兩聲悶哼，同時响起！

暴本仁一雙虎爪巳經在他肩頭抓落，瘦小老道踢起的雙足，也結結實實踢在暴本仁小腹之上。

這一着差幸暴本仁雙爪抓落在先，一下就抓碎了瘦小老道的肩骨。瘦小老道發足在後，肩骨碎裂，一陣劇痛，昏死過去，使他踢出的雙腳力道驟減；但饒是如此，白虎神暴本仁還是悶哼一聲，一個人落到地上，連連後退了幾步，還是跌坐在地上。

天池釣叟釣竿疾落，連點了瘦小老道幾處大穴。

竹卭叟易南軒也飛身而上，雙手抄起暴本仁的身子，飛身上船，把他平放在船板之上。

上官靖、沈雪姑同時躍上船來，同聲問道：「易前輩，暴掌門人傷得如何？」

竹卭叟從懷中取出一個葫蘆形的藥瓶，傾出三粒硃衣藥丸，納入暴本仁口中，一面含笑道：「如果暴掌門人先被他踢中，此刻只怕巳經沒有救了，所幸是暴本仁雙爪先巳抓落，縱然被踢中兩腳，力道巳經減弱很多，服下敝派救傷奪命丹，應該不至會有甚麼大碍了。」

金鞭叟田五常道：「這妖道本來巳成甕中之鼈，暴掌門人不要操之過急，就不至於負傷了。」

竹卭叟笑道：「咱們都是武林中人，就是爲了爭一口氣，暴掌門人不惜全力和他一拚，魔教四大天王的余無天，總是他拏下來的了。」

天池釣叟也在此時，一手提着瘦小老道走下船來，笑道：「此人肩骨巳斷，只剩了奄奄一息，兄弟方才還點了他七處大穴，現在看來，巳不需再點他穴道了。」

竹卭叟突然回過頭去，問道：「老四，你解開他穴道了？」

天池釣叟笑道：「他武功差不多全廢了，還點他穴道作甚？兄弟巳經替他解開了。」

竹卭叟急忙凌空一指朝瘦小老道點去，但巳經遲了，只見瘦小老道睜着一雙無神的眼睛，黑瘦臉上隱伏一絲厲笑，從他口角緩緩流出血來，雙眼也隨着閉去。

竹卭叟頓足道：「老四，你這一着錯透了，咱們好不容易拿住余無天，你巳經點了他穴道，却又替他解開了，此人心機極沉，武功巳毀，豈肯落在咱們手中，你看！如今他果然嚼舌自戕了！」

天池釣叟一呆，怒聲道：「這妖道果然好生狡猾，兄弟當眞上了他的當了。」一抬手，把瘦小老道的屍體往船艙角落摔去。

沈雪姑道：「魔教就是白衣聖教，他們四大天王，今天總算除去了一個。」

竹卭叟呵呵一笑道：「魔教四大天王，三個早在四十年前伏誅了，這余無天巳是最後一個了。」說到這裏，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道：「他隱姓埋名，出家當了道士，昔年種種惡迹，大家也巳淡忘久矣，如果不再出山，那會死於非命？」

田五常道：「這些賊黨本性難移，就是再過四十年，還是賊人一黨……」

剛說到這裏，暴本仁巳經醒了過來，張開雙目問道：「那妖道……是不是拿下了？」

竹卭叟含笑道：「被他嚼舌自戕了，暴掌門人覺得如何了？」

暴本仁道：「兄弟還好……」

竹卭叟忙道：「暴掌門人剛服下敝門療傷丹，還要靜靜躺上一回，等藥性行散之後，才能坐起來行功。」

就在此時，忽然聽到「砰」的一聲，水花四濺，似是有人落水了！大家還沒轉過頭去，只聽孫小乙大叫道：「那妖道逃走了，他跳下水去走了。」

原來瘦小老道嚼舌自戕只是假死而巳，他趁衆人圍過去探看暴本仁，不注意的時候，悄悄推開船篷，踴身躍入河中。

趙之欣、徐永昶就站在船頭，急忙朝瘦小老道躍水之處看去，只見水波漪漣，輕輕晃動，那裏還有人影？

這時天池釣叟和南山樵子也閃身而出，兩人踏着蘆葦，目注河水，一路搜索了十丈遠近，兀是不見一點動靜，那有瘦小老道的影子？只好回到船上。

竹卭叟道：「正人狡猾如狐，又被他逃走了。」

天池釣叟道：「他嚼舌自戕，明明沒有一絲呼吸，身子也在逐漸僵硬，沒想到竟會是假死！」

竹卭叟道：「此人曾在西天竺躭過，學過密宗武學，頗多詭異，自可瞞過咱們

這些人了。」

天池釣叟道：「但他雙肩肩骨巳碎，還能恢復得了嗎？」

竹卭叟道：「不論他武功是否巳失，給他逃走，總是日後之患。」

田五常道，「他還能有甚麼作爲？」

「唉，魔教連綿數百年，一直是武林中的大患，就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蔓草，就因爲他們有强韌的生命力……」竹卭叟口氣一頓，接着又說道：「就算余無天肩骨巳碎，武功巳廢，只要他活着，他可以教出十個八個，甚至二三十個門下弟子，傾囊傳授，二十年之後，他們不是又可以建立起秘密組合了嗎？這就是每隔二三十年，就有魔教在江湖出現的道理了。」

這時第二艘船也駛來了，那是上官靖等人乘來的，他們有銅鼠担任連絡，早就得到消息，有兩個人一路尾隨下來，上官靖、丁瑤、竹卭叟等人，等船駛進汊港，就先行離開，以覰對方動靜，並把船上篷艙打開，使對方一眼就可以看到只是一艘空船。那瘦小老道（余無天）和南宮老人才追上前面一艘船（沈雪姑等人這一艘）來的。

竹卭叟站起身含笑道：「這條船上，只能坐五六個人，就讓給上官老弟他們吧，咱們幾個老頭，還是到後面一艘大船去，坐得也寬敞些。」

於是田五常、天池釣叟、南山樵子、暴本仁、風雲刀柴崑、慧修、慧持、趙之欣、徐永昶等人，都跟着到後面一艘大船上去了。

剩下上官靖、沈雪姑、李小雲、丁瑤和孫小乙幾人仍留在第一艘船上，銀鼠本來是蹲在前艙的，現在和銅鼠依然留在前艙，並未進入中艙來。

船又開始啓行，水聲嘩嘩，一路循着汊港駛去。上官靖朝沈雪姑問道：「沈姐，剛才義父還和妳說了些甚麼？」

沈雪姑道：「南宮老人家要我們不可和他打招呼，因爲你還要回去查一件事，又說賊黨之中最近來了幾個極厲害的老魔頭，要咱們小心，另外就是賊黨即將襲擊少林，要咱們儘快通知少林寺。」

上官靖道：「智通大師不是巳經趕回去了嗎？」他們有地鼠門的人傳遞消息，所以兩撥人雖然不在一起，但所有行動，大家都能很快就知道了。

沈雪姑道：「我巳和南宮老人家說了，另外，我也託他暗中照顧楚家妹子。」

上官靖臉色微微一紅，還沒開口，丁瑤道：「能把師姐說動，投到這邊來，大姐的功勞可不小呢。」

沈雪姑一雙鳳目斜瞟了上官靖一眼，笑道：「沒有一個人，會有這許多女將投過來嗎？」這許多女將，自然包括了丁瑤、楚琬，還有一個則是管巧巧了。

丁瑤粉臉驀地一紅，撒嬌的道：「大姐，我不來啦，人家叫你大姐，妳連小妹也扯了進去，這就不應該了！」

李小雲笑道：「大姐說的也是事實咯，只怕將來還有一個會投過來呢！」

丁瑤聽得奇道：「還有一個？那是誰呢？」

李小雲道：「天機不可洩漏，妳日後自會知道。」

沈雪姑忽然啊了一聲，朝丁瑤問道：「瑤妹，妳方才使的可是旋風花？」

丁瑤點了點頭，道：「是的，旋風花花蕊中藏有一支極細鋼針，花朵擊中人身，它就會帶着旋轉的力道，鑽入體內，專破內家眞氣，只是它必須有極精純的內力，再以特殊手法打出，才能傷人於百步之內……」

上官靖道：「所以妳方才要我輸送內力給妳。」

丁瑤道：「是的，因爲我內力不足，沒有辦法把旋風花打得出去。」

上官靖奇道：「那麼從前妳怎麼發射旋風花的呢？」

丁瑤道：「我只學會使旋風花的特殊手法，每次都是秦總管跟我出來，由他輸給我內力的。」

上官靖道：「這姓秦的名雖是總管，實際上，可能是白衣聖教中的重要大人物了。」

正說之間，船巳靠岸，銀鼠推開篷門說道：「到了，大家可以上岸了。」

上官靖、沈雪姑一起站起，走出篷艙，只見船巳泊在一處柳樹陰下，這裏敢情是一個漁村，竹籬茅舍，約有十幾戶人家，毗隣而居。

大家躍上岸去，金鼠留下銅鼠，自己領着上官靖等人先行，走近第一家茅屋，就聽到一陣犬吠之聲，一隻黃狗在竹籬笆內對着幾人狂吠。

接着從屋中走出一個老漁夫，朝大家拱拱手笑道：「請裏面坐。」

銀鼠和他點着頭，就抬手肅客道：「上官少俠、沈姑娘、李姑娘、丁姑娘請。」口中說着，依然走在前面，進入柴門，草地上還晾着漁網，他腳下絲毫沒停，越過一小片草地，跨進茅屋，却沒在堂屋中稍停，穿過堂屋，一腳走入裏首一間，那裏巳經是廚房了。

大家跟在他身後走入廚房。銀鼠一直走至灶下，搬開兩綑山柴，然後伸手從地上揭起一塊木板，舉步走了下去，一面說道：「上官少俠，請隨我來。」

原來這木板下面竟是一處地窖，上官靖心中暗道：「娘他們原來住在地窖裏！」一面跟着跨下。

這地道雖然只容得一個人，却有着梯級，他跟着走下，後面的人也相繼魚貫走人，梯級共有二三十級，前面巳是平坦的走道。銀鼠早巳從身邊取出火熠子打着了走在前面領路。

上官靖只覺兩邊都是泥牆，像是新近才挖掘的，走在上面，腳下還是軟軟的，忍不住問道：「這條地道是新近才挖掘的嗎？」

銀鼠道：「白衣聖教賊黨，離這裏不到七八十里，咱們爲了不讓對方發現，掌門人才臨時派人挖掘出來的，這裏的十幾戶人家，也經掌門人給他們另外安置了住處才騰出來的，地道可以通向一戶人家，現在咱們是到中間一家去。」

李小雲道：「既然是中間一家，何用走地道呢？」

銀鼠笑了笑道：「上面有竹逸先生的佈置，走起來不方便，還是走地道快得多

了。」

上官靖走了一段路，果然發現地道中有着好幾條岔路，一面說道：「這工程大概也很費事吧？」

銀鼠笑道：「這是臨時的，算不得什麼工程，有一兩天，就可以挖好了。」

沈雪姑道：「貴門眞是了不起！」

走在後面的孫小乙道：「銀兄，幾時你教我地行術可好，這門本領又好玩，又新鮮。」

銀鼠笑道：「孫兄要學，要跟掌門人去說才行。」

李小雲道：「是啊，小乙，你只要拜黃掌門人爲師，他自會傳你，那時你不能叫孫小乙，要叫孫小鼠了。」

銀鼠走到地道中間，忽然朝右彎去，接着就拾級而上，抬起一方木板，走了上去，大家跟着上去，原來也是一間灶下。一張板桌旁坐着劉媒婆和梅香兩人。梅香看到上官靖、沈雪姑等人跟着走上，喜道：「上官公子，沈姑娘回來啦！老夫人他們都在廳上等着呢！」

劉媒婆站起身催道：「快別說啦，先領上官少俠到前面去吧！」

梅香「唷」了一聲，轉身道：「上官公子請往這邊來。」她走在前面，奔出廚房，就大聲叫道：「上官公子，沈姑娘回來啦！」

廚房外面，是一間寬敞的堂屋，中間品字形放着三張板桌，梅香朝東首廂房走去。

銀鼠說道：「這裏正好是十幾戶人家的中心，把兩家打通了，作爲咱們總舵發號施令地方，東廂又和左首一幢茅屋打通了……」

話未說完大家已經跨進東廂。長形的廂房，果然也十分寬敞，如今作爲大家的起居和議事之所，屋中兩旁放着一、二十把竹椅、木椅，一看就知是從十多家人家搬來的。老夫人、銀拂叟向天倫、竹逸先生、青松道長、卡藥師、黃鼠狠等人都在座，上官靖、沈雪姑等人上前一一見禮。

老夫人含笑道：「你們路上辛苦了，都坐下來了再說吧！」

其實上官靖、沈雪姑兩撥人一路上都由銀鼠、銅鼠傳遞消息，發生了些什麼事，總舵的人早就知道了。

銀拂叟向天倫問道：「老二，老三他們怎麼還沒來？」

上官靖道：「晚輩等人坐的是一條小船，走得較快，易前輩他們是一條大船，大概也快來了。」

青松道長問道：「咱們只知道你們在九里灘遇上強敵，聽說都被他們逃走了，詳情如何？」

這一段情形，銀鼠因自己一行已快到了，沒有向總舵作詳細報告，沿途雖有地鼠門的人，隨時報向總舵，却並不詳細。

上官靖站起身，把方才動手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向天倫、青松道長不禁同時聽得神色一怔，忍不住異口同聲的道：「會是魔教昔年四大天王中的余無天！」

卡藥師問道：「不知老夫人知不知余無天？」

老夫人愕然道：「不知道，老身從沒有聽說過。」

青松道長道：「這就是魔教厲害之處，大概除了他們幕後幾個眞正首腦人物之外，其他的人恐怕都不知道余無天這個人呢！」

說到這裏，竹卭叟易南軒，金鞭叟田五常，天池釣叟姜超然，南山樵子陶石田，白虎神暴本仁，風雲刀柴崑、慧修、慧持、趙之欣、徐永昶等人也一起走入。

銀拂叟大笑道：「田老三，你總算歷刧回來了！」

田五常道：「豈止歷刧？簡直是第二世做人了。」

銀拂叟接着就替老夫人和在座的卡藥師、竹逸先生等人一一引見。

老夫人迎着田五常，暴本仁二人含笑道：「田前輩，暴掌門人的回來，咱們這裏添了兩位高手，賊人就減少了兩大高手，這是咱們的幸事。」

大家互相寒暄之後，各自落坐。梅香、飛霜端着茶送上。黑豹侯休上來拜見了師伯，沈雪姑把南宮老人要自己轉達的話，向大家報告了。

青松道長站起身，朝銀拂叟打了個稽首，說道：「向老施主是咱們公推的統領，現在咱們人手都到齊了，賊黨第一個目標是少林寺，目前雖無動靜，但他們的行動，也可能就是一兩日之內的事了，南宮老施主傳來的消息，和咱們所預料的差不多，咱們應該及早出發，能趕在他們之前，先行到達少林寺，自是最好，所以老施主該是登帳點將的時候了。」

「這個……」銀拂叟朝大家看了一眼，沉吟道：「目前咱們確實要爭取時間，趕在賊人前頭才好，只是老朽這個統領，是大家推舉的，大家有什麼好主意，應該集思廣益，說出來大家討論討論，要老朽點將，那不是給老朽出難題嗎？」

竹逸先生道：「向老說的不錯，這是正邪雙方的成敗關鍵，先要有縝密的計劃，和週詳的佈置，才不至只是一場大的決鬥，雙方互有傷亡，最後還是被他們漏網而去，過了二三十年，再來換個名稱的魔教中人在江湖上興風作浪，所以這次行動，不但要把幕後操縱的人找出來，而且還要連根一起殲除，以絕後患！」

卡藥師道：「這話對極，依兄弟看，我們大家就推舉劉道兄當軍師，他懂得奇門遁甲，六丁六甲，由他來當軍師那是最恰當也沒有了。」

竹逸先生笑道：「兄弟只是提出一點淺見，藥師就把兄弟扯上了。」

銀拂叟道：「藥師說的是實情，咱們確實少了一個運籌帷幄的軍師，竹逸先生深諳韜略，確是最佳人選了，咱們此一行動，本來是武林安危所繫公衆的事，自是要大家貢獻一己之能，共襄其成，竹逸先生就不用再推辭了。」

竹逸先生還待推辭，青松道長道：「道兄推辭也沒有用，這是大家的意思，你就當一任軍師吧！」

「好！」竹逸先生應了聲「好」，略作沉吟，就抬頭道：「那麼現在且讓兄弟思考思考，大家可以去休息一回，且等晚餐之後，兄弟再向各位提出報告如何？」

銀拂叟摸着垂胸銀髯，連連點頭道：

「道兄既然認爲晚餐之後再議，那就這麼辦好了。」

竹逸先生站起身，拱拱手道：「兄弟那就先告退了。」說完，獨自離座，朝外行去。

卡藥師笑道：「劉道兄一個人回房去了，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

田五常道，「兄弟久聞竹逸先生大名，據說奇胲門的祖師是鬼谷子，他一定是要回房去好好推算一番了。」

祝小青已經知道娘（賣花婆）投過來消息，這時就走到大姐身邊，問問清楚，幾個姐妹就聚在一起，唧唧噥噥的說個沒有完。

終南五老和暴本仁，青松道長，卡藥師等人，平日難得聚在一起，於是也縱談着武林往事，反而把上官靖一個人冷落在一邊。

老夫人眼看這幾個姑娘家，一個個生得如花似玉，姐妹之間，也十分融洽，只是她們每個人都和上官靖有着一段特殊的關係，到頭來看靖兒如何得了？心頭不禁爲之暗暗皺眉！

不多一回，天色漸漸昏暗下來，堂屋中點起幾盞紗燈，那是神燈教特製的燈籠，明亮透澈，照得如同白晝，幾名武士迅快的送上酒菜。

老夫人請終南五老、暴本仁、青松道長、竹逸先生坐了上首一桌，其餘的人分坐左右兩桌，大家因田五常，暴本仁二人脫險歸來，紛紛舉杯向他們慶賀，自有一番熱鬧。

飯後，武士們收過碗筷，又沏了三壺茶，和洗乾淨的飯碗，權充茶杯，分別放到三張桌上，然後退出。

三張桌上的人，各自喝茶聊天，靜等竹逸先生晚餐後分配人手。竹逸先生暗中叮囑李小雲，要她和孫小乙、飛霜、梅香四人担任屋前、屋後警戒，任何人未奉召喚，都不准接近中間這幢茅屋，四人領命，就相偕走出。

竹逸先生站起身，朝大家拱拱手道：「兄弟蒙大家不棄，要我籌劃這次行動，現在兄弟要向大家報告的只有兩點，第一，咱們這次行動，名義上是支援少林寺，實際則是和白衣聖教賊人的最後一戰，因此咱們不用再分散人手。向前輩是此行的統領，以青松道長、上官老夫人爲副、終南四老、暴掌門人（本仁）、柴老哥（崑）、慧修、慧持二位師父，包括武當八名弟子和黃龍寺十六名僧人，王牙婆、劉媒婆、飛霜、梅香、由孫小乙率同神燈教四十名武士、銀鼠、銅鼠爲連給，啓程之時，可以分爲若干組，分頭乘船出發，這是咱們增援少林的主力，兄弟已經擬妥了一份路程表，和到達地頭以後的行動，上面都有詳細說明……」

說着把手中寫好的一份密柬，送到銀拂叟手中，接着又道：「第二、是一路奇兵，卡藥師和兄弟負責，同行的人是上官老弟、沈（雪姑）姑娘、丁（瑤）姑娘、祝（小青）姑娘、小徒（李小雲）再加上形意門的趙（之欣）兄、徐（永昶）兄、侯（休）兄、郭（勇）兄、羅（尚武）兄、顧（炎堯）兄、黃（鼠狠）掌門人、金（鼠）兄等人，包括金刀門二十名刀客，和虎頭莊八名健兒，咱們這一行人，統領就不用操心，也不必問咱們的行動了。」

銀拂叟含笑道：「有劉道兄和卡藥師率領，老朽自然不用再過問了。」

竹逸先生朝大家拱手道：「不知諸位道長有沒有意見？」

青松道長道：「就照道兄計劃行事就好了。」

竹逸先生朝黃鼠狠道：「黃掌門人，貴門三十六鼠，除撥交銀鼠、銅鼠指揮連絡的十名外，其餘的人，務必在明天天明以前向你老哥報到，才能另作調派。」

黃鼠狠點頭道：「在下遵辦。」

銀拂叟問道：「咱們該什麼時候出發呢？」

青松道長道：「劉道兄已在路程表上擬了一個詳細計劃，咱們一行，分爲幾個小組，分批出發，剛才貧道已要金鼠道友去準備船隻了。」

銀拂叟領首道：「如此就好。」

× × ×

半夜以前，銀拂叟向天倫、青松道長、老夫人所率領的總舵主力，即時分批出發了。

竹逸先生才取出四封密柬：一、要侯休率虎頭莊武士八名，郭勇率金刀門刀客八名派飛鼠隨行，依柬行事。二、要羅尚武率領顧炎等五名鏢師，並派刀客八名、松鼠隨行，依柬行事。三、趙之欣、徐永昶、率刀客四名，白鼠隨行，依柬行事。四、卡藥師、上官靖、沈雪姑、丁瑤、李小雲、祝小青、派金鼠隨行，依柬行事。這四撥人，就要分頭出發。

卡藥師問道：「劉老哥，你呢？」

竹逸先生笑了笑道：「兄弟和黃掌門人另行事去。」

李小雲問道：「那麼師父什麼時候來呢？」

竹逸先生道：「爲師辦完事，自會立時趕來和你們會合的。」

於是四撥人也各自出發了。

現在偌大一座堂屋中，只剩下竹逸先生和黃鼠狠兩人了。堂屋中早已撤去了一張桌子，把兩張方桌拼起來，變成了長方形的一張長案，兩旁放了長板櫈，像是要開什麼會議一般！竹逸先生坐在上首，黃鼠狠則坐在他左首相陪，兩人正在一面品茗，一面談天，但他們聲音都說得很輕，黃鼠狠還不時的點着頭。

現在已經快近四鼓了，從廚房陸續走出十六個黑衣人來（他們當然都是從地道進來的了），最後一人，則是金鼠，要十五個黑衣人在長案兩旁坐下，他才急步趨到黃鼠狠下首的板櫈上落坐。

黃鼠狠首先站起身，給十五個黑衣人介紹了竹逸先生。這十五個黑衣人自然是地鼠門下，黃鼠狠臨時把他們召來的了，他們聽到掌門人的介紹，一齊神色恭敬的站起身來，向竹逸先生躬身一禮。

竹逸先生也慌忙站起朝大家含笑還禮，請大家坐下，然後就和大家低低的說了一陣。

十五個黑衣人都聚精會神，用心聆聽。竹逸先生足足和他們說了將近一頓飯的光景，再由每一個人發問，竹逸先生隨時給發問的人解答，這樣又過了頓飯時光，

十五個黑衣人才起身向竹逸先生和黃鼠狼告退，依次退入廚房。

接着竹逸先生偕同黃鼠狼、金鼠，也從廚下地道走了。

× × ×

早晨，辰牌時光，少室五乳峯北麓，一條寬闊的登山石級兩旁，碧綠的青草上，猶含着一顆顆晶瑩的露珠，東首山嶺間，却已高懸着光芒四射的旭日。

這時正有八九條人影疾奔而來。

一共是九人，每人手中還持着一支錫杖，雖然還看不清來人面貌，但一望而知是僧人了，因爲這條路就是往少林寺來的，九人中當前一個是身穿深灰僧衲的老和尚，他身後是八個青灰衣僧人，每人也都在四旬以上，神氣內斂，分明都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就在爲首老僧快走近寺門之際，從寺門中迎出八名僧人，雙手合十當胸，迅快的從十六級石級上飛奔而下，分兩邊站定，一齊躬下身去，同聲說道：「弟子叩見長老。」

原來這灰衲老僧正是達摩院首席長老智虔大師。他身後八名青衲僧人則是達摩院的八名弟子。

智虔大師合掌頷首，舉步拾級而上，八名弟子緊跟着他朝石級上走去。進入山門，大天井上也有八名青衲僧人，看到智虔大師一齊躬身行禮。

這時大殿上又有一個五十來歲的青衲僧人急步迎下，躬身道：「弟子能仁叩見師伯。」能仁，是少林寺知客堂的大弟子，平日負責前山的知客事宜。

智虔大師頷首道：「不用多禮，寺裏近日可有事嗎？」

能仁連忙躬身道：「四師伯，沒有什麼事。」

智虔大師正待朝西廊行去。那是因爲達摩院在第二進的西院。

能仁連忙合十道：「啓稟師伯，方丈和師伯、師叔們都在祖師殿。」

智虔大師問道：「方丈在祖師殿做什麼？」

能仁道：「明天是二祖誕辰，方丈和師伯、師叔從今天起，誦經三天。」

「哦！」智虔大師聽了能仁的話，立時轉身朝東首走去，一面回頭道：「你們先回達摩院去好了。」

八名青衣僧人躬身應「是」，一齊朝西首長廊走去。

智虔大師手提錫杖，獨自由東首長廊進入第二進，再穿行了幾座殿宇，才來至祖師殿，剛走近圓洞門。

門前站着四名青衲僧人一齊合十躬身道：「弟子叩見師伯。」

智虔大師合掌還禮，一面隨手把鑌鐵禪杖朝右首一個青衲僧人遞去。那青衲僧人慌忙雙手接過。

智虔大師沒有再說話，舉步跨入圓洞門，就聽到一陣清磬、鐃鈸和梵唱之聲，傳了出來，他腳下加快，迅速穿行過兩旁花木扶疏的小院落，走上三級石階，只見祖師殿上香烟繚繞，兩旁站立着一二十個身穿大紅袈裟的僧人，正在虔敬的誦經。

香案前面，面向祖師神位站立一個身披紫色袈裟的正是方丈智善大師。

智虔大師跨進祖師殿，慌忙趨上幾步，走到方丈右側一個蒲團，雙手平舉，伏身拜了下去。進入祖師殿，自然要參拜歷代祖師。

就在這刹那之間，方丈智善大師突然雙手齊發，出手如電點了他「脊樑」、「脊心」兩處穴道。站在方丈左右兩邊的兩個老和尚也絲毫不慢，幾乎和方丈同時出手，點了智虔左右「掛膀穴」。

智虔大師不虞方丈和左右兩邊的人會對他突然下手，在毫無防範之下，立時應指仆地上。

「阿彌陀佛！」方丈智善大師合十朝神龕行了一禮，才道：「總算得手了！」一面朝右首一人說道：「師弟，你快喂他服下解藥！」

站在方丈右首的一個老和尚，正是連日趲程趕回少林寺來報訊的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聞言慌忙答應一聲，從懷中取出解藥，納入智虔大師口中。

原來智通大師趕回少林寺，把此行經過，詳細稟報了方丈，智善大師聽得大爲震驚，趕緊召集寺中長老，作緊急會商。

智通大師此行除了由萬點星改扮的車把式之外，隨行的還有地鼠門黑鼠，隨時傳遞消息。

智虔大師率同八名達摩院弟子，還沒到達封登，黑鼠已經得到消息，由智通大師轉稟方丈，才定下此計，藉二祖誕辰，在祖師殿誦經，等候智虔大師進入祖師殿，好合力把他拏下。

智虔大師不知是計，面對祖師神位自然要跪拜下去，這就輕而易舉的把他制住了。

過了盞茶工夫，智通大師朝方丈合十道：「啓稟大師兄，時間差不多了，可以解開智虔師兄的穴道了。」

智善大師含笑道：「師弟給他解開穴道就好了。」

智通大師合十躬身道：「小弟恭領法旨。」直起身，走到智虔大師身邊，伸手連拍了他四處穴道。

智虔大師身軀一震，倏地睜開眼來，急忙翻身坐起，目光四顧，口中不禁輕咦一聲，慌忙站起，朝方丈合十一禮，愕然說道：「大師兄，小弟……」

智善大師含笑問道：「師弟覺得如何了？」

智虔大師道：「小弟好像有些頭暈，哦，諸位師兄弟齊集祖師殿，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智善大師道：「師弟仔細想想看，可想得起什麼來嗎？」

智虔大師略作思索，說道：「小弟……好像記起趕回寺來……哦……」他忽然驚哦一聲，神情陡震，驚恐的說道：「莫非小弟糊塗做下了觸犯本寺戒律的事情來了？」

智善大師含笑道：「沒有，師弟只是被白衣聖教下了迷迭散，神智受人控制，差幸智通師弟及早趕回，剛才給你服下解藥，才清醒過來。」

「會有這種事！」智虔大師聽得更是震驚，問道：「白衣聖教，那是一個什麼邪教？」

智善大師朝智通道：「師弟，還是你

來說吧？」

智通應了聲「是」，就從上官老夫人趕去碧落山莊說起，一直說到白衣聖教賊人準備襲擊少林寺，自己兼程趕回山來，大略說了一遍。

智虔大師不由驚出一身冷汗，駭然合十道：「阿彌陀佛，我佛保祐，幸虧師弟來得比愚兄早了一步，不然的話，白衣聖教襲擊本寺，愚兄就是他們派來裏應外合的奸細了，愚兄眞要作出這等事來，縱然一死，也愧對本寺歷代祖師了。」

智善大師回頭問道：「達摩院八名弟子不知如何了？」

智虔大師道：「隨同小弟回來的八個弟子，由小弟去處理好了。」

智通大師含笑道：「已經不用勞動師兄了，智全師兄大概早已喂了他們吃解藥了。」

智全大師乃是管理千佛殿的長老。千佛殿是少林寺的練武廳，廳上舖的水磨磚上，至今猶留有寺僧練拳所磨成的大大小小凹坑。有智全大師去了，自然可以把八名身中聖教迷迭散的弟子制住，喂服解藥了！

× × ×

第二天未牌時光，石屏嶺下一條往北的石板路上，出現了一行轎、馬和隨從的人。往少林寺，石屏峯是必經之路。達官貴人，官眷、命婦、途經嵩山，沒有不遊少林寺的。

有的拈香、還願，有的慕名而來，是以石屏峯下，出現一行車、馬、轎子，可說是常有的事。但今天上山來的這一行轎馬，爲數不少，前面是五匹駿馬，後面是六頂轎子，頗有浩浩蕩蕩之勢，老遠就可以發現來的一定是朝廷大員的官眷無疑。

因爲在五匹駿馬之後，是一頂由四人抬的綠呢大轎，大轎後面則是五頂青色小轎，從這份氣派，就可以看出坐在綠呢大轎中的，準是誥封命婦了。

就當他們快要行近峯下，只見從左側松林間轉出八個青衲僧人，一排攔在路前，雙手合十當胸，躬身道：「施主們請止步。」

當前第一匹馬上，坐着的是一個身穿綠袍的矮小老頭，古銅臉、頦下留一把雪白的山羊鬍子，他，正是碧落山莊總管秦皓，此時依言控繮停了下來，目光一掠八個僧人，冷然道：「你們八個和尚何故阻道？」

八個青衲僧人中走出一個五十來歲的和尚合十當胸，說道：「小僧能仁，職司前山知客……」

秦皓沒待他說完，不耐的道：「我問你何故阻道，還不趕快讓開？」

能仁依然合十道：「老施主原諒，敝寺恭祝二祖誕辰，從昨天起，闔寺僧侶誦經三天，恕不接待遊客。」

秦皓哼道：「咱們老夫人是進香來的，並不是遊客。」

能仁合十道：「老施主還不知道今天早晨來的一批香客，已轉往二祖庵進香，施主一行也請移駕二祖庵，那裏自會有人接待。」

二祖庵在少林寺西南的鉢盂峯上，也屬於少林寺。盛傳禪宗二祖慧可禪師立誓斷臂，堅決修行，得傳達摩衣鉢，他的徒衆遂建此庵以資紀念。

秦皓怒哼一聲道：「咱們老夫人爲了進香還願，才遠上少林寺來的，誰說要上二祖庵去？」

能仁合十道：「那就眞是抱歉了，敝寺闔寺僧侶在誦經期間，不接待一切外客，施主一行，只好請三天後再來了。」

秦皓沉笑一聲，突然從馬鞍上飛起，落到能仁面前，喝聲道：「和尚，你說甚麼？」

能仁依然陪着笑，合十當胸說道：「小僧是說敝寺從昨天開始，誦經禮佛，不接待外客，施主要進香的話，只好三天後再來了。」

秦皓仰首朗笑一聲道：「和尚，你可知道咱們老夫人是甚麼身份嗎？」

能仁說道：「就是一品夫人，也是一樣……」

「好個和尚！」秦皓臉色一沉，喝道：「你敢對老夫人無禮！」喝聲甫出，抬手就是一掌朝前推出。

他這一掌無非只是想把能仁推出去數尺而已，掌上自然極有分寸，最多也不過使了三成力道。

但他掌勢甫發，站在能仁身邊的一個青衲和尚却及時跨上一步，搶到能仁身前，同樣右手一伸，豎掌朝前迎來。

秦皓一身功力，何等精深，一看有人搶出來硬接自己的一掌，心中暗暗冷笑，本來只準備把能仁推出去的掌力，此時微一吐氣，就增加了三成力道。你敢硬接，我就讓你摔出一丈以外。

雙方掌勢，一來一往，極爲快速，誰也看不出秦皓已經增加了三成力道，但聽「拍」的一聲，兩隻手掌擊個正着！

搶出來的青衲僧人不但沒有被摔出一丈以外，而且居然和秦皓平分秋色，毫不相讓，這下，不由看得秦皓微微一怔，心中暗道：「自己在這一掌上，至少用了六成力道，普通江湖高手，已經極難接得下來，這青衲和尚，看去不過三十出頭，少林寺穿青衲的和尚，僅係第三代弟子而已，掌上力道居然會有如正功力！」

（少林寺方丈智善、達摩院智虔、千佛殿智全、羅漢堂智通、都是「智」字輩，上一輩的還有三個師叔，是「天」字輩高僧，年齡都已九旬出頭，不再過問塵事！第三代是「能」字輩，第四代是「一」字輩，那是初入門的弟子。）

他心念一動，不覺殺機陡起，厲笑一聲道：「少林寺果然名不虛傳，小和尚，你再接老夫一掌！」右手抬處，凌空一掌朝那青衲和尚直擊過去。

這一掌他凝聚了九成功力，自然非同小可！手勢甫發，一道凌厲掌風直撞而出，帶起松濤般嘯聲。

青衲和尚目注來勢，不避不讓，竟然不知厲害，右腕一抬，同樣豎掌推出！

秦皓看得暗暗冷笑，心想：「你這是找死！」

但聽蓬然一聲大響，青衲和尚還是凜立不動，甚至臉不紅，氣不喘，這一記又被他接了下去。

（未完・四十）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神偷丁炎山知道張小仙等從少林下山，便喬裝茶棚老夫婦賣茶，專等張小仙等四人經過，在茶裏加入「子午絕命散」，以爲要脅張小仙認自己作父親，張小仙喝了之後，因爲在少林吃了火龍蕈和靈石菇能將毒藥化解，但仍僞裝中毒，丁炎山正在得意之時，突來了天魔女援救，丁炎山認出她就是秋水寒，張小仙面對似是而非的父母親，只有慫恿秋水寒將張炎山殺掉，罪名是萬惡淫爲首，自己不承認是孽種，還有姦淫秋水寒的三個色狼，叫丐幫傳出訊息尋親認父，又製假藏寶圖等候番僧來取，騙得阿巴達、烏克拉仍在夢中……

賣寶圖懲惡 尋父覓仇踪

阿郎道：「待本教主學全之後，再整批交易，豈不更好？」

阿巴達道：「分期交易也一樣，這樣大家更省時省力。」

「如此，就請掌門人出個價吧？」

與烏克拉交換了一下意見，阿巴達才正色說道：「大悲三絕招，共價一萬兩如何？」

阿郎頭一昂，愛理不理的道：「是黃橙橙的金子？」

「是白花花的銀子。」

「掌門人是在開玩笑吧？」

「張教主可是嫌少？」

「不夠看，太離譜了。」

「那麼，每招一萬兩銀子如何？」

「還差得遠，免開尊口。」

「張教主究竟欲售價多少，就請開一個價碼出來吧。」

「神功無價，咱們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張小仙擺出了最高的高姿態，心如鐵石的道：「還是由掌門人自己開價吧，本教主能賣則賣，不能賣則不賣！」

阿巴達捉摸了一下，道：「每招二萬兩？」

「不夠瞧，不夠看，太少太離譜。」

「三萬？」

「太少，太少了！」

「四萬？」

「還有一段相當的距離。」

「五萬？」

「這樣加法速度太慢，大家的頭髮都會等白的，大和尚乾脆出一個最後的價錢吧。」

與烏克拉等五個天竺番僧密商了一陣，大家皆神情焦急，面色凝重，最後由阿巴達沉聲說道：「三招共出二十萬兩銀子，這是最後的價錢，希望張教主能高抬貴手。」

大笨牛聽在耳中，心花怒放，情緒亢奮，暗自盤算道：「哇呀！佛祖，媽祖，觀音菩薩，發啦，發啦，這下可要發大財啦，二十萬兩有一萬二千五百斤，四個人平分每人可得三千一百二十五斤，要三十個人才能抬得動，八輩子也花不完，張小仙呀張小仙，你要是再拿蹻，擋了大家的財路，我就操你親娘祖奶奶。」

任誰也沒有想到，張小仙竟是拒絕了，道：「二十萬兩，換成金子，本教主可以考慮。」

天竺六番僧聞言臉色大變，以爲自己的耳朵有毛病，聽錯話，烏克拉疑雲滿面的道：「二十萬兩，金子，張教主也僅僅只是可以考慮而已？」

張小仙一字一句的道：「你們沒有聽錯，二十萬兩，金子，本教主勉强可以考慮。」又加勉强二字。

大笨牛一怒，不知道在心裏邊暗自罵了多少遍，阿巴達同樣怒形於色，劍眉雙挑，聲沉語重的道：「傳授三招絕技只不過是舉手之勞，教主未免太强人所難。」

阿郎冷然的一笑，說道：「本教主做事向來不强人所難，掌門人嫌貴，可以不賣。」

烏克拉忍無可忍的道：「張小仙，想學大悲三絕招，花錢買只是途徑之一，並非只此一途，再無別路。」

張小仙一聽烏克拉撂下狠話來威脅，不由心頭火起，挑眉瞪眼的說道：「媽的，你想動武是不是，別忘了七里坡『瘋狂穴』被制的狼狽相，也別以爲白吃教橫掃少林寺是吹牛放大氣，有種就放馬過來，本教主保證叫你們挺着肚子回天竺去放屁。」

足踩七星，氣提丹田，雙臂躍躍欲試，已作好應戰的準備。

薑是老的辣，一門之主果然修養有素，阿巴達想一想，忍一忍，强作和顏悅色道：「張教主誤會了，白吃教技壓少林，早已轟動武林，波羅門出門在外，豈敢妄動干戈，只是想請張教主略鬆金口，寬減一二。」

阿郎軟硬不吃：「不二價！」

「一點也不能少？」

「半點也不行！」

「數目太大，本門實在無法籌措。」

「你可以慢慢想辦法。」

「希望能夠分期付款？」

「對不起，恕不賒欠！」

「阿彌陀佛」，張小仙吃了秤鉈鐵了心，阿巴達無計可施，跟烏克拉互換一道眼神，宣了一聲佛號，忍氣吞聲的道：「好吧，貧僧盡量設法就是，一旦籌足了金子，咱們再行面商。」

六個番僧全部雙掌合十，掉轉頭魚貫而去。

白吃教主張小仙衝着他們離去的背影，補了一句：「番和尚，本教主只是答應可以考慮，賣不賣尚在未定之天。」

大笨牛實在憋不住了，怒氣沖天的說道：「死張小仙，臭張小仙，上了門的財神爺竟被你給趕跑了，三招破功夫，能值幾何，二十萬兩銀子，我都覺得太多太多啦。」

阿郎破口罵道：「呆瓜，笨蛋，二百五，少林大悲掌威震寰宇，冠絕武林，二十萬兩金子也不應該賣。」

大笨牛心有不服，大聲抗辯道：「你不賣我賣啦，反正會大悲三絕招的又不是你張小仙一個人。」

一句話惹惱了阿郎，啪！啪！左右開弓，給了大笨牛兩個耳括子，聲色俱厲的道：「大笨牛，我警告你，你要是膽敢私自將大悲掌售予波羅門，小心我抽你的筋，剝你的皮，割下你那條臭『香腸』來餵野狗！」

二人舌劍唇槍，各不相讓，皮蛋插言道：「阿郎，假如阿巴達籌足了二十萬兩金子，你到底賣不賣？」

張小仙斬釘截鐵的道：「不賣！」

連多多都感到非常意外，道：「爲什麼？」

阿郎義正詞嚴的道：「笨啊，笨透啦，你們只知道見錢眼開，財迷心竅，可曾想到，大悲掌一旦被番僧學去，會給中原武林帶來多大危機，果不幸而言中，我們將會成爲千古罪人！」

言來大公至正，擲地有聲，多多、皮蛋、大笨牛面面相覷，皆啞口無言。

半晌，大笨牛才又開口說道：「我懂，這是國家觀念，也是武林觀念，我大笨牛無話可說，然而，那藏寶圖明明已經僞造好一大堆，爲何不多賣幾張？」

張小仙振振有詞的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物以稀爲貴，假如一下子賣出四張藏寶圖，阿巴達一定會疑神疑鬼，再說，消息若是傳到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耳中，就釣不到他們了，因爲他們手裏各有一張，咱們不可能有四張圖。」

大笨牛道：「嗯，有道理，我慢慢的聽懂了，老大就是老大，不簡單！」

「哼，後知後覺！」阿郎拿出三張一千兩的銀票來，在手上彈一彈，抖一抖，笑呵呵的道：「好啦，別扯蛋，咱們分贓啦。」

一人給了他們一張一千兩的銀票，又道：「每人一千兩，六十二斤半，算是大家的私房錢，另外一萬兩則是公欵，誰也不能亂用。」

「萬歲！好棒啊！」

「好棒啊！萬歲！」

皮蛋、多多、大笨牛喜不自勝，歡呼之聲不絕如縷。

多多嬌嗔道：「明明是吃紅，偏要說分贓，多難聽嘛。」

張小仙另有他自己的看法：「藏寶圖是僞造的，銀子是騙來的，本來就是分贓，我是實話實說。」

將自己的一千兩也交在多多手上，多多一怔，道：「這是你自己的私房錢，幹嘛給我？」

阿郎謔笑道：「男人賺錢都交給老婆，我當然應該交給妳。」

多多聞言脖子都羞紅了，丟掉手上的銀票，嬌羞不已的道：「你在佔人家的便宜，我不來啦。」

皮蛋拾起來，塞回多多口袋裏，嘻皮笑臉的道：「多多，別難爲情，就當是阿郎給妳的訂婚聘金吧，這樣的老公打着燈籠也找不到，錯過機會被別人搶了便宜去，就災情慘重囉。」

多多千嬌百媚，顧盼生姿，面如桃花，欲說還羞，沒有退還銀票，也沒有說一句話。

還是阿郎替她打開尷尬的窘境，道：

「皮蛋去剪兩丈白布來，大笨牛去買一桶紅色油漆，一把刷子來，咱們明天一早就離開登封再出發。」

× × ×

四大金剛再出發，又有一番新氣象。

皮蛋、大笨牛的身上，皆披着一塊大白布，上面還用紅漆寫了八個字，前後都有。

大笨牛身前身後寫的是：

千里尋父

萬里認爹

皮蛋身前身後寫的則是：

重金買寶

藏寶之圖

由皮蛋和大笨牛在前面開道，張小仙與多多殿後，這樣惹眼的行徑，阿郎還生怕引不起別人的注意來，每行百十來丈，還故意放一串鞭炮招蜂引蝶。

只要從人多的地方經過，阿郎必會高聲朗誦：「千里尋父，萬里認爹，老婆兒子，人財兩得。」

接着，多多也會嬌聲嬌氣的說道：「重金買寶，藏寶之圖，一圖在手，希望無窮。」

就這樣，他們離開登封縣，進入五虎嶺。

「救命啊！救命啊！」

日正當中，行將走出五虎嶺時，乍然從遠處傳來兩聲救命的喊聲。

不止兩聲，仍在繼續不斷的喊。

只是那聲音越來越微弱，終至寂然無聞。

當四大金剛循聲來至現場，馬上看到，在一棵老樹之上綑着一個人，正是丁火山。

丁火山全身傷痕纍纍，皮開肉綻，七竅流血，狀至恐怖，已是奄奄一息。

少林寺前掌門人悟悲老和尚，五指箕張，緊緊的扣住了丁火山的頭殼，正在逼問口供。

悟悲老和尚「痴呆穴」被制，一直不停的在傻笑着，雙目兇芒暴閃，臉上的每一寸肌肉皆充滿濃濃的殺機，聲如夜梟般厲色喝問道：「小偷兒，嘿嘿，老衲再問你最後一遍，嘻嘻，藏寶圖現在何處？」

腕上使力，丁火山頭痛欲裂，氣息微弱的道：「早就被人搶走了。」

悟悲老和尚道：「呵呵，是誰？」

丁火山據實答道：「是雷天宇。」

悟悲追問一句：「三刀客之一的無血刀雷天宇？哈哈。」

丁火山聲如蚊蚋道：「就是他，無血刀雷天宇。」

悟悲一揚白眉，道：「好，嘎嘎，老衲就賞你一個痛快！」

五指用力，立聞丁火山的頭蓋骨發出一陣「卡巴！卡巴！」碎裂的聲音，也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便骨碎肉裂，僅僅留下半聲哀鳴，就追隨乃父丁炎山於九泉之下了。

悟悲老和尚還挺講究衛生的，在丁火山的身上將一雙血腥的手擦乾淨，正準備要離開，可惜，來不及了，四大金剛分站四角，已將他困在中間。

阿郎臉色陰沉沉的道：「老烏龜，你好大的狗胆，還記得本教主是怎麼交代你的嗎？」

悟悲一見到阿郎，便像老鼠見了貓似的，縮頭縮腦的說道：「記得，嘻嘻，記得。」

張小仙說道：「本教主叫你在那裏等的？」

「登封縣，哧哧，百香樓。」

「那你為何擅離職守，跑來五虎嶺這地方？」

「是因為……格格，有一樁私事還未了。」

「現在了了吧？」

「不啦，哇哇，了啦。」

「那就給本教主滾回去。」

「是，呵呵。」

悟悲眞聽話，趴在地上，當眞要滾回登封去，張小仙冷哼一聲，道：「算啦，既來之，則安之，百香樓的風水大概沒有這裏好，你可能是命中註定要葬身五虎嶺吧。」

大笨牛揚目四下一望，道：「這裏的風水是不錯，有山有水，有石頭也有樹木，風也不小。」

皮蛋道：「只可惜不知道有沒有人替他收屍，如果暴屍荒野，聽說八輩子也無法轉世投胎。」

多多道：「最好永遠翻不了身，免得他下輩子再為非作歹做壞事。」

張小仙乾咳一聲，語冷如冰的道：「老烏龜，毫無疑問，你是搶奪藏寶圖的四人之一？」

悟悲老和尚雙眼發直，沒說話。

「也是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之一？」

老和尚面如死灰，還是沒有開口。

「老烏龜，你不放屁就是默認了？」

悟悲仍未開腔，等於是默認了。

阿郎殺機滿面的道：「我問你，另外還有三個魔頭是什麼人？」

悟悲老和尚終於開了口，道：「嘓嘓，不知道。」

「什麼？你們四個人共同行兇，你會不知道？」

「四個人皆黑巾蒙面，呵呵，身份不明。」

「難道連一點端倪也看不出？」

「時間太急促，哈哈，無從分辨。」

「那藏寶圖是被四個人瓜分的，對不對？」

「沒錯，嘿嘿，沒錯。」

「風塵二老也是被你們四個人共同殺死的？」

「呵呵，對呀，對呀。」

「老烏龜，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悟悲老和尚語為之塞，啞口無言。

張小仙眉頭一皺，忽然想到一個新鮮有趣的殺人方法，道：「老烏龜，叫你自殺，你可能心有不甘，就這樣將你處死，本教主又覺得乏味沒意思，這樣吧，你現在可以逃命，給你十丈的距離，我們在後面追殺，逃得脫是你命大，逃不脫就只是認命了。」

多多道：「小仙，老烏龜不是省油的燈，萬一被他逃走怎麼辦？」

阿郎道：「放心，大悲掌是他的尅星，老烏龜插翅難飛，咱們正可以利用這個

機會打活靶，練一練打暗器的手法。」

皮蛋高興的直跳，說道：「這個主意也好，打活靶最過癮，眞人眞刀，有血有肉！」

大笨牛更興奮，已扣好兩支飛刀，一把霸王釘，踹了悟悲老和尚一脚，道：「老烏龜，快逃命啊，你可不准裝傻，要是玩得不痛快，小心我吹牛大王炒你的心臟、腰花來吃。」

少林達摩精舍的那一幕，悟悲至今記憶尚新，餘悸猶存，原以為是阿郎拿他尋開心，不可能放他走，現在才相信是眞的，藉着大笨牛那一踹之力，當即彈身而起，如飛奔竄。

多多在仔細計算距離：「一丈、二丈、三丈——」

阿郎對皮蛋、大笨牛道：「注意，先攻次要部位，再打致命要害，不可以一刀畢命，也不可以讓他乘機逃走，表現好的有獎，表現不好的要受罰。」

皮蛋、大笨牛未及開口，多多已數到十。

「衝啊！殺啊！」

張小仙一聲令下，四個人立如四支飛鏢，四支怒箭一般疾射而出。

阿郎不愧為是一教之主，速度最快，一馬當先，「乳燕穿波」，換「宿鳥投林」，接着又騰空而起，表演了一手「大鵬三展翅」，距離已縮小不少，居高臨下，得心應手，口中喊打，一蓬霸王釘已自呼嘯而出，罩向悟悲身後。

霸王釘為數極多，方圓三丈全在攻擊範圍內，悟悲心頭大駭，不得不一面轉身劈掃，一面掉轉方向往左奔，企圖脫出困厄。

「看打！」

做夢也沒有想到，阿郎智謀過人，計算精確，霸王釘只是誆人的烟幕，故意亂悟悲耳目，左奔二丈，以為已脫離危險，猛聽篤！篤！兩聲，兩條大腿上已各中了一支竹葉飛刀。

「別跑，你家張爺爺來也！」

張小仙猛打「千斤墜」，向悟悲附近落。

驚惶之下，悟悲老和尚那還顧得下疼痛難當，血流如注，連抬頭望一下張小仙位置的工夫都沒有，沒命似的繼續向前逃命。

「唔哈，唔哈，小泰山來也！」

有人在學泰山叫，是皮蛋，說巧眞巧，附近有一棵大樹，樹上有一條長籐，皮蛋捉住長籐，全力向前盪，好傢伙，樹高籐長力大，一盪就是十幾丈，盪到悟悲老和尚的頭上去。

通！通！先踹兩脚過過癮，悟悲一個踉蹌，奔勢立告慢下來。

「照打！」

皮蛋一落地面，馬上打出一把霸王釘，悟悲的脚步正踉蹌不穩，想躲也躲不開，後背上密密麻麻中了十幾支。

經過阿郎、皮蛋的兩次截殺，悟悲又已負創，彼此的距離已大為拉近，奔沒三丈，便被多多從斜刺裏堵住了。

「老烏龜，你認命吧！」

「臭丫頭，嘿嘿，妳找死！」

悟悲情急拚命，發掌猛攻錢多多，多多立以大悲三絕招還擊。

風雲色變！

天地同悲！

佛光普照！

皮蛋距離最近，與多多聯手合擊，三招絕技，一氣施出，百香樓三天苦練沒白費，悟悲偷鷄不成蝕把米，沒奈何了多多、皮蛋，反被二人震得飛出去一丈五六。

「看打！」

悟悲將錯就錯，趁勢逃命，雙臂之上又添了兩支竹葉飛刀。

大笨牛亦追至切近，大聲嗒呼道：「你們先下班歇一會兒，現在該我吹牛大王打靶了。」

他的運氣似乎不太好，該他打靶時，靶子却突然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眼前山勢嵯峨，怪石嶙峋，地形十分複雜，張小仙道：「他跑不遠的，一定是在附近躲起來了，咱們分頭去找！」

大笨牛十分認眞的說道：「不管是誰先找到，一定要先讓我打打活靶，不准賴皮。」

當先撲向左前方，一陣瞎搜亂尋，皇天不負苦心人，被他在一塊巨大無比的岩石下面，發現了蛛絲馬跡。

先是看到一隻鞋子，大笨牛趨前再看，哈哈，悟悲老和尚連屁股也露在外面，可能是岩石下面的洞穴不大，鑽不進去。

大笨牛高興極了，心說：「老烏龜，可給我逮住了，老子想怎麼修理你，就怎麼修理你。」

掂一下手裏的飛刀，原想在他高高噘起的屁股上打兩個洞，忽又靈機一動，暗道：「打洞多沒意思，割『香腸』才好玩哩。」

想到就做，毫不遲疑，飛刀當作閹刀來用，只見他手起刀落，慘號聲與血雨齊飛，以已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將悟悲老和尚給閹了。

「逮住了老烏龜，了大家快來看『寶貝』。」

大笨牛手裏提着一條皺皮「香腸」，兩顆「蛋」，一片「毛草」，大聲嚷嚷叫着。

多多第一個趕到，一見到這玩意，臉部嚇白了，尖叫聲中，掩面轉身跑，口中罵道：「大笨牛，你要死啦！」

皮蛋也到了，道：「大笨牛，你眞缺德，這有傷風化吧！」

阿郎到的最晚，搶過來將「香腸」扔到山溝裏去，厲聲道：「以後不可以在多多面前亂來，害她不敢嫁人你老大我就討不到老婆啦。」

定目處，不禁「咦」了一聲，又道：「老烏龜呢？」

悟悲已不見，僅在洞口留下了一灘血，大笨牛說道：「可能是情急擠進洞裏去了。」

蹲下來，對準洞口，大笨牛又不乾不淨的亂罵：「花和尚，老烏龜，渴死餓死的滋味可不好受，還是爬出來挨刀子比較爽！」

悟悲未答話，却聽到悉悉索索爬行的聲音。

皮蛋反應好快，提足跳上岩石去。

巧！眞巧！皮蛋甫站穩身形，正在向

下瞧，一眼見悟悲老和尚剛好從另一邊爬出來。

「你家馬屁大王爺爺騎馬來也！」

準：皮蛋一躍而下，奇準無比的騎在悟悲背上了。

「卡馬！卡馬！」

兒時騎馬的往事在此重演，皮蛋連聲喊叫，樂不可支。

悟悲拚足全力，猛一挺一掀，卒將皮蛋甩掉，挺身站起來。

「照打！」

「你家吹牛大王爺爺騎馬來也！」

大笨牛「一魚兩吃」，又打飛刀又騎馬，悟悲老和尚肩膀上挨了兩刀不算，復被大笨牛强行壓倒在地，當馬騎。

「卡馬！卡馬！」

大笨牛心花怒放，眉開眼笑，比皇帝老子還樂。

悟悲使足餘力，鼓足餘勇，又將大笨牛摔下馬來。

「張爺爺我又騎馬來也！」

「卡馬！卡馬！」

悟悲禍不單行，三劍客接力而上，阿郎騎在他背上猛顚猛顚，笑問多多道：「請問多多公主要不要騎一騎這個花和尚，爲妳們婦女同胞報仇？」

大笨牛從旁鼓噪道：「騎騎吧，機會難得，能夠將少林寺的掌門人當馬騎，可是千載難逢啊，錯過多可惜。」

多多餘羞仍在，聞言嗔怒道：「要騎你們騎，我才不要騎烏龜呢。」

此刻的悟悲老和尚全身是傷，巳是精疲力竭，禁不住阿郎再一陣顚顚折騰，終於腹部着地趴下了，苦苦哀求道：「哈哈，小英雄，嘿嘿，饒命啊，呵呵，張教主，嘻嘻，或者給老僧一個痛快吧。」

咚！咚！咚！張小仙在他的後腦勺上重重的敲了三下，咬牙切齒的道：「老烏龜，你離經叛道，欺師滅祖，奪人寶圖，傷人性命，又毀了無數婦女的名節，還想活命？哼，寡婦死兒子，沒有指望了，想死的痛快一點就站起來，別窩在地上。」

大笨牛飛起一脚，正好踢在悟悲褲襠裏，咒道：「老烏龜，你沒有種，下一輩子也花不成，站起來，死也該死的像個英雄，別作爬爬蟲！」

悟悲硬是賴在地上不起來，阿郎大怒，與皮蛋、大笨牛合力將他拖起來，就近用霸王釘將手脚釘在一道石壁上。

張小仙點子眞多，宣佈開始打靶，還指定部位，唱名來打。立即發號施令道：「多多副教主，打！右眼。」

多多應聲而出，玉手一揚，篤！好準，悟悲右眼珠挨了一枚霸王釘，冒出一股黑血。

「皮蛋總護法，打！左眼。」

皮蛋也不含糊，不偏不倚，打瞎了悟悲的左眼。

「大笨牛堂主，打！鼻子。」

大笨牛也是用霸王釘，連發兩支，打進鼻孔去。

「千面女郎，打！打他的嘴巴，割斷他的舌頭，老烏龜要咬舌自殺。」

多多動作奇快，手法奇準，飛刀從左頰射進，右頰穿出，悟悲的舌頭當眞被割去了一大半。

「馬屁大王，打！下巴。」

「吹牛大王，打！咽喉。」

「多多，打！左胸。」

「皮蛋，打！右胸。」

「大笨牛，打！心臟。」

「多多，打！肝臟。」

「皮蛋；打！腸子。」

「大笨牛，打！胃。」

白吃教主張小仙下命令下上了癮，不停的在下達命令，多多、皮蛋、大笨牛則不停的在打靶，片刻工夫不到，悟悲老和尚巳是血肉模糊，全身上下遍是飛刀、袖箭、霸王釘，早巳魂飛西天，命歸九幽！

阿郎總算了却一點心願，爲風塵雙俠誅滅了一個仇人。

大笨牛神采奕奕的道：「老大，怎麼樣，我們表現的還不錯吧？」

小仙說道：「馬馬虎虎，還算差强人意。」

皮蛋道：「有沒有獎？」

阿郎道：「君無戲言，統統是獎？」

多多伸過一隻手來，道：「多少：」

小仙道：「功勞無價，每人給你們記一個功。」

大笨牛從鼻孔裏哼一聲，道：「小氣鬼，記功有屁用，又不能吃不能喝，不要，退啦！」

阿郎瞪了他一眼，道：「大笨牛，跟着老大混，學高級一點，精神重於物質，你懂不懂，吃喝拉撒睡，全由公款來支付，你又沒有討老婆，要銀子幹嘛，你沒有聽人家說過，錢是最骯髒的東西。」

一把剃刀等於刮了多多、皮蛋、大笨牛三個人的鬍子，誰也不敢再出言抗爭，小仙繼又說道：「節儉是一種美德，飛刀、袖箭、霸王釘都是花錢買的，陪葬多可惜，咱們收回來再走。」

果然，四大金剛一齊動手，將暗器收回後，方始整隊出發，步下五虎嶺。

× × ×

五虎嶺下，有一個小鎭，四人中午打尖時，就發現有人在釘梢，出得鎭東不久，當眞被人給堵上了。

來人五十上下年紀，三角眼，臥蠶眉，一身錦袍看起來挺體面的，看神情，觀氣度，絕非等閑人物。

兩隻眼珠子直瞪瞪的，瞅着大笨牛身上的白布紅字不放，道：「小兄弟，你在尋父認爹？」

大笨牛豎起大拇指，往後面一指，道：「是我們老大。」

張小仙迎上來自我介紹道：「是我，張小仙，白吃教主。」

白吃教早巳打出知名度，張小仙的名頭更是如日中天，來人神色一緊，連道了二聲：「久仰，久仰！」

「客氣，客氣！」阿郎道：「請教尊駕如何稱呼？」

來人朗聲接着說道：「趙勇，飛刀趙勇！」

多多在一旁小聲補充道：「飛刀趙勇，三刀客之一，生性陰詐，詭計多端，不好惹。」

阿郎冷笑一聲，道：「三國時候的趙子龍跟閣下什麼關係？」

飛刀趙勇道：「沒有任何關係，同宗而巳。」

皮蛋道：「沒有關係爲何要取這個名字，『雲』、『勇』同音，可是想魚目混珠，沾人家趙子龍的光？」

無緣無故，被娃兒們搶白一頓，飛刀趙勇好不惱火，轉回正題道：「不知張教主的父親大人是誰？」

大笨牛指着白布紅字，粗聲大氣的道：「我笨，你比我更笨，知道誰是我們老大的爹，還需要千里尋父，萬里認爹？」

飛刀趙勇一肚子火，却找不到一個發作的藉口，道：「那麼，令堂大人總該知道吧？」

阿郎正容答道：「是武林第一美女秋水寒。」

多多說道：「也就是現在的天魔宮宮主。」

皮蛋道：「誰認了我們教主做兒子，馬上就是白吃教的太上教主。」

大笨牛說道：「認了兒子，老婆當然也會回到身邊去，天魔宮的一大片產業正是最好的嫁粧，可謂人財兩得，何樂而不爲。」

飛刀趙勇道：「近數日來，江湖上盛傳，天魔宮主就是失踪多年的秋水寒，白吃教主張小仙是她嫡親的兒子，看來事出有因，並非空穴來風。」

皮蛋道：「當然不是空穴來風，是千眞萬確的事實，閣下可是來認兒子的？」

飛刀趙勇搖頭道：「老夫不是來認兒子的。」

阿郎道：「那你無故擋道做什麼？」

飛刀趙勇望了皮蛋身上的白布紅字一眼，道：「老夫是爲藏寶圖而來。」

阿郎驟然一驚，道：「你要賣？」

「不！是買！」

「買多少？」

「有多少買多少。」

「本教主只有一張。」

「那老夫就買一張。」

「你打算出多少銀子？」

「老夫想先看看東西。」

「抱歉，藏寶圖太珍貴了，不能隨便給人看。」

「起碼趙某應該知道眞假。」

「是眞的，如假包換。」

「空說沒用，老夫想弄清楚一些實際內容。」

「什麼內容？」

「譬如藏寶圖的質料是絹帛，還是皮革？」

「是羊皮。」

「上面有沒有題詩？」

「有。」

「可否唸出來聽聽。」

「日上柳梢頭。」

「有無其他的字？」

「上方還有『蓋世』二字。」

飛刀趙勇聞言臉色接連數變，眼珠子骨碌碌的轉來轉去，也不知道他在打什麼鬼主意，爽快的說：「趙某買了。」

張小仙道：「閣下出個價錢吧。」

「那裏，理當由張教主開。」

「三萬兩銀子。」

「太貴了，四分之一藏寶圖值不了這許多。」

「聖僧哈里巴的寶藏價值連城，少說也有幾百萬兩。」

「二萬如何？」

「要不要一句話，本教主不喜歡討價還價。」

「可是，趙某現在身上不方便。」

「尊駕什麼時候才有銀子？」

「一到鄭州，便可付現。」

「趙老大，你是否決定要買？」

「當然要買。」

「那就請先付訂金。」

「多少？」

「最少一萬兩。」

「老夫說過，眼前身上不方便。」

「張教主言重了，一到鄭州，籌足了銀子，趙某一定買，但是，不知四位落脚何處？」

「說了一個半天，閣下再吃本教主的豆腐？」

「可能在丐帮總舵。」

趙勇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告辭了。」

「請便，一言爲定這句話請收回去，你沒有付訂金，本教主沒有一定要賣給你的義務。」

取出一張羊皮來，在手上晃了一晃，裝回原來的口袋後，又道：「如果沒有人出更高的價錢，或者未被別人捷足先登，你趙子龍還是有機會的。」

飛刀趙勇來去匆匆，此刻業巳去遠，弄得大笨牛滿頭霧水，道：「這個老傢伙神經兮兮的，腦袋瓜子一定有問題。」

阿郎道：「大笨牛，你有何心得？」

大笨牛道：「想買藏寶圖，却不帶銀子，不是神經病是什麼？」

張小仙道：「你錯了，他根本不打算買，是來探路的，準備搶。」

皮蛋道：「搶？有胆就來，咱們再捉一個來打活靶。」

阿郎道：「這個人現在還不能捉。」

多多道：「爲什麼？」

小仙道：「十之八九，飛刀趙勇是殺死風塵雙俠，奪去藏寶圖的第二個人。」

皮蛋道：「備以見得？」

阿郎道：「他說話破綻太多，也可以說太內行了，門外人不可能知道圖上題有詩句，更無從知曉咱們要出售的是四分之一。」

多多道：「嗯，有道理，這樣看起來，咱們前途兇險必多。」

大笨牛道：「既知趙子龍是兇手之一，爲何要縱虎歸山？」

阿郎道：「不是縱虎歸山，這是放長綫釣大魚，放一百二十個心，用不到咱們去找他，姓趙的會主動來找咱們。」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不過，正如多多所言，前途兇險必多，大家要特別留神，誰要是中了趙老兒的圈套，吃了他的飛刀，我可不負責買棺材。」

經阿郎這麼一說，大家皆提高了警覺，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小心翼翼的往前行。

行行復行行，通過一條隘路，一座小橋，皆平安無事。

前面地勢開闊，道路平坦，一株老槐矗立路旁，遮蔭廣達畝許，還有無數石桌

石椅，以及茶水供應，是行人歇脚的一個絕佳所在。

艷陽高照，大家汗流滿面，大笨牛說：「老大，咱們歇一會兒，喝口水吧？」

阿郎昂首上望，枝葉繁茂，密不透天，並無任何異樣之處，道：「歇一下可以，但是不要喝水，以免中毒。」

皮蛋道：「不碍事吧，丁炎山的『子午絕命散』都奈何不了咱們，趙子龍又能變出什麼花樣來。」

一語甫畢，異事陡生，他們先注意前後左右，獨獨疏忽了地下，只見一道土色的網子，突然從四面收縮起來。

好快，疾逾閃電，四大金剛連思考的餘地都沒有，但覺頭頂風聲貫耳，從老槐樹葉茂密之處，隕石般墜落一個人，網子隨之急速收縮上升。

看不清楚是誰，也來不及做應變反擊的工作，說時遲，那時快，一刹那間便被吊上了半空中。對方那人則已墜落地面，將繩頭綁在了樹身上，轉過身來，大家才看到原來是飛刀趙勇。

大笨牛失魂落魄的嚷叫道：「慘啦，慘啦，少林寺被老烏龜逼下地牢，茶棚內中了老偷兒的毒，現在又作了趙子龍的網中之魚，看來白吃教流年不利，咱們說不定會被『空葬』？」

皮蛋道：「什麼叫『空葬』？」

大笨牛道：「就是身在空中，死在這個臭網子裏的意思啦。」

張小仙怒道：「混蛋，大敵當前，不思應敵之策，鬼叫什麼，誰再胡言亂語，小心本教主捅你一刀。」

實則網子收得極緊，四個人擠在一起，張小仙想拔刀也拔不出來。

換句話說，四大金剛只有挨打的份兒，沒有還手的可能，成爲飛刀趙勇的活靶子。

飛刀趙勇已行至附近，昂首揚聲道：「張小仙，想活命就乖乖的將藏寶圖交出來。」

阿郎冷哼一聲，道：「交出來？沒有那麼方便。」

趙勇的手裏已扣好一把飛刀，威脅道：「你不怕挨刀子，殺了你們這幾個小雜種，藏寶圖垂手可得。」

張小仙大吹法螺道：「白吃教名滿天下，威震江湖，豈是浪得虛名，老小子別太自信，不妨試試看。」

四大金剛已是網中之魚，趙勇自然不信收拾不了他們，聞言雙眉一挑，手揚處，嗖！的一聲，一把飛刀已自飛向張小仙的頭顱。

好！張小仙硬是要得，嘴一張，被他啣在口中。

飛刀趙勇看得一呆，一時間未敢再輕舉妄動。

阿郎口裏有刀子，吐字不清的道：「大笨牛，還不快把刀子咬去割繩子。」

大笨牛會意，咬住刀柄就去割繩子，起先很不順口，慢慢咬緊點，不久就被他割斷一根繩子。

皮蛋睹狀大喜，道：「老傢伙，有胆再打一把飛刀來，打呀！」

飛刀趙勇一見大駭，怎麼敢再輕易送刀子給人，乍然雙臂一抖，彈身而起，宛若沖天炮般撲向大笨牛。

「還老夫刀來！」

「噗！呸！」

趙勇奪刀不成，反被阿郎從嘴裏吹出一枚霸王釘來，外加一口濃痰。

任他身手敏捷，躲過了霸王釘，却躲不過濃痰，黏黏的黏在了趙勇的雙眉的中間。

人也勢竭而落，氣得臉紅脖子粗。

阿郎說道：「多多，我們親個咀好嗎？」

多多臉一紅，道：「討厭，什麼時候了你還開玩笑。」

小仙道：「誰跟妳開玩笑，我是要妳咬一枚霸王釘給我。」

「你剛才不是自己從右肩上咬下來的嗎？」

「右肩上只有一枚，沒有了。」

「可以再咬左肩呀。」

「這麼擠，我咬不到呀。」

「可以叫皮蛋給你咬。」

「皮蛋方向不對，他轉不過來。」

「大笨牛可以。」

「妳沒見他在忙嗎？」

「我接替他的工作。」

「白痴，這樣妳還是要跟大笨牛親一個嘴。」

「這—！」

「多多，生死關頭，分秒必爭，再不趕快行動，趙子龍第二次衝上來，咱們都活不成。」

「好嘛，好嘛，就便宜一次。」

勉爲其難，多多從阿郎的左肩上，咬出一枚霸王釘來，頭後仰，噘嘴，吐舌，閉眼，心如鹿撞送上去。

阿郎低頭，張嘴，咬住了霸王釘，吮住了多多蛇信似的香舌，四片火熱的嘴唇也自然而然的合在一起了。

吸一吸，吮一吮，張小仙始萬分難捨的分開。

香香的，甜甜的，餘味無窮，這是多多的感受。

大笨牛含混不清的道：「多多，來，我—！我—！我也來一個香吻。」

阿郎臭罵道：「呸呸！媽的，別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想親嘴就快點將網子割斷找你的嬌嬌去。」

飛刀趙勇這時怒沖沖的道：「小雜種，藏寶圖死活都是趙某的，何不痛痛快快的獻出來。」

張小仙道：「別光說不練。有胆就自己來搶呀。」

趙勇臉一沉，道：「別以爲嘴裏含一枚霸王釘，就可以高枕無憂，老夫想殺人隨時可以要你們的狗命。」

這倒是句實話，四大金剛困在網羅之內，趙勇又是飛刀好手，想要殺個把人，確如探囊取物。

果然，他馬上就露了一手，一把飛刀好像長了眼睛一般，穿過網羅，擊中大笨牛嘴裏的刀，兩把刀同時斜飛落地。

而大笨牛此刻，僅僅才割斷三條繩子，連半個頭也鑽不出去，嚇得他面如白紙的道：「乖乖我的媽，這個老小子的刀法好準，老大，藏寶圖反正是僞造的，就給他一張吧，不然咱們都會死翹翹。」

阿郎瞪了他一眼，對趙勇吼叫道：「老小子，少打如意算盤，人在圖在，人亡圖亡，本教主一旦翹辮子，也會將寶圖帶走。」

趙勇莫名所以的道：「小惡棍，人死如何帶走藏寶圖？」

阿郎傲然說道：「小意思，用內力震碎。」

這也是一句實在話，一個修爲有素的人，假如決心以死相殉，確可以內力震碎身外之物。

飛刀趙勇錯愕一下，登時心兒打鼓，語爲之塞。

阿郎眉尖一挑，道：「姓趙的，咱們談判吧。」

趙勇道：「怎麼談判？」

「你將我們放下來，本教主送你一張藏寶圖。」

「誰不知道你張小仙詭計多端，趙某將爾等放掉，你會交出藏寶圖？」

「老小子，同樣的道理，本教主給了你藏寶圖，你不放人豈不要吃大虧？」

討價還價，彼此折衝一番，最後決定，當趙勇放開繩索，網羅着地時，阿郎亦應同時將藏寶圖擲出來。

阿郎道：「老小子，麻煩你，放開本教主的一隻手吧。」

趙勇怔愕着，問道：「放開你的手？幹嘛？」

「取藏寶圖呀，不然拿什麼給你。」

「哦！」

「請上來吧。」

吃一次虧，學一次乖，趙勇知道阿郎口裏有霸王釘，說什麼也不敢再輕率行事，當下手一揚，嗖！嗖！嗖！三聲響，射出三把飛刀。

趙勇眞不愧爲是箇中高手，奇快無比，奇準無比，三把飛刀打斷三根繩子，阿郎的右手已經可以摸到自己的口袋。

「老小子，你弄錯了，是左手。」

「錯不了，老夫見你放進右口袋。」

「尊駕好記性，是本教主記錯了。」

「張小仙，請亮出藏寶圖來。」

「你老小子也該鬆開繩索了。」

張小仙取出藏寶圖晃一下，趙勇也解開繩索。

彼此猜忌，相互提防，到最後雙方都履行了承諾，當網羅着地時，阿郎也擲出了藏寶圖。

當然不會直接擲給趙勇，而是擲向相反的方向，趙勇一長身，探手攫取，孰料，陡然之間，藏寶圖又換了方向。

一張軟搭搭的羊皮，不可能自己轉向，是被張小仙以飛刀射中，人也跟着疾射而出。

他用力恰到好處，飛刀呈弧綫飛旋，趙勇驚愕間，阿郎已將藏寶圖收回。

「看打！」

「看打！」

二人同時發話，同時發刀，巧極！妙極！也美極！兩把飛刀在空中巧妙絕倫的的相撞，跌落塵埃。

趙勇好妙的身手，身形三閃，已到了阿郎身邊，發掌就攻，小仙虛晃一招，故意賣了一個破綻，趙勇不知是計，將手伸進阿郎的右口袋。

「卡巴！」一聲，趙勇的手指被老鼠夾夾住了，甩不掉，打不開，却見張小仙在他面前拚命的轉圈圈，不到一分鐘便被「細仙索」給綑住了。

多多，皮蛋，大笨牛俱已相繼脫困攏上來。

皮蛋說道：「哇呀呀，又逮住一個活靶！」

大笨牛道：「不割他的『香腸』難消我心頭之恨！」

多多來不及說話，阿郎搶先說道：「誰都不許亂來，先搜他的身。」

皮蛋、大笨牛同一行動，上上下下，裏裏外外搜了個够，結果，除去十幾把飛刀，及一些散碎銀兩外，別無長物，並沒有預期中的藏寶圖。

阿郎神色一緊，道：「老小子，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有你一份？」

飛刀趙勇矢口否認道：「沒有！」

「你得到了四分之一藏寶圖？」

「絕無此事！」

「胡說，你沒有藏寶圖，爲何對藏寶圖的事知道的那麼清楚？」

「純粹是道聽途說。」

「放屁，此乃最高機密，局外人怎會知曉。」

飛刀趙勇全身密密麻麻的被「細仙索」綑着，縱有天大的本事亦無從施展，聞言惡狠狠的說了一句道：「信不信由你！」後，任憑阿郎如何逼問，便再也不肯開口。

多多道：「揍他。」

皮蛋道：「打靶啦。」

大笨牛道：「先閹了再說。」

阿郎都沒有接受，心意三轉而決，點了他的「鬼胎穴」，收回老鼠夾、「細仙索」，一字一句的道：「老小子，聽清楚，你的『鬼胎穴』已經被我點住，功力全失，肚子很快就會膨脹，藏寶圖如在你手中，就交給本教主，沒有就設法搶一張來，不然，快則五日，慢則七天，必然腹如汽球，爆裂而亡。」

大笨牛道：「還有一個辦法，你可以找一個丈夫嫁了，只要『那個那個』一下，陰陽交泰，便可逢凶化吉。」

阿郎啐道：「渾球，他是公的，又不是母的，拿什麼去嫁人？」

大笨牛道：「那他慘啦，死定啦，很快就會到陰曹地府去陪趙子龍。」

飛刀趙勇已去，四大金剛繼續向鄭州進發。

× × ×

一路無話，第二天上午便到了鄭州。

來鄭州，主要的目的自然是「千里尋父，萬里認爹」，追查强暴秋水寒的那另外三個色魔，以及「重金買賣，藏寶之圖」，藉以引出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來。

另外，他們也很想拜訪一下老蓋仙洪五爺。

於是，一入鄭州，問明了所在，便向丐帮總舵聖地的城隍廟行去。

這個城隍廟規模極大，單是戲台就有三座，殿宇少說也有百十來間，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甫至門外，更見丐帮帮主八臂神猿司徒雷已得到消息，親自在廟門口迎迓。

司徒雷執禮甚恭，深施一揖道：「不知四位師叔、師姑駕到，有失遠迎，望乞恕罪。」

張小仙還眞有點長者之風，老聲老氣的道：「那裏，不知者不罪，我那老哥，可還在總舵逍遙？」

司徒雷道：「在，在，家師他老人家今天一早還唸叨你們。」

多多舉起手中的鮮花道：「我給老蓋仙送花來了。」

皮蛋肩膀上扛着一罈子酒，道：「這是女兒紅，希望五爺喜歡。」

大笨牛手裏提着兩隻燒鷄，道：「佐酒的菜，咱們也帶來啦，今天，咱們要好好醉一場。」

司徒雷連忙一一致謝，伸手作勢道：「請！請！」

四大金剛一字兒跨步而入。

赫！歡迎的場面相當盛大，前面有九名老丐分站兩旁，後面的人數更多，排列成行。

九名老丐齊聲說道：「丐帮九大長老歡迎白吃教張教主，多多副教主，皮蛋總護法，大笨牛堂主。」

阿郎一面大搖大擺的向前走，一面笑咪咪的說：「客氣啦，客氣啦。」

詎料，餘音尚未落地，四個人剛剛行至九大長老的中間，突聞有人喊了一聲：「上！」九名老丐首尾相接，立將四人困在核心，不問靑紅皂白，立即動起手來。

洶湧的掌浪，彷若怒潮澎湃，呼嘯的拳風，好似絕嶺狂飆，招出如雨，遮天蔽日，一出手就痛下殺手，毫不容情。

還好多多、皮蛋、大笨牛已學會「迷踪步」法，又平添了二十年的功力，連日征戰，實戰經驗亦多，輕挪巧縱，幸未出醜。

張小仙疑雲滿面的道：「司徒帮主，這是什麼意思？」連攻三掌，打出一把霸王釘。

八臂神猿司徒雷早巳將臉別轉，置若罔聞。

也沒見到老蓋仙洪五爺的人影。

多多見此情狀，大爲火，一口氣攻出五掌，外加一記掃膛腿，恨聲道：「阿郎，咱們交友不愼，誤入賊窩，不用說丐帮也在打藏寶圖的主意。」

皮蛋說道：「媽的，打就打，誰怕誰呀。」

呼！一罈子女兒紅被他抖手擲出，一名老丐剛接住，張小仙飛起一脚，踢個粉碎，一時酒香四溢，瓦片橫飛，衆老丐連連閃躲不迭。

大笨牛的表現亦不俗，一名老丐張着嘴巴窮吆喝，被他塞了一隻燒鷄進去，另一老丐只顧攻阿郎，大笨牛拿燒鷄當作暗器丟過去。

通！正中額頭，弄了一臉的油肉，老丐聞香生饞，伸出舌頭來舔兩口。

丐帮九老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沒有一盞是省油的燈，攻勢越來越快，招式也越來越狠，皮蛋、大笨牛已漸感不支。

阿郎下令道：「用大悲三絕招，殺了這九條老狗！」

「風雲色變」、「天地同悲」、「佛光普照」，四個人聯手出擊，勢如排山倒海，力可震山撼岳，威力之大，的確駭人聽聞，丐帮九老同時發出一聲悶哼，如塌了的房子，折斷的樹，更似炸彈開花，一齊被震得離地飛起，落向四處。

「卡馬！卡馬！」

張小仙童心未泯，又玩起騎馬遊戲來，彈縱而起，落在一名老丐背上，口裏嚷嚷，手還不停的打那老丐的後腦勺。

「卡馬！卡馬！」

皮蛋不讓張小仙專美於前，騎在另一名老丐的背上，興高采烈，意氣風發，左手緊緊揪住老丐的長髮，右手猛打他的屁股。

「卡馬！卡馬！」

大笨牛最絕，倒轉方向騎在一名老丐的屁股上，伸手抓住他的「香腸」命根子，猛扯猛拉，痛得老丐呼天搶地，哀嚎不已。

女孩子就是女孩子，儘管多多也想玩一玩騎馬的遊戲，却不好意思隨便騎在一個陌生老男人的身上去，轉而厲聲責問司徒雷：「臭要飯的，本教以禮拜訪，丐帮究竟安的是什麼心？」

司徒雷來不及答話，驀見近旁的戲台屋頂上瀉下一人，是老蓋仙洪五爺，啪！啪！啪！擊掌三聲，下令說道：「演習完畢！」

阿郎乃絕頂聰明之人，一顰眉間巳明白是怎麼回事，腦袋瓜子裏馬上又生出新點子。

「咱們開始演習！」

不問情由，二話不說，大悲掌力排雲湧浪般攻向老丐仙洪五爺。

四大金剛一向合作無間，多多、皮蛋、大笨牛也立即蜂擁而上，退則「迷踪步」，進則「大悲掌」，偶而還會打出飛刀，霸王釘，合力圍攻老蓋仙獨自一人。

一場混戰，混戰一場，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皆巳今非昔比，交手未久，老蓋仙便被打倒在地。

於是，又爆出一連串「卡馬！卡馬！」騎馬趕馬的戲謔之聲，霎時間洪五爺自己好像巳返老還童，抽冷子偶而也會騎到四大金剛背上去樂乎一番。

直至大家皆汗流浹背，興盡之時，張小仙才學着洪五爺的樣兒，擊掌三聲，宣佈：「演習完畢！」

站起身來，大夥兒不停的擦汗彈灰，阿郎笑問老蓋仙：「老哥哥，演習的成績如何？」

老蓋仙洪五爺哈哈大笑道：「好！好！好極了，你們四個小蘿蔔頭，果然是天縱奇才，武林瑰寶，難怪許多成名的人物會被你們打得鷄飛狗跳，稀哩嘩啦，少林寺的鎭山絕技大悲三絕招，我老人家今天也總算開了眼界，不虛此生。」

阿郎深知洪五爺此擧的目的，一在攷較自己的人的功力，二則想見識一下大悲掌，聞言朗聲說道：「老哥哥可是對大悲掌情有獨鍾？」

老蓋仙毫不隱諱的道：「心儀巳久，無緣目睹。」

大笨牛道：「賣啦！」

皮蛋道：「老朋友了，八折優待。」

多多說道：「敬老尊賢，八折再對折吧。」

阿郎目注老蓋仙，詞意誠懇的道：「老哥哥欲學大悲掌，小弟義務傳授，不收分文。」

老蓋仙洪五爺毫不考慮的道：「謝了，大悲掌畢竟是人家少林寺的獨門絕技，老哥哥無力硏創，也無顏炒他人的熱飯，能够開一下眼界，也就於願巳足，別無他求。」

皮蛋道：「要演習也不打個招呼，害得一罈子女兒紅化爲烏有。」

大笨牛惋惜道：「還有兩隻又香又脆的大燒鷄。」

多多不放過罵人的機會：「哼，你們兩個呀，不是想吃，就是想喝，眞是標準的酒囊飯袋。」

老蓋仙笑呵呵的道：「兩隻燒鷄一罈子女兒紅算不了什麼，酒席早巳備好，咱們今天非要大醉一場不可。」

跟着洪五爺，進入一處偏院，阿郎見偏院之內，正有數名乞丐在烤山豬、山羊、偏殿裏酒筵確巳備好，不是野鷄、野兔、就是山羌、山狸，滿桌子全是千奇百怪的野味。

阿郎笑得嘴都合不攏來，道：「如此看來，老哥哥是早有準備，這些東西臨時是湊合不來的。」

老蓋仙指着司徒雷，說道：「老哥哥交代雷兒，命他密切注意你們的行踪，是以，近日來白吃教的動向，一直在丐帮掌握之中，這些野味，早有準備，純出雷兒的一片孝心，好讓咱們哥兒們好，樂乎樂乎。」

大笨牛端起酒杯來就喝，道：「慘啦，慘啦，今天不醉死才怪。」

皮蛋撕下一隻野鷄腿來猛啃，道：「不醉死也會撐死！」

多多比較含蓄，道：「沒有出息，你們不會少吃少喝點。」

阿郎道：「美酒美食當前，少吃少喝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看得交代一下後事。」

多多嚇一跳，道：「小仙，你眞想醉死飽死呀？」

阿郎道：「醉死飽死未必，大醉三天則有可能。」

「那要交代什麼後事？」

「是有些事情必須交代人去辦。」

「甚麼事？」

「補充彈藥。」

「啊，是補充飛刀，袖箭，霸王釘等暗器。」

「這些東西必須訂做，臨時是買不到的。」

老蓋仙擧起一杯酒來，道：「老弟，乾，這些鷄毛蒜皮小事，交代雷兒去辦就行了，不要影響到咱們的酒興。」

「乾！」張小仙跟洪五爺對飲一杯，取出飛刀、袖箭、霸王釘的樣品，及一張銀票，交給八臂神猿司徒雷，說道：「那就麻煩你啦，多做一點，三日之內務必交貨。」

司徒雷見是一張三千兩的銀票子，臉色驟變，道：「師叔這是做什麼，訂做一些暗器，所費不多，就算是丐帮孝敬你好了。」

張小仙敬了他一杯酒，一本正經的說道：「你師叔我有個毛病，生平不喜歡欠人家的情，不行，不行，一定要自己付銀子。」

司徒雷回敬一杯，道：「小事一件，百八十兩巳足，那用得了這麼多。」

阿郎道：「多的就賞給弟兄們吃一頓館子吧。」

大笨牛口裏塞了一嘴的肉，學着張小仙的口氣，道：「有錢大家花嘛，司徒帮主侄兒別客氣。」

司徒雷起身欲去，阿郎道：「另外，本教主還想問你一些事情。」

「請師叔明示。」

「自從丐帮造謠扯謊拉皮條，白吃教尋父認爹買賣寶圖再出發後，江湖上的反應如何？」

「早巳沸沸揚揚，驚動萬教，轟動武林。」

「就像鍋裏炒豆子一樣，劈劈拍拍響的。」

「師叔形容的對極了，眼前神偷賭仙天魔女，邪僧怪道無情尼，一帮二堡三刀客中人，不在鄭州，也差不多在來此的途中，十之八九都是衝着白吃教而來。」

「他們對藏寶圖興趣濃厚，」

「也有人想認師叔這個名震江湖的英雄兒子。」

「好，本教主且先在此養精蓄銳，大醉三日，然後再一個一個收拾他們。」

老蓋仙洪五爺說道：「對，先大醉一場，其他的事暫且拋到長江黃河裏去洗澡吧。」

（未完・十一）

藍光調查組

（本文承自第64頁）

海水是如此的冰冷，天空是如此的昏暗，可是，也不能與他們的心境比較。

這一刻，他們的痛苦與無奈，只有當事人才可以了解，才可以明白。

二人抱着那塊殘木，隨波逐流，此一刻，生命似乎是多餘的了，事實上，史少校也抱着「自毀」的心態，三番四次想放開手。可是洛鐵夫死命勸解他，鼓舞他，要他堅持下去！就這樣，不知過了多久，天巳經全黑了，二人飢寒交迫地在海中孤立無援，漸漸對他們不利！

整個晚上，他們陷入半昏迷狀態。事實上，他們彷彿變了兩具死屍，在茫茫大海之中漂浮着。他們的體溫降到可怕的低點，他們的意識簡直沒有了……只剩下一點生存的意念，令他們緊緊抱着那塊殘木！在早上的朝陽映照下，美國第六艦隊展開了一次大規模的搜索行動，目的就是要拯救二人。

早上八時零五分，一架海軍直昇機在公海之南五公里處發現一個閃閃生輝的海上目標。

當駕駛員飛近去一看，原來是那塊殘木之上，鑲着一塊一呎見方的銅片，這塊銅片，在晨光映照之下，反射出陣陣光芒。

「報告，報告，發現生還者！」直昇機向母艦拍發急電。一艘海軍拯救船立即開到現場，將二人救了上來。

船員拍拍那塊殘木，笑道：「他們眞是幸運！」

拯救船的大副見狀，也大聲說道：「我做了這麼多年也還是第一次見到！簡直——不可思議！」

（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凌鶴用亂經使勁無意中將馬如飛、錢山打走，蕭辰找到女兒娟娟，爲他們搬去穿山甲友人家住，說出不了和尚洗髓經、黑中白的門派可以整治亂經，恢復武功。凌鶴果然有希望，黑中白的夫人百里絳雲找上門爲凌鶴恢復武功，原來她探知麥遇春因偸練亘書武功走火半身不遂，利用溫泉地氣治療，派女徒陸丹慫恿姪兒百里松蒙面使人以爲是麥遇春，百里松受矇騙廢凌鶴武功，衡量情理，非恢復凌鶴武功不可，並將眞相告知司馬能行和百里松。另方面不了和尚找凌鶴不見，找馬芳芳亦想傳武功對付另一人，馬芳芳亦應允，但和誰人印證武功呢⋯

雖恢復功力　難殺敵復仇

娟娟心知不妙，不知該怎麼辦？這時，忽見數條人影急馳而來，她急忙藏於墓後。

來人一共有四個，一個破鑼嗓子的道：「人呢？怎麼連他奶奶的一根人毛都沒有。」

此人分明是「八臂嫫母」高麗花，另一人道：「會不會他們怕人前來干擾，又換了地方？」這是余大彩的口音。

娟娟現身見禮，道：「多謝各位前輩前來援手。」

高麗花道：「蕭辰和馬如飛那兩個老甲魚哪裏去了？」

娟娟道：「晚輩早來約半個時辰，也沒有見到人。」

麥秀道：「妳有沒有聽錯了地方？」

「絕對沒有。」娟娟道：「我聽得很清楚。」

高麗花道：「這兩個老甲魚有什麼過節？」

娟娟道：「晚輩也不知道。」她說了酒樓上的事。

曲能直問道：「凌鶴呢？他在什麼地方？」

娟娟道：「讓各位前輩操心眞是罪過，我們是住在家父故交『穿山甲』——！」

金大彩道：「就是這地方沒想到，他們就住在那兒，凌鶴還是那樣子？」

「不，前輩，凌鶴遇上了一位奇人，可能武功不久就恢復了。」

高麗花大聲道：「是不是不了和尚那個冒牌禿驢？」

「不是，是『東黑西白』武林二奇黑中白大俠的夫人百里絳雲。」

「她？」余大彩道：「此人的功力奇高，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她是否能治凌鶴的病？」

娟娟道：「她說能治。」

曲能直道：「娟娟，是百里絳雲主動找凌鶴的？」

「是的，前輩。」

曲能直道：「這我就想不通了，她爲

什麼要救凌鶴？」

大家都想不通，娟娟道：「她說爲凌大哥恢復了武功之後，要爲她去和一個人比武，也可以爲自己報仇，三年後，一切事都已辦完，要把武功收回去！」

高麗花一聽就按捺不住，扯着破鑼嗓子道：「我怕他姐！世上那有這等事？」

麥秀道：「這的確太過份，凌鶴答應了沒有？」

娟娟說道：「各位前輩，想想看，他血仇未報，大敵環伺，他能不答應嗎？至於說將來收回去，那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　×　×

此刻的馬如飛和蕭辰正在離孝子墓約五六里之處的山谷中。

蕭辰道：「馬如飛，你約我來有什麼事？」

馬如飛冷冷的道：「蕭辰，你眞的不知道？」

蕭辰道：「我知道什麼？過去我雖然不喜歡你這個一身羊騷的人，卻自信沒有過節。」

馬如飛道：「你每年有沒有離開洞庭兩次？」

蕭辰的面色微變，說道：「這與你何干？」

馬如飛道：「馬某過去每年也離開西北兩次，到金陵去一次。」

「你……你也去？」蕭辰面色再變，道：「你去金陵關我什麼事？」

馬如飛冷冷地道：「只怕咱們走了同一條路。」

蕭辰看了馬如飛一會，道：「你有話何不直說出來？」

「爲什麼一定要我說？」馬如飛道：「我說的不是已經夠多？」

蕭辰道：「你是說，你每年兩次去金陵去找陸聞鶯？」

「怎麼？你以爲只有你自己獨佔？」

蕭辰大爲驚怒，道：「不會吧！她對我海盟山誓，再說他要多少，我就給她多少。」

「你他媽的是出名的吝嗇鬼，會那麼大方？馬某一送就是兩家騾馬店。」

蕭辰道：「你對她那麼大方，她爲什麼還要找我？」

馬如飛獰笑道：「這正是馬某找你來此的原因，這條路只能一個人走，不能兩個人同時走。」

蕭辰冷笑道：「你應該知道，我認識她比你早。」

馬如飛道：「早又有什麼用？」

蕭辰道：「正因爲早一點，所以她那個女兒是我的。」

「不，那是我的。」馬如飛大聲的說道：「其實找任何人一看，都會說非常像我。」

蕭辰忽然嘆了口氣道：「馬如飛，其實咱們二人都十分可憐。」

「我不可憐，你才可憐。」

「我可憐？」

馬如飛道：「不錯，我相信陸聞鶯並不喜歡你。」

蕭辰道：「馬如飛，我早就發現，咱們被割了靴子，戴上綠頭巾哩！」

「放屁！你才會戴綠頭巾！」

「我相信還有一個人，才是她眞正喜歡的。我只看到那人的背影。」

馬如飛面色一變，道：「你想要我撤退吧？門兒沒有！」馬如飛「嗆」地一聲撤出刀來。蕭辰也撤劍在手。

馬如飛的底子的確不如蕭辰，三十招之內，刀法就無章法了。

突然一聲怪叫，林中竄出三人，其中一人是錢山，另外二人是女的，蕭辰不暇多顧，不知是什麼人？

他當然也會想到馬如飛會找幫手，卻只以爲是馬家的嘍囉，那知近前一看，居然是武林三醜之二的「夜叉」阿九和「烈火無鹽」王色。

錢山立刻掄筆攻上，但王色和阿九卻還在觀戰。

以蕭辰和馬如飛的差距，也只有錢山一人的實力，也就是說，加上錢山，雙方勢均力敵。

蕭辰邊打邊道：「妳們兩位是來看熱鬧還是收了人家的訂金前來助拳的？」

王色道：「媽媽的！我們當然是來看熱鬧的，不過，要是看着那個人不順眼，說不定就會動手。」

蕭辰道：「妳們知不知道我們爲何在此動手？」

阿九道：「還不是你這老小子咬人放火燒了老馬幾家騾馬店。」

蕭辰冷笑道：「馬如飛像瘋狗，到處咬人，妳們二人這把年紀，連這點是非黑白也看不出來？我和他無怨無仇，我吃多撐着哩！要去燒他的騾馬店！？」

王色道：「蕭老賊，我看你有點不大順眼。」

蕭辰說道：「馬如飛給了妳們多少錢？再難爲情，拿人錢財，要爲人消災，上吧！」

「上就上！媽媽地！阿九妹子！拉塊！發什麼呆。上……」

阿九用雙叉，王色用橛。這兩人一出手，不出三招，蕭辰就險象環生了。未出五招，馬如飛掃了他一刀，背衣裂開。

王色的功力和高麗花在伯仲之間，這時一橛點中了蕭辰的「跳環穴」，蕭辰一個踉蹌，但劍勢未停，斜斜一挑，阿九腰上被挑了一道血槽。

「蕭辰，我和你拚了！」阿九猛攻，王色和馬如飛沒閑着，蕭辰以爲反正今夜凶多吉少，架開橛、叉和一柄刀，實實地刺了錢山一劍。

但是，王色一橛戳中了蕭辰的「魂門穴」，蕭辰栽出三步，仆在地上。

「媽媽地！」王色得意道：「我還以爲你能折騰一會呢——！」

忽然人影倏閃，「啪」地一響，王色栽出五步，當場吐血，衆人正驚震間，人影已撲向阿九。

阿九盛怒：「是哪個王八旦不打招呼——」一個耳光把她打出三四步，坐在地上，門牙也掉了兩顆。

此人的掌上力道奇特，由於沒有一根指頭，也許力道比較集中些，所以阿九坐在地上仍然暈頭轉向。

接着，來人又一腳把她踹出一丈以外，這會兒連罵人的力氣也沒有了。

現在未倒下的只有馬如飛。他駭然道：「你……你是何人？」

來人正是小江，他已經徹底改變，有感於凌鶴的不念舊惡，自馬芳芳手中把他拯救出來，所以凌鶴等人出走，他找得最動。

像他這種人，變好變壞，是恩是仇？具表現都是十分強烈的。

「我是江涵，這麼你可能還不知道我是誰。葉伯庭你認識吧？」

「你是他的兒子？」他的乖兒子。

江涵道：「以前是他的乖兒子，現在不是了。」

「為什麼，父子間的關係也能變？」

「這一點未變，由乖而變為不乖，這一點變了。」小江道：「他在繼續作惡，我們父子道已不同。形同陌路。」

馬如飛道：「小江，看你的身子不俗，馬某一向愛才若渴，只要你跟着我，包你很快致富。」

小江輕蔑地道：「姓馬的，為了一個左右逢源的女人，你下此煞手，你以為值得嗎？」

馬如飛還不死心，道：「江少俠，馬某決定聘你為馬家所有事業的總管。」

「不！你真以為每個人都像錢山一樣。你再不滾，可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馬如飛知道是浪費口舌，他目前確是需要真正的高手，本以為久已成名的王色和阿九是兩把手。結果在緊要關頭一點也不抗折騰。

馬如飛把受傷的人扶上馬走後，小江正要離去，忽然發現身後有人站在五步以外，靜靜地望着他。

小江道：「姑娘何人？」

這位頗為艷麗的妞兒道：「你不必知道。」

小江掉頭就走，女郎忽然叫道：「慢着。」

小江止步道：「姑娘有話請說。」

姑娘說道：「看你剛才折服馬如飛和為他助拳的人，不免見獵心喜，想印證一下。」

小江道：「在下不過是以施襲方式倖致，不足為訓。」

「不必客氣。」姑娘道：「我發現你學的也是當代名家的武學。」

小江早已無爭強鬥勝之心，道：「姑娘請看，在下乃殘廢之人，所學不過是皮毛而已。」他伸出了雙手。

這位姑娘竟攻了上來。小江不由心頭一沉，有沒有兩套，只要一招，就試出來了。

這姑娘的武功，有一點是與他學的相似。

但小江不但學了「一指禪」，也學過巨書上的武學，曾經過歷練，實戰經驗豐富。雖然感到這姑娘學的比他多，也較為精練，只是經驗差點。

正因為如此，雙方暫時勢均力敵。小江越打越驚心，學過巨書上武功的人愈來愈多，這姑娘又是何人？她怎麼也會？

小江格架一掌疾退三步，說道：「妳我無仇無恨，印證到此為止。姑娘比在下高明。但不知姑娘怎會也學會巨書上的武功？」

姑娘又說道：「江涵，你們父子一個好東西也沒有。所以你的十指才會被人折光。」

小江冷冷地說道：「這和姑娘有何關連？」

「大概有點關連。」姑娘點頭道：「你見了馬芳芳，像老鼠見了貓，我可不怕她。」

小江道：「大概馬芳芳也不會在乎姑娘。」

姑娘道：「為什麼？是不是你以為她比我高明？」

「我並沒有那麼說，我只是知道，一般武林中人都把馬姑娘視為年輕女子第一高手。却未提到其他年輕女子的名子。」

「那是因為本姑娘一直未在江湖中露面。」

小江道：「以姑娘的成就，只要在武林混上一年半載，聲名雀起，必是意料中事。」

「你還挺會奉承人。」她忽然走到蕭辰身旁，小江念在娟娟和凌鶴深厚交情份上，才插手力挫馬如飛等人而救下蕭辰，他怕這姑娘心懷叵測，一掠而至擋住。

「你這是幹什麼？」

「姑娘的來歷在下一無所知，在下既然救了蕭前輩，就要保護他的安全。」

「你這是多餘操心，我只想看看他的面貌。」

「為什麼要看他的面貌？」

姑娘一窒，道：「我只是想看看以前有沒有見過？」

小江閃開半身，道：「姑娘請看。」

這姑娘只看了一眼，忽然伸手去摸她自己的臉，神色十分奇特。小江不知就裏，暗暗戒備。

這姑娘早在一邊暗暗偷聽蕭辰和馬如淵交談，內心十分矛盾。他本以為她的義父就是她的生父，所以剛剛蕭、馬二人爭執，她暗中十分不屑。現在她忽然相信自己很像這位洞庭居士。

不管父母是在何種情況下生下自己的。血濃于水這句話是不會錯的。

這姑娘呆呆地望望蕭辰，一邊摸摸自己的鼻子、耳朵或上額。還怕看不太清楚，又走近一步。

江涵道：「姑娘，可以了！」

這姑娘又看了一會，忽然喃喃地道：「娘的話原來是指這件事，這個人的……」她忽然顯示了孺慕之情。

小江忽然噫了一聲道：「姑娘，妳很像蕭前輩呀！」

姑娘望着小江，似乎要證明他這話有多討好的成份在內？道：「你可否走開？我想和這位前輩談幾句話。」

江涵說道：「這本來是可以的，只不過……姑娘的身世和芳名諱莫如深，在下不便……」

姑娘道：「我又不會對他不利。」

江涵又說道：「人心隔肚皮，誰敢担保？要不，在下先把蕭前輩的穴道解開再說。」

這姑娘却搖搖頭，似乎怕蕭辰說出秘密來。

江涵道：「既然如此，在下不便走開，姑娘務請原諒。」

姑娘厲聲道：「你可別不知好歹。我要是全力施為，你未必是我的敵手。」

就算是如此，在下還是要堅守原則，我把蕭前輩弄醒，對他說明了妳要和他單獨談話之事，他如不反對，在下就絕不多事。」

小江解了蕭辰的穴道：「蕭前輩，這位姑娘要和您私下談談，不知您認不認識她？」

蕭辰乍見身邊站定兩個年輕人，似乎一個也不認識，不禁感慨萬千，道：「小友何人？」

小江道：「晚輩是『一指叟』葉伯庭之子。」

蕭辰心頭一驚，他雖是初來此處，倒也耳聞一些傳言。小江自然猜得出蕭辰的心思，道：「前輩放心，晚輩已非昔日之江涵，反之，也就不會救前輩了。」

蕭辰站起抱拳道：「多謝小友援手，姑娘又是何人？」

姑娘道：「小女子陸丹。」

蕭辰愕然問道：「老夫和姑娘可曾謀面？」

「沒有，不過前輩請仔細看看晚輩，說不定會知道晚輩的身份。」

蕭辰真的下意識一看，忽然失聲而吶吶地道：「令堂可是陸聞鶯？」

「正是。」

蕭辰對江涵道：「江小友，請你迴避一下，老夫要和姑娘談談。」

江涵知道他們雙方必有密切關係。立刻退到上風頭約三十步之外。

蕭辰低聲道：「陸姑娘，妳娘她還好嗎？」

「還好。」陸丹漠然道：「只是雙目已經失明了。」

「她在什麼地方？」

「不遠。」

蕭辰道：「我有一事不明，昔年蕭某認識令堂時，令堂並不認識馬如飛，聽他的口氣，似乎他和令堂也交非泛泛。」

陸丹道：「蕭前輩可否見了我娘當面問清？」

「好。妳帶老夫去見她。」他又對小江道：「江小俠，多謝關顧，老夫要和陸姑娘去見一個人，後會有期。」

小江本想再問清楚，要去何處？去見何人？但又怕人家關係很近，多此一問，也就作罷。

陸聞鶯就住在五七里內一座尼庵內，但並未削髮。五十的人怎麼看也不過三十七八光景。容顏依舊，神色却十分冷漠。

她坐在雲床上，道：「阿丹，似乎來了生客。」

陸丹道：「娘，他就是洞庭居士蕭大俠。」

陸聞鶯木然不語，只揮揮手，陸丹帶上門出了禪房。却沒去遠，在門外偷聽，只聞陸聞鶯冷冷地道：「蕭辰，還認識我嗎？」

「聞鶯，怎麼會不認識你呢？這些年來找得我好苦。」

「你真的還記得我這個昔年金陵的歌妓嗎？」

「什麼話？我可是一直不把妳當作歌妓看待。」

「哼！花言巧語。」陸聞鶯道：「怎能證明你對我始終如一？」

蕭辰道：「這……這……反正妳要是仍不討厭蕭某，妳仍是洞庭偌大基業的女主人。」

「此話可是當眞？」

「聞鶯，別人妳可以不信，蕭某的為人，妳還不信任嗎？昔年妳失踪，離開金陵五年後，我才和娟娟的娘成了親的。」

「你老婆呢？」

「已經死了六七年了！」

「蕭辰，你對我眞的還像昔年那麼重視嗎？」

「妳是不是要我發誓？」

「不必。蕭辰，你若是對我仍然眞心，就寫張正式字據，證明除了你，我也能統御洞庭基業上的一切。」

蕭辰不假思索地說道：「拿文房四寶來。」

「桌上就有。」

蕭辰立刻寫了一張證明陸聞鶯為洞庭山寨的女主人，有統御一切的權力。違者即為叛逆的字據。

蕭辰遞給陸聞鶯，道：「聞鶯，妳請過目。」

陸聞鶯冷冷地道：「怎麼？你不知道我有目已不能視了？」

「對不起！聞鶯，這樣吧！我唸給妳聽聽。」

陸聞鶯點了點頭，蕭辰唸了一遍，他是一片至誠，昔年陸聞鶯如不失踪，他不會和娟娟之母結褵的。

蕭辰道：「聞鶯，我寫的可以嗎？」

「這不是可不可以的問題，我主要是看你是否心口如一。蓋了斗記沒有？」

「我這就蓋……」蕭辰又拿到桌邊，不免心頭犯疑，如果只是攷驗他是否心口如一，何必蓋什麼斗記？但他還是蓋了。道：「聞鶯，蓋好了！」

「就放在桌上。」

「蕭辰，我雙目失明，你還會把我接到洞庭湖去同住嗎？」

「當然，聞鶯，我只是怕妳不去。」

「我會去的，何時接我去？」

「只要準備好了！馬上可以動身。」

「那就在三天以內，這事暫時可不要對別人說。」

「當然，就是小女娟娟，也要事後再向他解釋。」

蕭辰走後，陸丹道：「娘，妳到底有什麼打算？眞要到洞庭山寨去？」

「當然。丹兒，馬如飛呢？」

「在鎮上的高陞客棧中。」

「把他請來，只他一個人來，別人不必來。」

「是……」陸丹一走，陸聞鶯忽然深深地嘆了口氣。

× × ×

百里松已不再蒙面，他日夜在找陸丹。今夜，終於被他找到了地頭。這是因為他知道不出這座到處蒸汽的山區。

他發現陸丹守在洞口。一時高興忘情，要撲上去握陸丹的手。但絕未想到，陸丹忽然向他切出一掌。

百松里自然不會防他，切得雖然不重，却知道多少有點內傷，愕然道：「陸丹

，妳不認識我了？」

「認識。」

「那妳這是幹什麼？」

「我以爲你要衝進洞去。」

「我衝進洞去幹什麼？」

「誰知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嘛！」

「陸丹，妳變了！妳怎麼這樣對我說話？」

「怎麼說話？」她冷冷一笑，道：「百里松，你難道還看不出來，我只不過是利用你而已。現在已經利用完畢。你快走吧！」

百里松果然證實了姑母的看法，不由盛怒，道：「妳爲什麼要這樣，是不是根本就不喜歡我？」

「對。我壓根兒就沒有眞的喜歡過你一天。」

百里松切齒道：「利用我冒充妳義父，以便他有時間療疾，也同時希望利用『統一會』爲他除去心腹敵！」

「你猜得差不多了。」陸丹道：「只是我義父還有更大的雄心壯志，不久你們才能知道。」

百里松和司馬能行相差十歲，就完全不一樣，司馬能行成熟穩沉，百里松就很毛躁。他抓向陸丹，其勢如電。

陸丹以前在他面前裝呆扮傻，其實她的身手即使稍遜百里松也相差不多。一抓落空，再抓也沒得手。沒想到背後忽然有人襲到。

百里松吃一驚，如果是他的義父，那可就凶多吉少了，急忙斜跨一步，正要轉身，背衣「唰」地一聲被抓裂。

一個高大的年輕人，長髮披肩，長得相當英俊，望着他冷笑，道：「統一會副會主就這麼點能耐呀！」

百里松駭然，原來麥老太身邊不僅陸丹一人，沉聲道：「你又是何人？」

「洞中的人是我的師父，妳說我是誰？」他說着，竟和陸丹眉來眼去，百里松肺都差點氣炸。但他雖然毛躁却很聰明，如二人聯手，恐怕脫不了身。

百里松道：「我想見見令師。可否通報一聲？」

此人名叫司徒孝，道：「你要見我師父。有什麼事？」

「問幾件疑難的事。」

司徒孝看看陸丹，陸丹道：「家師交待，三天內不接見任何訪客！」

百里松失望地道：「今日既然不成，只有改日，後會有期。」一個倒縱就是五七丈，司徒孝正要追趕，陸丹道：「師兄，不要追了！守護義父要緊。」

司徒孝道：「這小子似乎對妳挺痴心的。」

陸丹道：「剃頭担子一頭熱嘛！」

司徒孝道：「他有沒有嚐到甜頭？」

「什麼甜頭？」陸丹眼一瞪，扭身入洞。司徒孝道：「丹妹，我只是和妳開開玩笑而已。」

陸丹也許沒聽見，並未回答，司徒孝正要坐在洞口內一塊平石上，忽然人影一晃，洞口站定一個老人。

司徒孝沒看清來人，沉聲道：「什麼人？」

來人道：「司徒孝，連老夫也不認識了？」

「原來是葉老伯，」司徒孝以爲「一指叟」葉伯庭和他的師父交往頗深，但此時此刻仍要十分小心。

「正是老夫。」葉伯庭正要往裏走，司徒孝一攔道：「葉老伯，還是通報一聲好些，您說是不是？」

葉伯庭道：「理應如此。」

司徒孝連擊三掌，陸丹走出來，她當然也認識葉伯庭，襝衽道：「葉伯伯，我去報告家師……」

不一會，陸丹才引葉伯庭入洞，這裏面也十分燠熱，尤其此時，正是七月天氣，本就很熱，好在功力有了火候的人還受得了。

麥遇春坐在冒着蒸汽的大石上抱拳道：「葉兄久違了。」

「麥兄好多了吧，看氣色可能已經康復了！」

麥遇春道：「還沒有，不過也差不多了，葉兄統一會的情況如何？」

「統一會等於名存實亡。」葉伯庭道：「不過目前由於黑中白的如夫人出現，統一會雖然元氣大傷，還撐得住。」

「是的，」百里絳雲是當今武林少數高手之一，她的出現，可能是馬芳芳要倒霉。」

麥遇春又道：「馬芳芳和凌鶴近來如何？」

「麥兄，這兩個人似乎神秘失踪了，」葉伯庭道：「要說馬芳芳神秘失踪還有情可原，可以解釋爲懼怕百里絳雲爲門羅夫婦報仇，這凌鶴失踪……」

麥遇春道：「他的武功已失，復原無望，也許遠走高飛，藏匿起來了！」

「不，麥兄，小弟聽到傳言，說是不了和尚白成家也在附近露過面。」

「葉兄是不是表示凌馬二人忽然失踪和不了和尚出現有什麼關連？」

葉伯庭道：「麥兄，你大概也聽說過，不了和尚拿着一部『洗髓經』，據說對恢復武功有效。」

麥遇春微微一震，道：「當然聽說過，不過，不了和尚並不是一個怎麼好義者流，他恐怕不會管這檔子的閑事吧？」

葉伯庭道：「是的，我也這麼想，至於馬芳芳，她絕不會以百里絳雲爲靠山，因爲他們勢同冰炭，當然，她更不會去找不了和尚。」

麥遇春道：「本來咱們的計劃會完滿達成，由於百里絳雲的出現，以及馬芳芳的急功近利想一舉殲滅統一會正副會主而功虧一簣。這可能也是天意。」

葉伯庭道：「好在麥兄即將康復，一切待麥兄康復後再從頭做起。」

麥遇春又說道：「葉兄，不久的將來，我還要藉重葉兄，咱們還要幹一番大事業！」

葉伯庭道：「麥兄，小弟永遠以你的馬首是瞻，不知是什麼大事業。」

「現在還言之過早。」麥遇春道：「數日之內便見分曉，到時候還請葉兄各處張羅，多邀些高手助陣」。

「一定，一定。」葉伯庭對這種開窰立寨，成立什麼幫會之類勾當，他是最有興趣，因爲他的仇人太多，只要在幫會之

中，必然位居要津，也就有了蔭庇，他道：「麥兄是不是要開幫立教？」

麥遇春笑笑道：「爲時不遠，到時候再說吧！」我會和葉兄隨時聯絡的。」

× × ×

蕭辰回來找到女兒，說是外出找他去了，蕭辰內心感到內疚，他和陸聞鶯的事，家人都不知道。

他還沒想到，寫下那張紙條的嚴重後果問題。

爲了使女兒放心，立刻來找娟娟，那知娟娟在酒樓上遇見了李婉如，兩人有談不完的話。在過去由於利害關係，二人面和心不和，如今李婉如失身之後，已經想開也就不再仇視娟娟了。

「娟娟，怎麼有空出來？」

「我是出來找我爹的。」

「令尊也來了。」

「是的。他和馬如飛約鬥孝子墳，但我去了却未見到人，眞是急死人了。」

李婉如道：「令尊和馬如飛有什麼過節？」

蕭娟娟道：「本來我也不知道，我想必然是有過節的，婉如，妳們好嗎？芳芳爲什麼不出來？」

「她……」李婉如本不想說的，但她以爲，說了也無所謂，道：「她又另有奇遇。」

「馬大妹子眞幸運，所有的奇遇都被她遇上了。什麼奇遇呀？」

李婉如道：「娟娟，妳可聽說不了和尚來此的事？」

「聽說過，莫非她遇上了不了和尚，而不了和尚要成全她？」

「對，就是這麼回事兒。雖說這也是機遇，但這類高人所選擇的也是有武功基礎的年輕人，要不，爲什麼不選妳我？」

「是的，馬芳芳已和不了和尚在一起了。」

這時忽然有人說道：「什麼？馬芳芳又和不了和尚達上了綫？」來人竟是曲能直。

李婉如道：「師兄，師父好嗎？這件事暫時不要張揚出去。」

「師父很好，有時仍會到江杏墓上走走。」

李婉如嘆道：「江大娘確是個好人，值得懷念。」

曲能直道：「妳們剛才說馬芳芳和不了和尚在一起，是怎麼回事？」

李婉如大致說了，曲能直道：「馬芳芳不久就是武林中小一輩的翹楚了，娟娟，凌鶴呢？你們也太不像話了。」

「他很好，曲大俠，你們要原諒凌大哥的苦心，他悲觀，絕望，他不能永遠活在別人的同情和憐憫的眼光中。」

「這是他多心，在他四周的人，對於他們的不幸，無不感同身受。」

「對，正因爲如此，他才受不了這種人情的重壓。」

「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妳不會再爲他保密吧。」

娟娟本來也不想說，可是這麼多的人爲他愁苦、操心，如今有此大好復原之機，怎可不讓關心他的人來分享？於是他也說了百里絳雲的事。

曲、李二人大爲驚異，曲能直道：「眞是無獨有偶了，這可是所謂奇遇啊。」

娟娟未說百里絳雲將來還要收回武功的事，李婉如也沒說，大家都在感嘆這兩人可遇不可求的機遇，他們更未想到兩小奇遇後面的危機。

這時蕭辰也上了樓，道：「娟兒，原來妳在這裏。」

娟娟道：「爹，你是不是和馬如花動過手？」

「是的。但又換了地方，在一山谷中，相信妳撲了個空。」

這時曲能直吩咐小二添了杯筷又叫了酒菜，娟娟道：「爹，結果如何？馬如飛絕不是爹的敵手。」

「是的，可是妳想想看，他明知是非爹的敵手，會僅僅他們主僕二人前去，他居然約了『烈火無鹽』王色和『夜叉』阿九！」

娟娟驚呼一聲道：「那不是四對一，馬老賊眞卑鄙，到底是爲了什麼？」

蕭辰怎麼能說，他素以方正儉節名聞武林，想想却也慚愧，不能養德，終歸末節，他道：「還有什麼事？他居然誣栽我派人毀了他幾家騾馬店。」

曲能直道：「這人眞是無聊，蕭兄，你一人應付四個，這可是大事一件。」

「別提了，要不是遇上一個年輕人，馬如飛可不會放過我的。」

娟娟道：「這個年輕人能解爹的圍，一定不是泛泛之輩。」

蕭辰嘆口氣道：「的確，如今的年輕人眞了不起，兩隻手上沒有一根指頭，居然把他們四人一一制服……」

「小江！」蕭娟娟失聲道：「爹，他便是老賊葉伯庭的兒子，被芳芳姐姐弄斷了九根手指，他如今眞的改邪歸正了。」

蕭辰道：「馬芳芳是不是馬如飛的女兒？」

李婉如道：「是的，前輩。」

蕭辰道：「馬芳芳爲什麼要把小江的手指——」

曲能直道：「小江未改邪歸正以前，和他爹一樣的邪，他玷汚了馬芳芳，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如果馬芳芳沒有那次不幸的遭遇，她今生就不可能成爲年輕一輩的高手了。」

其實也可以說，她如果沒有第一次成爲高手的機會，也就沒這第二次被不了和尚成全的機會了。

曲能直立刻回去通知了衆人，這是個大好的消息。尤其是姜子雲和「惡扁鵲」二人欣喜若狂。

× × ×

統一會陷於停頓狀態，這天深夜，司馬能行和百里松在對酌，百里松道：「司馬兄，有件事，你可能還不知道。」他長長地嘆了口氣。

司馬能行道：「什麼事？」

「姑媽把自己的晚輩撇在一邊，不加成全，居然去成全一個仇人。」

「仇人？這人是誰。」

「凌鶴。」百里松憤憤不已。

司馬能行愕然道：「師母成全凌鶴，要爲他恢復武功？」

「是啊！你說說看，咱們能嚥下這口

氣嗎？」

司馬能行道：「說凌鶴是咱們的仇人，却也未必。老實說，和他結仇的是葉伯庭以及在暗中操縱的麥遇春，至於馬芳芳殺了『二五八』我並不怪她，因爲他玷汚了李姑娘，罪有應得。」

「你不以爲姑媽成全凌鶴有點說不過去？」

司馬能行道：「也許有什麼特殊原因吧？」

百里松道：「你能不能想出原因來？我也相信必有特殊的原因。」

司馬能行慨然道：「凌鶴這個年輕人，是個天生練武的胚子，假以時日，咱們都不是他的敵手，我是說如果他的武功未失去的話。」

百里松哼了一聲，顯然不大服氣，這時忽然一道白光閃電而至，「嘎」地一聲，桌上一支巨燭居然被一剖爲二。

蠟燭分開，燭光已熄，而劈開巨燭的却僅是一張巴掌大小的紙片，上面還寫了字跡。

司馬能行沉聲道：「是什麼人……」人已穿窗而出。百里松也由後窗穿出，但二人在後院及屋頂上都沒有找到人。

「司馬兄，來人是個高手。」

司馬能行點了點頭，二人入屋，點上另一根蠟燭一看，不由駭然，原來這張紙片剖開巨燭之後，深入桌面木中約一寸有餘。

雖然桌子木料非上好硬木，即使是普通木材，由於紙是軟的，且曾先把巨燭一剖爲二，再深入桌中，這個深奧巧妙的內功，二人望塵莫及。

只見紙片上寫着，成全昔年心儀已久的俠士之子，何必大驚小怪的。

既不具名也不落欵，二人互視一眼，雖然這話氣對長輩涉及嘲刺，但二人內心却又不能完全否定這種說法。

可是，誰有這份功力，而字裏行間似又和自己的長輩有點過節似的。」

「百里老弟。」司馬能行道：「把這紙片撕了如何，就當它根本沒有過。」

百里松抓起來，就撕得粉碎，道：「司馬兄，眞有這回事。」

司馬能行只能苦笑，百里松道：「小弟聽說凌鶴之父凌翎爲八大家中人品最好，武功也是最高的一個。」

司馬能行又點點頭，表示他也知道這一點。

× × ×

百里松回去，自然不敢說出這件事，却說了麥遇春仍在此山之中一洞中尚有一男徒之事。

百里絳雲道：「走，我們再去看看。此人比葉伯庭還要壞，留他不得！」

姑侄二人找到那山洞，結果又撲了個空，百里絳雲不死心，叫百里松回去到「統一會」中去叫司馬能行派人全力搜索了，結果搜了三天三夜，白忙一場。

他們相信，這一次麥遇春是眞的離開此山了。

不錯，如果他們派人在路上攔截，一定可以抓到他。

一輛大蓬車停在尼庵後門外，不久一個美婦上了車，車內生了兩大盆炭火，火上有兩口鍋，鍋中冒着蒸汽。

美婦一進車就嚷着太熱，只聞一個較爲蒼老的聲音道：「聞鶯，要不要再爲妳備一輛車。」

「不必了，那樣太招搖了。」

「那就上路吧！」車轅上一對青年男女，都已易了容，共同御車，向南行駛。

車內男的是已近康復的麥遇春，爲了及早復原，在途中也不斷以蒸汽治療，女的自然是陸聞鶯了。

麥遇春道：「聞鶯，收穫不少吧？」

陸聞鶯取出的兩張字據遞給麥遇春，麥遇春一看，大爲動容，道：「聞鶯，還是妳行。」

陸聞鶯笑笑道「也不是我行，而是蕭、馬兩個傢伙太天眞了！」

兩人相視大笑，陸聞鶯道：「遇春，你似乎對康復甚有把握。」

麥遇春世故地笑了一笑，說道：「當然！」

車轅上的司徒孝一邊揚鞭策馬，一邊側頭望着陸丹，問道：「阿丹，妳在想什麼？」

「沒有想什麼。」

司徒孝道：「妳騙人，妳一定有很大的心事。」

「有是有，但你永遠也猜不到。」

的確，司徒孝是不會猜到的，尤其是女人的心事。

× × ×

葉伯庭白天很少在街上走動，即使是晚上，他也十分小心，今夜他獨自到鎭上小酌，沒想到一出飯館，走出不遠，就發現被人家咬上了尾巴。

葉伯庭現在所怕的只有不了和尙、馬芳芳和「惡扁鵲」。至于百里絳雲，他以爲他帮過司馬能行，也許不會太爲難他。

他發現竟是不再蒙面的百里松和「統一會」中的兩個壇主，不免心中打鼓。

一個百里松，他都調理不好，加上兩個壇主，絕對討不了好去。

逃，已經來不及了，他決定先擺倒兩個壇主，再全力對付百里松，他抱拳道：「百里少俠，上次是誤會，葉某只以爲你是麥遇春！」

「放屁！」百里松道：「你本是我引進統一會的，却和會主對付我。」

葉百庭說道：「百里少俠，現在，你和會主不是一家人了，何必再計較過去的事。」

百里松道：「我知道你和麥遇春臭味相投，你們一直互通聲氣，他的人呢？去了何處？」

「他？」葉伯庭一愣道：「不是還在原處！」

「原處是什麼地方？」

葉伯庭道：「山中一個山洞中。他需要地熱療治半身不遂。」

「你明知他已搬走了！」

「搬走了？」百里少俠何時發現他搬走的？」

「三天前。」

「這不對呀！三天前我還去看過他，他並未說要搬走。」這一點他沒有說謊。

「葉伯庭，你猜他會搬到何處去？」

「由于他必須找有地熱之處，應該還在此山之中。」

「我們發動十餘人找了三天三夜。」

葉伯庭面色一變，道：「眞的走了？

我葉伯庭居然被他耍了。」

「葉伯庭，你也不必裝了！誰不知道你們是一丘之貉？你自衞吧！」

葉伯庭抱拳道：「百里少俠，你聽我說——」突然出手，僅有的一指一掃，「唰」地一聲，兩個壇主之一腰上重傷，肚破腸出。

這一下子固然得了手，但是再來就不靈了。百里松主攻，另一壇主助攻，助攻的人比較容易閃避他的「一指禪」。

但在其他功夫（如巨書上的功夫）方面，他就沒有百里松純了。才六七十招，葉伯庭中了一掌。

不到八十招，另一壇主又倒了下去。但是，葉伯庭又中了一掌一脚，顯然傷勢不輕，緩緩後退，到了小巷中的牆邊。

百里松道：「老小子，納命來吧！」

葉伯庭道：「百里松，不要逼人太甚——！」這時葉伯庭背後牆內，忽然冒出一條人影，落在百里松和葉伯庭之間。

百里松一看是江涵，不由心頭一震，在兩個壇主都已傷亡之下，他以一敵二，恐怕沾不到便宜。

江涵抱拳道：「百里大俠，請看在小可面上，放過家父吧！」

葉伯庭本來還未想到是小江，這下子又咋唬起來了，大聲道：「涵兒，何必和這個王八蛋磨牙？剛才爹是好話說盡，他一點情面不留。涵兒，就憑咱們父子聯手，還宰不了他？」

江涵冷冷地說道：「爹，咱們父子的孽已經够多了。我們和百里大俠之間，本來也沒有什麼大仇大恨，何必弄得勢不兩立？」

葉伯庭厲聲道：「你有沒有問清楚？是他們盯上了我，不放過我，不是爹找上他們的。」

江涵道：「爹，你這把子年紀了，還是勘不透，處世讓一步爲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爹，算了吧！」

他這話明是說給葉伯庭聽的，也是說給百里松聽的，叫他不要太過逼人。

那知百里松自姑母此番來了之後，又受益不淺！就想試試看，冷笑道：「江涵，你也不必貓哭耗子，我還不知道你是一塊什麼料子？」

江涵長嘆一聲道：「百里大俠，在下一片至誠，只望息事寧人，家父如有得罪之處，在下願一肩承當，請讓家父離去吧！」說畢竟跪在百里松面前。

葉伯庭大驚，因爲此刻百里松要殺他不難，但百里松也不由一怔。道：「小江，你這是幹什麼？」

江涵道：「百里大俠，請看在小的面上，放過家父吧！」

葉伯庭大肆咆哮，道：「江涵，你瘋哩？現在是他向咱們父子低頭的時候，你這是給咱們葉家丟人哪！」

「爹，你眞是再不回頭，下場比我還慘，爹，你快走吧！你再不走，我就自絕于此。」

葉伯庭十分不願，道：「江涵，你這麼窩囊，爹並不領你的情。」

江涵道：「爹，我也不是你領我的情，快走！」

葉伯庭退出三十步以外，但沒有走，這時百里松忽然一掌按在小江頭頂上。

小江心頭一驚，立刻置之泰然，他實在並不怕死，假如他這一死確能洗去他過去所有的罪孽，他不吝此命。

可是葉伯庭却厲聲道：「百里松，你是小人。」

百里松道：「我絕不承認這是小人行徑，我相信這是你們父子在演雙簧，一個唱白臉一個唱黑臉的，必要時向我瘋狂施襲。」

小江道：「百里大俠請勿多心！事實絕非如此。」

百里松道：「你們父子太詐，我自然信不過。」

江涵喟然道：「這正是所謂報應。欲路上事，勿樂其便而姑爲染指，一染指便深入萬仞；理路上事，勿憚其難而稍爲退縮，一退步便遠隔千山。」

江杏文事底子甚厚，江涵受其薰陶，比葉伯庭要高明得多。

葉伯庭厲聲道：「江涵，你太傻，和這種人講什麼信用？現在你知道人心難測了吧？」

「爹，你走吧！」江涵道：「百里大俠，我只求你一件事。」

百里松道：「什麼事？」

「請放過家父，我願死在你的掌下。我是說，如家父從此改過向善的話，如今後他仍然怙惡不悛，不在此限！」

「渾帳！你敢出賣你爹？」

小江悲聲道：「爹，人生重結果，種田看收成。你已經這把子年紀了！怎麼還不懂這道理？」

百里松比之司馬能行耍滑得多，他根本不想放過小江，更不會放過葉伯庭，由于葉已負傷，他估計殺了小江去追葉伯庭，必然手到擒來。

百里松冷森地一笑，道：「基于除惡務盡的道理。小江，老實告訴你，你們父子我都不會放過。」

葉伯庭切齒地說道：「江涵你這個渾帳東西，你聽到了沒有？這就是你天眞的下場。」

小江嘆道：「百里大俠，我們父子死有餘辜，我沒有話說了！」

不要說小江根本不想反抗，就算他想，他一動，人家掌心一吐勁，他的天靈就被震裂。何況，他對自己的父親執迷不悟，也傷透了心，死了倒也乾淨。

葉伯庭却不這麼想，他再壞也有父子之情，況小江陷入危機中，也是爲了他，正在籌思計謀。但是，百里松眉宇間殺機已起。

這時忽然人影一晃，只見小巷另一邊牆上坐了一個醜老人，道：「百里松，你眞正是羊蒙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顫。你見了陸丹和司徒孝的檔口，爲什麼不挺起脊樑拚一下而夾着尾巴狂竄？」

百里松幾乎聽口音就知道是誰了。但他還是回頭看了一下，正是「惡扁鵲」，他道：「老賊，你要怎麼樣？」

「惡扁鵲」道：「我要怎麼樣？你心

裏清楚。」

「老賊，我知道你在上風頭，想施毒整人，但是，我的掌力一吐，小江巳死不活，但我却可以閉氣逃過你的毒粉。」

「你試試看好不好，老夫所以坐在牆上，就等于穩吃。老夫就研成一種『百毒冰雹』，抓一把撒出，每一顆花生米大小的毒粒互撞，還能再分解成三至五粒。等于變成萬千粒，還帶有一種無色無味的毒氣，擊中人體，表面無傷，七七四十九天，全身骨骼中的骨髓壞死而乾枯，全身肌肉就開始萎縮而乾枯，不出半年，即變爲人乾。」

百里松心頭大震，人的名樹的影。別人說這話他可以懷疑，「惡扁鵲」的話自有其份量。

「小子，你不信是不是？那好！我就拿你作一次臨床試驗。」「惡扁鵲」道：「不過我也要事先說明一下，這『百毒冰雹』是研成不久的玩藝兒，只利用一隻猴子作過試驗，效果不錯，但人和猴子畢竟不同。說不定不靈。」

百里松道：「前輩，其實我也只不過是試試小江的胆量而巳。你想想看，我們在統一會中共過事，在一起喝過酒，我怎麼會？」收回手，哈哈一笑，退了三步。

「惡扁鵲」心想，你這小子果然滑不留手，算了，我就給你一個台階下台，反正老夫還要利用你，他道：「說的也是，你是名門正派的人，在行爲上自不會荒腔走板。」

百里松道：「前輩眞有所謂『百毒冰雹』？」

「惡扁鵲」道：「我要是沒有這些毒玩藝兒，這『惡扁鵲』之名如何而來？」

葉伯庭鬆了一口氣，却並不感激「惡扁鵲」，因爲江杏和他走得頗近，迄今這老賊內心還是不舒服。儘管在他心目中江杏這破鞋根本不受重視。

「小松，我想見見我的凌老弟，你帶我去。」

「前輩叫凌鶴是老弟，叫我什麼？」

「小松。」

「前輩，我巳三十出頭了，凌鶴才二十六七歲，你這麼稱呼我不是比他矮了一輩？」

「惡扁鵲」道：「其實比別人矮一兩輩有時是很佔便宜的。」

「前輩，很抱歉！我不能帶你去。」

「惡扁鵲」一瞪眼，道：「老夫一旦發了脾氣，就有你的好看。放心！一切有我，我只是想我的凌老弟而巳。」

「前輩，你不知道，我姑媽在爲他恢復武功，這檔口是不容打擾的。」

「這個我比你還清楚，走吧！」

× × ×

正好凌鶴行功巳畢，正在和百里絳雲談話，百里松入內通報，百里絳雲道：「凌鶴，見不見？」

凌鶴道：「前輩，晚輩和他是忘年之交，這次出走，他們爲我担心，可以概見，如前輩許可，我要見見他，也好讓他放心。」

「此人過去的風評不佳。」

「前輩，老哥哥早巳改邪歸正了。」

百里絳雲道：「凌鶴，你的功力巳復，和以前應是差不多了。」

「前輩再造之恩，晚輩永世不忘。」

百里絳雲轉對百里松說道：「請他進來。」

「惡扁鵲」入洞和百里絳雲見禮，甚爲恭謹，他的輩份絕不比她低，凌鶴知道，老哥哥是爲了他才如此的。

「老哥哥，小弟使老哥哥和一干友人操心，實在罪過……」跪下便拜。

「惡扁鵲」急忙把他拉起道：「你別來這一套，我不習慣，老哥哥見你康復，說不出有多麼高興。」眼眶有點潤濕。

百里絳雲心想，這個人眞的變了。是什麼力量，使這個善善惡惡，惡多善少的人脫骨換了胎？」

「惡扁鵲」道：「老弟，有件事本來我不想說，既然你巳康復，也應該告訴你了。」

凌鶴道：「老哥哥，是什麼事？」

「惡扁鵲」道：「據麥秀說，他昨天到三十里外去訪一位舊識，回程時約初更稍過，在山路上遇見一輛蓬車，車內冒出騰騰蒸汽。」

凌鶴愕然道：「老哥哥，冒出蒸汽又如何？」

「據說麥遇春是練那巨書上的功夫半身不遂，也曾在此山山洞中利用地熱治療，且快復原，老哥哥以爲，他怕行跡巳露，匆匆忙忙離開了這裏。」

百里絳雲道：「有可能。不然的話，這種天氣在車內就够熱的了，又怎會冒蒸汽？」

凌鶴道：「即使是麥遇春，他的半身不遂未癒，小弟也不逞他之危。」

「老弟，你的武功不也恢復了嗎？爲什麼還在這裏？」

凌鶴動容道：「前輩，麥遇春是晚輩的殺父仇人，晚輩所受的一切苦難，可以說都因此賊而起。」

百里絳雲道：「凌鶴，你的武功剛恢復，也不宜力戰。」

凌鶴說道：「晚輩知道，可以見機行事。」

百里絳雲對「惡扁鵲」道：「我就暫時把凌鶴交給尊駕了。希望他回來時好端端地。」

「惡扁鵲」抱拳道：「百里女俠放心。在下會小心照料他的。」

× × ×

一輛蓬車在山道上緩緩行駛。在車內冒出騰騰蒸汽。

車上只有一個年輕女子御車，那個年輕男人在車前約十丈左右開路。

這表示，他們特別小心。但不論如何小心，後面有人追了上來，御車的女人却未注意。

來人自然是「惡扁鵲」和凌鶴了。「惡扁鵲」貼上車後自車蓬縫中向內一看，兩個中年人相擁在打盹兒，「惡扁鵲」「呸」地一聲吐進一口唾沫。

暴喝聲中，車子急停，前面開路的青年也退了回來。

車內的女人道：「是哪一位朋友。」

「惡扁鵲」道：「我是妳的老相好的『惡扁鵲』。這位老弟也是麥遇春的老相好的凌鶴。」

兩個年輕人不知厲害，雙雙撲了過來。「惡扁鵲」不想讓他們碍手碍脚，雙手齊揚，「波波」兩聲，兩顆「周公石榴」爆了開來，淡淡的黃烟散開。

兩個年輕人搖搖倒下。

車內的女人道：「『惡扁鵲』，這不是英雄本色。」

「惡扁鵲」道：「我那是什麼英雄。妳乾脆叫我狗熊好了！不過，今夜之戰，妳若不碍事，我絕不以毒物對付麥遇春，我老弟也不允許我這麼做，他要公平決鬥，手刃此賊。」

「就這麼辦。」女人道：「我絕不碍事。」不一會，車上走出二人，這婦人極美，四十左右，另一個正是失踪很久的麥老大麥遇春。

凌鶴爲了找此人，受盡苦難，歷盡滄桑，要不是上天保祐，早巳死去多時了。所以仇人見了面，他的身子有點顫抖，雙拳一握，發出一陣暴響，道：「麥遇春，我沒有認錯人吧？」

「沒有，我就是麥遇春。」

凌鶴望着此人的雙足，果見他的雙足比別人寬些，了性大師說過，仇人兩足各多一小趾。且多一臍。

這種特徵的人，萬人中沒有一人。他冷峻地道：「你有兩個肚臍？」

「不錯。」

「那就對了！」凌鶴道：「這麼說，你也不否認昔年殺害家父了。」

「也沒有必要否認。」

「向家父施襲者，據說有兩個蒙面人，另一個是誰？」

麥遇春道：「你不是很聰明，猜也能猜得出來。」

「那一定是葉伯庭了。」

麥遇春點點頭道：「凌鶴，我們兩人目前的情況差不多，我中風過，你失去武功過，却是剛愈。公平決鬥，死無怨言，我只要輸你半招，就自殺當場，你可以取我首級祭奠你的亡父。但是，『惡扁鵲』絕對要保持中立。」

凌鶴道：「人格担保。」

「你的人格我信，他的人格……」

「惡扁鵲」道：「他娘的！我的人格就不值錢？」

麥遇春道：「你把我兩個徒弟毒倒，還有何人格可言？」

「惡扁鵲」笑笑道：「那『周公石榴』的黃烟，只能使吸入者夢見周公一個時辰，到時自醒，你說，你有沒有資格談人格？」

凌鶴撤出了鳳頭麟尾鞭。麥遇春撤出了長劍。

「惡扁鵲」口頭上不插手，要是他的老弟吃了虧，他還會袖手嗎？他退後五步，當然是站在上風頭處。

凌鶴攻出一鞭，麥遇春閃了開去。凌鶴連攻五十餘鞭，對方都不硬接。

這樣雖使人摸不清他的深淺，至少他能閃避得如此輕鬆，表示他的確巳經康復，一個半身不遂的人是做不到的。

凌鶴一直保持攻勢，在一百招左右時，還掃中麥遇春的左肩一下，只是不重而巳。麥遇春仍不還手。

「惡扁鵲」心道：「這老小子的鬼畫符不少，他爲什麼不攻。莫非內力不繼，在保存實力！」

直到兩百招時，躺在一邊的司徒孝和陸丹醒來，且能站起時，麥遇春忽然反守爲攻。

「惡扁鵲」和凌鶴都猜到他的心意，就是要跑，也不能撂下兩小，所以要等他們醒來。

而此刻那婦人走近兩小，說了幾句話，然後是緩緩移動，似要離開現場。

麥遇春劍勢陡變，一招之中居然一劍中鋒一劍偏鋒，又一劍藏鋒，凌鶴心頭一凜，這明明也是巨書上的武功，他却未學過。

麥遇春比他學的可能多一點，凌鶴早就有此想法，這種劍法凌厲而詭譎。

凌鶴連退三步，才接了二招半。當第三招開始時，凌鶴忽然感覺這壓力無法適應，幾乎任何角度都有一柄劍在等着他。

「惡扁鵲」兩手中都扣了毒物。那婦人和兩個年輕人巳不知去向。

麥遇春的劍勢又變，凌鶴此番只不過把失去的內力恢復過來，百里絳雲一招也未教他。

麥遇春所學的確比他多，正因爲太多太深，貪快急功，才會走火。但在復健這幾年，他悟通了好多深奧絕妙的招式。

所以這一招一出，凌鶴立感威力無儔，玄妙無方，不由暗暗一嘆，魔道竟是永遠相差如此之鉅。因爲他的鳳頭麟尾鞭無論如何快速綿密地格架，也格不勝格，架不勝架。

其實那綿密，重疊的劍影中自然是虛多實少。却不知那些是實那些是虛。

「倉郎郎」聲中，鞭被搪開，凌鶴的腰上及大腿上各中了一劍。

「惡扁鵲」大驚，往前急撲，道：「麥遇春，你看我的……」

麥遇春當然想再補上一劍，因爲凌鶴巳中的兩劍都非致命之傷，但是，「惡扁鵲」他是十分忌憚的。只好臨時放棄。

他以爲自己巳摸清了凌鶴的實力，今後只要有機會，殺他不難。他立刻閉氣向相反方向疾掠。

此刻他的輕功也非昔比，一掠居然有十七八丈之遠。

「惡扁鵲」並未施毒，怕傷了凌鶴，也無意追趕，因爲還是看看凌鶴的傷勢要緊。

那知麥遇春才掠出三十丈左右，忽然綠影一閃，一個少女自樹上掠下攔住去路，道：「麥遇春，這次露面，你有出息多哩！」

麥遇春道：「妳是何人？」

「馬芳芳。沒聽說過？」

「聽說過。不過我勸妳還是少多事爲妙，妳自問比凌鶴强多少？」

「你不妨顚一顚……」「刷刷刷」就是三刀。凌厲如閃電。她這次跟不了和尙學藝，却並非只增加內力，而是雙管齊下，所以在招術上也比過去多學了十餘招。

她現在比凌鶴巳經超出了不少。

麥遇春接了她兩招，不由一驚，如果兩小聯手那可就麻煩，況且還有個「惡扁鵲」。

（未完・十九）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飄兒來客棧會狄飛虹，雙方談判，有關狻扦手之事，當然說話間語帶含蓄沒有直說，龍飄兒亦沒有承認，雙方先文後武，龍飄兒不敵，但輕功極佳，狄飛虹稍遜，亦不追捉，和覃小蝶等參加金甲山莊之約，到時莊內從莊主龍璇爲首都被屠殺，跟着來的是少林、武當、峨嵋、青城、崑崙五派說是黃峯谷的人殺害莊上的人，雖經解釋無效，動武才能脫身，商議動程回洛陽質問女純陽，先由狄飛虹、羅蘭、祝京娘上路趕去，路上又遇峨嵋三俠攔截，打鬥才脫身，而峨嵋三俠却遭到喬裝黃峯谷殺手的人攔截，嫁禍狄飛虹、覃小蝶等人……

追查女純陽　誤入廢墟谷

狄飛虹不想讓任迷花受傷，因而出聲阻止道：「兩位請住手，有話好說。」

祝京娘應聲跳開，任迷花抹了一把汗水，瞅着迎面走來的狄飛虹道：「你是誰？是跟她一夥的？」

狄飛虹道：「不錯，她是在下朋友的婢女，爲了出門方便，所以她們女扮男裝。」

任迷花冷冷道：「旣然改扮就要像一點，如此不男不女，豈不喪風敗俗！」

狄飛虹微帶怒意道：「咱們只是改扮得不好，怎樣喪風敗俗了？閣下當衆調戲婦女，又該怎麼說？」

任迷花道：「大爺不願跟你逞口舌之利，咱們走。」語音一落，帶着兩名手下，向街頭急馳而去。

狄飛虹見瞧熱鬧的還沒有完，全散去，遂以傳音對羅蘭主婢道：「妳們先回店，我要跟過去瞧瞧。」身形一晃，逕自跟踪追去。

在此地弄得丢人現眼，任迷花主僕自然不願再待下去，他們馳出北門，沿官道放步急行，前進約莫五里，任迷花忽然神色一呆，臉下不由停了下來。

跟在後面的人同時一怔道：「少莊主，是他……」

他是一個身着藍衫的中年人，適才在城裏喝止祝京娘動手的就是他，不用說他自然是狄飛虹了。

任迷花前進幾步，道：「你究竟是誰，到底想幹什麼。」

狄飛虹道：「閣下調戲良家婦女，必須付出一點代價，你說是麼？」

任迷花道：「你欺人太甚了，我並非當眞怕你。」

狄飛虹哈哈一笑道：「連咱們的婢女你們都鬥她不過，還敢說你們不怕？不過我並不想爲難你們，只要你老實的回答我一句問話！」

任迷花道：「什麼事？」

狄飛虹道：「聽說一個具有靈異之人名叫女純陽，這事可是眞的？」

任迷花道：「不錯，確有其人。」

狄飛虹道：「她人呢？在洛陽？」

任迷花道：「原先是在洛陽，現在已經不在了。」

狄飛虹道：「那她去了何處？」

任迷花道：「太原下馬街的新寺。」

狄飛虹一怔道：「就是武則天曾經削髮爲尼的那個新寺。」

任迷花道：「正是，你還想知道道什麼？」

狄飛虹道：「沒有了，告辭。」

回到客棧，羅蘭迎着道：「師兄，追到了麼？」

狄飛虹道：「當然，我趕在他們回程的前面相候那有追不到的道理。」

羅蘭道：「你知道他們要去那裏？」

狄飛虹道：「我在太原待過，知道玉簫莊在太原以北的皇后園，只要在那條道上一堵，他們就插翅難飛了。」

羅蘭道：「問過女純陽麼？」

狄飛虹道：「問過了，女純陽現住太原，咱們如非誤打誤撞，那就要白跑一趟洛陽了。」

羅蘭道：「你是說咱們要改變行程？」

狄飛虹道：「不錯，咱們爲的是找女純陽，她既然已經離開洛陽，咱們只好改變行程了。」

羅蘭道：「那……後面的怎麼辦。」

狄飛虹道：「這妳放心，我沿途都留有黃蜂的特殊的記號，他們會跟來的！」

翌晨他們由濮陽北上，經大名、鉅鹿、寧晉、直趨石門，這一路倒沒有碰到什麼意外，只是聽到一種可怕的傳說。

「黃蜂殺手橫行江湖，武林正義之士被滅門或殺害的已達數十起之多，如今江湖各大門派傾全派精英，組成聯合殲魔神風隊，該隊共有五十六個小組，分佈全國各地，追

殺黃蜂谷的魔道份子。」

這無異一記晴天霹靂，使得狄飛虹心神狂震，他猜想這是一個極端的恐怖的陰謀，黃蜂谷就是這個陰謀下第一個要犧牲的目標。

在當今武林之中，黃蜂谷是最年輕的一個門派，但實力之强，却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有一個陰謀者想在江湖上掀起一天風浪，黃蜂谷無疑的是他最大的障碍，他自然處心積慮的要除去他們了。

現在黃蜂谷成了魔道，是武林各派的公敵，無論他們的實力如何强大，未來必將處於風雨飄搖，危機四伏之中。

基於這些原因，當他們到達石門之後，狄飛虹就不想繼續趕路了。

羅蘭不解的詢問道：「師兄，咱們為什麼不走了。」

狄飛虹嘆口氣，道：「妳聽到江湖傳言了，咱們不能不對未來作一些適應的打算。」

羅蘭哼了一聲道：「原來你也有害怕的時候，其實你這是多慮，放眼天下，誰能將咱們怎樣？」

狄飛虹搖搖頭，道：「妳這是小看天下之士了，無論咱們如何强大，也不能與天下武林為敵，何况江山代有才人出，英雄多出屠狗輩，別看咱們擁有一股不算太小的實力，如是稍有疏失，就可能身敗名裂。」

羅蘭啊了一聲，說道：「師兄，你別嚇我，你倒是說說看，咱們怎樣才應付未來。」

狄飛虹道：「我是想今後儘可避免與各派衝突，以免將誤會擴大，再設法找出那位興風作浪的陰謀者，問題自會迎刃而解……」

羅蘭道：「咱們留在這裏等候，是怕覃小蝶他們與人發生衝突。」

狄飛虹道：「這是原因之一，最使我担心的是冷艷芳，她正率領數十名本谷弟子在江湖上活動，那暗中作祟的陰謀者必然不會放過她們……」

羅蘭道：「話是不錯，但遠水難救近火，咱們怎能帮助她們？」

狄飛虹道：「覃小蝶帶有兩隻神鷹，咱們可以放牠回去傳達訊息。」

一頓接道：「江湖譎詐，人心陰惡，這種生活原本不是千金小姐所能適應的，更何况咱們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羅蘭不待他把話說完，就大聲抗議道：「你是怕我拖累你們，所以想趕我走，告訴你，辦不到。」

狄飛虹道：「師妹不要誤會，我決不是這個意思……」

羅蘭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狄飛虹道：「武林各派視咱們為魔道，並組成神風隊分組追殺，無論咱們如何容忍，終必斤斤之於搏殺，所謂兵兇戰危，刀槍無眼，江湖生涯是沒有生命保障的，任何一個武林高人都是一樣……」

羅蘭道：「既是如此，你更不必攆我了。」

狄飛虹道：「不，我還是要攆妳，因為妳是侯門千金，不是江湖中人！」

羅蘭道：「隨便你怎麼說，我就是不走。」

狄飛虹替她担心，因為她是羅侯爺的小姐，萬一出了什麼差錯，他實在担待不起。

這是原因之一，其次，自然是她功力不足，如果遇到一名高手，她就無力自保了。

祝京娘忽然插口道：「公子，小婢有一點意見，不知該不該說？」

狄飛虹道：「妳說。」

祝京娘說道：「厄度十三式，雖是威震武林的絕世刀法，但是，不適宜於女子，加上小姐內力不足，就難以發揮它的威力了……」

狄飛虹道：「說下去。」

祝京娘道：「小婢日前所使的那套劍法，公子以為如何？」

狄飛虹道：「輕靈巧快，神妙無方，是一種玄奧莫測的劍法，以前好像沒有見妳使用過？」

祝京娘說道：「以前小婢不會，這次在蓬萊見到本門的師叔，他交給小婢一冊本門的武功秘笈，小婢才習會了這奔劍法的。」

一頓接道：「這套劍法是性命雙修之學，習劍也同時修習內功，如果小姐願意學習，小婢再授以本門的毒沙，今後自保當不會再有問題了。」

羅蘭大喜道：「好，我學，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再攆我。」

狄飛虹笑笑道：「妳先別高興，任何一門絕學必須痛下苦功，不是一蹴可就的，再說這是毒沙門的不傳之秘，妳如果不加入毒沙門，妳就不能學習這門武功。」

羅蘭道：「加入就加入，京娘，可以麼？」

祝京娘笑笑道：「當然可以，本門人才凋零，能得小姐加入，是本門的無上榮幸。」

羅蘭說道：「咱們一言為定，師兄，我是毒沙門的人了，今後我叫你大哥，好麼？」

狄飛虹道：「好，當然好。」

× × ×

覃小蝶率領黃蜂弟子跟在狄飛虹之後，雙方相距兩天的路程。

由蓬萊至濟南，一路還算平安，但到達濟南之後就出了問題了。

首先是找不到狄飛虹留下的暗號，繼而是所有江湖中人，只要見到他們必然會紛紛走避。

找不到暗號不要緊，只要到達洛陽，必然能够會合。

如是被人當作毒蛇猛獸，或是兇神惡煞，那就不太好受了。

人們為什麼會對他們如此歧視？最初他們是百思不解，後來他們明瞭了，因為他們也聽到不利於黃蜂谷的傳言。

覃小蝶畢竟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她當機立斷的作了兩項決定，一是派遣一隻神鷹携帶書信飛返黃蜂谷，指示內管事許裳迅速撤回正在行走江湖的黃蜂弟子，並加強谷中警戒，儲存食物作長期戰鬥的準備，二是日夜兼程趕路，希望及早與狄飛虹會合。

離開濟南之後，形勢似乎更為惡劣，他們行經之處，附近時常會有信鴿飛起，造成一種風聲鶴唳的感覺。

拂琴不耐的道：「小姐，何不放鷹兒抓牠下來？」

覃小蝶道：「那是報告咱們的行踪，理他作甚。」

這天他們由茌平出發，經三十里舖奔向聊城，走在前頭的是五鐵衛，劉正風與向陽正在領先急馳。

此時向陽忽然一勒韁繩道：「大哥，這兒好像有些不對！」

劉正風道：「不錯，這兒有人埋伏，你快去稟報谷主。」

「覃小蝶與五衛之間，相隔約莫半里，向陽很快的便已迎上。

「稟谷主……」

「前面有警？」

「是的，那兒前有土山，內側樹木叢雜，屬下等覺得……」

「我知道了，擺陣。」

黃蜂弟子久經訓練，在覃小蝶一聲命令之下，唐婉儀及所屬三十人立即躍下坐騎，佈成一座天罡四絕陣法。

覃小蝶，黑白雙姥，冷戰，六兒，五鐵衛，及金帶四婢沒有參加佈陣，他們步步為營的向土山推進，在一片矮林之前停了下來。

此地距離土山約有三丈，憑藉矮林掩護，可說是攻守均宜。

覃小蝶向週打四量一眼，這才振吭呼叫道：「出來吧，各位，如果要我請你們出來，那就有點殺風景了。」

她語音甫落，山石叢林之間，果然冒出大批武林人物，大概估計一下，幾乎將近百人。

他們分作三起，守在正面的是太原金府，由段毀領隊，共有高手三十餘人，右側是少林門下，領頭的為初祖堂住持無嗔大師，左側是丐帮弟子，由長老一壺醉石靈帶領。

段毀現身之後，首先發出一陣狂笑，然後哼了一聲，道：「憑你幾隻毒蜂，就想橫行江湖，覃小蝶，妳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覃小蝶道：「閣下是太原金府的段大俠吧？咱們之間好像並無過節。」

段毀道：「不錯，老夫正是段毀，至於過節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須有什麼過節。」

丐帮長老一壺醉石靈大喝一聲道：「黃蜂魔孽，罪惡深重，咱們應該及早為天下除害，何必跟他浪費唇舌。」

少林無嗔大師喧聲佛號道：「平魔衛道，是俠義道的本份，少林門下只好大開殺戒了。」

這般人一唱百和，羣情激憤，似乎非殺盡黃蜂門下才甘心，此時如果跟他們分辯，只怕沒有人會聽得進去，那麼一場兇狠的搏殺就難以避免了。

對方人數衆多，具有絕對的優勢，這些，覃小蝶並沒有放在心上，引起她注意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太原金府，少林，丐帮，這三派的為首二人，都在腰際繫着一隻白色皮袋，袋上繪着一條張牙舞爪，栩栩如生的紅色火龍，雙方雖是相隔兩丈以上，仍然顯得十分醒目。

據傳說，在雲南哀牢山區裏有一個火龍敎，他們使用火器之能，天下無出其右名。

火龍敎徒從不與武林各派交往，足跡也從未踏入過中原，他們只是在西南一帶裝神弄鬼，作些驅邪治病的勾當。

火龍敎徒每人都佩有一隻火龍袋，少林等三派所佩之白色繪龍皮袋，正與傳說中的一般無二。

不管他們是如何得到火龍袋的，袋中必然盛着火器，而且是專門對付黃蜂用的，由適才段毀輕視黃蜂的口吻推想，這一點應該無可置疑。

覃小蝶雖是一位姑娘，却胸有丘壑，腹藏甲兵，當前的處境雖是有些不利，她却神色自如。

她知道少林等三派必然是所謂殲魔神風隊裏面的，這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搏殺，因而她下了兩道指示。

一是只可叫對方知難而退，不得傷他們的生命，二是以三隻黃蜂對付携有火龍袋的六名敵人，引誘他們發出火器。

侍書插言道：「小姐，讓我來對付段毀。」

覃小蝶道：「好，妳先試試。」

侍書放出三隻黃蜂，口中一陣低嘯，三隻黃蜂便一飛冲天，一起向前面的土山飛去。

黃蜂飛行絕跡，為數又只有三隻，牠們由三個方位攻向段毀，就算他目光銳利，反應快捷，也會顧此失彼的。

果然，當段毀撲擊迎面攻來的黃蜂之際，後頸上忽然一疼一麻，接着左頸及額頭也同樣的被螯個正着。

此等異種黃蜂，毒性十分劇烈，只要一被螯中，就難以活過十日，如今三隻齊中，段毀焉能承受得住。

他哀嚎着仆倒下去，他身邊的黃範却擲出了火器，黃範是金府八大護院之首，他也佩有一只火龍袋。

黃範擲出的火器，是像鵪鶉蛋大小的黑色彈丸，一經擲出，由於空氣的磨擦，它便燃起一蓬强烈的火焰，黃蜂遇上了它，必然難以倖免。

可是他一連擲出五粒彈丸，連一隻黃蜂都沒有碰到，如非侍書以嘯聲將牠們喚回，黃範豈能倖免。

少林無嗔大師喧聲佛號道：「施主當眞是惡性難改，衆目睽睽之下，居然敢放蜂傷人！」

覃小蝶哼了一聲道：「大師這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了，咱們並未招惹各位，你們為什麼要攔路尋釁？」

無嗔大師說道：「貴谷以黃蜂殺手為惡江湖，武林同道被殘害的已有數十起之多，各派為了平魔衛道，才在這裏等候施主。」

覃小蝶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們携帶的火器，並非黃蜂之敵，大師已經見到了。」

無嗔大師想不到覃小蝶會語氣一轉，忽然扯到火器黃蜂上面去了，他一時想不明白，只得回答，說道：「不錯，我見到了。」

覃小蝶道：「適才咱們只放出三隻黃蜂，就能够讓一名一流高手趴在地上，如

若咱們放出千隻黃蜂，大師認為有幾個人能夠離開這裏？」

無嗔大師面色一變道：「施主是在威脅老衲？」

覃小蝶說道：「大師，不要誤會，晚輩只是說明事實而已。侍書，給段大俠解藥。」

黃蜂毒性雖烈，解藥卻有立竿見影之效。段毀的毒傷自是藥到病除，不過他不想再擱阻黃蜂谷了，因為他很愛惜自己的生命。

無嗔大師也想通了覃小蝶所說的話，那就是黃蜂谷有能力留下三派所有的人，只是她不願這麼作，換一句話說，黃蜂殺手如非子虛烏有，就是有人栽贓嫁禍，如果他們當眞是魔道，是兇手，阻路的三派就別想有人活着回去。

金府及少林全都有退意，只有丐帮不願就此罷休，因為一壺醉石靈認為前任帮主應天雄之死，應該把賬算在覃小蝶的頭上，再說石靈與應天雄私交極深，他要為盡朋友之義而報仇。

於是他大聲說道：「覃谷主，老花子希望妳不要借重黃蜂，咱們以武功分個高下。」

覃小蝶知道石靈是想依多為勝，仍然神色不動的道：「好，我答應你不用黃蜂，你划下道來吧。」

石靈拱手道：「老花子向谷主挑戰，請。」

拂琴冷哼一聲道：「想向咱們小姐挑戰，先過了我這一關再說。」

石靈久走江湖，自然知道金帶四婢的名頭，不過這四名谷主的貼身婢女，只是幾個女孩子，所謂勝之不武，如果不幸落敗，他這張老臉就無地自容了。

因此他不理會拂琴，再度向覃小蝶喝問道：「怎麼，覃谷主，妳不敢應戰？」

覃小蝶撤出肩頭長槍，緩步走向場中道：「石大俠既然有意賜教，在下理當奉陪，請。」

一壺醉石靈道了一聲「有僭」，手腕翻覆之間，掌中的鐵杖便像雨點一般灑了下來，但見沙石激射，草木齊飛，這位丐帮長老，功力果然不凡。

他連攻二十餘杖，招招竭盡了全力，儘管杖影瀰空，威風八面，卻連覃小蝶的衣角都無法沾到。

覃小蝶一直沒有還招，是想石靈知難而退，誰知此人惱羞成惱，似乎非要分個生死不可。

在五十招以後，覃小蝶不再退讓了，長槍一吐，風雲失色，槍尖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貼上了石靈的咽喉。

咽喉貼上一截鋒利的槍尖，生命就算賣給人家了，只要覃小蝶加上一點力道往前一送，一壺醉石靈就得往鬼門關報到。

一壺醉名滿江湖，幾曾遇到過這丟人現眼的事兒，他雖然是震嚇，雖是難過，但他不想死，因而足尖倒踩，騰身急退。

他是想擺脫那截槍尖，把生命從鬼門關拾回，可是他那一記倒縱，竟然未能擺脫那截槍尖，無論他怎樣奔逃，它仍然如影隨形的貼在他咽喉之上。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前所未見的搏殺，旁觀的三派高手，每一個都目瞪口呆。

石靈的難受更不必說了，只見他汗流浹背，面如死灰，兩粒眼珠睜得大大的，就像要暴突出來一般。

在一陣追逐之後，石靈終於想通了，人家玩意太高，就算他多生兩條腿，這一槍只怕還是擺它不脫。

於是他不再逃了，雙目一閉，噹的一聲，連鐵杖也摔到地上去了。

覃小蝶微微一笑道：「承讓。」玉腕一控，收回長槍，身形一轉，一逕走回本陣。

適才這場不算兇狠，卻緊張以極的搏殺，緊緊扣着每一個觀戰者的心弦，直到此時他們才心情一鬆，吁出一口大氣。

但他們一口大氣還沒有吁完，竟然一變而為驚呼之聲。

這是怎麼啦？莫非丐帮長老石靈承受不了打擊而自殺？

也許有人會這麼想，如果那人跟覃小蝶一樣，是以背部對着石靈的。

只是全場一百多人之中，惟一以背部對着石靈的，就是覃小蝶一個。

當驚呼入耳之際，她已察覺發生了重大的變故，她却可以肯定，決不是石靈自殺。

因為一股熾熱的勁風，正由身後追逐而來，除了有人出手偷襲，怎會發生此等現象？

覃小蝶反應極快，身體突然往前一栽，左肩着地，迅速一個翻滾，人已到一丈以外去了。

借着這一翻滾，她避過了身後的偷襲，也弄明白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丐帮長老石靈，適才在衆目睽睽之下丟人現眼，這是他難以洗滌的奇恥大辱，在怒火焚心之下，他就顧不得什麼江湖道義了。

他携有一只火龍袋，裏面盛着五粒火龍丸，這項火器原是用以對付黃蜂的。

火龍丸具有爆炸及強大的燃燒之力，對付任何人物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傷害，如非覃小蝶機警，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石靈適才是一發三丸，居然沒有傷到覃小蝶，一不作二不休，還剩下兩粒火龍丸怎能不作孤注一擲！

他剛剛伸手入袋，一片黑影忽然撲面而來，他方自神色一呆，右眼忽然傳來一陣劇痛，一粒眼珠竟彼挖了出來。

挖他眼珠的是拂琴帶着的一隻神鷹，如非覃小蝶及時喚住，石靈只怕連命都保不住了。

名滿江湖的丐帮長老，竟然落得身敗名裂，少林無嗔大師喧聲佛號：「覃施主，咱們可以走了麼？」

覃小蝶雙拳一抱道：「大師言重了，攔路找碴的並不是黃蜂谷。」

無嗔大師道：「多謝施主，告辭。」

少林等三派撤走了，覃小蝶却發出一聲長嘆。

拂琴道：「這般人被咱們嚇破了胆，他們再也不敢找咱們的麻煩了，小姐還担什麼心？」

覃小蝶道：「這般人都是被利用的可憐虫，我實在替他們悲哀，咱們快走吧，二谷主人單勢孤 我有點放心不下。」

他們趲程急趕，這一路之上倒也沒有發生意外，這天傍晚趕到清豐縣城，却發現了黃蜂谷的特殊暗號。

「稟告谷主，屬下已發現了本谷的暗號。」

「哦，帶我去瞧瞧。」

發現暗號的是唐婉儀，她在西門附近找到，立刻稟報谷主。

覃小蝶仔細端詳一陣，道：「暗號看來不假，必然是二谷主所留，只是它為什麼指向西方？」

唐婉儀道：「屬下打聽過，向西走是河南的內黃縣城，好在相隔不遠，趕緊一點一日可達。」

覃小蝶頷首道：「好，咱們明早去內黃。」

她思念狄飛虹，更担心他的安危，既然發現了暗號，自然要立即趕往內黃了。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催馬上路，在夜色迷濛之中，終於趕到縣城。

在落店之後，覃小蝶當即吩咐五鐵衛去尋找黃蜂谷的暗號，他們找到了，它却指向縣城的西北。

他們在城裏歇了一夜，次日凌晨就按暗號所指向西北奔去。

那是一片山區，山勢不算太高，但怪石磋峨，溝壑處處，草木叢雜，遮蔽得難見天日，這是一個人跡罕見的所在，偏偏黃蜂暗號却指向其中的一座幽谷。

黃蜂谷的人馬聚集在谷口之外，覃小蝶吩咐大家將馬匹繫好以免走失。

黑姥向谷內打量一陣道：「小姐，此地形勢幽暗險惡，是野獸蛇虫出沒之區，咱們走了半天瞧不到一個人影，二谷主到這兒來作什麼？」

覃小蝶道：「我不知道他來作什麼，但我相信必然有非來不可的理由。」

白姥道：「如果這是一個陷阱呢？敵人可以封死谷口，再用火攻，咱們就很難生出此谷了。」

覃小蝶道：「白姥說的是，可是，我義無反顧……」

黑白雙姥不再說什麼了，因為她們明白，覃小蝶與狄飛虹的愛情，可以說山無其高，海無其深，如今黃蜂谷遭人栽贓嫁禍，變作天下武林的公敵，狄飛虹如果當眞被困在這座幽谷之中，不管前途如何艱險，覃小蝶的確義無反顧。

其實內心着急的不只是覃小蝶，拂琴已經忍不住叫了起來，道：「小姐，咱們快點進去嘛。」

覃小蝶道：「好，五衛四婢隨我進去，黑白二姥與其餘弟子守衛谷口，咱們走。」語音甫落，身形已然躍起，一閃之間，便已撲入谷中。

裏面深草沒脛，亂石縱橫，根本就沒有道路可走，好在黃蜂門下全都身手不凡，行走懸崖削壁如同平地一般。

深入約莫三里，一個人影也沒有發現，拂琴不安的道：「小姐，這裏面野草太多，一旦有人縱火……」

覃小蝶道：「我知道，右前方是一片亂石坡，必要時咱們可以搶佔那兒。」

那片石坡前臨山谷，後倚絕壁，既是無險可守，也沒有一條退路，它雖然可以暫避烈火，但絕非善地。

覃小蝶對當前的處境比誰都明白，她沒有考慮到個人的生死，只要能跟狄飛虹在一起，她什麼都不在乎。

再前進里許，五鐵衛之一的諸葛瑜忽然驚呼一聲道：「谷主，妳瞧。」

覃小蝶瞧到了，那是一個長方形的廢墟，寬約三丈，長約八丈，房屋已不存在，只留下一些斷垣殘壁。

是什麼人會在這麼荒涼的所在定居？這個並不重要，讓他們驚訝的是有三個人坐在那兒。

有房子就會有人，雖然那只是一個廢墟，當年它畢竟住過人的。

憑弔既往，舊地重遊，這種事並不稀罕。

但如果那三個是熟人，或者正是他們要找的是狄飛虹及羅蘭主婢，那就不只是稀罕了。

練武的人大都目光銳利，尤以此時天氣晴朗，視綫極佳，自然瞧得十分明白。

他們正是狄飛虹及羅蘭主婢。

令人不解的是他們全部靠在斷垣殘壁之上，如果不是已經死亡，必然是身負重傷。

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覃小蝶這一行十人，每一個都是關心狄飛虹的，他們只是微一遲疑，便縱身向廢墟撲去。

停在拂琴肩頭的神鷹，也瞧到了狄飛虹，牠突然振翼而起，以流矢劃空的速度飛入廢墟。

牠在狄飛虹的頭頂繞空飛鳴，好像在哀悼牠的主人一般，當牠飛繞兩圈之後，突然俯衝而下，以一雙利爪猛抓狄飛虹的額頭。

隨後奔來的覃小蝶大吃一驚，由於相距過遠，無法出手搶救，待以嘯聲呼喚，那神鷹的利爪已經抓到狄飛虹的額頭之上了。

黃蜂谷所飼養的異種神鷹，力能生裂虎豹，牠這雙爪一擊，狄飛虹必死無疑。

覃小蝶心胆欲裂，她呆若木鷄的停留在廢墟之外，兩行珠淚已然奪眶而出。

這隻鷹兒莫非瘋了，否則牠怎會攻擊自己的主人？

不，牠沒有瘋，因為那只是一個假人，只是一個毒惡的陷阱。

當神鷹抓裂假人的額頭之際，那假人忽然噴出一片含有劇毒的烟霧，跟着毒烟隨風四散，當者就難以倖免了。

神鷹似乎知道毒烟厲害，雙翼一振，便已穿空而上，可惜劇毒已經奪去牠的生機，口中一聲悲鳴，竟然跌入草叢之內。

此時火光驟起，爆炸之聲不斷由四週傳來，這個片地野草的山谷，眼看要陷入火海之中了。

這是一個十分險惡的連環毒計，只要踏入這個陷阱，生出的機會必然十分渺茫了。

司棋道：「小姐，咱們到廢墟裏面避避。」

覃小蝶道：「裏面劇毒瀰漫，進去必難倖免，咱們到右側石坡上去。」

他們向右側急馳，終於逃出了火海，但剛剛到達石坡，頭頂上忽然响起一陣隆隆之聲，跟着無數石塊像雨點一般當頭砸來。

（未完・十六）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嶺魔宮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奪來的火箭槍再發射出去，將追截古墨少校的賊車轟得像燒烟花似的閃飛着，回過來和古墨少校會合，並把自己要跟踪死牘的一個殺手偵查動靜，可惜連這一條綫索都斷絕了，只好回到古墨少校的住處，等候史勿夫到來，三人商量如何對付西維亞的辦法，原來西維亞是菲律賓有史以來最出色的科學家，是德國留學生，他的後台是蝎黨撐腰，史勿夫將最近兩天世界上有兩處地方發生了神秘的爆炸，都和西維亞有關，對付的辦法只有和美國聯繫，另一方面假意和本地的三軍司令聯繫，以模糊對方的視聽，採取突擊行動……

深入賊巢　解除威脅

安娜驕傲地站在司馬洛的面前，兩手互相捏着，放在小腹之前。昨夜，在月光之下，他祇是看過一個大概。現在，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看得清楚得多了，簡直是纖毫畢現的。他的所見使他的呼吸急促起來，而且生理上的反應使他不能繼續伏在床上了。他反身坐起來，仍然目不轉睛地看着她。乳暈特的女人，向來都是容易鬆垂和變形的，多數會給人以一種粗賤的感覺，然而安娜卻並不如此。她全身沒有一個地方鬆弛，而且乳暈的位置很正。

她微笑：「你究竟要不要脫下衣服，司馬洛 如果你不脫衣服，我是無法替你按摩的！」

「馬上，馬上！」司馬洛說着，便連忙如她所願。正如上文說過，在這個地方，這種天氣裏，衣服是不可能穿得多的，因此很快，司馬洛便也和她看齊了。

「來吧，躺下來吧。」安娜說：「世界上沒有坐着按摩的！」

於是司馬洛躺下來。她開始爲他按摩。他馬上就知道她的所謂按摩祇是騙人的，他從未聽過有這種所謂菲律賓式按摩。她的按摩是手口並用的，非但不能使人的神經鬆弛，而且使人愈來愈緊張了。

後來，司馬洛終於忍不住，要把她按倒。但是她卻輕輕推開他的手而且推他躺下來：「別起來！你需要氣力做事，我不想你浪費太多，司馬洛，你祇要這樣躺着就行了。」而在司馬洛能提出抗議之前，她已經騰身而上，就像騎師跨上了馬背，然後慢慢地沉下來，劍套進了一隻濕而熱的劍套之中，完全套住了，那陣銷魂的感覺使司馬洛渾忘了一切。他甚至用不着動作，需要做的動作，都全由安娜做了，而另一方面，她的手也繼續在他身上輕撫，引起一種十分舒服的微癢之感。司馬洛祇是閉着眼睛在那裏享受着，後來，感受已到了最高峯，在金光流瀉之中，他覺得就像每一個細胞都分裂了，而他開始沉下去，沉下去，就這樣一直沉進了睡鄉。他果然用不着浪費多少氣力，就能得到了最高的享受。

他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當他醒來時，是安娜把他搖醒的。天已昏黑，安娜已經穿好了衣服，而窗外，雨仍是下得那麼大的。安娜正指着桌上放的那隻小型原子粒收音機，說：「這東西在響，是不是有人要和你聯絡？」

那收音機果然是正在發出着「必！必！必……」的電波聲，而這果然正是史勿夫要和他聯絡的表示。這東西就是史勿夫留下來作聯絡用的，他認爲這裏的電話不大可靠。司馬洛扭開了掣，說：「喂？」

「司馬洛嗎？」史勿夫的聲音清晰地傳來，並未因爲大雨就受到任何影響：「你得準備出發，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很好。」司馬洛說：「隨時可以起程！」

史勿夫說：「我叫直升機來接你吧！且讓我跟古墨少校談談！」

「古墨少校不在！」司馬洛回答着，

把古墨少校的情形告訴了史勿夫。

「那傻瓜！」史勿夫吼道：「他一定活得不耐煩了！但是也沒有辦法，我們已經沒有時間管他！做好了我們的事情再算吧！」

聯絡截斷了，安娜關心地看着司馬洛：「你現在就要去？」

「你也聽見的。」司馬洛說。

「要吃點甚麼嗎？」她問。

「不必麻煩你了。」司馬洛搖頭：「那邊應該有很多吃的！」

「你得小心！」安娜把頭埋在司馬洛的胸前，抱着他。

「我會小心的！」司馬洛說：「你也一樣！盡可能留在屋裏別出外，我會盡快回來的，曉得嗎？」

安娜點點頭。他們的咀唇接觸，經過了一個深而長的吻，然後才分開。

× × ×

司馬洛的計劃是要在夜間進行的，而且最適宜在大雨中進行，而天也很合作，大雨一直都不停。那雨大到簡直難以置信，走在這大雨中，就像走在水中一樣。不過這對司馬洛他們卻是沒有甚麼影響的。

他們一行十二人都是全副蛙人裝備，氧氣是來自背上的氧氣筒，儘管雨大到會把普通人的口鼻封住，他們還是能夠毫無困難地前進，祇要不脫下潛水裝備，把那雨當是水就行了。

他們就在那座島的沙灘上登陸。周圍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祇是偶然的電光一閃，才使他們看得出身在何處。

到了沙灘上，在淺水中，他們把帶來的那隻浮袋拖上來。這隻浮袋是充了氣的，袋內的氣與袋內盛載之物平衡，所以在水底是既不浮也不沉，很容易拖動。這東西自然也是美國軍部所供應的裝備。就和這十一個美國人一樣。這十一個人全是美軍中的特種傘兵部隊，每一個都受過嚴格的訓練，一個人至少可以抵十個普通兵士。也是憑史勿夫之力，才能借到這種人才的。

司馬洛就不希望在打鬥中，和他們對手。就算未必打敗，也一定勝得很吃力。不過，總之今天，這十一個人並不是來和他對手，而是來幫助他的。他們把那隻充氣袋子打開，然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換裝配。首先，他們把背上的氧氣筒卸下，因爲這東西在水中時有水的浮力之助，不覺得甚麼，但背着在陸上到處走，卻嫌太重了。他們卸下了氧氣筒之外，並且也換了一副面罩，是那種在淺水中淺泳所用的面罩，有一條短短的彎管子升出水面呼吸空氣的，現在也有差不多的作用，用這管子吸氣，不致於會把雨水也一起吸入。不過有一個地方與別不同的，就是這面罩的玻璃其黑如墨。

管理浮袋的那人把一些粗如人臂的電筒分發各人，而司馬洛也拿到了一隻。他扭開了，通過面罩的黑色玻璃，便看見電筒射出一股青色的光芒，而被電筒照中的東西都是青光閃閃。在普通人眼中，這是很新奇的東西，甚至在美軍之中也是很新奇的東西，因爲是剛剛不久之前才發明，用以在越南的森林中打夜戰的。

但在司馬洛的眼中卻不算新奇了。這東西他已用過不少次。這是黑光電筒，那光肉眼是看不到的，但通過那隻特別的眼罩則可以看到，這就使他們在漆黑之中也能暢行無阻了。

分到了電筒之後，他們又分到了一批武器。這批武器包括兩條皮帶，一條的上面插了十二把飛刀，另一條的上面則排列着烟彈和手榴彈。對於後者，司馬洛認爲及不上他慣用那些無聲的爆炸及烟幕藥丸，不過也總比沒有的好。此外，就是一把裝有滅音器的手槍和一挺輕機槍。這一大批武器在身上，使每一個人的負荷都十分笨重，但是很有安全感。

他們交談全是用手勢，因爲面罩連咀巴也罩住，聲音是不能清楚地透出來的，而且雨那麼大，大得轟隆之聲不絕於耳，就是說話，也聽不清楚。身上套着那潛水用的橡皮衣，難免有悶熱的感覺，但這個用以對抗大雨及通過樹林是最好不過的。有橡皮衣保護，那些樹枝樹梢鞭在身上也不會傷及皮肉。

不錯，正如司馬洛所說，這場大雨對他們是很有用的。起碼，在島上担任防守的對方就不會有同樣的裝備了，因此在相逢的時候，他們就會佔優勢得多。

他們用手勢交談了一番，每一個人都備好了裝備之後，他們便開始向山上進發，由司馬洛領路，由沙灘爬上山去，那段路是十分長的，不過除此之外也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他們總不能用飛機空投而降的，因爲飛機聲音會引起對方的注意。

樹林許多時候都密得無法通行，便要由司馬洛和另外一個美國人用大刀劈開路來。他們的裝備之中當然還包括大刀二把；沒有這東西，在森林中可以說眞是寸步難行的！

他們的前進速度倒出乎意外地快，四個小時之後，過了午夜，他們已經差不多到達樹林的盡頭黑岩開始的地方了。就在這裏，他們碰到了第二道防綫。

第一重防綫是在海邊的。有三艘武裝的遊艇川流不息地繞着島的海岸綫巡弋，以防有船泊岸。但司馬洛等人是老遠潛水而來的，因此遊艇就發覺不到了，而他們也沒有去碰那些遊艇，以免打草驚蛇，因爲他們要的東西並不在那些遊艇上。現在，第二重防綫就是一小隊巡邏隊。這隊巡邏隊由六個人組成，沒有穿雨衣也沒有拿傘，因爲在這樣的大雨之中，不論雨衣或雨傘都不能阻止雨水的滲入的，所以不如不穿，反而少了一層累贅了。這六個人正在林中巡行着，拿的是普通的電筒，行動顯得很狼狽，因爲在那大雨之中，那電筒祇能照到幾呎之外。

司馬洛的黑光電筒首先發現他們，他便停下來，做手勢示意同來的十一個人要把對方活捉，然後他們便分散，潛入林中去。

那幾個人完全不知危機已逼近眉睫，他們還到了一處樹葉最密，比較少雨水漏下來的地方，聚作一堆，嘩啦嘩啦地聊天起來，偶然也會用電筒周圍照射一下。他們似乎不相信在這樣的天氣裏會有人到島上來，而且，就是來的話，海邊的第一度防綫也該已發現了，而用無綫電通知他們呀！

因此，當司馬洛等十二人忽然出現在他們的周圍，十二把輕機槍都指着他們時，他們簡直懷疑身在夢中。抵抗已經是不可能了，他們祇好棄械投降。十二個人非常熟練地脫下了六個人腰間的皮帶，把六雙手都縛在背後了。

司馬洛等人的扮相是那麼怪異，使這六個人嚇得魂不附體，幾乎以爲是來自陰曹的牛頭馬面來抓他們了。

司馬洛和其中一個美國人托起了面罩而把六個打手之中的首領拉到一邊，司馬洛用刀子戳住他的喉嚨，就由那個美國人負責問話。那美國人是個菲律賓通，能說很流利的菲律賓話。在隆隆的雨聲中，他大聲向那打手問話，而每當那打手遲疑着不想回答的時候，司馬洛的刀子便用力一壓，而且是毫不留情地壓下，刀尖挑破了皮肉的。那人的頭被刀子逼着仰起，雨水便湧入他的口鼻，使他隨時有窒息之虞，那種苦況，眞是難以形容的。因此他不能不乖乖地回答問題。

司馬洛向他們問的就是，島上還有多少人在負責巡邏，那座魔宮之內又有多少人在防守，西維亞在不在，西維亞又正在做些甚麼，從外面進山洞內的路怎樣的行走的？

那個打手告訴他，在外面巡邏的人一共有六組，每組都是六個人。這三十六名打手，全是蝎黨派來的增援份子，用以保護這島的。西維亞和他的原班人馬都在山洞裏，正在日以繼夜地趕修那些儀器。他說不出進入山洞中的路是怎麼走法，但他可以帶路。

當要問的都問過了之後，司馬洛便再把另一個打手抓過來，以同樣的方法威脅着，問了同樣的話，而這個打手的回答也是相同的。前後都沒有矛盾，很顯然，他們是已經把眞相問出來了。

「現在。」那個美國人問司馬洛：「我們應該做些甚麼呢？」因爲他的上級吩咐過他們要服從司馬洛的指揮的。

「我們進去吧。」司馬洛說：「祇有這個辦法可行。趁那其餘五隊打手還未發現我們之前進去！我們有十二個人，應該很夠了！」上一次他一個人進去也能作了一番搗亂，現在有十二個和他一樣本事的人，又加上了精良的配備，的確是有相當的取勝把握的。

「很好。」那美國人點頭：「你說怎樣做便怎樣做好了！我們是聽你指揮的。但這六個人，我們把他們殺掉嗎？」

司馬洛笑起來：「不，即使你們做得到，我也下不了這個命令！我們不如就讓他們睡睡覺好了！」他說着便忽然把輕機的槍柄揮動。「托！」的第二個打手的頭部便着了一下，便馬上暈倒了。

那美國人揮手示意他的同伴們也做同樣的動作，餘下那四個打手雖然大感恐怖，但是却無法逃避。在槍柄擊打之下，他們一一暈去了。之後，司馬洛等十二個人就把各人身上的濕衣服撕下，用以塞住他們的咀巴，以使他們在醒後也不能叫喚。最後，五個人又被一一遞上了樹上，擱在樹椏之間，這樣，即使他們的同伴們來找尋，也不容易找到了。

六個打手解決了五個，還剩下一個，就是那首先招供的一個。他並沒有受到擊暈的對待，因爲，司馬洛是要留他醒着領路進入那座魔宮的。但他也不知這是他的幸運抑或是他的不幸 因爲這要看司馬洛在把他利用完了之後會怎樣處置他的。但目前，他除了乖乖地服從指揮之外，是不能幹甚麼的了。司馬洛把那人隨身帶着的一副無綫電通話器提着，便押着他前進！每隔二十分鐘，無綫電就會响一次，是其他的巡邏隊和大家聯絡，看看有沒有事發生。在槍咀威逼之下，那個打手祇能裝得很正常地回答，因此其他的巡邏隊並沒有起疑心。

終於，樹林已經走完了，前面就是那座由黑岩組成的山峯，黑色的岩石崎嶇地向前面伸展。那人帶着司馬洛等一行十二人直走上去。一面走，司馬洛就知道這人所走的路綫果然沒有錯，因爲方向和上次一樣，上次貝加那隻狗就是走在這條路上而忽然不見了的。

後來，他們到達了那一大堆黑石。這打手却不是進入司馬洛上次掉下去的那個凹處。他是走到石堆的後部，用脚推開幾塊中等大小的石頭，然後把一塊大石推動。那塊大石居然能夠移開，露出了一個比人更高的洞口。

大概那幾塊小的石是用以頂住大石的，小石搬開了之後，大石便能推動了。

大石推開了之後，雨水便開始不斷湧進去了。不過司馬洛相信這是不成問題的，因爲下面的山洞之中，有着充足的排水道。

那人指指洞穴：「這裏就是了！我們一直下去就可以！不過，我可不能保證你們不會遭遇到抵抗的！」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如果遭遇到抵抗，也不會是你的責任！」這兩句話，都是由那個懂得菲律賓語的人翻譯的。

通過翻譯，司馬洛再問他：「通到下面祇有一條路嗎？照我所知，出路就是在實驗室旁邊的一個洞口的，如果我們在那裏出現，一定就會與他們相遇。但我不想殺人！有那一條路是通到別處的嗎？」

那人想了一想，皺眉看着。司馬洛不想殺人，這一點他是贊成的，看司馬洛等一行人的配備，眞的很容易就可以把山洞中的人全部殺掉。當然，司馬洛不想殺人，祇是因爲那洞中的工作人員對他是還有用處的，但無論如何，這樣做迎合那個打手的意思，他也不想他的同伴死去太多的。所以他說：「我猜你是明白下面的形勢的，你記得上一次你跌下去的那一部份山洞嗎？那裏是沒有人的！有一條路可以通到那裏去！」

「很好。」司馬洛點頭：「我們就到那裏去好了！走吧！」

那人馴如羔羊地在前領路。他似乎不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在目前的環境之下，他想不出有甚麼心計可以出的，所以就索性服服貼貼，暫時隨機應變了。他們沿着那黑暗的山洞向下走去，在黑光電筒的照射之下，這山洞是殊不黑暗的，他們前進得很順利。走了一段，他們果然就到達了一個分叉路口，那個領路的打手指指右邊：「我們從這邊去吧！」

他們轉入了右邊，走完了之後，前面便豁然開朗，不再黑暗了，因爲四壁都有那天然的燐光在亮着。果然，他們到達了那個較小的山洞，就是司馬洛第一次來時跌下去的地方。現在，那座小湖是並不平靜的，因爲有雨水從好些地方滲進來，又沿着小湖盡頭的小河流去。那條小河就是流進魔宮所在的那個較大山洞的。

那個打手停下來，轉身看着司馬洛，而大家都看着司馬洛。前面，沿着小河前去，轉了彎，就是他們的目的地了。那十一個美國人都知道的，因爲在來這裏之前，司馬洛已經把山洞裏的情形詳細地向他們形容過了。現在，他們就聽候司馬洛的進一步指揮。

「我們要走的就是這條路。」司馬洛指指那條小河：「我們要從水底進去，因爲這是唯一不會被發覺的路。我們要先行潛入魔宮！但，我們祇十一個人進去，要留一個人下來陪這位朋友的，而我相信你留下來是最好的了！」他指指那個一直担任翻譯的美國人。

那美國人聳聳肩。司馬洛的意思他是明白的，外面的六組打手，不時會用無綫電互相聯絡，因此他們必須仍監督着這個打手用無綫電回答這些聯絡，以免露出破綻的。

於是，那個美國人就留下來，而司馬洛等一行十一人相繼踏入溪中，潛進水底，他們的武器，除了飛刀之外，已用隨身帶來的防水膠袋裝好了，挾在臂下。他們就踏着水底，沿着小溪前進。

這時，在前面那個大山洞之中，情形和司馬洛上次臨走之時差不多，那座科學研究塲中正有着繁忙的活動，不過這一次不是實驗，而是正在進行着修理的工作。洞口照例有幾個打手在看守着。

不過，他們無法看見正在小河的水底移動的那十一個人，主要是因河面較低，不正他們的視綫之內。而且，有大量雨水滲入，河水不但流得比較急，而且他比較混濁，即使他們走到河邊來，也未可以見到水底的司馬洛他們的。所以一行十一人能夠安然地前進。

那條小河的深度大約是十呎左右，因此他們可以就在水底行走，而不必游動。氧氣筒沒有帶上來，不過呼吸不成問題的，每當肺內的空氣要用完時，他們便浮高一點，讓面罩頂上那根彎彎的透氣管伸出水面去透氣。

在水流的推動，他們在水底是行走得毫不費力的。慢慢地，他們通過小河，而進入了宮殿後面的那座大湖之中了。

司馬洛在水底做手勢示意可以升上水面了，於是他們便升出去。

他們果然是已經到了宮殿的後面，而這個地方，乃是那些在洞口的打手們所看不到的，而且，宮殿裏的人也應該不會注意這邊！司馬洛領先踏上了岸邊，而急步跑到宮殿的一座露台下面。那露台是築在一大堆嶙峋的岩石之上的，露台下面還有一些大條的石縫，可以容人鑽進去。十一個人一一鑽進了那些石縫裏，於是這時他們是安全了，宮殿裏萬一有人走到窗口來，甚至走出露台來，也不會看見他們的。

第一步工作，他們就是把面罩脫下來，因爲這裏面沒有雨，這些東西是不需要了。然後是解開防水膠袋，把各種武器再取出來，黑光電筒則暫時棄下。現在，他們第一次舒了一口氣，因爲縛束已減到了最低限度，他們動作起來是輕鬆得多了。

十個來自美國軍部的好手都看着司馬洛，等候着他作下一步的決定。他們都是虎背熊腰，粗壯健碩的，一向以身裁見勝的司馬洛，在他們的跟前也要感到自慚形穢，到底，東方人就是東方人，西方人就是西方人。

司馬洛微笑：「到這裏，我們是差不多成功了，我不相信再有人能阻止我們！來吧，我們依照原來的計劃去做吧！」他拔槍在手，把槍咀上的滅音器扶正，略一躍起，用兩手扳住露台的邊緣，把身體扳高，而通過露台的欄杆柱子望進去。那比籃球塲更大的露台上現在還是一個人也沒有的，而望進那開出露台上的門裏，也不見有人。

司馬洛放手，讓自己落回下面的岩石之間。

「怎樣了？」其中一個美國人問。

「看不見人。」司馬洛說：「但不能保證一會兒沒有。這是最沒有把握的地方，因爲在我們通過露台時，屋中隨時可能向我們開槍。槍聲一响，實驗塲那邊的人就會知道，那時我們就可能需要殺死很多人了！」

「殺人是我們最不想做的事。」其中一個美國人點點頭：「尤其是這裏面的人對我們都有用的！」

「所以。」司馬洛說：「我們必須要快！盡快通過露台到達屋子，希望槍聲不會响！」

大家都點頭。

「現在。」司點洛又命令：「大家都先去望清楚形勢吧！」

那十個美國人也都離開了石縫，學着司馬洛剛才一樣，扳高身子向露台張望，看清楚了形勢，他們又放手落下來，對司馬洛點點頭：「我們預備好了！」

「很好。」司馬洛點頭說道：「我們去吧！」

司馬洛伸高了手，準備躍起扳住陽台邊緣而翻身上去。就在此時，一種刺耳的聲音使他僵住了。

那聲音就像一架極大的跑車正在發動馬達，愈來愈响，响到使人的耳朵簡直難以忍受的。那十個美國人也僵住了，疑問地看着司馬洛。不過，這聲音司馬洛却不是第一次聽到。他記得是來自實驗塲中那些儀器的，當指揮那些金屬魚游動的時候，就會發出這種聲音了。這是否表示，西維亞已經把他的儀器修好了？但無論如何，司馬洛知道這聲音對他們是有利的。

「現在。」他說：「即使開槍，那邊也不會聽到了！」

「甚麼？」那十個美國人問。

但是大家都聽不到對方說甚麼，因爲任何聲音都給那馬達聲遮蓋了。

司馬洛也懶得說話了，祇是做了一個出發的手勢。

於是，十一個人就像猴子一般翻上了那座露台上。他們的裝扮是怪異的，身上是潛水用的橡皮衣，腰間幾排皮帶，插滿

了烟彈、炸彈和飛刀，而肩上還掛着手提機槍，一隻手拿着裝了滅音器的手槍。雖然已經沒有戴着那些恐怖的黑色面罩，他們還是像一隊來自太空的戰士。

他們翻上露台，便毫不停頓，直向屋子的方向飛奔，而槍咀向前，眼光警惕地向露台門口及窗子注視。

果然，他們不能保證的事發生了。有四個打手忽然在其中一個露台門口出現。他們呆了一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隨即便伸手去拔腰間的槍。

十一個人的槍差不多同時响了，而有二個人還是用輕機掃射。這眞像在噩夢中，在那巨大的馬達聲掩蓋之下，槍咀雖然不斷跳動和吐出子彈，卻就像完全沒有發出聲音似的。四個打手之中有二個倒下了，身上的子彈洞可能多如蜂巢。餘下的二個似乎倖免於難而閃回了裏面。

十一個人仍然向屋子的方向狂衝，暫時沒有再開槍了，因爲再看不見有人。

露台門是一共有四度的，十一個人分別衝了進去。那裏面是一所大廳，原來廳中不過祇有四個人，兩個已經倒下死了，另外兩個仍站在裏面準備抵抗，但是四個門口都有人衝進，使他們手足無措。十一個人的槍咀都威脅地指着他們，由於要盡量避免殺人，所以還沒有開槍。那兩個打手遲疑了一下，便閃進一度門，逃離了大廳。一排機槍子彈跟着掃射過去，也祇是在牆壁上掃了一排子彈洞。

司馬洛是第一個趕到門口的。他一跳出去，看見那外面是一條走廊，而那兩個打手已差不多走到走廊的盡頭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喝令他們停止是沒有用的，因爲沒有聲音强得過那馬達聲，因此司馬洛盡量節省時間，祇是直接採取行動。他把手槍換到左手，右手便以油滑的動作拔出一把飛刀，擲出去。

走在後面那一個打手的大腿後部着了一刀，忽然失去了奔跑的能力，而向前仆倒。他忙扳住前面的同伴，那人卻負担不起他的重量，於是兩個人都在地上倒作一團了。

他們連忙分開，司馬洛已經趕到，手槍接連地左右揮動，他們的後腦便各着了一下，暈倒了。那十個美國人這時才相繼趕到。司馬洛這一連串快捷而機警的動作他們都見到的，現在，他們看着司馬洛，眼中都有尊敬的神色。如果以前他們對司馬洛的能力是有何懷疑的話，現在這種懷疑是已一掃而空了！

司馬洛用手指指向前面，他們便魚貫地出了走廊之外。

那裏是另一間廳子，廳中正有二個打手在着，正在無聊地看報紙，而外面傳來那聲音，使他們不耐煩地皺起眉頭。他們是用背對着走廊的出口的，所以並沒有看見司馬洛等人的來臨。司馬洛和一個美國人，三步便跳近了他們身後，槍管擊下去，那兩個人也不知道是甚麼擊中他們，便暈過去了。

司馬洛等人毫不停頓，便繼續前進，因爲他們對這座宮殿的形勢都已相當熟悉，在來之前，司馬洛已憑記憶把宮中的形勢繪圖給他們看個清楚了，因此現在，大家都知道還有一些甚麼地方，會有那些打手在着。

他們正要離開廳子時，卻有人從廳門口匆匆進來了。一個美國人連忙跳開，並且舉起槍要擊下去，司馬洛連忙把他止住，因爲來的祇是一個瞎眼的奴隸，他一點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而聽覺也暫時失效了。這個奴隸一直通過廳子，不知要到甚麼地方，去做一件甚麼工作，當他快要踏着其中一個躺在地上的打手時，一個美國人連忙把這打手拉開，讓他順利地通過，走了。

然後，大家才鬆了一口氣，離開了廳子。而那吵耳的聲音就在此時停止了，於是周圍忽然顯得很靜，那種靜，簡直是靜得刺耳的，因爲耳膜一直受着强大的刺激，刺激忽然沒有了，反而覺得不慣！

司馬洛低聲說：「以後我們得要小心了！」

此時，他們到了一條走廊，兩邊有着房間，而房門都是打開着的。他們便分成兩隊，小心地前進，每隊注意着走廊的一邊。走廊兩邊的房間就是那些打手們居住的地方，不過現時卻每間房裏都沒有人。那麼，餘下的打手們到何處去了呢？

到了最後一間房，他們便明白了。這房間是特別大的，裏面掛着很多衣服，顯然是一間更衣室。現在，有十個打手正在裏面更衣，換上那種銀色的太空衣一般的衣服。司馬洛知道他們在幹甚麼。他們是正在準備進入那實驗場裏去接班。

十一個人緊挨在門外的牆壁上，司馬洛拍拍身邊一個美國人的肩低聲吩咐：「你留在這裏把風！」然後他點點頭，示意大家動手，於是他們便蜂湧地衝入房中而去。

那十個人是完全沒有防備的，全部嚇了一跳，不由自主地舉起手來，祇有一個要拔槍反抗，而在他的槍還未拔出，司馬洛的槍便响了。柔和的「撲」一聲，一顆子彈通過滅音器吐出來，鑽進了那人的肩，那人打了一個轉，撞在牆上，沿牆滑倒，抱着肩膊呻吟起來。

「好了。」司馬洛說：「你們別再做這種傻事了！」

十個人迅速地繳去了他們的槍。司馬洛滿意地點頭：「差不多全部在這裏了！讓我們到處找找看，有沒有漏網的吧！」

他們留下了三個人，負責用繩子把這十個打手縛起來，餘下的則分散，向宮殿的各個部份搜索。現在他們用不着聯羣結隊了，因爲知道不會遭遇到很强的抵抗。

司馬洛轉進一條走廊，到了寢宮的部份。首先經過的當然是那座溫泉了。現在溫泉中並沒有人在着。祇有蒸氣空自騰騰升起。他一直走到那個擺設得很現代化的睡房，於是便看見了蓮花。而蓮花的樣子使他吃了一驚！她現在正懶洋洋地躺在床上，頭髮披散着，臉上一塊紫一塊腫，手臂上還有兩個地方貼上了膠布！

看見司馬洛出現，她吃了一驚，忙吃力地要坐起身。

「我在做夢嗎？」她呆呆地看着司馬洛，用的是兩隻眼圈全黑的眼睛。她的樣子，就像給人無情地打過一頓。

「我的天！」司馬洛深吸一口氣：「究竟發生了甚麼？」

他奇怪她遭遇了甚麼，她卻更奇怪他遭遇　甚麼，所以她也祇是用問題去回答他的問題。她說：「我以爲你已經死了？究竟你——遭遇了甚麼？」

「我逃脫了，現在又回來了，就是這樣。」司馬洛說：「而且我不是一個人回來的！」

蓮花的眼睛閃動着，露出一個興奮的微笑：「你已經殺死了他嗎？」

司馬洛搖頭：「不，我還不會捉到他！但我不相信這一次他能逃脫的！」

蓮花點點頭，坐起身，解開前襟的衣鈕，把身上那件衣服拉開了，露出她的胸部。司馬洛不禁感到一陣惡心，因爲那上面充滿了傷痕。而且不是毆打的傷痕，而是灼傷的傷痕，很可能是由香烟造成的。司馬洛又說：「我的天！」

「是他弄的。」蓮花恨恨地說：「你走了之後，他查出了我和你的事，便打我——她的眼中忽然滾出兩顆淚珠：「我從來想不到他會這樣對我的！我以前也許沒有想過要走，但現在我想走了！你得帶我離開！」

「當然，我會帶你離開的，但——」司馬洛忽有所觸：「霍斯塔呢？他對霍斯塔又怎樣了？」

蓮花搖搖頭：「他並沒有發現霍斯塔的事，我也沒有告訴他！我不想連累甚麼人！我祇是承認是我教你躲到工人宿舍去的！」

司馬洛坐到床上，嚴重地看着蓮花：「蓮花，我要你告訴我一些事情，就是這裏有沒有外人！」

「你的意思是——」蓮花說。

「我的意思是，除了上次遇到的那些之外，這裏還有沒有其他新來的人！我是指這山洞裏！」

蓮花皺起眉頭：「有很多，來過很多！他們來來去去，我不知道，還有多少在這裏！我對他們並不不感興趣！爲甚麼你不不問那些人呢？你總會活捉到一些的吧？難道你已經把他們全殺死了嗎？」

「沒有。」司馬洛說：「我祇是不想問他們吧了，因爲假如他們是說謊的！我也沒有時間去查清楚！我想問一個比較可靠的人！」

「你何不問霍斯塔呢？」蓮花說道：「他是準備食物，他應該知道有多少人吃的。」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我猜他大概是在厨房裏吧？」司馬洛說。

「他應該是的。」蓮花說。

司馬洛看着蓮花，好一會，終於說：「好吧，蓮花！你留在這裏，不要出去，也不要做甚麼事，以免傷害你自己。事情弄好之後，我就馬上來找你，明白嗎？」

蓮花並沒有點頭，祇是看着司馬洛。她終於說：「給我一把槍吧，司馬洛！讓我參加你們！我要親手把他射死！」

「不，不要這樣。」司馬洛容忍地微笑，輕撫着她的肩：「我們還不能讓他死，因爲他可能還會有用處！」

你的意思是你們會給他一份工作？」蓮花誤會了他的意思。

「不。」司馬洛搖頭：「祇是在關起他來之前，先要他做一些他最懂得做的事情，替這個世界減少一些災難！」

蓮花恨恨地咬着牙：「好吧！我留在這裏！但，司馬洛，別把我丟下！」

「我不會的！」司　洛安慰她：「我一定會來接你！」

於是司馬洛便離開寢宮，走出來，發現果然全座宮殿都已被控制」，大家已把那打手們集中在那間更衣室裏，包括已經被擊暈　的。

司馬洛在厨房裏找到霍斯塔。霍斯塔聽見司馬洛的聲音，當然喜出望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還以爲你已經死了！」霍斯塔拉着司馬洛的手，興奮地說：「上次，我聽見你逃脫了，又聽見他們說用火燒你！」

「我結果沒有死。」司馬洛匆匆地說：「現在，你聽着，霍斯塔，我要問你一些事情！我要知道，在這研究場裏還有一些甚麼外人，以及下一次換班是在甚麼時候！」

由於準備食物是霍斯塔的工作，所以這些事情，他是知道的。他告訴司馬洛，的確來了幾十人，不過這幾十人全部是不留在山洞裏的，祇是依時回來吃東西吧了。不過，研究室場裏則多了四個外人，負責着監督的工作，這四個外人似乎是權力比西維亞還要高的，頗引起大家的不滿，這是霍斯塔在他們進食的時候聽到的。至於下一次換班的時間，是在大約一小時半之後，因爲那時，就會有一班人回來進食了。

「謝謝你，霍斯塔。」司馬洛拍拍霍斯塔的肩：「你繼續工作吧！但這應是你在這裏工作的最後一天了，明天！你可能已躺在醫院，接受割開眼皮的手術，而這之後你就是一個自由的人了，你可以重見光明，可以去你喜歡去的地方！」

霍斯塔的臉部肌肉抖動着，一時也不知道說些甚麼好：「我——不能相信這是眞的！」他吶吶地說道：「我簡直不能相信！」

「你很快就能相信了。」司馬洛說：「現在，我也得去做我的工作吧！以後再見你！」

司馬洛匆匆回到更衣室中，那些打手們每一個都已給牢牢地縛住了，而且經過了盤問。他們招出的口供與霍斯塔所說的一樣，下一次換班是在一個鐘頭之後，而研究場裏的確新來了四位大員，負責監督工程的進行。這四位大員自然就是來自蝸黨的高層的，他們高高在上的態度引起了普遍的不滿，而其中最不滿的還是西維亞本人，他是一向坐慣第一把交椅的，他不高興有人在旁邊影响他的絕對權力。

總之，情形就是如此了，他們還要等待一個半鐘頭。研究場裏的西維亞，對於宮中的事變是仍然一無所知的，當時間到了，研究場裏就會有一批人員休班，回到宮中來進食及休息，而宮中也會有一批人前去替補，不過，這一批替補的人卻是由司馬洛等人所扮的了！

司馬洛滿意地點點頭，對大家說：「現在，我們祇要等就行了！」他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旋動手腕上戴着的那隻大型防水手錶，週律旋對了之後，沙沙的電波聲便發出，然後史勿夫的聲音來了。

夫的聲音是急而充滿了關懷的：「司馬洛！你們幹得怎麼了？」

「到目前爲止仍然很好。」司馬洛微笑：「我相信我已經控制了局勢！計劃的第一部份已經完成，第二部份大約一個半鐘頭之後就要進行了！你們那邊已經準備好了嗎？」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老實説，祇要你開口，我們就可以出動！」史勿夫説。

「那很好。」司馬洛説：「等我消息吧！」

× × ×

大約一小時半之後，山洞中研究場裏的人員們果然開始下班」，一隊八個人向宮殿這邊走來，一面行走一面脫下頭罩。

他們是完全沒有提防的。進入了宮殿的門，前廳中沒有人。到他們全部進來了時，走廊中就湧出了司馬洛等十一個人，手中的機槍指着他們，使他們知道任何抵抗都是已經太遲」。這些人很輕易地就給制服了，綑綁起來。司馬洛揮揮手，吩咐大家：「好了，我們換衣服，過去吧！」

這時，在宮中，仍然自由的人就祇有蓮花，霍斯塔及那些奴隸們了，而霍斯塔保證那些瞎眼的奴隸們不會做甚麼古怪，因爲他已假傳了西維亞的命令，吩咐不要到上面來，祇是留在地下的奴隸宿舍裏，等候指揮。

大家一點也不浪費時間，紛紛換上那些銀色的制服。輕機槍是無法不棄下的，但是手槍及那些插滿飛刀，炸彈和烟彈的皮帶則仍然保留，藏在制服的下面。

司馬洛又旋動手腕上那隻錶形無綫電，和史勿夫通話。史勿夫已經緊張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了：「怎麼樣了？」他搶先問司馬洛。

「行了。」司馬洛説：「你們可以馬上動手，吸引着他們的注意力！」

司馬洛這一句話，就使史勿夫馬上下了一個總攻擊的命令。

外面，大雨是仍然下着的，樹林中，那六組由蝎黨打手組成的巡邏隊仍在作着那艱苦的巡邏，並不知道六隊是早已剩五隊了。而海邊，武裝的快艇也仍在遊弋着，準備制止任何船隻的進攻。

受到進攻的第一個先兆就是四架美國的噴射機在島外的海面上空低低地掠過，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這使每一個守衞者都大爲緊張了。馬上，西維亞就接到了無綫電的報告。

這時他是在那座研究場中的玻璃指揮塔內，正忙得滿頭大汗。儀器架上一隻無綫電響起來：「三號巡邏隊報告，三號巡邏隊報告，有二架噴射機在上空掠過，企圖不明，很可能是進攻的先兆！」

西維亞回頭瞥了一眼室中的其餘四人。這四個人就是蝎黨派來的四位大員了。他們以監督的姿態佔着四個在塔內臨時加添的座位，不但態度使西維亞很不滿，而且還不時碍及西維亞的行動，因此西維亞對他們是毫無好感的！但沒有辦法，他出過一次毛病，上頭派員來監督，這是合理不過的措施。

那四個大員也因爲這無綫電的報告而表示吃驚，而在西維亞能開口之前，其中一人就搶先俯前身子，對着無綫電裏説：

「加强戒備！加强戒備！」就像現在的戒備還不夠落力似的：「別讓任何人接近島上！」

「嗯。」西維亞咕嚕着説：「你們去指揮是最好了，總之別讓人進來破壞我這裏面的事情就行！我不想多負一重失敗的責任！」

「兩架噴射機。」四位大員奇怪地面面相覷：「那是甚麼意思呢？司馬洛怎能弄到噴射機呢？」

「唯一能派出噴射機就是駐菲律賓的美軍。」西維亞停了手，尋思地説：「我希望司馬洛不是已得到了美軍的協助，如果是的話，那我們是沒有希望的！」

四位大員都皺着眉：「他做不到這事的！」其中一個説，他祇是希望，而不是斷定竟能如此。

「要很大的面子才能請動美軍的！」另一個也説。

「司馬洛却可能有這大面子。」另外一個顯然比較熟悉司馬洛的歷史的人這樣説：「記得很久以前，那一次十二銀蛇的事件嗎？司馬洛那朋友史勿夫就能辦到這件事！」

「難道你的意思是史勿夫也來了？」一個大員問。

「這是遲早的問題了。」那個熟悉司馬洛歷史的大員説：「祇是不相信史勿夫會必得這麼快的！」

「有些船來了！」無綫電中又有人慌張地報告道。

「甚麼船？」其中一個大員大聲問。

「還看不見，雨太大了，但是雷達網顯示出來的！」報告説：「原來那些武器快艇上的設備並不壞，還有雷達網的。」

那四個大員轉向西維亞，其中一個説：「我看你還是運用你的勢力，召來一些政府軍吧！我們需要强一些的保護！」

這時，八個換班的人員正在施施然進入研究場中。他們雖然穿着那銀色的制服，也罩了銀色的頭罩，看不清楚面貌，但破綻應該還是很容易看得出的。那就是，他們比原來的人身裁高得多了。不過，指揮塔中的五個人都沒有注意他們。西維亞正在説：「如果來的是美軍，那麼連政府軍也不敢抵抗的！我們是落後國家，記得嗎？在這裏權力最大的人還是美國人！」

四位大員都喃喃地咒罵起來。其中一個人不耐煩地道：「你總得試試的！」

「先等一等，看看情形怎樣吧！」西維亞鎮靜地説。

「他們開火了！」無綫電中的報告吵耳地叫：「他們的火力很强！我們從望遠鏡已經看見了！這是美軍的炮艇！」

五個人面面相覷。接着無綫電裏傳來轟隆一聲爆炸，應該説是半聲爆炸，因爲還沒有響完，電訊聯絡便已斷掉了！

西維亞嘆一口氣，有點凄涼地説：「沒有人能帮助我們了！我看我們現在應該做的事就是快點逃走！」

「不！」司馬洛吃吃笑：「你們不能逃走！」還有工作要你們做的呢！」

五個人吃驚地轉身，才發覺二個銀色制服的人已不知甚麼時候沿梯子上來了，現在正站在指揮塔的門口，手中的槍指着他們。西維亞忙舉起兩手。其中一個人把頭罩脫下了，露出本來面目。

西維亞恨恨地叫道：「司馬洛！」這個名字叫出，使那四個大員有如猝然觸了電，四個都一齊動手去拔槍，而司馬洛和他的同伴手中的槍都不留情地响了。他們已知道這四個人是甚麼身份，知道他們在未來的工作中是沒有用的，所以並不留情。不過射的也不是致命的地方，祇是在每人的兩肩上各放進一顆子彈，使他們再也不能抵抗。

這四個人，是應該讓他們活下去的。他們活着，一定可以招供不少有關蝎黨的內幕，史勿夫一定很高興得到他們的！

那四個大員都倒下來了，痛苦地輾轉呻吟着。槍聲把守在洞外的那幾個守衞引進來了，他們拔槍衝入，但沒有甚麼用處，一進來就給其餘幾個外來客擊倒。

西維亞看着司馬洛，聳聳肩嘆口氣：「好吧，司馬洛，你贏了！現在，你可以殺我了！」

司馬洛微笑搖頭：「不，我不會殺你的。我祇是要你做一些工作！我要你指揮你那些放出去了的金屬魚一條一條都游到沒有人的地區去炸掉。當然，你會在大批科學家監督之下進行這件事的！我猜你的設備是已差不多修好了吧？」

西維亞恨恨地瞪了一眼司馬洛：「你再難想到更好的報復方法的了！」

「我不是來報復的。」司馬洛説：「我祇是在做好事！這世界沒有你這種人已夠亂的了！我不能讓你妄作胡爲下去！」

西維亞狡猾地微笑：「我却認爲世界的亂是因爲人太多了，殺掉一些，就更容易管理！」也許他這一句是發自眞心的，也許他建設這個可怕的基地，是眞的爲了這個信念的。

「但你現在失敗了！」司馬洛粗聲地説：「你認爲甚麼都沒有用，你必須聽我們指揮！」

西維亞淡淡地苦笑，嘆一口氣，忽然迅速俯前身體，伸手去按一顆紅色的按鈕。但司馬洛是一直注意着他的，當他還沒有摸着按鈕，司馬洛已一掌劈在他的手腕上，把他的手打開了，而且另一手執住他的衣領，把他提離椅子，甩在指揮塔中間的地上。一個美國人連忙上前把他的雙手拗到背後執住了，使他無法再動。

「想把整座小島炸掉是嗎？可惜按鈕上的顏色太紅了，難免使我注意着它！我看，我們還是快點把史勿夫叫來吧！」司馬洛再扭開了他那隻腕錶型無綫電話器，問道：「幹得怎樣了，史勿夫？」

「我們祇遭遇了很輕微的抵抗！」史勿夫説：「那些武裝的快艇已給我們全部擊沉了，我們正準備登陸！你們那邊又如何呢？」

「我們已控制了一切。」司馬洛説：「你們可以上來了！外面的林中還有三十個打手在防守着，分成五組，你們可以數着，逐個加以消滅的。」

「政府軍方面會不會給我們甚麼麻煩呢？」史勿夫問。

「看來不會了。」司馬洛説：「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向外通消息。但先給我來一部直升機吧，我要在消息傳出去之前回到馬尼拉去！因爲古墨少校的處境會很危險的！」

「很好！」史勿夫説：「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到了！」

司馬洛截斷了聯絡，轉向西維亞，西維亞仍然恨恨地看着他。司馬洛微笑：「大科學家，對不起，我不能留下來陪着你了！幾個鐘頭之後，就會有十幾位科學家進來接管你這個基地！你最好合作，把這裏的結構和原理告訴他們！當然，你不説他們也一樣查得出的，不過要多花一些時間吧了！西維亞，我希望你不會自討苦吃的！」

西維亞沒有做聲。司馬洛注意到他的眼睛是看着塔下，研究場的入口的。司馬洛也望過去看見一個人正在走進來。這個人就是蓮花，她身上還是穿着床上的睡袍，但是手上却拿着一挺輕機槍。他的臉色難看得使人發抖。

在下面那幾個美國人員看見了她，忙要上前，但蓮花的機槍一擺强硬地道：「不要阻我！我要殺死他！我要殺死他！」

「不！」西維亞恐怖地叫起來，掙扎着：「別讓她上來！」

司馬洛冷笑：「原來你也怕死的，西維亞！這一次你受到教訓了。你可以玩一個女人，剝奪她的自由，但永遠還要侮辱她！女人受了侮辱是會報復的！」

「別讓她上來！」西維亞拚命掙扎，「任何事情我都答應，就是別讓她上來！求你——」

但那個美國人把他捉得緊緊的：

「他一定也知道如果讓蓮花上來，她的報復一定是最可怕的了。而在下面，那幾個人也奈何蓮花不得。他們並不忍心就這樣開槍把她射倒。

司馬洛瞥一眼西維亞，微笑：「西維亞，希望你不會是食言而肥的！」説着他便輕輕拉開胸前的拉鍊，從腰間的皮帶上拔出一把飛刀。

在下面，蓮花正漸漸接近塔下。有兩個美國人仍想向她走過去，嘴裏勸着：「等一等，小姐！等一等！你最好先考慮清楚再——」

蓮花扳動槍機，在他們的脚邊掃射了一排子彈，以表示她的决心：「不要過來！」她命令：「退後，別要阻着我！」

她是一個不大善於用槍的人，下一次扳機她可能就會不小心而打中人了，所以那二個美國人祇好噤若寒蟬地退後。他們也沒有機會繞到她後面去對她施以暗襲。

蓮花來到指揮塔下了。她仰頭叫道：「司馬洛，讓他下來吧，司馬洛！他是我的！」

「你最好考慮清楚！」司馬洛説。

「你要我上來還是放他下來？」蓮花問。她的手指在槍上扣得很緊，指節已開始發白，恨意已積得很深，使她置生死於度外。

司馬洛從指揮塔的門口伸出頭來：「你最好望望後面，蓮花！你知道有多少把槍指着你嗎？」

這是一個很老套的詭計了，但蓮花不是老手，所以她會中計！而且，即使老手也覺得不怕回頭一望的，因爲司馬洛又不是在很近的地方。總之蓮花吃驚地回頭望，看不見甚麼，知道司馬洛是騙她，便連忙轉回來，看見一把刀子正打着轉向她的

臉飛過來。祇是一霎眼間刀子便到了，她完全沒有機會閃避。刀柄那軟中帶硬的部份與她的前額碰觸，响了沉默的「托」一聲。刀子便彈開了，「鏘」的跌進了一堆金屬的儀器之間，而蓮花的眼珠呆凝住了，身子也搖搖欲倒，機槍也無力地垂下。

那幾個在旁邊束手無策的美國人，現在好像一羣跳虱般跳過來了。其中一個一手把機槍奪下，另外二個把蓮花緊捉。不過現在，蓮花需要的已不是緊捉，而是扶持，因爲她是已經暈去了。

一個美國人抬頭，羨慕地看着司馬洛：「朋友，這一刀擲得眞好了！」

司馬洛聳聳肩：「祇是運氣好吧了！」其實，這並不是運氣，而是準確的計算，和眼光及氣力的恰到好處的配合。如果刀子到達的時候是刀尖向前而不是刀柄向前，那麼蓮花就是死掉而不是暈去了。司馬洛轉向西維亞，冷冷地說：「我救了你一次命，西維亞，不要忘記！」

西維亞頹喪地點頭，額上已經佈滿了大點的汗珠。

×　×　×

天將亮時，雨勢已很小，差不多要停了。古墨少校打個呵欠，放下手中的棋子，說：「我實在精神不夠了！可以讓我回家嗎？」他現在是在海軍上將的家裏，正在下棋。自從晚上在這裏吃過了晚飯之後，海軍上將就一直拉着他在這裏下棋。

「不，你不可以回家！」海軍上將搖頭。他是一個肥矮而粗壯的菲律賓人，眼睛特別入：「我還想多下幾盤棋！」

「但我要睡覺了！」古墨少校說。

「你可以睡在這裏。」海軍上將說：「樓上有很舒服的客房！」

「我不要睡在這裏！」古墨少校堅持：「我要回家！」

海軍上將的臉沉下來了：「我說你不能回家，你沒有聽見嗎？」

古墨少校困惑地瞪着他：「難道我在這裏是一個囚犯嗎？」他氣沖沖地繞過棋桌走近海軍上將。

「別急，古墨。」海軍上將慢條斯理地說：「你的手臂還是傷着，你是沒有資格動粗的！」

他一擦手指便有兩個男人像幽靈一般出現在廳子的門口。這是兩個打手，身裁都比普通的菲律賓人高大和粗壯，古墨少校即使未受槍傷，也要經過三思才敢與他們對抗的。海軍上將吩咐這兩個打手：「送古墨少校回房去吧！他已經很累了！」

「少校，請跟我們來。」其中一個打手一鞠躬讓讓手。他居然是相當有禮的。

古墨少校恨恨地瞪着海軍上將：「你明白你是正在做甚麼嗎。」

「當然明白。」海軍上將說：「我不想你阻碍我們的大事，就是這樣了！」

「你何不就這樣殺了我呢？」古墨少校問：「除非你殺了我，否則，你終於要放我的，那時，我就要和你算帳了！」

海軍上將哈哈笑起來：「古墨少校，我不想殺你，因爲我們到底是同胞！而且，到我放你走的時候，你也不會有能力和我們算甚麼帳了！」

「爲甚麼？」古墨少校問。

「因爲那時，世界已經是我們的。」海軍上將激昂地說：「我們會控制了世界！我們的計劃現在已差不多可以進行了！祇等那山洞內的儀器修好！帶着核子彈頭的金屬魚會指着世界各大城市及港口，不由他們不屈服的！」

古墨少校冷笑：「如果你們的總部不被發現，也許還有點希望！現在已經給人知道了！你們炸一個港口，就會有人丟一隻炸彈下來，把你們的總部連同小島都炸掉！不，你們是沒有希望的！」

海軍上將的眼睛圓睜着，狂態畢露。他陰沉地說：「你有你和司馬洛知道總部的所在，古墨少校！你雖然到處去訴說，但是至今還沒有人相信你！現在，你已經暫時隱居在我這裏了，你不會再向甚麼人說的！至於司馬洛，他是一個被通緝的犯人，他自顧不暇，更不能向甚麼人說了！我們的人已經在等着，他一離開你家我們就會捉住他了！我們需要的祇是時間！」

古墨少校心裏在暗笑。原來蝎黨的綫眼並不很廣，關於史勿夫乘直升機來去的事他們竟是一無所知的！他們竟不知道司馬洛隨時可以乘直升機離開他的住宅。不過這一點，他是沒有理由提醒他們的。所以古墨少校祇是聳聳肩：「你們等着瞧好了！」

海軍上將扭扭頭，那兩個打手便分左右走到古墨少校的兩旁，碰碰他的手肘：「請跟我們來吧，古墨少校！」

古墨少校祇好跟他們走。他們出了廳子，登上二樓，通過一條走廊，到了走廊盡頭，古墨少校被請入一間房裏。兩個打手搜過他的身找不到武器，便退出，門隨即關上了，鎖匙在門外扭動把門鎖上了。

古墨少校周圍望望。這是一間客房，很舒適，附設有一間浴室，因此古墨少校是用不着出去解決大小二便的。窗門都裝有鐵栅，他不能企圖爬窗逃走。

他在房中轉了幾轉，知道除了房門之外，是沒有別的路可以離開這裏的，於是他祇好在床上躺下來。當然，他不是睡覺。即使再疲倦，他也不能睡的，因爲他的生命隨時會有危險，當司馬洛他們一攻到島上，海軍上將得到消息時，就不會讓他活下去的了！

古墨少校就這樣躺在床上等着，雖然不敢睡也難免漸漸進入矇矓之境。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忽然給一些細碎的聲音驚醒了。張開眼睛看見大門正在慢慢移動，那細碎的聲音就是剛才門匙給扭動的聲音。

古墨少校連忙一滾身，到了床的另一邊，蹲下來。門很快地開了，進來的人一手開亮了電燈，古墨少校看見進來的就是海軍上將。上將的臉上現在凝滿了汗珠。他的神情，比先前更加瘋狂，而且帶着暴怒。

「難道我連睡覺的自由也沒有嗎？」古墨少校蹲在床邊，冷冷地問。

海軍上將咬牙切齒，使得腮邊的肌肉一動一動的。他狠狠地說：「他們已經攻入了我們的總部！」

「那是個好消息！」古墨少校說。

海軍上將冷笑搖頭：「對於你却並不好，古墨，因爲你要死了！」他的右手從背後拿到前面來，手上拿着一把德國製的自動手槍。槍咀指着古墨少校：「現在，

我不能讓你活着離開了！因爲，正如你所說，你會和我算帳！」

古墨少校憂鬱地皺着眉：「就在這裏行刑？你不怕弄污了你的名貴地位嗎？」

海軍上將看了他一回，搖搖頭：「不，不是在這裏，因爲明天，可能會有人到這裏來找你，我不想你的屍體或者你的血給找到。所以，我們到屋後的山上去吧，下過了雨，泥土很軟，很容易掘開——」

「沒有別的辦法了嗎？」古墨少校可憐地問道。

「沒有別的辦法了。」海軍上將搖頭：「眞對不起！」擺擺槍：「來吧，我們走，時間已經無多了！」

古墨少校沒有動。

「你會乖乖地跟我走的吧？」海軍上將溫和地說：「你的抵抗是沒有用的！」

「好吧！」古墨少校嘆口氣站起來。

海軍上將的槍垂下：「跟我走吧！」

古墨少校的右手也從背後拿到前面來了，手上的小手槍响了兩次。海軍上將一震，想再提起手上的自動手槍，但力氣已不能支持，那把自動手槍掉在地上。古墨少校迅速地跳過了那張床，棄下那把已經沒有子彈的小手槍，而拾了海軍上將的自動手槍。

海軍上將痛苦地轉頭看着他：「但——已經搜過——身——怎會——有槍？」

古墨少校吃吃笑，動動那隻包着厚厚的綳帶而吊在頸間的傷手：「這裏面你們並沒有搜過！」原來，那些綳帶裏面是可以藏槍的。

海軍上將罵了一句粗話，便伏下，死去了。而緊接着，雜沓的腳步聲跑來，古墨少校忙跳到門邊，靠着牆。那二個送他上樓的打手衝進門來了，由於剛才聽到槍聲，所以他們的手上都拿着槍。古墨少校手中的槍連珠發射，他們便一一仆倒了，完全沒有抵抗的機會。

古墨少校閃出門外。沒有人再沿着走廊來了，但是樓下人聲嘈雜，有一個人在大聲叫：「唏，上面發生了甚麼？」

「別上來！」古墨少校叫道：「你們的主人已經死了！」這房間既是在走廊的盡頭，防守是不難的。司馬洛他們既已攻入了島上，那麼不久之後也會到這裏來的了，他祇要守到司馬洛來的時候……

一個打手出現在走廊的另一頭，手中拿着一挺輕機槍。古墨少校連忙縮回貼身在門邊。

那個打手仍未敢開槍掃射，祇是躊躇地叫着：「上將！上將？」

古墨少校估計他已到達了走廊中段，便伸出槍去，盲目地放了四槍。雖然祇是憑估計而放槍，方向倒沒有錯誤。那個打手發出一聲尖叫，輕機槍搭一聲丟在地上。古墨少校跳出去，在未知那人生死前先把輕機槍拾起。有了一挺輕機槍在手中，古墨少校的心是安定得多了，因爲輕機槍中有充足的子彈，可以殺死很多人，而一把手槍中的子彈是有限的，有了一挺輕機槍，他就可以守得久一些！

樓下人聲鼎沸，有許多人跑來跑去，似乎海軍上將在這屋裏是準備着不少打手的，有二個打手在走廊盡頭出現了。他們伸出頭來一窺，古墨少校便射過去一排子彈，他並不想殺人，他祇是要使對方不敢過來吧了，他希望拖延時間，守到司馬洛來救他的時候。

接着，外面的花園中也爆發了一陣槍聲，有人慘叫，有人大聲叱喝，然後是一聲爆炸响在樓下的廳中，似乎有人丟進了一隻手榴彈。古墨少校皺着眉頭。小心地聽着，又來了一連串的機槍掃射的聲音，兩次爆炸，之後槍聲便疏落下來了。

有一把美國口音的聲音用菲律賓話叫道：「好了，你們還是投降吧！你們已經被包圍了！你們是沒有機會逃走的！」

槍聲完全停下來了，古墨少校知道那些人是正在投降了，進攻的兵力一定是很强的，他奇怪司馬洛他們有什麼辦法能帶着軍隊來進攻海軍上將的府邸，但這並不是容易的事。

接着司馬洛的聲音在叫：「古墨少校！古墨少校！」

「我現在上來了。」司馬洛叫道：「別開槍！」

說着司馬洛便跑上樓梯，而出現在走廊的口頭，於是古墨知道他是脫險了！

×　×　×

兩星期之後，司馬洛正在古墨少校的家裏吃晚飯，在座的還有史勿夫。安娜在司馬洛的對面，不時對司馬洛作一個神秘的微笑，司馬洛知道這也許是她需要上床的表示，但暫時，他卻不感興趣，因爲他心裏仍有點悶，雖然最後一條核子魚已經順利地爆炸了，而西維亞看來也難逃死刑的命運。

但，蕗薏絲却不能目覩這一些。她的父親洛特力也連屍體都尋不回，西維亞已承認了洛特力是潛入洞中刺探時被那隻狼犬咬死，而給西維亞投進湖中，流入海底的。

接着，司馬洛忽然有所發現：「唏，古墨少校，你什麼時候僱了一位法國廚子？」因爲他發現吃着的是上好的法國菜！

安娜忍不住笑了：「那是你們的廚子嘛，司馬洛先生！」

「你說什麼？」司馬洛摸不着頭腦。

「小姐是指我！」有人在背後說，司馬洛轉過頭去，看見蓮花和霍斯塔都站在後面。霍斯塔的眼睛已經張開了，奕奕有神的。

「噢，霍斯塔，你從醫院出來了？」司馬洛詫異地說，因爲霍斯塔被救出之後便進了醫院，接受開眼手術！

「是的。」史勿夫代答：「由於你是他們的再造恩人，所以霍斯塔和蓮花決定做你的奴隸，跟你到天涯海角而去！」

「你們在開玩笑！」司馬洛吃驚地站起來。

「我們不是開玩笑的。」蓮花誠懇地說：「我們沒有別的地方好去，而且你是我們最敬仰的人！你得收留我們！」

司馬洛恐怖地呆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史勿夫微笑：「我看你應該接受，司馬洛，許多本事的人都是帶着私家廚子和漂亮的女秘書到處跑的，你爲什麼不能這樣做呢？」

司馬洛祇是瞪着雙眼，呆在當場，不知道該說什麼。

（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邀參劍盟會　迎客黃鶴樓

武昌，北臨長江，形勢險要，自古以來即與漢陽、夏口同為兵家必爭之地，可說是湖北的三大重鎮。

尤其是武昌，輻輳繁密，人口衆多，交通發達，居於全省之首，是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黃鶴樓始建於三國，面臨長江，高高地矗立着，自古以來即為雅人騷士歌頌，而留下不少的詩章名曲。

其中尤以唐時崔灝的一首詠黃鶴樓詩，堪稱千古絕唱，這使得黃鶴樓的聲譽更加提高，凡是來到武昌的，也莫不以登黃鶴樓為快，是以遠近遊客川流不息，自晨至昏，從無間斷。

可是這一天，黃鶴樓裏的執事，一大早便命人將樓上樓下都清掃乾淨，然後將門扉關住，謝絕任何遊客登臨，不但如此，而且在登樓之處還派有四個黑衣大漢把守着，似乎嚴防人們上去。

武昌城裏所住的人們，可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事發生，尤其是許多外地來的遊客學子，欲待登上黃鶴樓去一賞勝景，却被那守在樓前的四個大漢所擋住，不得上去。

那些人可能是看到守樓的四個大漢魁梧結實，形象凶猛，是以不敢登樓，但是未到晌午時分，已有多起身揹兵刃，勁裝打扮江湖人士欲待登樓，也被那四個大漢所阻。

這些人全是在江湖上打滾，綠林中闖蕩的好漢，應該不會像普通的遊客學子一樣的易於打發，可是他們氣勢洶洶的欲待闖樓，却在聽到那守樓的四個大漢之言後，立即臉色一變，含笑抱拳而退。

於是，武昌城裏的居民齊都納罕不已，不清楚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們如此，或是什麼人下令封閉黃鶴樓的。

不過他們很快地便獲得了答案，敢情是武昌城裏最有威望，最為富有的南宮北員外要藉黃鶴樓宴客，不許閑雜人士登樓憑欄。

那南宮北員外乃是府台的結拜兄弟，本身不但置有良田萬畝，而且所設的錢莊分佈全國各地，此外經營藥材，鹽行，可說是鄂省一地的大富豪，提起他來，武昌城可說沒有一個人不曉得的，是以一聽是他要宴客，全都沒得話說了。

然而他們並不知道這南宮北大員外，並且是武當上代掌門玄貞人的嫡傳徒兒，武林中有名的紫髯金劍。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揹刀帶劍的武林豪客、江湖人士，一聽是紫髯金劍要在此宴客，便抱拳而退的原因了。

由於那紫髯金劍南宮北本身在城裏除了有一所連綿數十進的大莊院外，郊區還有別墅數處，平常宴客之時，根本就用不着借地方，此次却在黃鶴樓宴客，因而許多人都可猜想到他所宴請的客人必非尋常之輩。

由於這份好奇之心，那靠近黃鶴樓的一些酒樓飯館未到晌午，便擠滿了人，那些人齊都翹首外望，等待着要一看那些被南宮北宴請的客人。

可是他們從早上等到下午，除了看到許多雜役忙着搬桌椅，抬酒菜從邊門進入樓中之外，只看到了守樓的黑衣大漢輪換了兩批，其他便沒有看到有人進入樓中。

漸漸地，隨着日光的移轉，街道上的勁裝人物愈來愈多，酒樓裏的議論之聲也愈來愈大，許多自命是權威的謠言傳將開去，緊接着又有自命權威的人物加以否認，因而黃鶴樓附近的喧鬧聲不歇於耳。

就在這個時候，街道之上走來了一個身着銀灰色長衫，束着長髮，脚登軟底快靴的年青人。

那年青人長得劍眉隆準，星月豐唇，在玉石雕就的面龐上浮現着一絲微笑，雖然脅下掛着一柄銀色長鞘的寶劍，却掩不住他全身散發出來的那股俊逸的氣質。

尤其是他背後跟着一個身穿黑衣，唇紅齒白的小廝，使人一見之下，更加確定他是一個文人學士。

的確，那年代的讀書人講究的是文武雙全，就算不會武，也要掛個一柄長劍表示，這種習慣一時都成為風尚，更加沒有人懷疑他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年青文人了。

他的來到武昌城裏，擠在行人當中，起先並沒有引起人的注意，可是不一會，便由於他那超俊的風度，使得他被人注意起來了。

本來嘛，鶴立鷄羣，那還能掩飾得了人們的注視？僅僅一會兒，街上的許多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那銀衫儒士根本沒有在乎許多人的注目，還是嘴角含着微笑，緩緩在街上步行着。

那些在酒樓上等待一看南宮北宴客的閒人，一見到街上行過這麼一個英俊的書生；齊都掉轉了話題，落在那個年青人身上。

於是憑窗的樓上，有人開始嘖嘖稱讚道：「啊，這是那家的秀才，長得如此俊俏，怎麼我在武昌城裏住了十幾年，却是從來都沒有見過……」

也有人這麼說：「啊喲，可惜我沒有閨女在家，不然找到這麼個俊俏兒郎，可要樂死我這做丈人的了！」

這話剛完，接着，又有人道：「劉老二，你連老婆都沒有，還想什麼大閨女？嘿，有一把鬍子就想做丈人，我看你是在做夢！」

那劉老二扯開了嗓門，道：「朱麻子，憑你家裏那個像母豬沒有兩樣的丫頭，你也想做人的丈人不成？」

他這話一出口，樓上一陣哄然，大笑聲中，朱麻子哇哇怪叫道：「劉老二，你敢批評我家美慧、老子……」

他的聲音被一陣大喝所打斷，接着便聽得一個粗壯的聲音道：「他媽的，你們那個再吵，老子一刀一個宰了你們！」

那個身穿銀衫的年青人帶着小廝正在街上行走，猛然聽得酒樓上傳來的怒罵之聲，不由抬起頭往上面望了望。

他那黑亮的星目一閃，立即便看到那座叫太白居的酒樓臨窗處，坐着兩個身揹大刀，勁裝打扮的魁梧漢子。

他們兩人全都喝得臉孔通紅，那原先坐在右首的疤面大漢，此刻正站了起來，指着另一堆酒客大罵。

那一堆在哄鬧中的酒客，看來都是武昌城裏的土著，他們雖然衣衫不整，面目猥瑣，有似混混之類的人物，見到那疤面的凶狠模樣，却也不敢吭聲。

那個疤面大漢見到自己大聲一喝！便將人家鎮定，不禁洋洋得意地坐了下去。

誰知他剛坐下，那坐在他旁邊的另一個虬髯大漢已霍地站了起來，一把揪住另一桌中的酒客，破口大罵道：「他媽的，老子們說話，你在瞪什麼眼？」

他根本不容那個酒客有分辯的機會，揮手便是兩掌，只打得那個酒客跟殺豬樣的大叫起來，叫聲之中鮮血和牙齒吐得滿身都是。

那個虬髯大漢見到火氣已有了發洩的機會，不再過份的折磨那酒客，將之往地上一摔，道：「老子今天酒興正濃，不想宰了你這條狗養的，就此放過你一次，別讓我下次再碰到你，可有你好瞧的了！」

他在身上擦了擦手，意氣揚揚地在酒樓裏掃了一眼，本想就此走回座位去，那知他目光一閃，却看到酒樓中有大半客人在朝他瞪眼，憤怒之色浮現於臉上。

這虬髯大漢濃眉一揚，霍地拔出背後大刀，往面前的那張酒桌砍下，只聽咔嚓一聲，酒桌一分為二，桌上的酒菜落在地上，坐在附近的酒客紛紛走避。

那虬髯大漢喝道：「不許走！那個敢走的，吃老子一刀！」

他有如鐵塔的站着，手裏持着大刀，一副凶厲的模樣，果然那幾個站了起來的酒客被他的凶勢所懾，重新坐了下去。

酒樓中頓時一片肅靜，那個從樓下行過的銀衫年青人劍眉微皺，嘴角泛過一絲不屑之色，沒有理會樓上鬧事，繼續往前走去。

可是跟在他身旁的童子却滿面憤慨之色，急走了幾步，道：「公子，你看樓上那兩個傢伙多混賬，仗着酒意裝瘋，竟敢在這酒樓裏鬧事，公子你……」

那銀衫年青人搖頭道：「硯童，不要管這份閒事。」

硯童道：「可是公子，他們這樣跋扈，你……」

銀衫年青人淡然一笑道：「像這種混人，也不值得我出手，隨他去吧！」

硯童道：「公子，這倆個傢伙當然用不着你親自出手，可否讓小的去教訓他們一頓？」

那銀衫年青人搖頭道：「硯童，我們是來赴宴的，不要多管閒事。」

硯童滿臉不情願之色，道：「可是，公子……」

那銀衫年青人笑一笑，道：「這是南宮北的地方，他也不會容許別人在此鬧事的，你……」

他剛說到這裏，驀地酒樓之上傳來一聲慘叫，接着風聲一響，一個魁梧的大漢自窗口飛出，砰地一聲摔落在街心，正好落在他的脚下不遠處。

那銀衫年青人脚下一頓，凝目望去，只見那個從樓上摔下的大漢，正是方才在

樓上揮刀發威的虯髯大漢，此刻嘴角滴血，手足折斷，躺在街心已經死去了。

那些在街上行走的人們，原先聽見酒樓上吵鬧之聲，便紛紛駐足旁觀，此時一見樓上飛出一個大漢，齊都閃避開去，頓時街上空出一大塊來。

只有那個銀衫年青人帶着硯童沒有閃避開去，是以街心空曠處，只留下他們兩人和那具屍體。

立即，無數的目光，從屍首上溜過，投注在他們身上，隨即又轉到酒樓之上，那些路人既要觀看酒樓上發生的血案，又要品評這銀衫年青人的俊逸容貌，幾乎有目不暇接之感。

他們都認爲這個俊秀的公子，必然是已經被突然發生的事情所嚇呆了，其中就有人忍耐不住，想要提醒這個銀衫公子，可是他們還未及說話，已聽得酒樓之上，傳來一聲大喝，一條人影又從窗口飛落而下。

在呼聲之中，那人躍落街心之中，霍然正是剛才在酒樓裏的那個疤面大漢。

他大概已經曉得自己招惹了强敵，方才的酒意已經全消，面上一片紫青之色，手裏雖然持着大刀，却禁不住微微發抖。

他一躍落街心空處，立即窗口之前出現三個人影，那些站在街道兩旁觀看的路人還未看清楚那三個人的容貌，只聽風聲微響，人影閃現，在那疤面大漢之前，已多了三個身穿長袍的漢子。

那疤面大漢一見自己陷入包圍之中，再也無法逃走，臉上一陣鐵青，强自鎮定了一下，抱拳道：「在下杜林，與義弟陳浩一向在魯西，此次來到鄂境，人地生疏，不知三位大駕在此，多有得罪，尚請三位……」

他的話被一陣陰惻惻的語聲打斷：「哦，原來是魯西雙刀裏的斷魂刀杜林杜大爺，我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把你給得罪了。」

斷魂刀杜林見那說話之人是頷下蓄着一綹山羊鬍鬚的枯瘦老者，而方才那一掌將自己義弟擊飛酒樓的矮胖老者却一直默然無語，冷冷地凝望着自己，眼中露出一片凶殘之色。

他的一顆心幾乎被提到胸腔以上，心中顫悚，方才的酒意已化爲冷汗，顆顆浮現於額頭，他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目光自那一瘦一胖的老者掠過，落在那個穿着一襲粉紅色的長袍，面孔蒼白，如同敷着粉一般的中年文士身上。

對這三個自酒樓雅座裏一齊出現，突然出掌擊斃奪魂刀陳浩的怪人，杜林默然忖想了好久，也都沒有想出對方的來歷，並且也一點都不知道那三個完全不同類型的人是如何會相聚在一起。

他在此時已沒有心思去忖思許多，抱了抱拳，對那個枯瘦老者道：「在下名號有污尊耳，閣下如此一說，在下更加汗顏了，只不知三位大名是……」

那枯瘦老者冷冷的笑了笑道：「不敢當得你杜大爺的奉承，老夫黑鷹何戟，這位是紅犀諸彪……」

斷魂刀臉色大變，一聽那老者自報名號，頓時浮起一片死灰之色，幾乎連手上的刀已都握不住。

他非常清楚這黑鷹何戟一身大鷹爪功已至握石成粉的程度，厲害非常，而那紅犀諸彪不但練成了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身上刀槍不入之外，並且一手紅砂掌力，幾乎打遍黑山白水而無敵手，他不知道這兩個心狠手辣的煞星又怎會突然出現在武昌城裏來，並且還是與自己在同一個酒樓裏喝酒……

此刻，他眞是後悔自己爲何要仗着酒意在酒樓裏鬧事，以致惹來了這兩個煞星，眼見性命即將不保。

他心寒胆顫之下，强自鎮定心情，道：「在下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是紅黑雙煞到了，難怪二位……」

他的話聲未完，被一個尖細的聲音所打斷，他愕然望去，只見站立一旁的那個身旁穿粉紅長袍，頭戴文士巾的中年文士道：「你們跟他嚕囌什麼，還不趕快打發他？」

話一出口，黑鷹何戟立即恭身道：「是，老朽這就打發他！」

斷魂刀杜林一見黑鷹何戟竟然對那娘娘腔樣的中年文士如此恭敬，心中不由驚疑之極，心念疾轉之下，他陡然想起了一個人。

頓時，只見他雙膝一軟，跪在地上，手裏的大刀已脫手落地。

他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使得那三個人爲之一愕，黑鷹何戟沉聲道：「杜林，你這是做什麼？」

他話未說完，杜林已朝着那中年文士叩下頭去，聲淚俱下的道：「小的不知是黑湖……馮大山主在此，求您老人家原諒小的瞎了眼，放過小的一命……」

黑鷹何戟冷笑一聲道：「你既知有現在，方才又爲何那樣猖狂？」

杜林發抖顫聲，道：「那是小的瞎了眼……」

「呸！」一聲不屑的話語自他背後響起，只聽得一個童子道：「眞是不要臉，死就死了吧，還怕什麼？偏偏就要叩頭裝孫子。」

黑鷹何戟就站在杜林之前，他聞聲一看，只見那說話諷刺杜林的是個頭梳雙髻的童子，他的眼睛一亮，立即轉到站立在那童子身旁的銀衫書生之上。

他心中立刻暗暗喝采：「老夫走遍大江南北，也沒見過如此俊逸的人才，若是讓山主見了……」

心念一轉到這裏，他立即便想到自己此時正與山主在一起，下意識地轉首朝身後的中年文士望去。

果然他見到那中年文士眼中射出興奮的光芒，凝注在銀衫書生的身上，幾乎連目光都不願轉一下。

至此，他才恍然大悟，忖道：「難怪我們山主竟然與平時完全兩樣，話都懶得說了，敢情他又看中了目標，集中全部精神在那兔崽子身上，既是如此，我可不能拖延時間，打斷他的雅興……」

他一想到這裏，立即便陰陰一笑，道：「這位小兄弟說得好，死就死了，反正二十年後便是一條好漢，杜大爺子，你還跪在這裏做什麼？」

杜林哀求了半天，也不見那中年文士多望自己一眼，他一聽黑鷹之言，心中一

凉，顫聲問道：「三位眞要小的這條命不成？」

黑鷹還未說話，那站立一旁的紅犀諸彪已向前跨了一步，道：「老何，跟他廢話什麼？你不願動手，讓我來。」

黑鷹何戟將紅犀諸彪攔住道：「說好這個是讓與老夫的，你不要插手。」

紅犀諸彪一瞪眼道：「你要動手就快，老在那兒嘮叨什麼？」

黑鷹何戟又問道：「杜大爺子，你聽到了沒有？是要自己動手，還是要老夫偏勞？」

杜林見到自己如此苦苦哀求，並且還受到一個童子的奚落，依然不能逃脫被宰的命運，他咬了咬牙，拾起地上的鋼刀，道：「我自己動手好了！」

話聲剛出，他霍地站了起來，鋼刀一掄，急速無比的朝黑鷹左脅斬去。

這一刀是他拚命攻出的，用力之猛，出刀之快，所攻出部位的狠辣，都超出他平常的能力之外，刀光閃爍，寒氣森森，刷地一聲，已躍離黑鷹何戟的左脅不足半尺。

那些站立在街道兩側觀看這齣鬧劇的老百姓，突然見到斷魂刀杜林臨急拚命，揮刀出手，齊都嘩然大叫，驚呼出口。

在他們的眼裏，杜林這一猝然發難，向黑鷹何戟攻去，雙方的距離既是如此之近，黑鷹何戟必然難逃這一刀之危。

誰知驚呼之聲剛出，黑鷹何戟那個枯瘦如同蔴桿樣的身軀霍地向後縮退尺許，隨着刀光在胸前急掠而過，他已冷笑一聲，五指疾伸，向着鋼刀上抓去。

那枯瘦不見一片肉的手指，漆黑如同鬼爪，還沒等人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已經抓在那柄鋼刀之上。

杜林一刀劈出，招式落空之際，正待變招直砍而下，豈知刀鋒一轉，已被黑鷹何戟五指扭住。

他在吼一聲，運勁向後一奪，手腕急扭，將刀鋒轉偏，割向黑鷹何戟的虎口軟肉，然後順勢往前一送。

他這一式乃是五虎斷門刀法中的「順水推舟」之式，專門是用來對付空手奪刄的，狠辣無比，每每由於刀身的急昇而傷人之手，進而戳入敵人胸腹，會置人於死地。

那知他此刻所碰的乃是以大力鷹爪功立名揚萬的黑鷹何戟，這一式雖然毒辣，却對於何戟那堅逾鋼鐵的五指毫無用處。

黑鷹何戟冷笑一聲道：「米粒之珠，猶放光芒？杜林，你這是眞的找死了！老夫就成全你吧！」

他猛一運勁，逆着對方的招式，五指緊握刀身，往左邊一扭！只聽「格登」一聲，那柄精鋼鍊成的鋼刀已被他的指刀折爲兩截。

杜林手裏一鬆，發覺自己握着的大刀硬生生被對方一折兩段，他心寒胆顫之下，方才的那股銳氣已突然消失於無形，再也不敢與黑鷹何戟拚命。

猛地一擲手中的半截斷刀，他身軀一轉，有如喪家之犬一樣的飛身向着對面房舍上躍去。

黑鷹何戟冷笑一聲道：「你要往那裏逃？」

他一個箭步急躍，枯瘦的身軀如同一枝黑箭，向着杜林射去。

單看他起步的身法，杜林還沒有踏上屋簷，必然就會被他追及，那麼立即血洒街頭，又是一條人命了。

整條街上一片肅靜，無數道目光齊都凝注在這一幕追殺的慘劇之上，幾亦連一根針落在地上都可以聽得見聲音。

黑鷹何戟一個箭步竄出，欲待施出「八步趕蟬」的輕功，凌空將杜林斃於指爪之下，那知他身形剛起，眼前銀光一閃，一條人影已較他更快的擋住他的面前。

黑鷹何戟蓄勢急躍而出，那等急勁之勢該是何等的凶猛，就連他自己也無法煞得住急衝的身子。

是以他一見眼前突然閃現一條人影擋住，沒有任何考慮，右臂一掄往外掃去，嘴裏大喝道：「讓開！」

在他的本意，只是要將這猝然出現，阻擋自己的人影撥開，好讓他能全力去追趕杜林，其實並無傷人的心意，因而力道只用出五成而已。

但他忽略了自己蓄勁急掠，再加上這五成的力道，其間所聚合的勁道該是何等沉猛，那人又是否能受得了？

他的手臂急掄出去，力道剛剛發出，耳邊已聽得那熟悉之極的話聲：「何戟，不可魯莽，趕快住手。」

話聲一傳進耳中，他立即更知道那是自己山主所說的，急猝之間，他根本就沒有思考的餘地，急施千斤墜，手臂也跟着一沉，卸下二成勁道。

可是儘管如此，他的手臂也掃中那人的胸前。

只聽「噗」地一聲輕響，黑鷹何戟這一臂如同擊中敗革之上，又好像打在棉花堆裏，絲毫沒有着力之處。

他心中大驚，還沒弄清楚怎麼回事，一個身子已被對方提了起來，駭然之下，他左掌急伸護胸，右手五指箕張，疾抓而去。

他渾身的力道剛一運起，還未來得及發將出去，已覺得全身飄將起來，被一股勁道虛空抱住，往後一送。

心中驚疑未定，他那枯瘦的身軀已擲回原地。

這猝然發生之事雖然敍述起來繁雜，可是其間的功夫却是極短，黑鷹何戟還未弄清楚是怎麼回事，身軀已經被那人送回原地站好。

他那張開的五指還未發出，已察覺自己脚跟踏實在地上，頓時僵立在那兒，有如一尊木像。

他一楞之間，已聽得紅犀諸彪怒喝一聲，揚起那血紅的手掌衝將前去。

黑鷹定了定神，只見紅犀諸彪運起紅砂手的外門秘功，向着那方才站立在杜林身後的銀衫書生衝去，他這才恍然方才阻擋自己的竟是那文質彬彬的書生。

驚愕之下，他想起自己運臂掌在那銀衫書生身上的事情來，對於紅犀的武功，他是清楚得很，因而他馬上便察覺到紅犀此去，可能要吃個大虧。

他正待出聲阻止紅犀的魯莽行爲，已聽得身後傳來那中年文士尖細的聲音道：「諸彪，不可無禮！」

那中年文士的話聲雖然跟女人所說出來的一般無二，可是對於紅犀却生出無限的威力。

他那矮壯的身軀，還未衝到銀衫書生之前，便陡然打住，垂下了那隻火紅的手掌。

狠狠瞪了那銀衫書生一眼，紅犀諸彪啞聲道：「兔崽子，今天若非看在我們山主面上，老夫便要你好看！」

那銀衫書生微微笑一笑，問道：「是嗎？」

紅犀諸彪還未說話，硯童已急竄而至，戟指着他大罵道：「你這混賬東西，竟敢對我們公子胡說八道，敢情是不要命的了。」

紅犀諸彪怒喝一聲，頓時將他那山主方才的話給忘了，一掌疾伸，威猛無倫地向硯童拍去。

他的身軀雖然矮壯重實，但是動作却較之枯瘦輕靈的黑鷹何戟毫無遜色，這一掌之勢，不但凶狠沉猛，而且其快如電。

硯童話一出口，只見眼前紅影乍現，帶着一股沉鬱的勁道已快速絕倫的疾拍而至。

他輕叱一聲，雖然看見紅犀這一掌來勢凶猛，却是毫無所懼，雙掌一合，迎着對方攻去。

他不知對方所練的乃是外門紅砂手，貿然的運掌攻將上去，眼看就要被對方掌力震斷心脈而死。

突地身後傳來一聲沉喝，道：「硯童，你想找死？」

喝聲裏，他整個身子已被疾伸而至的一條手臂提將起來。

紅犀諸彪在盛怒之下，出掌攻向硯童，根本就忘了方才那中年文士的警告之言，他掌刄一出，見到硯童不顧死活迎掌而來，臉色頓時浮現一絲獰笑，心中忖道：「這小雜種的胆子可眞大，竟敢擋住老夫的紅砂手絕技……」

這個意念未了，他已聽得身後傳來那中年文士的尖叫道：「諸彪，快躲！」

他心中一楞，還未想出個原因來，眼前銀芒一閃，驀地一聲龍吟似的輕響聲裏，寒氣已將他全身都罩住……

紅犀諸彪心中大驚，面色頓時大變，他心知這是有人持着斬鋼削鐵的利刄，已向他攻將過來，絕非自己這一身橫練功夫能够抵擋得了。

他上身陡地一沉，後撤三步，一個懶驢打滾，也顧不得丟臉與否，賣命似的滾了開去。

誰知他的動作不慢，那暴漲的銀芒，更加快捷，寒芒乍閃，他只覺身子打了個冷顫，還沒等他滾將開去，那道銀芒已經倏地斂去。

紅犀諸彪心中暗暗稱幸，自己逃過了那如同電閃的一劍，一連滾出丈外，右手欲待在地上一撑，站將起來，却突然發覺他那條右臂已經齊肘被人斬去。

身軀一個踉蹌，他又重新跌倒在地，刹時只覺斷臂之處血流如注，痛入心肺。

他此時再也沒有想到爲何自己如此快速的閃開，並且是以那樣無懶的身法躲閃，却依然中了對方一劍，而且，還毫無所覺。

那一劍之快速、犀利、狠毒，雖然在他身上留下一個如此深的劍痕，但紅犀諸彪稟性慓悍，斷去一臂倒也沒有怎樣，只是那一劍之威，所加諸於他心靈的創傷太深了！

深得已足以傷害到他內心的最深處，使得他整個的鬥志都爲之喪失，喪失得沒有一絲存在……

是以他一見自己血流如注，頓時發出一聲呻吟，跌倒地上，站不起來了！！並不是他無力站起，而是他的意志已經受到重大的打擊，使他站不起來。

黑鷹何戟臉色驚凜的躍到他身旁將他扶了起來，問道：「諸兄，你怎麼啦？」

諸彪望了何戟一眼，顫聲道：「好：好快的劍！」

黑鷹何戟見到諸彪這等模樣，不但不敢訕笑，並且還有同感。

他剛才置身於局外親眼見到那個銀衫書生飛身移步，拉開硯童，同時拔劍出鞘削斷紅犀的右臂，然後又急速置劍歸鞘。

那一連串的動作快速得使他眼睛都沒眨動一下，他眼見山主飛身前往救援紅犀諸彪却依然沒能使諸彪逃過這一劍之危。

那等駭人的情景，此時一回想起來，却仍使得他心神顫慄不已，更何況置身局內，死裏逃生的紅犀諸彪呢？

黑鷹何戟聽了諸彪之言，一時倒忘了替他止血，凜然地道：「眞是好快的劍，老夫這一生以來從未見到有人能施出如此快劍，並且還是一個年青人，眞不曉得他是那一個劍派的……」

紅犀諸彪咬着牙替自己斷臂之處的血脈封住，然後道：「何兄，咱們可能碰上四大神劍手裏的那一個了……」

他話聲未了，已聽得那中年文士細聲細氣地道：「啊！原來尊駕是四大劍手裏的銀衫劍客，難怪他們要吃虧了！」

那銀衫書生左手挽着硯童，右手垂立脅下，冷冷望着站在面前的中年文士，應聲道：「不敢當得黑湖山主的恭維，在下龍驤與天下聞名的黑湖人妖馮飛虹比起來還差得遠！」

黑湖人妖馮飛虹聞聲臉上微微一紅，道：「龍少俠身爲峨嵋掌門神龍老人哲嗣，一身絕藝居於四大神劍手之首位，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銀衫劍客龍驤聽到黑湖人妖絲毫不提剛才之事，一味的恭維自己，心中却一點沒有欣喜之意。

因爲他曉得這黑湖人妖身具異稟，在男人面前是個女人，而在女人之前却又自居男人，帶着一羣「裙」下不貳之臣，雄霸關中黑湖山寨，可算是黑道中的巨擘。

傳說中此人武功非常高强，加之狡猾無比，是以武林中正道之人，一聽他的名號都頗爲皺眉，却又不大敢招惹他。因爲武林中人大都曉得黑湖人妖出身漠北媚骨門，不但武功奇詭，並且身具特異的媚功，往往武功高於他的人，一碰到他，便屈服在他的媚功之下，所以他得以雄踞黑湖山寨十幾年，沒有被人剿滅。

龍驤臉色寒凜目光炯炯凝注着黑湖人妖，忖道：「今日他若是要藉着手下被我重創的原因找我麻煩。我便趁此機會將他斬於劍下，也好爲武林除去這一敗類。」

他心中暗暗下了決定，沉聲說道：「馮山主不必如此捧我，在下這點功夫，在山主你的眼裏看來，大概也算不了甚麼，山主遍閱天下名士，眼中怎會有我龍驤在內？」

他這句話是明捧暗貶，諷刺馮飛虹的，可是黑湖人妖聽了不但不引以爲恥，反而很高興的道：「少俠誇獎了，飛虹一生之中閱人雖多，却從未見過如少俠這樣俊逸挺拔，雖徑傳說中峨嵋銀衫劍客乃天下第一美男子，此刻我能見到，確實是三生有幸……」

他微微一嘆，道：「飛虹眞爲孟女俠而高興，能嫁得如此璧人，我也爲之暗暗妒忌。」

龍驤聽到馮飛虹愈說愈不像話，竟然提起自己的妻子中原一美孟麗君來，並且還說怎麼妒忌不妒忌。

他看到黑湖人妖的作態之勢，不由一陣嘔心，皺了皺眉，道：「馮山主不需提到如此之多，只請問你對於貴屬下之事該如何善後？」

黑湖人妖馮飛虹凝望着龍驤的臉龐，面上現出一片痴迷之色，開聲詫異地道：「甚麼事如何善後？」

龍驤冷笑一聲道：「在下出劍將貴屬斬去一條臂膊……」

「哦！原來是那件事。」馮飛虹似乎恍然大悟，笑了笑道：「區區的小事，不必少俠掛心，那是他們活該自找的，隨他們去好了。」

龍驤看到那目光緊盯看自己，不由得暗暗打了個寒噤，全身汗毛一陣豎起，暗自思忖道：「江湖上傳言不假，這黑湖人妖眞是個人妖，不然他又何必用這種目光盯着我，怪不得我方才在奇怪他爲何要目不轉瞬的死盯着我！以致我猝然出手，他都來不及動手阻止……」

他只覺自己有一種受侮辱的感覺，臉色微變，眼中射出寒冷的眼光，沉聲道：「馮山主身爲黑湖山寨山主，統率無數綠林豪傑，難道如此便算了不成？」

黑湨人妖一怔，隨即笑道：「不算又怎樣，奴家可不願跟少俠動手。」

龍驤聽到那嬌滴滴的話語，出自眼前這身穿文士長衫的黑湖人妖馮飛虹嘴裏，聽來只感到全身一陣肉麻。

尤其是聽到對方身穿文士衫，却自稱奴家，那種滑稽可笑的感覺，直使得龍驤又加上一陣噁心。

他深吸口氣，道：「馮山主如此做，難道不怕貴屬心寒嗎？」

黑湖人妖馮飛虹笑道：「方才奴家又不是沒有出言阻止諸彪，誰叫他不知死活的向少俠動手。就算少俠不懲戒他，奴家也要將他一條胳膊斬下來，他既違反奴家令諭在前，復又抗拒少俠在後，斬去他一條手臂還算他幸運了，他的心還寒甚麼？」

龍驤聽馮飛虹如此不怕羞恥的說出這一番話來，眞是無法回答，他想要直接向馮飛虹挑釁，却又說不出來，是以一時之間，怔在那裏。

黑湖人妖抛了個媚眼，道：「龍少俠，此地說話不方便，能否容奴家做東道，我們到酒樓裏去……」

龍驤一口回絕道：「對不起，在下尙有約會，不能陪山主了。」

黑湖人妖一臉失望之色，道：「奴家好不容易能够見到龍少俠，却……」

龍驤冷冷道：「在下是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可不願見山主身着文士衣冠，却自稱奴家，請容在下告別了。」

「等一等！」

龍驤才走了兩步，却聽得身後傳來黑湖人妖之聲，他緩緩的轉過身來，道：「山主還有甚麼事情……」

他話未說完已被眼前所見到的情景一驚，是以話聲一頓。

敢情在他的轉身走去的一刹，那黑湖人妖已脫下身上的粉紅色長袍，卸下頭上戴着的文士巾，現出裏面穿的綉花羅裙，猛一看去，倒是頗爲美艷嬌柔。

想必是那滿街看熱鬧的人也都爲眼前奇景而驚，齊都張大了嘴，瞪大了眼，看得儍了。

黑湖人妖馮飛虹向着龍驤一福，道：「奴家這副模樣，還能够入得了少俠的靑眼……」

龍驤吁了口氣，冷冷道：「馮山主固然美艷多姿，但是較之拙荊却是還差上一籌。」

黑湖人妖馮飛虹聽了這番話，不但不感到難堪，反而沾沾自喜，說道：「孟女俠之美固然天下皆知，然而奴家之美亦是名動武林，能被少俠如此誇獎，更感到榮幸……」

龍驤心中暗道：「眞是個不知恥的東西！」

誰知他這個意念剛剛萌起，馮飛虹却突地朝他嫣然一笑，刹時，他只覺眼花撩亂，心旌動搖，感到馮飛虹那一笑，眞是美得不可方物，唯有史書上記載的傾國傾城之笑才能得以比擬。

馮飛虹見到龍驤眼中現出迷茫惑然之色，心中一喜，笑道：「龍少俠，奴家可否請公子到酒樓一敍……」

龍驤到底是出身名門，身爲峨嵋掌門之子，武林四大劍派的年靑高手中的高手，他雖然受到馮飛虹的迷惑，心旌動搖，幾乎不克自持，却在刹那之間，藉着精深的內功定力把持住了。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右手一握劍柄，沉聲道：「在下多謝了！」

說着轉身便走。

他才走出一步，這才發覺硯童痴痴的立着，目光呆凝地望着馮飛虹，竟也被她迷住了。

他一拉硯童的手，道：「硯童，走！」

硯童唔了一聲，彷彿自夢中驚醒，臉色緋紅的跟隨龍驤行去。

銀衫劍客龍驤携着硯童之手，剛剛轉身行了幾步，身後又傳來黑湖人妖馮飛虹的話聲：「龍公子，請稍留步。」

龍驤劍眉一皺，忖道：「這個妖婦三番兩次的喚住我，到底是爲什麼？」

他脚下一頓，還沒轉身過去，已聽得身後黑湖人妖細碎的脚步聲傳將過來。

他心中不明白馮飛虹到底是何用意，一聽得對方自身後急步而來，連忙深吸口氣，運起全身功力，陡地轉身過去。

他此刻全身上下，沒有一處不被眞氣

所佈滿，是以衣袂微鼓，轉身之際，有如一面鐵板，連動都沒有動一下，隨着他這一陡然轉身，馮飛虹啊喲一聲，急忙退了幾步。

敢情龍驤目光冷厲如劍，全身散發出一股懾人的氣勢，雖然沒有拔劍出鞘，在這一轉身之時，那股劍氣却已經逼射出去了。

黑湖人妖馮飛虹身具異稟，憑着她那一身媚功，從黑白兩道的高手之前得到不少秘傳武功，她當然能够清楚此時龍驤全身恍如一枝出鞘之劍，隨時隨地都可以傷人致死，流血五步。

因而，她踏着細碎的步子奔向前時，却在龍驤一轉身的刹那間，激流湧退了回來。

龍驤目光寒冷的凝望着馮飛虹，緩聲道：「山主，還有什麼事嗎？」

黑湖人妖馮飛虹的身軀恍如風前柳葉樣的顫搖了一下，然後輕輕的伸出那「柔荑」拍了拍胸口，嬌聲說道：「啊喲，龍公子，你別那麼凶好不好，可把奴家嚇壞了！」

龍驤見到黑湖人妖馮飛虹作出那等神態來，眉峯一聚，正待發話，却發覺到自己所逼射出的那股銳利的劍氣，竟然在對方的媚態之中消失於無形。

他暗暗驚忖道：「江湖上傳言這黑湖人妖厲害非常，既敗壞不少女子的貞操，又制服許多綠林豪傑，使得黑白兩道的高手都對他望而生畏，今日一見，果然不是虛假，單看他藉着身軀的搖擺，便將我逼出去的劍氣消滅殆盡，便知她本身武功高明到何種程度。」

這個心念如同電閃般的在腦海中掠過，他把眞氣一凝，右手已迅捷之極的按在劍柄之上，默然的凝視着對方。

黑湖人妖馮飛虹見到龍驤右手按在劍柄上，心中也是一驚，她曉得自己若是不打算就此與龍驤分個上下，那麼便要立即撤退，免得對方拔劍出鞘之後，非至分出生死方休。

她對於龍驤頗有好感，自然不願在這個時候與他翻臉相向，以致鬧得不可收拾，壞了以後的大計。

是以她心念一轉，立即退了兩步，面色凝肅地道：「龍公子，奴家知道你此去是參加四大劍派的劍盟大會，會前可能沒有時間，但望會後公子能撥冗至黑湖山寨一行，奴家當一盡地主之誼，爲公子……」她剛說到這裏，已見到街上傳來一陣喧鬧之聲，自遠處緩緩馳來數騎駿馬，隨着人影的閃現，擁擠在道上的人羣紛紛讓了開來。

黑湖人妖話聲一頓，目光凝望遠處，龍驤已有所覺，他循着他的目光傾首望去，只見那當頭馳來的一匹栗紅色駿馬上騎着一個身穿古銅色綢袍，圓臉大耳，眉目慈靄的中年大漢。

他緩騎馳來，頷下的三綹紫金色的金髯微微飄拂着，面上現出笑容，不停地向着街道內側的路人打着招呼，不用說正是武昌城裏極具聲望的南宮北大員外。

龍驤的目光閃過南宮北頷下的三綹長髯，凝目望去，只見緊跟在南宮北身後的兩匹馬上坐的是一個中年道士和一個青裳少女。

遠遠的兩匹黑馬，距離南宮北約有八尺之遙，馬上坐着的是兩個年僅二十餘歲，背插長劍的年青人。

他們兩人並轡而行，面現愉快之色，似乎相談甚歡，融洽之極。

龍驤看到這裏，耳邊傳來黑湖人妖馮飛虹之言：「龍公子，劍會之後，奴家將命人相引公子到黑湖一遊，到時再與公子把盞長談，現在就此告辭了。」

話聲一傳進耳裏，他立即回過頭來，誰知眼前已經沒有馮飛虹的人影，不知道他在何時離去的。

龍驤一愕，目光閃處，只見人頭晃動，齊都翹首瞻仰南宮大員外的風采，那還找得到馮飛虹在何處？

他也懶得去仔細忖想馮飛虹爲何見到南宮北一行人到來，便躱閃開去的理由，更不把她邀約自己之事放在心上，轉過身來，他向着南宮北迎了過去。

此時，那身着古銅綢衫的南宮北，也遠遠望見了龍驤，只見他老遠便打了個哈哈道：「龍少俠，原來你在這兒，難怪老夫久等你不到……」

龍驤抱了抱拳道：「要南宮前輩久等了，晚輩眞是失禮了。」

南宮北滿臉笑容的自馬上躍了下來，握着龍驤的手臂，道：「這是說那兒話，都是自己人，龍少俠也不必客氣了，老夫且爲你引見其他三位少年俠士，你們也好多……」

南宮北在說話之間，已見到龍驤身後躺着的那具屍體，話聲一頓，問道：「那是……」

龍驤見到南宮北說起地上的屍首，於是將方才的事說了出來。

南宮北哦了一聲，微怒道：「怪不得老夫得到消息說黃鶴樓死了人，敢情是那個人敢在此鬧事，他也眞是胆子不小，竟敢在武昌城裏殺人，眞個太過猖狂。」

他話聲一頓，望着龍驤，道：「那人妖在少俠面前如此放肆，少俠竟也放過了他？」

龍驤明白南宮北話中之意，淡然一笑道：「這本是那魯西雙雄太過於不對，藉酒裝瘋大鬧酒樓，也怪不得黑湖人妖動手殺人，事後在下並嚴懲那紅犀諸彪，數次激他動手，那人妖却始終沒有反臉，因而在下……」

南宮北笑道：「以龍少俠這等英俊風姿，那人妖只怕早已魂飛天外，豈會跟少俠動手？」

龍驤劍眉微皺，道：「南宮前輩說笑了……」

南宮北見到龍驤臉現不悅之色，連忙轉換話題，指着身後的那個長髯道人，推介着說道：「來來，龍少俠，老夫爲你介紹一下，這是老夫師兄乙木，此次掌門師兄正是命他下山，迎接四位赴武當參加劍會……」

龍驤一聽面前這個瘦癯的中年道士是武當派第一高手，昔年參與劍盟大會獲得首位的乙木眞人，不由肅然起敬，抱拳道：「在下龍驤見過道長。」

乙木眞人那冷癯的目光掠過一絲奇異之色，聞聲打了個稽首道：「龍少俠不必多禮了，貧道有幸，能見到昔年故人之子如此英姿勃發，感到欣慰無比……」

他話聲微微一頓，道：「令尊近來可好？」

龍驤道：「託道長之福，家父身體健康得很。」

乙木眞人道：「自二十年前劍盟大會後，貧道即潛修於武當別府，一直沒有見到令尊，甚而連十年前他接掌峨嵋一門的大典，也都沒有參與，眞是感到愧對故人了。」

龍驤正待說話，紫髯金劍南宮北已呵呵笑道：「師兄，你們且到黃鶴樓上邊飲邊談如何？此刻讓龍少俠在此站着也不太好。」

乙木眞人目光一閃，只見那三個年靑人也都下了馬，凝目望着自己，而那些在街道兩側站立的路人，也都以看熱鬧的神色往這邊望來。

他頷首一笑道：「貧道見到故人之子，一時忘了身在何處，倒讓師弟你說起閒話來了。」

南宮北呵呵笑道：「小弟那敢說師兄的閒話？只是小弟負責招待四大劍派的少年劍士，此時竟招待他們站在街上喝風，豈不是讓他們怪怨我們做地主的太不講禮貌了？」

他話聲一停，接着又道：「來，你們四位大概是互相之間只是聞名而沒有見面，老夫且先爲你們幾位介紹一下。」

他指着那青衫少女道：「這位是華山鐵木姥姥的愛徒寒梅劍何素月何女俠！這位是來自崑崙的西疆快劍周隱農周少俠。這位是點蒼天南一劍燕雙飛燕少俠。」

龍驤隨着南宮北的介紹，一一與他三人見禮，他只見那寒梅劍何素月長得頗爲秀氣，却並不很美，粉臉之上時時浮起冷煞寒凜之色。

而那來自崑崙的西疆快劍周隱農則是時時露着笑臉，那一張樸實忠厚的臉孔，所給予人的感覺是可親的。

他們倆人見到龍驤，齊都露出驚奇羨慕之色，寒梅劍何素月臉靨上的寒霜都消失殆盡，怔怔地望着龍驤，幾乎都忘了回禮。

只見那來自點蒼的天南一劍燕雙飛却是滿臉淡漠之色，眼中流露出明顯的妒忌之意。

龍驤看到這天南一劍燕雙飛長得頗爲俊逸，只是皮膚微黑一些，想必是因爲見到龍驤那俊逸挺拔之容，才使他現出妒忌之意。

龍驤心中暗笑，一一答禮，也沒有計較燕雙飛失禮之處。

天南一劍燕雙飛看到何素月面上的神情，嘿嘿笑了聲道：「小弟久仰峨嵋銀衫劍客英俊瀟洒，風度不凡，今日一見龍兄之面，果然證實傳言不虛，若以龍兄這等丰姿說來，難怪能名列武林四大神劍之首位……」

銀衫劍客龍驤明白近五年來被江湖中列名爲四大神劍的四個人中，自己居於首位，而那天南一劍燕雙飛則排名在西疆快劍周隱農之後，名列第三，只比寒梅劍佔前一位而已。

他此刻聽得燕雙飛之言，明白這句話裏是指自己只憑着漂亮的臉孔才能居於四大神劍手的首位，若論眞實本領的話，其實並不怎樣……

他的臉色微微一變，尚未出言反駁，已聽得寒梅劍何素月道：「燕大俠這麼一說，小妹排名最後，是長得最醜了？」

天南一劍燕雙飛似未想到寒梅劍會對自己施以反擊，他一時爲之語塞，說不出話來。西疆快劍周隱農跟燕雙飛相談甚歡，此時見他窘在那兒，連忙把話接過道：「燕老弟也眞會開玩笑，如果以美醜決定排名的話，那麼愚兄豈不也應該是風度翩翩的美男子才行，怎會長得這副怪模樣？」諧笑着又道：「就跟剛從炭裏燒出來的黑炭一樣……」

他話未說完，已使得衆人爲之大笑不已，燕雙飛知道周隱農是替自己解嘲，是以感激地望了他一眼。

龍驤見到周隱農以自己作爲例子，來替燕雙飛解除窘態，不由頗爲感動地忖道：「這周隱農果然忠厚老實，較之燕雙飛比較起來，更値得與之推心置腹，深交一番……」

在哄然的笑聲裏，南宮北道：「四位少俠請一起登樓，老夫已備好粗菜水酒，等候與各位把盞言歡……」

周隱農頷首笑道：「南宮前輩這句話眞是深得吾心，在下一聽有酒，那藏在胃裏的酒蟲早已爬到喉嚨裏了！」

燕雙飛跟着笑說道：「小弟自晌午趕到武當，就等着此刻，若非龍兄遲來，小弟早已喝上了，等會可要罰龍兄多喝三杯了！」

寒梅劍何素月深深的凝望着龍驤一眼，道：「對，龍兄遲到，害得大家久候，是該先罰三杯，不過燕兄適才說錯了話，也該要罰三大杯才對……」

燕雙飛見到何素月幫着龍驤說話，心中極爲妒忌，可是却又不便表露在面上，聞言笑道：「是，小弟出言無狀，確該罰飲三大杯酒，不過三杯之後，小弟可要再敬何女俠三杯……」

寒梅劍何素月冷冷一笑，道：「小妹雖然沒有燕兄酒量，却也不在乎區區三杯，反正劍會是在後日擧行，小妹也不在乎酒醉。」

燕雙飛笑道：「久聞華山寒梅劍何女俠巾幗不讓鬚眉，今日一見，不但言詞鋒利，並且酒量也不小，等會眞要好好領敎領敎……」

南宮北見到燕雙飛又轉移目標向寒梅劍挑釁起來，他沒等何素月峨眉豎起反唇相譏，趕忙笑道：「老夫好在準備充分，決不怕各位海量，等會儘管喝便是，來，各位少俠請登樓，老夫尚要吩咐他們幾句話。」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走到黃鶴樓前，那臉色肅然，一直沒有說話的乙木道長領先跨上了樓梯，自有守在樓前的壯漢牽過他們的馬匹，帶往一旁。

龍驤站在樓梯口，望了硯童一眼，道：「南宮前輩，在下這名小厮！」

南宮北道：「少俠放心，硯童自有老夫爲他安排。」

他話聲一頓，揚聲喚道：「南宮力，你把這小哥兒帶到樓後去，要好好招待人

家。」

一個黑衣大漢應聲過來，恭敬地回了一禮，然後領着硯童往樓後而去。

龍驤見到自己沒有上樓，其餘三人也站立樓口沒有上去，不由歉然一笑，道：「小弟實在不該把硯童帶來，害得各位等候。」

周隱農笑道：「龍兄說那兒話來？小弟是山野閒人，不比龍兄身爲掌門之子，遠路而來自然需要個小廝在旁伺候……」

他遠居崑崙北地，崑崙一派講求的是身體力行，刻苦修練之功，舉凡學藝時一招一式都要靠自我的苦練方能有所成就。是以崑崙門人都有點像苦行僧人般的修練武功，當然平時沒有小廝在旁伺候。

周隱農身爲貧困的牧人之子，加之自幼及長都居於荒涼的西北高原裏，是以樸實無華，說起話來也不會轉彎。

他見到龍驤從峨嵋到此，身邊帶着小廝，並沒有把自己與之相比，他只是認爲以龍驤出身的尊貴，應該如此的。

可是他太不會說話了，明明說的是肺腑之言，却讓人聽了有譏諷龍驤之感。

龍驤皺了皺眉，正待解釋給周隱農聽，自己此行携帶小廝並非心所意願，燕雙飛已大笑道：「龍兄乃絕代美男子，自然尊夫人不放心龍兄一人獨自外出，免得被武林那些痴女嬌娃糾纏不息，所以才派個小廝追隨身後……」

他說話之間還有意無意的瞥了何素月一眼，直把個寒梅劍看得粉臉通紅。

她那會不明白燕雙飛意下所指，只是自己心中確實有鬼，是以儘管聽到燕雙飛的諷刺之語，却是滿腹怒氣，無處發洩，更不好當着龍驤之前給予燕雙飛難堪，只好轉開目光，假裝沒有聽見。

龍驤冷笑一聲，道：「久聞燕兄雄踞天南一角，劍法之高，已無敵手，今日一見，不料燕兄的口材尤要勝上幾分，較之利劍尤爲鋒銳，小弟口齒笨拙，是甘拜下風了，只有在劍會之上向燕兄領敎劍法，到時尚祈燕兄不吝賜敎。」

燕雙飛見到龍驤眼中已隱含怒意，必知自己的玩笑是開大了，可是他却並無所懼，領首道：「我等來參加劍盟大會的目的便是替本門增光，誰都想擊敗其他三人，取得向上屆劍主挑戰之權，到時小弟當竭盡所能，替本門增光。」

南宮北見燕雙飛好像老跟龍驤過不去，心中也暗暗不悅，沉聲道：「燕少俠，老夫痴長少俠幾歲，可要說句公道話，我們五大門派情感一向都是極爲和睦，話聲一緩，道：「好了，老夫也不提這些小事，希望各位少俠能够盡歡今日，免得老夫見到掌敎師兄之後無法交待，來來來，我們上樓吧！」

他拉着龍驤的手，一同登樓而上，何素月瞪了燕雙飛一眼，也舉步上樓，只有周隱農看到燕雙飛默然不語，站在樓口等了等，然後握着燕雙飛的手臂，低聲道：「燕兄，南宮前輩之言不錯，我們五大劍派一向感情甚睦，不應爲此些許小事，鬧得不歡……」

燕雙飛望了周隱農一眼，道：「周兄有所不知，小弟一向好強，只是不服氣武林中將我們四大神劍排名，把龍驤列爲首位……」

周隱農淡然一笑，說道：「小弟倒並不爲那虛名所動，事實上武功上的修爲也是靠各人的努力，並非依賴虛名所能維持的，燕兄不凡，後日劍會之上，自是可以與龍驤一較長短，又何必在這裏與他生悶氣呢？」

燕雙飛道：「小弟並不是與他生悶氣，只是……」

周隱農沒等他把話說完，笑道：「燕兄不必說了，此次武當身爲劍盟之主，派出乙木道長從武當來此迎接我等，並且南宮前輩又準備如此豐盛的酒席，你我兄弟豈能辜負南宮前輩一番好意？我們上樓去吧？」

燕雙飛聽得周隱農這麼一說，心中的氣憤稍平，拉着對方的手，道：「小弟尚要與周兄痛飲三百杯，豈能爲這區區小事，減了我等的酒興？來，周兄請先！」

周隱農搖頭道：「不，該由燕兄先行才是！」

燕雙飛道：「周兄排名在小弟之前，理該周兄先行！」

周隱農抓緊了燕雙飛的肩膀笑道：「我看咱們不必再客氣了，一併上樓吧！」在哈哈笑聲中，他們兩個一起舉步上樓。

上得黃鶴樓，只見一張圓桌擺在樓中，桌上已經擺滿了酒菜，乙木道人坐在首席之上，閉着眼睛，不知是在沉思還是運功，南宮北也是臉色莊肅地坐立一旁，龍驤和何素月對面而坐，兩人都垂目下視，望着桌上的菜肴，不作一聲。

他們見到周隱農和燕雙飛兩人把臂上來，連望都沒有望他們一下，似乎沒有瞧見他們一樣。

周隱農和燕雙飛兩人笑容一斂，望見樓中四人的表情，頓時相互覷了一眼，怔立在那兒呆若木鷄。

周隱農和燕雙飛一怔，齊都愕然站在樓口，心中莫名其妙，不知道樓中的四人爲何會有如此神情。

燕雙飛詫異地望坐在席上的四個人，他的目光轉動，竟然發現樓中連一個伺候的僕人都沒有，那些擺在桌上的菜都彷彿是擺了許久的，上菜的人不知道走到那裏去了……

目光閃動之間，他又見到靠近欄杆之處的樓板上有着幾滴鮮血和幾撮雪白的羽毛，都驚忖道：「咦！這是怎麼回事？」

心念剛動，他已聽得南宮北沉聲道：「兩位少俠請入座。」

燕雙飛和周隱農相望了一眼，齊都露出困惑的目光，不明白南宮北方才還是高高興興的，此時却又變得如此沉肅，並且話聲中還帶着嗚咽之聲。

他們滿腹疑惑的走到酒席之前，然後緩緩落坐。

剛一坐定，那瞑目垂首的乙木道人已倏地睜開眼睛，將目光投注在燕雙飛和周隱農的身上。

燕雙飛看得非常清楚，只見乙木道長目中深含着悲悼之意，眼眶淚水盈盈似乎隨時都會掉落下來。

他心中一驚，問道：「乙木道長，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未完・一）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